

艺文类聚

第一部

目录

卷一 · 天部上.....	0001
卷二 · 天部下.....	0038
卷三 · 岁时上.....	0074
卷四 · 岁时中.....	0104
卷五 · 岁时下.....	0145
卷六 · 地部、州部、郡部.....	0170
卷七 · 山部上.....	0220
卷八 · 山部下、水部上.....	0258
卷九 · 水部下.....	0298
卷十 · 符命部.....	0338
卷十一 · 帝王部一.....	0354
卷十二 · 帝王部二.....	0392
卷十三 · 帝王部三.....	0426
卷十四 · 帝王部四.....	0455
卷十五 · 后妃部.....	0479
卷十六 · 储宫部.....	0498
卷十七 · 人部一.....	0524
卷十八 · 人部二.....	0550
卷十九 · 人部三.....	0579
卷二十 · 人部四.....	0604
卷二十一 · 人部五.....	0631

卷二十二 · 人部六.....	0669
卷二十三 · 人部七.....	0686
卷二十四 · 人部八.....	0704
卷二十五 · 人部九.....	0724
卷二十六 · 人部十.....	0749
卷二十七 · 人部十一.....	0773
卷二十八 · 人部十二.....	0795
卷二十九 · 人部十三.....	0810
卷三十 · 人部十四.....	0837
卷三十一 · 人部十五.....	0857
卷三十二 · 人部十六.....	0880
卷三十三 · 人部十七.....	0899
卷三十四 · 人部十八.....	0924
卷三十五 · 人部十九.....	0952
卷三十六 · 人部二十.....	0993
卷三十七 · 人部二十一.....	1019
卷三十八 · 礼部上.....	1038
卷三十九 · 礼部中.....	1080
卷四十 · 礼部下.....	1117
卷四十一 · 乐部一.....	1143
卷四十二 · 乐部二.....	1166
卷四十三 · 乐部三.....	1189
卷四十四 · 乐部四.....	1209
卷四十五 · 职官部一.....	1241
卷四十六 · 职官部二.....	1269
卷四十七 · 职官部三.....	1290
卷四十八 · 职官部四.....	1314

卷四十九·职官部五.....	1362
卷五十·职官部六.....	1390
卷五十一·封爵部.....	1420
卷五十二·治政部上.....	1455
卷五十三·治政部下.....	1478
卷五十四·刑法部.....	1498
卷五十五·杂文部一.....	1517
卷五十六·杂文部二.....	1545
卷五十七·杂文部三.....	1570
卷五十八·杂文部四.....	1593
卷五十九·武部.....	1621
卷六十·军器部.....	1648
卷六十一·居处部一.....	1680
卷六十二·居处部二.....	1699
卷六十三·居处部三.....	1727
卷六十四·居处部四.....	1752
卷六十五·产业部上.....	1777
卷六十六·产业部下.....	1802
卷六十七·衣冠部.....	1820
卷六十八·仪饰部.....	1837
卷六十九·服饰部上.....	1849
卷七十·服饰部下.....	1881

卷一 · 天部上

[注] 天 日 月 星 云 风

天

《周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

又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

又曰：天行健。

《尚书》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

又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

《礼记》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

《论语》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老子》曰：天得一以清。

《春秋繁露》曰：天有十端，天地阴阳水土金木火人，凡十端，天亦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尔雅》曰：穹苍，苍天也，春为苍天，夏为昊天，秋为旻天，冬为上天。

《春秋元命苞》曰：天不足西北，阳极於九，故天周九九八十一万里。

浑天仪曰：天如鸡子，天大地小，天表里有水，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天转如车毂之运。

《黄帝素问》曰：积阳为天，故天者清阳也。

《庄子》曰：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

《申子》曰：天道无私，是以恒正，天常正，是以清明。

《文子》曰：高莫高於天，下莫下於泽，天高泽下，圣人

法之。

《太玄》曰：有九天，一为中天，二为蕤天，三为从天，四为更天，五为睟天，六为廓天，七为咸天，八为沈天，九为成天。

又曰：天以不见为玄。

《皇览记》。曰：好道者，言黄帝乘龙升云，登朝霞，上至列阙，倒影经过天宫。

《礼统》曰：天地者，元气之所生万物之祖也。

《广雅》曰：太初，气之始也，清浊未分，太始，形之始也，清者为精，浊者为形，太素，质之始也，已有素朴而未散也，二气相接，剖判分离，轻清者为天。

《吕氏春秋》曰：天有九野，何谓九野，中央曰钧天，东方曰苍天，东北曰变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皓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东南曰阳天。

《列子》曰：杞国有人，忧天崩坠，身无所寄，废於寝食。又有忧彼之忧者，晓之曰：天积气耳，无处无气，奈何而崩坠乎，其人曰：天果积气，日月星宿，不当坠也，晓者曰：日月星宿，亦积气中之有光曜者，正复使坠，亦不能有中伤。

《说苑》曰：齐桓公问管仲，王者何所贵，对曰：贵天，

桓公仰观天，管仲曰：所谓之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

《白虎通》曰：天者身也，天之为言镇也，居高理下，为人镇也，男女惣名为人，天地所以无惣名何，天圆地方，不相类也，天左旋，地右周，犹君臣阴阳相对向也。

张衡《灵宪》曰：太素之前，幽清寂寞，不可为象，惟虚惟无，盖道之根也，道根既建，由无生有，太素始萌，萌而示兆，斯谓庞洪，盖道之幹也，道幹既育，万物成体，於是刚柔始分，清浊异位，天成於外而体阳，故圆以动，斯谓天元，道之实也，天有元位。

徐整《三五历纪》曰：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於天，圣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後乃有三皇，数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处於九，故天去地九万里。

《蜀志》曰：吴使张温来聘，温问秦密曰：天有头乎，密曰：有之，温曰：在何方，密曰：诗云，乃眷西顾，以此推之，头在西方，温曰：天有耳乎，密曰：天处高而听卑，诗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若其无耳，何以听之，温曰：天有足乎，密曰：诗云，天步艰难，若其无足，何以步之，温曰：天有姓乎，密曰：姓刘，何以然，曰：其子姓刘，以此知之。

《楚辞·天问》曰：图。则九重，孰营度之，八柱何当，东南何亏，（言天有八山为柱，皆何当值，东南不足，谁亏缺之。）日月安属，列星安陈。

【诗】晋传言。两仪诗曰：两仪始分，元气上清，列宿垂象，六位时成，日月西迈，流景东征，悠悠万物，殊品齐名，圣人忧世，实念群生。

又天行篇曰：天行一何健，日月无高踪，百川赴阳谷，三辰因泰蒙。

又歌曰：天时泰兮昭以阳，清风起兮景云翔，仰观兮辰象，日月兮运周，俯视兮河海，百川兮东流。

【赋】晋成公绥天地赋曰：天地至神，难以一言定称，故体而言之，则曰两仪，假而言之，则曰乾坤，气而言之，则曰阴阳，性而言之，则曰柔刚，色而言之，则曰玄黄，名而言之，则曰天地，若乃悬象成文，列宿有章，三辰烛耀，五纬重光，众星回而环极，招摇运而指方，白虎时据於参代，青龙垂尾於氐房，玄龟匿首於女虚，朱鸟奋翼於星张，帝皇正坐於紫宫，辅臣列位於文昌，垣屏络驿而珠连，三台差池而雁行，轩辕华布而曲列，摄提鼎峙而相望。

【赞】晋郭璞《释天地图赞》曰：祭地肆瘞，郊天致烟，气升太一，精沦九泉，至敬不文，明德惟鲜。

【表】宋颜延之请立浑天仪表曰：张衡创物，蔡邕造论，

戎夏相袭，世重其术。臣昔奉使入关，值大军旋旆，浑仪在路，肆观奇秘，绝代异宝，旋及王府，考诸前志，诚应夙闻，尚书，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崔瑗所谓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经志所云，图宪所本，故体度不渝，精测尚矣，则七晷运变，无匪康时，九代贞观，不绝司历，臣夙怀末意，惧于非任，今忝惟职统，敢昧死以闻。

日

《易》曰：日月丽乎天。

又曰：离为日。

又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毛诗》曰：日居月诸，胡迭而微。

《礼记》曰：玄端而朝日於东门之外。

《左氏传》曰：赵衰，冬日之日也，赵盾，夏日之日也。

《五经通义》曰：日中有三足乌。

《春秋内事》曰：日者阳德之母。

《白虎通》曰：日行迟，月行疾者何，君舒臣劳也，日月所以悬著何，助天行化，昭明下地也，日月径千里。

《风俗通》曰：成帝问刘向，俗说文帝被徵，後期，不得

立，日为再中。

《尔雅》曰：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距齐州以南戴日为丹穴，东至日所出为太平，西至日所入为太蒙。

《广雅》曰：日名朱明，一名耀灵，一名东君，一名大明，亦名阳乌。

《说文》曰：日，实也，太阳之精，字从口一，象形也。

又曰：初出为旭。日昕曰晞，日温曰煦，日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昃，日晚曰旰，日将落曰薄暮，日西落，光反照於东，谓之反景，在上曰反景，在下曰倒景，煦，日温也，皓，日昼貌也，晖，日光也，旰，日晚也，翌，日明也，晓，日白也。

《易坤灵图》曰：至德之明，日月若连璧。

《京房易传》曰：日月大光，天下和平，上下俱昌，延年益寿，长世无极。

《礼斗威仪》曰：政理太平，则时日五色。

《汉书》曰：文帝时，新垣平言，臣候日再中，居顷之，日却复中，乃更以十七年为元年。

《列子》曰：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一儿

曰：我以日始出去人近，日中时远也，一儿曰：我以为日初出时远，而日中时近，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其中，才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两儿笑曰：孰谓汝多知乎。

《贾谊书》曰：汤曰：学圣王之道，譬其如日，静居而独思，譬其若火，夫人舍学圣王之道，而静居独思，譬其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见，不可以大知。

应劭《汉官仪》曰：太山东南，名曰日观，日观者，鸡鸣时见日。

《论衡》曰：儒者论日旦出扶桑，暮入细柳，扶桑，东方之地，细柳，西方之地。

《家语》曰：楚王渡江，得萍实，大如拳，赤如日，事具草部。

《帝王世纪》曰：周文王梦日月着其身。

《瑞应图》曰：日月扬光者，人君之象也，君不假臣下之权，则日月扬光。

《山海经》曰：猗天山，苏门山，日月所出。

又曰：大荒之中，旴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

下，据冯校本改。枝，一日居上，据冯校本改。枝，皆载乌。

又曰：有女子，名曰羲和，浴日於甘泉，羲和者，帝俊之妻，是生十日。

《淮南子》曰：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乌皆死，堕羽翼。

又曰：若木在建木西，有十日，华照下地。

又曰：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登于扶桑之上，爰始将行，是谓朏明，至于曲阿，是谓朝明，临于曾泉，是谓蚤食，次于桑野，是谓晏食，臻于衡阳，是谓禺中，对于昆吾，是谓正中，靡于鸟次，西南曰大壑。是谓小迁，至于悲谷，是谓晡时，回于女纪，是谓大迁，经于泉隅，是谓高春，顿于连石，是谓下春，至于悲泉，爰息其乌。是谓悬车，薄于虞泉，是谓黄昏，沦于蒙谷，是谓定昏。

又曰：鲁阳公与韩构难，战酣，日暮，援戈而撚之，日反三舍。

又曰：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

又曰：日中有踞乌，踞，趾也，谓三足乌也。河图叶光篇曰：积精为日。

皇甫谧《年历》曰：日者众阳之宗，阳精外发，故日以昼

明，名曰曜灵。

《楚辞》曰：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槛，楯也。

又曰：角宿未旦，曜灵安藏，角，东方星也，曜灵，日也，言东方未旦之时，藏其精光也。又天问曰：羿焉毕日，乌焉解羽。

又招魂曰：十日并出，流金铄石。

【诗】魏刘桢诗曰：仰视白日光，皎皎高且悬，兼烛八紘内，物类无颇偏。

晋张载诗曰：白日随天回，暾暾圆如规，踊跃汤谷中，上登扶桑枝。

又诗曰：十日出汤谷，弭节驰万里，经天曜四海，倏忽潜濛汜。

晋傅玄诗曰：汤谷发清曜，九日栖高枝，原得并天御，六龙齐玉羈。

梁李镜远诗曰：始临东岳观，俄昇若木枝，萍实讵侔彩，合扇且惭规，北林耿初曜，员窗鉴早曦，照庭馀雪尽，映檐溜滴垂，徘徊匝花树，煜爚满春池，柳阴裁靡靡，帘影复离离，曾泉岂停舍，桑榆忽在斯，回戈安得中，长绳不可羈，冲情爱景落，清宴惜光驰，温晖徒已荷，深心窃自知。

梁刘孝绰咏日应令诗曰：弭节驰汤谷，照曜出扶桑，园葵一何幸，倾叶奉离光。

【歌】後汉李尤九曲歌曰：年岁晚暮时已斜，安得力士翻日车。

晋傅玄日昇歌咏曰：东光昇朝暘，羲和初揽辔，六龙并腾骧，逸景何晃晃，旭日照万方，皇德配天地，神明。鉴幽荒。

又三光篇曰：三光垂象表，天地有晷度，声和音响应，形立影自附，素日抱玄乌，明月怀灵兔。

【赞】晋郭璞十日赞曰：十日并出，草木焦枯，羿乃控弦，仰落阳乌，可为洞感，天人悬符。

月

《释名》曰：月，阙也，满则缺也，晦，灰也，月。死为灰，月光尽似之也，朔，苏也，月死复苏生也，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张弓弦也，望，月满之名也，日月遥相望者也。

《广雅》曰：夜光谓之月。

《山海经》曰：大荒之中，有方山，日月所出入也。

《五经通义》曰：月中有兔与蟾蜍何，月，阴也，蟾蜍，阳也，而与兔并明，阴系阳也。

《文选》：月上轩而飞光。

《乾凿度》曰：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体就，穴鼻始明，穴，决也，决鼻，兔也。尸。] 子曰：使星司夜，月司时，犹使鸡司晨也。

《尚书大传》曰：晦而月见西方谓之眺，眺，条也，条健，行疾濬也。朔而月见东方谓之侧匿，侧匿犹缩懦也，行迟濬也。]

《礼记》曰：月者三日成魄，三月而成时。

《史记·天官书》曰：月行中道，安宁和平。

又曰：太阴之精上为日。月者，天地之阴，金之精也。

《礼含文嘉》曰：君致尊而制命，则日月贞明。

《春秋孔演图》曰：仁义之道，日月循纬。

《汉书》曰：元后母李氏，梦月入其怀而生后。

《礼斗威仪》曰：政太平则月圆而多辉，政升平则月清而明。

张衡《灵宪》曰：月者阴精之宗，积而成兽，象蜃兔。

又曰：姮娥奔月，是为蟾蜍，《淮南子》曰：月，天之使也，积阴之寒气，大者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

又曰：月者阴之宗，是以月毁而鱼脑减。

又曰：羿请不死之药於西王母，姮娥窃之奔月宫，姮娥，羿妻也，服药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

又曰：画随灰而月晕阙，以芦灰随晕环，阙其一面，则月晕亦阙於上也。

又曰：方诸见月，则津而为水，方诸，阴燧大蛤也，熟摩拭令热，以向月，则水生，铜盘受之，下水数石也。

《吕氏春秋》曰：月群阴之本，月望则蚌蛤实，群阴盈，月晦则蚌蛤虚，群阴摯，夫月形于天，而群阴化为川。

又曰：月缠二十八宿。

《文子》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

京房《易飞候》曰：正月有偃月，必有嘉王。

皇甫谧《年历》曰：月群阴之宗，光内日影以霄曜，名曰夜光。

《物理论》曰：京房说，月与星至阴也，有形无光，日照之乃光，如以镜照日，而有影见。

《旧历说》曰：日犹火也，月犹水也，火则施光，水则含影，故朏生於向日，魄生於背日，当日则光盈，近日则明灭。

《楚辞》曰：夜光何德，死而又育，厥利维何，顾兔在腹。

又曰：何泛滥之浮云，歟拥蔽於明月，思耿耿而原见，然阴瞶而不达。

傅咸拟天问曰：月中何有，白兔捣药，兴福降祉。

【诗】晋陆机诗曰：安寝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馀辉，揽之不盈手。

宋孝武帝斋中望月诗曰：褰幕荡暄气，入夜渐流清，微风始发，暖暖月初明，思因往物深，悲以归云盈。

宋鲍照玩月诗曰：蛾眉蔽珠栊，玉钩隔琐窗。三五二八时，千里与君同。夜移衡汉落，徘徊帷幌中。

齐虞羲咏秋月诗曰：影丽高台端，光入长门殿。初生似玉钩，裁满如团扇。泛滥浮阴来，金波时不见。傥遇赏心者，照之西园宴。

梁简文帝望月诗曰：流辉入画堂，初照上梅梁，形同七子镜，影类九秋霜，桂花那不落，团扇与谁装，空闻北窗弹，未举西园觞。

又望月诗曰：今夜月光来，正上相思台，可怜无远近，光照悉徘徊。

梁孝元帝望江中月影诗曰：澄江涵皓月，水影若浮天，风来如可泛，流急不成圆，秦钩断复接，和璧碎还联，裂纨依岸草，斜桂逐行船，即此春江上，无俟百枝然。

梁邵陵王萧纶咏新月诗曰：霜氛含月彩，霭霭下南楼，雾

浓光若昼，云驶影疑流，梁沈约咏月诗曰：月华临静夜，夜静灭氛埃，方晖竟户入，圆影隙中来，高楼切思妇，西园游上才，网轩映珠缀，应门照绿苔，洞房殊未晓，清光信悠哉。

梁何逊望初月诗曰：初宿长淮上，破镜出云明，今夕千馀里，双蛾映水生，的的与沙净，艳艳逐波轻。

梁庾肩吾和徐主簿望月诗曰：楼上徘徊月，窗中愁思人，照雪光偏冷，临花色转春，星流时入晕，桂长欲侵轮，原以重光曲，承君歌扇尘。

又望月诗曰：桂殿月偏来，留光引上才，园随汉东蚌，晕逐淮南灰，渡河光不湿，移轮辙巨开，此夜临清景，还承终宴杯。

梁萧子范望秋月诗曰：河汉东西阴，清光此夜出，入帐华珠被，斜筵照宝瑟，霜惨庭上兰，风鸣檐下橘，独见伤心者，孤灯坐幽室。

梁虞骞视月诗曰：清夜未云疲，珠帘聊可发，泠泠玉潭水，映见蛾眉月，靡靡露方垂，晖晖光稍没，佳人复千里，馀影徒挥忽。

梁刘琨在县中庭看月诗曰：移榻坐庭阴，初弦时复临，侍儿能劝酒，贵客解弹琴，柏叶生鬟内，桃花出髻心，月光移数尺，方知夜已深。

梁刘孝绰望月有所思诗曰：秋月始纤纤，微光垂步檐，瞳眈入床簾，仿佛鉴窗帘，帘萤隐光息，帘虫映光织，玉羊东北上，金虎西南晨，长门隔清夜，高堂蒙容色，如何当此时，怀情满胸臆。

又林下映月诗曰：明明三五月，垂影当高树，攒柯半玉蟾，总叶彰金兔，兹林有夜坐，啸歌无与晤，侧光聊可书，含毫且成赋。

又望月诗曰：轮光缺不半，扇影出将圆，流光照潋潋，波动映沦涟。

梁鲍泉江上望月诗曰：客行钩始悬，此夜月将弦，川澄光尚动，流驶影难圆，苍苍随远色，潋々逐漪涟，无因转还汎，回首眷前贤。

周王褒咏月赠人诗曰：月色当秋夜，斜晖映薄帷，上弦如半璧，初魄似蛾眉，渡云光忽驶，中天影更迟，高阳怀许掾，对此益相思。

隋江总赋得三五明月满诗曰：三五兔辉成，浮云冷复轻，只轮非战反，团扇少歌声，云前来往色，水上动摇明，况复高楼照，何嗟揽不盈。

【赋】宋周祗月赋曰：二气理化，精者能镜，阳得一以朗旦，月代终而夕映，其状也，气融洁而照远，质明润而贞虚，弱不废照，清不激汙。

宋谢灵运怨晓月赋曰：卧洞房兮当何悦，灭华烛兮弄晓月，昨三五兮既满，今二八兮将缺，浮云褰兮收泛滟，明舒照兮殊皎洁，墀除兮镜鉴，房栊兮澄澈。

宋谢庄月赋曰：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悄焉疚怀，弗怡中夜，于时斜汉左界，北陆南躔，白露暖空，素月流天，沉吟齐章，殷勤陈篇，抽毫进牍，以命仲宣，仲宣跪而称曰：臣闻日以阳德，月以阴灵，擅扶光於东沼，嗣若英於西溟，引玄兔於帝台，集素娥於后庭，若夫气霁地表，云敛天末，洞庭始波，木叶微脱，菊散芳於山椒，雁流哀於江濑，升清质之悠悠，降澄晖之霏霏，列宿掩缦，长河韬映，柔祗雪凝，圆灵水镜，连观霜缟，周除冰净，歌曰：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歇，川路长兮不可越。

梁沈约八咏，望秋月曰：秋月明如练，照曜三爵台。徘徊九华殿，九华玳瑁梁。华棖与璧珰，以兹雕丽色。持照明月光，凝华入黼帐。清晖悬洞房，先过飞燕户。却映班姬床，湛秀质兮似规，委清光兮如素，照愁轩之蓬发，影金阶之轻步，居人临此笑以歌，别客对之伤旦暮，经衰圃，映寒丛，凝清夜，带秋风，随庭雪以偕素，与池荷而共红，照玉墀之皎皎，含霜霭之濛濛，隐岩崖而半隔，出帷幌而才通，散朱庭之奕奕，入青琐而玲珑。

星

《说文》曰：万物之精，上为列星。

《尚书考灵曜》曰：五星若编珠，旋玑中星星调，则风雨时。

《春秋说题辞》曰：星之为言精也，阳之荣也，阳精为日，日分为星，故其字日生为星。

《尚书·洪范》曰：庶民为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月之从星，则以风雨，月经于箕则多风，离于毕则多雨也。

《周礼》曰：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

《左氏传》曰：鲁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明也，夜中，星陨如雨，与雨偕也。

《春秋运斗枢》曰：北斗七星，第一天枢，第二旋，第三机，第四权，第五衡，第六开阳，第七摇光，第一至四为魁，第五至第七为标，标合为斗，居阴布阳，故称北。

《尚书中候》曰：帝尧即政，景星出翼。

《礼稽命徵》曰：作乐制礼，得天心，则景星见。

《春秋元命苞》曰：嘉置弧北指一大星为老人星，治平则见，见则王寿，常以秋分，候之南郊。

《论语讖》仲尼曰：吾闻尧率舜等游首山，观河渚，有五老飞为流星，上入昴。

《庄子》曰：传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於列星。

《尸子》曰：自井中视星，所见不过数星，自丘上以望，则见始出也，非明益也，势使然也，私心，井中也，公心，丘上也。

《吕氏春秋》曰：宋景公时，荧惑在心，公召子韦问焉，子韦曰：祸当君，虽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与治国家也，曰：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将谁为君，曰：可移於岁，公曰：岁饥民饿必死，为人后而杀其民，谁以我为君乎，子韦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赏君，荧惑必徙三舍，行。七星，星当一年，君延年二十一矣，荧惑果徙三舍。

《列仙传》曰：东方朔，楚人也，後卖药五湖，知其岁星焉。

《史记》曰：天曜而景星见，景星，德星也，其状无常，常出有道之国。

《汉书》曰：五星不失行，则年穀丰昌。

又曰：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宁，歌舞以行，不见灾疾，五穀蕃昌。

《魏志》曰：桓帝时，有黄星见於楚宋之分，後五十年而公破袁绍之应，事具帝王部。

《会稽典录》曰：严遵字子陵，与世祖俱受业长安，建武五年，下诏徵遵，设乐阳明殿，命宴会，暮留宿，遵以足荷上，其夜客星犯天子宿，明旦，太史以闻，上曰：此无异也，昨夜与严子陵俱卧耳。

孙氏《瑞应图》曰：景星者，大星也，状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为明，王者不敢私人则见。

又曰：王者承天，则老人星临其国。

李郃传曰：公好天文之术，和帝遣使者观风俗，有二使向益州，夏月，郃露坐，问二人曰：君发京师，宁知二使何时发，二人惊问曰：何以知之，公指星曰：有二使星来向益部。

《续晋阳春秋》曰：桓玄庶母马氏，本袁真之妓也，与同列薛氏郭氏夏夜同出，月下有铜盆，水在其侧，见一流星堕盆

中，惊喜共视，星如二寸火珠，於水底罔然明净，乃相谓曰：此吉祥也，当谁应之，於是薛郭更以瓢杓接取，并不得，马最後取，星正入瓢中，便饮之，既而若有感焉，俄而怀玄，玄虽篡位不终，而数年之中，荣贵极矣。

《异苑》曰：陈仲弓从诸子侄造荀季和父子，于时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内有贤人聚。

【诗】晋傅玄众星诗曰：朗月并众星，日出擅其明，冬寒地为裂，春和草木荣，阳德虽普济，非阴亦不成。

又诗曰：东方大明星，光景照千里，少年舍家游，思心昼夜起。

北齐邢子。才贺老人星诗曰：瑞动星光照，化穆月轮重，庶徵符祉策，将以赞时邕。

【赞】晋郭璞星图赞曰：茫茫地理，粲烂天文，四灵垂象，万类群分，眇观六沴，咎徵惟君。

【表】晋傅玄贺老人星表曰：老人星见，挥景光明，圣主寿延，享祚元吉，自天之祐，莫不抃舞。

又贺老人星表曰：老人星见，体色光明，嘉占元吉，弘无量之祐，隆克昌之祚，普天同庆，率土含欢。

晋卞壺贺老人星表曰：陛下圣德应乾，嘉瑞屡臻，玄象垂

耀，老人启徵，万寿无疆。

晋王述庆老人星表曰：老人星见，光色明朗，玄象晖焕，表尔休祥，率土民庶，庆赖罔极，北齐邢子才贺老人星表曰：冥贶未已，灵应犹臻，以某夜老人星见，达旦扬光，经旬未灭，虽三星共色，五老同游，拟之於此，故无与匹，自非玄风感极，圣敬回天，何能使休徵秘祉，相寻而至，故以朝夕相趋，史无停笔。

云

《归藏》曰：有白云出自苍梧，入于大梁。

《周易》曰：云从龙。

又曰：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又曰：坎为云，《毛诗》曰：英英白云，露彼菅茅。

又曰：荟兮蔚兮，南山朝跻，荟蔚，云兴也。

《左氏传》：郯子曰：黄帝以云纪官，故为云师而云名。

又曰：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

《易通卦验》曰：冬至初阳，云出箕，如树木之状，立春青阳，云出房，如积冰，春分正阳，云出张，如白鹄，穀雨太阳，云出张，如车盖，立夏初阴，云出觜，赤如珠，夏至少阴，云如水波，寒露正阴，云如冠纓，霜降大阴，云出，上如羊，下如礞石。

《礼统》曰：云者，运气，布恩普也。

《周礼》曰：保章氏，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二至二分观云色，青为虫，白为丧，赤为兵荒，黑为水，黄为丰。

《礼记》曰：天降时雨，山川出云。

《东方朔传》曰：凡占长吏不。耕，当视天，有黄云来覆车，五穀大熟。

《河图》曰：昆仑山五色云气。

京房《易飞候》曰：视四方常有大云，五色具，其下贤人隐，青云润泽蔽云。在西北，为举贤良。

《尚书大传》曰：於时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云，帝舜乃唱之曰：卿云烂兮，礼纍纍兮，日月光华，旦或旦兮。

又曰：五岳皆触石而出云，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雨。

《春秋孔演图》曰：黄帝之将兴，黄云升於堂，文命之候，玄龙御云，天命於汤，白云入房，事具祥瑞部。

《孝经援神契》曰：天子孝，天龙负图，地龟出土，天孽消灭，景云出游，事具祥瑞部。

《史记》曰：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谓卿云，事具祥瑞部。

《汉书》曰：高祖在碭山，上常有云气。

又曰：武帝封禅，昼有白云入封中，事具祥瑞部。

《汉武帝故事》曰：上禅肃然，白云为盖。

又曰：宣帝祠甘泉，紫云从西北来，散於殿前，事具祥瑞部。

《吕氏春秋》曰：山云草莽，水云鱼鳞，旱云烟火，雨云水气，无不比类其所生以示人。

孙氏《瑞应图》曰：景云者，太平之应也，一曰：非气非烟，五色纷纭，谓之庆云，事具祥瑞部。

《魏志》曰：文帝生於沛国谯郡，时有云气青色，而圆如车盖，当其上终日，望气者以为至贵之证，非人臣之气。

《庄子》曰：广成子谓黄帝曰：汝治天下，云气不待簇而雨。

又曰：华封人谓尧曰：夫圣人鹑居而鷇食，天下有道，与物皆昌，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事具人部圣篇。

《孟子》曰：油然作云，沛然下雨。

《帝王世纪》曰：尧母庆都，生而神异，常有黄云覆其上，

事具帝王部尧篇。

《搜神记》曰：蓊子训到洛，见公卿数十处，後数十处皆有云起，事具神仙部。

《兵书》曰：韩云如布，赵云如牛，楚云如日，宋云如车，鲁云如马，卫云如犬，周云如轮，秦云如行人，魏云如鼠，齐云如绛衣，越云如龙，蜀云如困。

《楚辞》曰：云霏霏而承宇。

又曰：青云衣兮白霓裳。

又曰：冠青云之崔嵬。

【诗】魏文帝浮云诗曰：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惜哉时不遇，忽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

魏刘桢诗曰：玄云起高岳，终朝弥八方。

晋傅玄诗曰：白云翩翩翔天庭，流景仿佛非君形，白云飘飘，舍我高翔，青云徘徊，为我愁肠。

梁简文帝咏云诗曰：浮云舒五色，马脑映霜天，玉叶散秋影，金风飘紫烟。

梁沈约和王中书白云诗曰：白云自帝乡，氛氲屡回没，蔽

亏昆山树，含吐瑶台月，秋风西北起，飘我过城阙，城阙已参差，白云复离离，皎洁在天汉，倒影入华池，将过丹丘野，时至碧林垂，九重迎飞燕，万里送翔螭，梁吴均咏云诗曰：飘飘上碧虚，蔼蔼隐青林，氛氲如有意，萦郁讵无心。

又咏云诗曰：白云苍梧来，过拂章华台，逢河散复卷，经风合且开。

【赋】楚荀况云赋曰：有物於此，居则同静，致下则动，其高以矩，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大齐天地，德厚尧禹，精微於毫毛，充盈于天宇，冬日作寒，夏日作暑。

晋陆机浮云赋曰：有轻虚之艳象，无实体之真形，原厥本初，浮沉混并，六律箫应，八风时迈，玄阴触石，甘泽雰霏，势不崇朝，露彼无外，若层台高观，重楼叠阁，或如钟首之郁律，乍似寒门之寥廓，金柯分，玉叶散，绿翘明，岩英焕，鸾翔凤翥，鸿惊鹤奋，鲸鲵溯波，蛟鳄冲遁，朱丝乱纪，罗□失领，飞仙凌虚，随风游骋，有若芙蓉群披，薜华惣会，车渠绕理，马脑缦文。

又白云赋曰：摅神景於八幽，合洪化乎烟煴，充宇宙以播象，协元气而齐勋，发愤灵石，擢性洪流，兴曜曾泉，升迹融丘，盈八紘以馀愤，虽弥天其未泄，岂假期於迁暑，迈崇朝而倏忽，红蕊发而菡萏，金翘援而含葩，神收鬼化，弼性违序，鸟殊类而比栖，兽异迹而同处，蛟引翳而并潜，龙攀鸿而双举，鸾舞角以轩罢，鸞企翮而延伫，长城曲蜿，采阁相扶，耸瑶台之截□，构琼闼之离娄，雄虹矫而垂天，翠鸟轩而扶日。

晋成公绥云赋曰：於是玄气仰散，归云四旋，冰消瓦离，弈弈翩翩，去则灭轨以无迹，来则幽闇以杳冥，舒则弥纶覆四海，卷则消液入无形，或狎猎鳞次，参差交错，上捷业以梁倚，下垒峩而相薄，状崑崙其不安，吁可畏而欲落，或粲烂绮藻，若画若规，繁缛成文，一绩一离。或绣文锦章，依微要妙，绵邈凌虚，轻翔浮漂。

晋杨乂。云赋曰：天地定位，淳和肇分，刚柔初降，阴阳烟煴，於是山泽通气，华岱兴云，则缥缈翩绵，郁若升烟，蹇槃萦以诘屈兮，若虬龙之蟠蜿，疑岐岐以岳立兮，状有似乎列仙，东西络绎，南北油裔，随风徘徊，流行菴蔼，豁兮仰披，杳兮四会，凝寒冰於朱夏，飞素雪於玄冥，洒膏液於天汉，腾鸿泉於泰清，乾坤以之交泰，品物以之流形，江海以之深满，川谷以之丰盈，毛羽以之光泽，草木以之葩荣，萌芽以之挺殖，苗秀以之积成，始於触石而出，肤寸而征，终於霑濡六合，浸润群生，荡涤尘秽，含吐嘉祥，施畅凯风，惠加春阳，拟神化於后土，与三曜兮齐光。

【赞】魏陈王曹植吹云赞曰：天地变化，是生神物，吹云吐润，浮气蓊郁。

风

《尔雅》曰：四气和为通正，谓之景风，南风谓之凯风，东风谓之谷风，北风谓之凉风，西风谓之泰风。

《尚书》曰：休徵，曰圣，时风若。若，顺也，君能通理，则曰风顺时也。

又曰：周公居东二年，天大风，禾尽偃，大木斯拔，王启金縢之书，迎周公，天乃返风，禾尽起。

《左氏传》曰：六鵩退飞过宋都，风也。

《老子》曰：飘风不终朝，《毛诗》曰：习习谷风，以阴以雨。

又曰：终风且曀，终日而风为终风。

又曰：凯风自南，吹彼棘心，南风谓之凯风。

又曰：冬日烈烈，飘风发发。

《礼记》曰：立冬之日，东风解冻。

《礼稽命徵》曰：出号令，合民心，则祥风至。

《孝经援神契》曰：德至八方，则祥风至。

《尚书大传》曰：舜将禅禹，八风脩通。

又曰：成王时，越裳重译而来朝，曰：久矣天之无烈风迅雷，意中国有圣人乎。

《庄子》曰：列子御风而行，泠然，旬有五日而後反。

《国语》曰：海鸟爰居，止於鲁国东门之外，三日，展禽曰：今其有灾乎，是岁也，海多大风。

荆州星占曰：箕星一名舌，动则大风至。

《风俗通》曰：飞廉，风伯也，风师，箕星也。

《管公明传》曰：公明言树上已有少女微风，其雨应至矣，事具雨部。

周生《列子》曰：夫撼叶之风，不应八节。

《风土记》曰：六月则有东南长风，俗名黄雀，长风时，海鱼变为黄雀，因为名也。

括地图曰：奇肱氏能为飞车，从风远行，汤时，西风吹奇

肱车至於豫州，汤破其车，不以示民，十年，西风至，乃复使作车，遣归，去玉门四万里。

《论衡》曰：儒者论太平瑞应，皆言五日一风，风不鸣条。

述征记曰：长安宫南有灵台，有相风铜乌，或云，此乌遇千里风，乃动。

《神仙传》曰：葛玄行，遇神庙，乘车不下，须臾，有大风逐玄，埃尘涨天，玄大怒曰：小邪敢尔，即举手指风，风便止。

刘欣期交州记曰：风母，出九德县，似猿，见人若惭，屈颈，打杀，得风还活。

《风俗通》曰：风或清明来久长，不摇树本枝叶，离地二三丈者，此有龙德在其下，风或清，不及地二三尺者，此君子之风。

《楚辞》曰：光风转蕙汎崇兰，事具草部。

又曰：弱弱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十洲记》曰：炎州，在南海中，上有风生兽，似豹，青色，状如狸，以铁椎锻其头，数十下乃死，张其口向风，须臾而起。

【诗】晋庾阐江都遇风诗曰：天吴踊灵壑，将驾奔冥霄，飞廉振折木，流景登扶摇，洪川伫宿浪，跃水迎晨潮，仰眄蹙玄云，俯听聒悲飚。

梁简文帝咏风诗曰：飘飘散芳势，汎漾下蓬莱，传凉入镂槛，发气满瑶台，委禾周邦偃，飞鵑宋都回，亟摇故叶落，屡荡新花开，暂舞惊凫去，时送蕊香来，已拂巫山雨，何用卷寒灰。

梁孝元帝咏风诗曰：楼上起朝妆，风花下砌傍，入镜先飘粉，翻衫好染香，度舞飞长袖，传歌共绕梁，欲因吹少女，还捋拂大王。

梁刘孝绰咏风诗曰：弱，弱秋声，习习春吹，鸣兹玉树，焕此铜池，罗帷自举，袖衿乃披，惭非楚侍，滥赋雄雌。

梁王台卿咏风诗曰：侵望不可识，去来非有情，乍见珠帘卷，时觉洞房清，暂拂兰池上，捫淡玉尘生，一辨雄雌异，还恶庶人轻。

梁何逊咏风诗曰：可闻不可见，能重复能轻，镜前飘落粉，琴上响馀声。

梁庾肩吾咏风诗曰：宋地鵑飞初，湘川燕起馀，扫坛聊动竹，吹薤欲成书，苍梧洞犹在，合浦树应疏，阳鸟一转翅，千里定非虚。

梁贺文擣咏春风诗曰：排帘动轻幔，汎水拂垂杨，本持飘落蕊，翻送舞衣香。

陈祖孙登咏风诗曰：飏飏楚王宫，徘徊绕竹丛，带叶俱吟树，将花共舞空，飘香双袖里，乱曲五弦中，试上高台听，悲响定无穷。

【赋】楚宋玉风赋曰：楚襄王游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与庶人共者耶，宋玉对曰：夫风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缘於太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故其清凉雄风，则飘举升降，乘凌高城，入于深宫，徘徊於桂椒之间，翱翔於激水之上，猎蕙草，离秦衡，新夷，被稊杨，北上玉堂，经于洞房，故其风清清冷冷，愈病析醒，发明耳目，宁体便人，此所谓大王之雄风也，夫塤然起於穷巷之间，动沙砾，吹死灰，此所谓庶人之雌风也。

後汉赵壹迅风赋曰：惟巽卦之为体，吐坤。气而成风，纤微无所不入，广大无所不充，经营八荒之外，宛转毫毛之中，察本莫见其始，揆末莫睹其终，啾啾飈飈，吟啸相求，阿那徘徊，声若歌讴，抔之不可得，系之不可留。

晋李充风赋曰：寻之不见其终，迎之莫知其来，四方为之易位，八维为之轮回，游聚则天地为一，消散则六合洞开。

晋陆冲风赋曰：爰太玄之遐始，惟浮沉之剖分，详乾坤之至德，莫风气之独尊。配无形於大象，化万品于烟煴，释凝润

於黄壤，降霈泽於苍元，生无常域，潜无定栖，擢昧聚发，寻虚散归，肆六合以骋迈，括毫毛而徘徊，引沉性於未萌，挫登形於已就，宣刚柔之流化，导四气之灵候，若乃祝融司节，炎精赫弈，敛朱唇而长啸，承音响而来薄，猥燿熠以盈扉，洌缠绵以结幕，九域荡摇，区宇挥霍。

晋湛方生风赋曰：有气曰风，出自幽冥，萧然而起，寂尔而停，虽宇宙之宏远，倏俄顷而屡经，同神功於不疾，等至道於无情，胡马感而增思，风母殒而复生，启惨冬之潜蛰，达青春之勾萌，因严霜以厉威，顺和泽以开荣，故君德喻其靡草，风人假以为名，及其猛势将奋，屯云结阴，洪气郁拂，殷雷发音，孛々然鼓作，拂高陵深，天无澄景，岭无停林，六鵠为之退飞，万窍为之哀吟，亦有飘冷之气，不疾不徐，飐飐微扇，飏飏清舒，王乔以之控鹄，列子以之乘虚，若乃春惠始和，重褐初释，遨步兰皋，游眄平陌，响咏空岭，朗吟竹柏，穆开林以流惠。疏神襟以清涤，轩濠梁之逸兴，畅方外之冥适。

晋江逌风赋曰：惟浑成之既载兮，统天地以资始，网宇宙以结罗兮，洞万形而通纪，莫适柔健，靡测阴阳，於音罔徵，在体无方，假姿众象，借韵宫商，若飐厉狂震，触物怒号，卷扬江海，回拔陵嶂，巨鵠进慑以退翼，爰居丧宿而遐逃。

晋王凝之风赋曰：起玄朔之重云，驱东极之洪涛，越四溟而蓬勃，经五岭而萧条，其鼓水也，无川不涉，靡流不住，溟海天回，江湖云荡。

齐王融拟风赋曰：奄兮日采之既移，忽兮群景之将驰，靡

轻筠之碧业，泛曾松之翠枝，总高羽而萧瑟，韵珠露之参差，此烈士之英风，长寥亮其如斯。

齐谢朓拟风赋曰：开翠帷之影蔼，响行珮之轻鸣，扬淮南之妙舞，发齐后之妍声，子云寂寞，叔夜高张，烟霞洞色，苓萸结芳，斯则幽人之风也，梁沈约拟风赋曰：若夫摇玉树，响金扉，拂九层之羽盖，转八凤之珠旂，时卷瑶台翠帐，乍动佚女轻衣，此盖羽客之仙风也。

又八咏曰：临春风，春风起春树，游丝暖如网，落花雾似雾，先汎天津池。还过细柳枝，蝶逢飞摇漾，燕值羽参差，扬桂旆，动芝盖，开燕裾，吹赵带，赵带飞参差，燕裾合复离，容仪已照灼，春风复回薄，氛氲桃李花，青跗含素萼，既为风所开，复为风所落，摇绿蒂，扞紫茎，舞春雪，杂流莺，迎行雨於高唐，送归鸿於碣石，拂明镜之冬尘，解罗衣之秋襞，既铿锵以动珮。又氛氲而流射，始摇荡以入闺，终徘徊而缘隙，明珠帘於绣户，散芳尘於绮席，佳人不在兹，春风为谁惜。

卷二·天部下

[注] 雪 雨 霁 雷 电 雾 虹

雪

《毛诗》曰：北风其凉，雨雪其雱。

又曰：今我来斯，雨雪霏霏。

又曰：上天同云，雨雪雰雰。

又曰：雨雪瀟々，见晛日消，晛，日气也。

《左氏传》曰：楚子次于乾谿，雨雪，王皮冠，秦复陶，秦所遗羽衣也。翠被豹舄，执鞭以出。

《山海经》曰：由首之山，小威之山，空桑之山，并冬夏

有雪。

《金匱》曰：武王伐紂，都洛邑未成，阴寒，大雪深丈馀，甲子旦，不知何五大夫，乘马车，从两骑，止门外，王使太师尚父谢宾，幸临之，尚父使人持一器粥出，进五车两骑，军。使者具以告，尚父曰：五车两骑，四海之神与河伯雨师耳，尚父各以其名进之，五神皆惊，相视而叹。

《穆天子传》曰：雨雪，天子猎于钐山之西阿。

又曰：北风雨雪，天子游黄台之丘，鹜於苹泽，日中大寒，北风雨雪，有冻人，天子作黄竹诗，事具文部。

《晏子春秋》曰：景公时，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晏子入，公曰：怪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之贤君，饱而知人饥，温而知人寒，公曰：善，出裘发粟，以与饥寒者。

王孙子曰：昔卫君重裘累茵而坐，见路有负薪而哭之者，问曰：何故也，对曰：雪下衣薄，是以哭之，於是卫君惧，见於颜色，曰：为君而不知民，孰以我为君，於是开府金，出仓粟，以赈贫穷。

《史记》曰：东郭先生，衣弊，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无下，足尽践地，事具人部。

汉书苏武传曰：单于幽武，置大窖中，绝不与饮食，天雨

雪，武卧齧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汉武内传》曰：西王母云，仙之上药，有玄霜绛雪。

《琴操》曰：曾子耕太山之下，天雨雪，冻，旬日不得归，思其父母，作梁山歌。

《论衡》曰：云雾，雨之徵也，夏则为露，冬则为霜，温则为雨，寒则为雪，雨露冻凝者，皆由地发，不从天降。

《孟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牛目，群臣请弛期，太子不许，惠子谏曰：昔王季葬涡山之尾，桀水齧其墓，见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见群臣百姓矣，乃出为帐，三日後葬，今先王欲小留而抚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为，曰：此文王之义也。

《汜胜之书》曰：取雪汁以渍原蚕矢，渍之五六日，释，因摩之，杂穀种，使稼能早，故谓雪五穀之精也。

秦子曰：今欲驰光日下，显白雪中，不可得已。

晋诸公赞曰：东嬴王滕。於常山屯营，时大积雪，常山门前方数丈融液，滕怪而掘之，得玉马，高尺馀。

《录异传》曰：汉时大雪，积地丈馀，洛阳令身出按行，见民家皆除雪出，至袁安门，无有路，谓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户，见安僵卧，问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饿，不宜干人，令以为贤，举为孝廉。

皇甫谧《高士传》曰：焦先。野火烧其庐，先因露寝，遭大雪至，先袒卧不移，人以为死，就视如故，事具居处部庐篇。

《世说》曰：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散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

《语林》曰：王子猷居山阴，大雪夜，眠觉，开室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徬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溪，即便夜乘轻舫就戴，经宿方至，既造门，不前便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楚辞·招魂》曰：魂兮来归，北方不可以止，增冰峨峨，飞雪千里。

又曰：霰雪纷其无垠。

又曰：霰雪霏霏，糅其增加。

又曰：霰雪纷纷而薄木。

又曰：桂棹兮兰枻，斫冰兮积雪。

《释名》曰：雪，绥也，水下遇寒而凝，绥绥然下也。

《韩诗外传》曰：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独六出，雪花曰

霰，雪云曰同云。

《西京杂记》曰：太平之代，雪不封条，凌弭毒害而已，自上而下曰雨雪。

《左传》曰：平地尺为大雪，雪有七尺雪。

崔鸿《北凉录》曰：先酒泉南有铜铎。出，言虜犯者大雨雪，沮渠蒙逊遣工取之，得铜万斤。

《毛诗》曰：蜉蝣掘阅，麻衣如雪。

班婕妤怨歌行曰：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

孙康家贫，常映雪读书，清介，交游不杂。

宋玉曰：阳春白雪，国中属和者，不过十人。

《庄子》曰：藐姑射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

《洛神赋》曰：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

【诗】宋鲍照咏雪诗曰：胡风吹朔雪，千里度龙山，集君瑶台里，飞舞两楹前。

齐虞羲望雪诗曰：岁杪云昼昏，玄池冰夜结，远风金河起，吹我玉山雪。

梁简文帝雪朝诗曰：同云凝暮序，严阴屯广隰，落梅飞四注，翻霰舞三袭，实断望如连，恒分似相及，已观池影乱，复视帘珠湿。

又咏雪诗曰：晚霞飞银砾，浮云暗未开，入池消不积，因风随复来，思妇流黄素，温姬玉镜台，看花言可折，定自非春梅。

又咏雪颠倒使韵曰：盐飞乱蝶舞，花落飘粉奁。

梁沈约咏馀雪诗曰：阴庭覆素芷，南阶褰绿蒨，玉台新落构，青山已半亏。

梁任昉同谢朓花雪诗曰：土膏候年动，积雪表辰暮，散葩似浮玉，飞英若总素，东序皆白珩，西嚬岂尽翔鹭，山经陋蜜荣，骚人贬琼树。

梁丘迟望雪诗曰：氛氲发紫汉，杂沓被朱城，倏忽银台构，俄顷玉树生，绵绵九轨合，昭昭四区明。

梁裴子野上朝值雪诗曰：沐雪款千门，栉风朝万户，集霰渝丹黻，流云飘绣柱，滴沥垂土膏，阑干悬石乳。

又咏雪诗曰：飘飘千里雪，倏忽度龙沙，从云合且散，因风卷复斜，拂草如连蝶，落树似飞花，若赠离居者，折以代瑶华。

梁吴均咏雪诗曰：微风摇庭树，细雪下帘隙，萦空如雾转，凝阶似花积，不见杨柳春，徒看桂枝白。

又咏雪诗曰：雪逐春风来，过集巫山野，烂漫虽可爱，翻扬讵堪把，问君何所思，昔日同心者，坐须风雪霁，相期雒城下。

梁何逊咏雪诗曰：凝阶似月夜，拂树晓疑春，萧散忽如尽，徘徊已复新，若逐微风起，谁言非玉尘。

梁刘孝绰对雪诗曰：桂华殊皎皎，柳絮亦霏霏，讵比咸池曲，飘飘千里飞，耻均班女扇，羞洒曹人衣，浮光乱粉壁，积照朗彤闱。

梁庾肩吾咏花雪诗曰：瑞雪坠尧年，因风入绮钱，飞花洒庭树，凝瑛结井泉，寒光晦八极，同云暗九天，已飘黄竹路，共庆白渠田。

陈徐陵咏雪诗曰：琼林玄圃叶，桂树日南华，岂若天庭瑞，轻雪带风斜，三农喜盈尺，六出舞崇花，明朝阙门外，应见海神车。

【赋】晋孙楚雪赋曰：尧九载以山栖兮，汤请祷於桑林，罔二圣以济世兮，孰繁衍以迄今，嗟亢阳之逾时兮，情反侧以寝兴，丰隆洒雪，交错翻纷，膏泽偃液，普润中田，肃肃三麦，实获丰年。

晋李颙雪赋曰：何时雪之嘉泽，亦应变而俱凝，随同云而下降，固霑渥之所兴。

宋谢惠连雪赋曰：岁将暮，时既昏，寒风积，愁云繁，梁王不悦，游於兔园，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风於卫诗，咏南山於周雅，相如於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曰：臣闻，雪宫建於东国，雪山峙於西域，岐昌发咏於来思，姬满申歌於黄竹，曹风以麻衣比色，楚谣以幽兰俪曲，盈尺则呈瑞於丰年，袤丈则表沴於阴德，连氛累蔼，揜日韬霞，霏淅沥而先集，雪纷糅而遂多，其为状也，散漫交错，氛氲萧索，蔼蔼浮浮，漉漉奕奕，连翩飞洒，徘徊委积，始缘薨而冒栋，终开帘而入隙，既因方而为珪，亦遇圆而成璧，眄隰则万顷同缟，瞻山则千岩俱白，於是台如重璧，逶似连璐，庭列瑶阶，林挺琼树，若乃积素未亏，白日朝鲜，烂兮若烛龙衔曜照昆山，及其流滴垂冰，缘霑承隅，粲兮若冯夷剖蚌列明珠，乱曰：白羽虽白，质已轻兮，白玉虽白，空守贞兮，未若兹雪，因时兴灭，玄阴凝，不昧其洁，太阳曜，不固其节，节岂我名，洁岂我贞，凭云升降，从风飘零，值物赋象，任地列形，素因遇立，污随染成，纵心皓然，何虑何营。

周刘璠雪赋曰：天地否闭，凝而成雪，应乎玄冬之晨，在於沍寒之节，苍云暮同，严风晓别，散乱徘徊，霏霏皎洁，违朝阳之曜煦，就凌阴之惨冽，混二仪而并色，覆万有而皆空，既夺朱而成素，实矫异而为同，始飘飘而稍落，遂纷糅而无穷，晓摄光而映净，夜合影而通暎，似北荒之明月，比西昆之阆风。

宋谢庄杂言咏雪曰：火洲灭，日壑清，龙关沙蒸，河微云惊，晷未沉而井闕，方霾而海溟，始盪盪以蕤转，终徘徊而烟曳，状素镜之晨光，写金波之夜暂。

【赞】晋庾肃之雪赞曰：百籁哀吟，广莫长挥，霰雨馿洒，皓雪其霏，轻质飘飘，与风回散，望之凝映，浩若天汉，即之皎洁，色逾玉粲。

晋羊孚雪赞曰：资清以化，乘气以霏，遇象能鲜，即洁成晖。

宋谢惠连雪赞曰：气遍霜繁，年丰雪积，彼厉我和，尔素子白，其德懿矣，玩之庭隙，权陋瑶台，暂践盈尺。

梁沈约雪赞曰：火竞乃上炎，阴矫亦下润，独有凝雨姿，贞晬而无殉，排云宁自高，晞光本非吝，委谷不辞深，因岩岂知峻，洁貌虽同赏，英心共谁振。

雨

《尔雅》曰：暴雨谓之冻，小雨谓之霖霖，久雨谓之霖，霖谓之霖。

《管子》曰：春秋祭五政，一曰：论幼孤，赦有罪，二曰：赋爵列，授禄位，三曰：修沟洫，复亡人，四曰：治封疆，正阡陌，五曰：无杀麇（鹿夭）无绝华萼，五政苟时，春雨乃来。

《尸子》曰：神农氏治天下，欲雨则雨，五日为行雨，旬为穀雨，旬五日为时雨，正四时之制，万物咸利，故谓之神。

《东观汉记》曰：沛献王辅，善京氏易，永平五年，少雨，上御云台卦，自以周易林占之，其繇曰：蚁封穴户，大雨将至，以问辅，辅曰：蹇，艮下坎上，艮为山，坎为水，山出云为雨，蚁穴居，时雨将至，故以蚁为兴居。

黄子发相雨。《书》曰：常戊申日，候日欲入时，日上有观云，不问大小，视四方黑者大雨，青者小雨。

《战国策》曰：魏文侯与虞人期猎，是日饮酒乐，天雨，文侯曰：虽乐，岂可不一会期哉，乃往，事具猎部。

《楚辞》曰：雷填填兮雨冥冥，令飘风兮先馭，使冻雨兮洒尘。

《尚书大传》曰：天之无烈风淫雨，意中国有圣人乎，淫雨谓之霖。

河图帝通纪曰：雨者，天地之施也。

《曾子》曰：天地之气和则雨。

《山海经》曰：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

尚书洪范，休徵，曰肃时雨若，君仁敬则时雨从之。

《毛诗》曰：有渰萋萋，兴云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又曰：月离于毕，俾滂沱矣。

左氏传，卫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庄子》曰：昔周饥，剋殷而年丰，今邢无道，诸侯无伯，天其或者欲使卫讨邢乎，从之，师兴而雨。

《家语》曰：齐有一足之鸟，飞公朝，下于殿前，舒翅而跳，齐侯遣使访孔子。孔子曰：此鸟名商羊，昔童儿有屈其一脚，振讯两臂而跳，且谣曰：天将大雨，商羊鼓舞，今齐有之，其应至，将有水为灾。

《老子》曰：骤雨不终日。

《春秋说题辞》曰：一岁三十六雨，天地之气宣，十日小雨，应天文，十五日大雨，以斗运也。

《山海经》曰：羽山其上多雨，而符阳之山多怪雨，云风之所出也。

《庄子》曰：时雨降矣，而犹浸灌，不亦劳乎。

又曰：宋景公时，大旱三年，卜之，以人祠乃雨，公下堂顿首曰：吾所以求雨，将自当之，言未卒，天下大雨方千里者何，德於天而惠於民也。

《六韬》曰：文王问散宜生，卜伐殷，吉乎，曰：不吉，钻龟，龟不兆，数蓍，蓍不交而如折，将行之日，雨，輜重车至軫，行之日，帜折为三，散宜生曰：此凶，四不祥，不可举事，太公进曰：是非子之所知也，祖行之日，雨輜重车至軫，是洗濯甲兵也。

《盐铁论》曰：周公太平之时，雨不破块，旬而一雨，必以夜。

《列仙传》曰：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也，事具仙部。

谢承《後汉书》曰：百里嵩为徐州刺史，境遭旱，嵩行部，传车所经，甘雨辄至。事具职官部刺史篇。

《管辂别传》曰：辂过清河太守，时天旱，辂曰：今夕当雨，树中已有少女微风。树间又有阴鸟和鸣。又少男风起，众鸟乱翔，其应至矣，须臾，风云兴，玄气四合，大雨注倾。

《风俗通》曰：玄冥，雨师也。

《论衡》曰：道至天者，祥风起，甘雨降，雨霁而阴曠者，谓之甘雨。

《风土记》曰：六月有大雨，名濯枝雨。

《益部耆旧传》曰：赵瑶为阆中令，遭旱，请雨於灵星，应时大雨。

《楚国先贤传》曰：樊英忽谓学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後有从蜀郡来者，云是日大火，须臾大雨，火遂灭，事具火部。

【诗】魏陈王曹植喜雨诗曰：天覆何弥广，苞育此群生，弃之必憔悴，惠之则滋荣，庆云从北来，郁述西南征，时雨中夜降，长雷周我庭，嘉种获膏壤，登秋毕有成。

魏阮瑀诗曰：苦雨滋玄冬，引日弥且长，丹墀自殄殢，深树犹沾裳，客行易感悴，我心摧已伤，登台望江沔，阳侯沛洋洋。

晋张载霖雨诗曰：霖雨馀旬朔，濛昧日夜坠，何以解愁怀，

置酒招亲类，悲歌结流风，逸响回秋气。

晋张协苦雨诗曰：黑蜨跃重川，商羊舞野庭，飞廉应南箕，丰隆迎号屏，云根临八极，雨足洒四溟，霖沥过二旬，散漫亚九龄，阶下伏泉涌，堂上水苔生，尺烬重寻桂，红粒贵瑶琼。

又杂诗曰：金风扇素节，丹霞启阴期，腾云似涌烟，密雨如散丝，寒花发黄彩，秋草含绿滋。

又杂诗曰：朝霞迎白日，丹气临阳谷，翳翳结繁云，森森散雨足。

晋傅玄诗曰：徂暑未一旬，重阳翳朝霞，厥初月离毕，积日遂滂沱，屯云结不解，长溜周四阿，霖雨如倒井，黄潦起洪波，湍深激墙隅，门庭若决河，炊爨不复举，灶中生蛙虾。

宋谢庄喜雨诗曰：鹄起知风舞，蛇楚润识云流，洌泉承夜湛，零雨望晨浮，合颖行盛茂，分穗方盈畴。

宋谢惠连喜雨诗曰：朱明振炎气，溽暑扇温飏，羨彼明月辉，离毕经中宵，思此西郊云，既雨盈崇朝，上天愍憔悴，商羊自吟谣。

宋鲍照喜雨诗曰：营社达群阴，屯宫掩积阳，族云飞泉室，震风沉羽乡，升雾浹地维，倾润泻天潢，弥木抽翠条，炎卉耀朱芳，关市欣九赋，京廩开万箱。

又苦雨诗曰：连阴积浇灌，滂沱下霖乱，沉云日夕昏，骤雨淫朝旦，蹊泞走兽希，枝寒鸟飞晏，密雾冥下溪，聚云屯高岸。

齐谢朓观雨诗曰：朔风吹飞雨，萧条江上来，既洒百常观，复集九成台，空濛如薄雾，散漫似轻埃。

梁简文帝赋得入阶雨诗曰：细雨阶前入，洒砌复沾帷，渍花枝觉重，湿鸟翻飞迟，恍令斜日照，并欲似游丝。

梁孝元帝咏细雨诗曰：风轻不动叶，雨细未沾衣，入楼如雾上，拂马似尘飞。

梁刘苞望夕雨诗曰：崇朝邁行雨，薄晚屯密云，缘阶起素沫，竟水散圆文，河柳低未举，山桃落已芬，清樽久不荐，淹流遂待君。

梁虞骞拟雨诗曰：清风送凉气，薄暮荡炎氛，虹照涟漪水，电出嵯峨云，落晖散长足，细雨织斜文。

梁刘孝绰秋雨卧疾诗曰：贾君徭役少，潘生民务稀，及此同多暇，高卧掩重闱，寂寂榆桑晚，滂沱晷不晞，电隙时光帐，风帘乍扣扉。

梁刘孝威和皇太子春林晚雨诗曰：云树交为密，雨日共成虹，电舒长男气，枝摇少女风，叶珠垂滴水，檐绳下溜空，蝶濡飞不飏，花沾色更红，明离信养德，能事毕春宫，谁堪偶凤

吹，唯有浮丘公。又望雨诗曰：清阴荡暄浊，飞雨入阶廊，瞻空乱无绪，望霭耿成行，交枝含晚润，杂叶带新光，浮芥离还聚，沿沕灭复张，浴禽飘落毳，乱荇散馀香，寄言楚台客，雄风詎独凉。

梁庾肩吾从驾喜雨诗曰：西岳浮樽桂，东皇事浴阑，敕诏还京兆，归神出灌坛，湿风含洒气，阴云助麦寒，典农欣受职，治粟喜当官，复此随车雨，民知天可安。

梁朱超对雨诗曰：当夏苦炎埃，习静对花台，落照依山尽，浮凉带雨来，重云吐飞电，高栋响行雷，洒树轻花发，滴沼细萍开，泛沫荣阶草，奔流起砌苔。

北齐刘逖对雨有怀诗曰：重轮宵犯毕，行雨旦浮空，细落疑含雾，斜飞觉带风，湿槐仍足绿，沾桃更上红，无由似玄豹，纵意坐山中。

周庾信和赵王喜雨诗曰：玄霓临日谷，封蚁对云台，投地欲起电，倚柱稍惊雷，白沙如湿粉，莲花类玉杯，惊鸟洒翼度，湿雁断行来，浮桥七星起，高堰六门开，厥田终上上，原野自莓莓。

又喜雨诗曰：离光初绕电，震气始乘雷，云逐鱼鳞起，渠随龙骨开，崩沙杂水去，卧树拥槎来，嘉苗双合颖，熟稻再含胎。

又对雨诗曰：繁云犹暗岭，积雨未开庭，阶含侵角路，镢

满溜疏萍，湿杨生细榘，烂草变初萤，徒劳看蚁封，无事祀灵星。

陈阴铿闲居对雨诗曰：四溟飞旦雨，三径绝来游，震位雷声发，离宫电影浮，山云遥似带，庭叶近成舟，茅檐下乱滴，石窦引环流，寄言一高士，如何麦不收。

又诗曰：蘋藻降灵祇，聪明谅在斯，触石朝云起，从星夜月离，八川奔巨壑，万顷溢澄陂，绿野含膏润，青山带濯枝，嘉禾方合颖，秀麦已分岐，寄语纷纶学，持竿讵必知。

【赋】魏文帝愁霖赋曰：脂余车而秣马，将言旋乎邺都，玄云黯其四塞，雨濛濛而袭予，涂渐洳以沉滞，潦淫衍而横湍，岂在余之惮劳，哀行旅之艰难，仰皇天而太息，悲白日之不暘，思若木以照路，假龙烛之未光。

魏陈王曹植愁霖赋曰：迎朔风而爰迈兮，雨微微而逮行，悼朝阳之隐曜兮，怨北辰之潜精，车结辙以盘桓兮，马踟蹰以悲鸣，攀扶桑而仰观兮，假九日於天皇，瞻沉云之决滂兮，哀吾原之不将。

又愁霖赋曰：夫何季秋之淫雨兮，既弥日而成霖，瞻玄云之晦晦兮，听长雷之淋淋，中宵夜而叹息，起饰带而抚琴。

魏应璩愁霖赋曰：听屯雷之恒音兮，闻左右之叹声，情惨愤而含欷兮，起披衣而游庭，三辰幽而重关，苍曜隐而无形，云暖暖而周驰，雨濛濛而雾零，排房帐而北入，振盖服之沾衣，

还空床而寢息，梦白日之馀晖，惕中寤而不效兮。意凄悵而增悲。

晋潘尼苦雨赋曰：气触石而结蒸兮，云肤合而仰浮，雨纷射而下注兮，潦波涌而横流，岂信宿之云多，乃逾月而成霖，瞻中塘之浩汗，听长雷之淅淅，始蒙濛而徐坠，终滂霈而难禁，悲列宿之匿景，悼太阳之幽沉，云暂披而骤合，雨乍息而亟零，旦澼澼以达暮，夜淋淋以极明，鼃鼃游於门闕，蛙虾嬉乎中庭，惧二源之并合，畏黔首之为鱼，处者含瘁於穷巷，行者叹息於长衢。

晋陆云愁霖赋曰：在朱明之季月，反极阳之重阴，兴介丘之肤寸，坠崩云之洪沉，谷风扇而攸远，苦雨播而成淫，天泱泱以怀惨，民嚙蹙而愁霖，於是天地发挥，阴阳交激，万物混而同汲，玄黄浩而无质，雷凭虚以振庭，电凌牖而曜室，雷鼎沸以骏奔，潦风驰而竞疾，岂南山之暴跻，将溟海之暂溢，毒其雨之未晞，悲夏日之方永，瞻大晨以积息，仰天衢而引领。

晋傅咸患雨赋曰：夫何远寓之多怀，患淫雨之有经，自流火以迄今，历九旬而无宁，庶太清之垂曜，睹日月之光明，云乍披而旋合，雷暂辍而复零，将收雷之要月，弃嘉穀於已成，前渴焉而不降，後患之而弗晴，惟二仪之神化，奚水旱之有并，汤亢阳於七载兮，尧洪汎乎九龄，天道且犹若兹，况人事之不平。

又喜雨赋曰：於是祀融炽景，羲和警轡，亢阳火愤，野无生类。悠悠亿兆，同兹惨悴，伊我皇之仁德兮，配燠育於二

仪，屡刻躬而勤政兮，广请祷於灵祇，孰谓天高，其听不辽，孰谓神远，厥应孔昭，洁齐致虔，于兹三朝。阴郁怫而腾起，阳奄而自消，飞廉扇谷风之翼翼，灵岳兴庆云之飘飘，遂乃重阴四会，溟邈无垠，方中降雨，亘夜迄今，生我百穀，粒我蒸民，昔洪水滔天於唐尧之朝，亢旱为灾於殷汤之世，下民其咨，莫能俾乂，历稔九七，仅免斯害，犹以畴咨为美谈，躬祷为勋代。

晋成公绥阴霖赋曰：百川泛滥，潢潦横流，沉灶生蛙，中庭运舟。

又时雨赋曰：两仪协合，二气烟煴，洪川起波，名山兴云。

宋傅亮喜雨赋曰：惟二仪之顺动，数有积而时偏，垫襄陵於唐籍，感云汉於周篇，匪叔叶之或邁，在盛王其固然，伊元嘉之初载，肇休明於此年，懿玉烛之方熙，愠积阳之独愆，涸凉泉於井谷，委嘉颖於中田，嗟我皇之翼翼，怅临朝而辍娱，踵冲谦於禹汤，协至诚於在余，且东作之未晏，庶雨露之夙濡，遵悬子徙廛，尤鲁侯之焚巫，祇桑林之六祷，修季宰之再雩，诚在幽其必贯，感何远而不孚，聆晨鹤於高垓，候宵毕於天隅，发曾云於触石，晦重阳於八区，春霆殷以远响，兴雨霈而载涂，洒丰浸於中畴，覃馥润於嘉蔬，殷嗇人於菑亩，衍将繁於中衢，嗣良颂於多稔，兆嘉梦於樵渔，矧具臣之逢运。又均休而等虞，陶曲成於暮稔，金归驾於董疏。

梁张缵秋雨赋曰：霖霖兴乎爽节，肤寸起於曾岑，乃娱情而脱体，犹冬阳与夏阴，褰南帷以寓目，敞北户而披衿，商律

戒於茲辰，凉雨感而已作，甘泉集而溟溟，油云兴而漠漠，温飈革於早暮，炎凉改於今昨，乍斜檐而上阶，或从风而洒幕，周小庭而密下，泫高枝而疏落，渌池泛澹，员波儵烁，低昂弱筱，葳蕤丛薄。

霁

《说文》曰：霁，雨止也。

《魏略》曰：延康元年，大霖雨五十馀日，魏有天下，乃霁，将受大祚之应也。

《晋中兴书》曰：咸和四年，阴霖五十馀日，苏峻灭後乃霁。

《长沙耆旧传》曰：文虔字仲孺，时霖雨废民业，太守忧色，虔补户曹掾，虔奉教斋戒，在社三日，夜梦见白头翁谓曰：尔来何迟，虔具白所梦，太守曰：昔禹梦綉衣男子，称沧水使者，禹知水脉当通，若掾此梦，将可比也，明日，果大霁。

扶南传曰：金阵国，入四月便雨，六月乃止，少有晴日。

【诗】晋嵇含悦晴诗曰：劲风归巽林，玄云起重基，朝霞炙琼树，夕景映玉芝，翔凤晞轻翮，应龙曝纤髻，百穀偃而立，大木颠复持。

宋谢瞻答康乐秋霁诗曰：夕霁风气凉，闲房有馀清，开轩灭华烛，月露皓已盈。

梁简文帝开霁诗曰：景落商飈靖，烟开四郊谧，偃蹇暮山虹，游扬下峰日，水文城上动，城楼水中出，竟徵共治功，空卧淮阳秩。

梁王筠夕霁诗曰：连山卷族云，长林息众籁，密树含绿滋，遥峰凝翠霭，物华方入赏，跋予心期会。

周庾信初晴诗曰：湿花飞未远，阴云敛尚低，燕燥还为石，龙残便是泥。

【赋】魏文帝喜霁赋曰：乃命驾而言归，启吉日而北巡，厌群萌之至原，感上下之明神，密云兴之块北，甘雨降以洒尘，既洒尘而为涂，惟平路之未晞，激清风以漂潦，发皎日之阳晖，振余策而长驱，忽临食而忘饥。

魏陈王曹植喜霁赋曰：禹身誓於阳旰，卒锡圭而告成，汤感旱於殷时，造桑林而敷诚，动玉辇而云披，鸣鸾铃而日阳，指北极以为期，吾将倍道以兼行。

晋陆云喜霁赋曰：靖屏翳之洪隧，戢太山之触石，凌风绝而谧宁，归云反而徽霍，改望舒之离毕，曜六龙於紫阁，於是朱明启候，凯风来南，复火正之权司兮，默后土於重阴，夷中原之多潦兮，反高岸於嵩岑，萎禾竦而振颖兮，偃木竖而为林，阴阳交泰，万物方遒，炎神送暑，素灵迎秋，四时逝而代谢，大火忽其西流，年冉冉其易颓，时靡靡而难留。

【文】宋孝武帝祈晴文曰：幽明失序，就阴则滞，连云霖

淫，注而不替，润既违时，泽而非惠，幸辍霖而吐景，权停风而敛翳，昭鸾辂於天郊，光龙旂於田际，耒耨得施，黍稷获艺，增高廩於嘉年，登十千於兹岁。

雷

《易》曰：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

又曰：震为雷，动万物者，莫疾於雷。

《礼记》曰：仲春之月，日夜分，雷乃发声，仲秋之月，雷乃收声。

大戴礼夏小正曰：正月，雉震鸣鵒，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正闻，唯雉闻。

《毛诗》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阳。

又曰：虩虩其雷。

《左传》曰：藏冰以时，则雷出不震，弃冰不用，则雷不发而震。

《尚书·中候》曰：秦穆公出狩，天震大雷，下有火，化为白雀，衔丹书，集公车，事具祥瑞部。

《史记》曰：高祖母曰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

时雷电冥晦，事具帝王部。

《山海经》曰：翔次之山，有鸟名橐（非己）服其毛羽，令人不畏雷也。

《淮南子》曰：阴阳相薄，感而为雷。

焦贛《易林》曰：白日扬光，雷车避藏，云雨不下，各自正乡。

《物理论》曰：积风成雷。

《易》曰：雷风相薄。

《洪范五行传》曰：夫雷，人君象也，入能除害，出能兴利。

河图帝纪通曰：雷，天地之鼓也。

又曰：黄帝以雷精起。

《鹖冠子》曰：夫耳之主聪，目之主明，一叶蔽目，不见太山，两豆塞耳，不闻雷霆。

《论衡》曰：图画之功，图雷之状，鼙鼙如连鼓形。又图一人若力士，谓之雷公，使之左手引连鼓，右手椎之。

《晋阳秋》曰：王褒母，性畏雷，及母死，每雷震，辄就墓侧启曰：褒在此，褒在此。

盛弘之《荆州记》曰：胡阳县，春秋蓼国，樊重之邑也，重母畏雷，为石室避之，悉以文石为阶砌，今犹存。

王韶《孝子传》曰：竺弥父生时畏雷，每至天阴，辄至墓，伏坟悲哭，有白兔在其左右。

《华阳国志》曰：曹公从容谓先主曰：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会雷大震，先主曰：圣人言，迅雷风烈必变，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致此，公亦悔失言。

雷於天地为长子，以其万物为出入也，雷二月出地百八十日，雷出则万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日，雷入则万物入，入则除害，出则兴利，人君之象也。

孟奥北征记曰：凌云台东南角一百步，有白石室，名为避雷室。

《续搜神记》曰：义兴人姓周，永和中，出都，日暮，道边有一新草小屋，有一女出门，望见周，曰：日已暮，周求寄宿，向一更中，闻外有小儿唤阿香，官唤汝推雷车，女子乃辞去，明朝视宿处，乃见一新冢。

《尔雅》曰：疾雷谓之霆。

《穀梁传》曰：阴阳相薄，感而为雷，激而为霆，《五经通义》曰：震与霆，皆霹雳也，公羊注曰：雷疾而甚者为震，震与霆，皆谓霹雳也，雷谓电之先。

《易》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穀草木皆甲坼。

《山海经》曰：飞鱼如豚，赤文无羽，食之辟兵，不畏雷也。

《淮南子》曰：丛轻折轴，众呼成雷，庶女叫天而雷下击，景公台损，支体伤折，海水大出。

汉书曰：桓帝建和二年，六月乙卯，雷震宪陵寝屋，是梁太后听兄冀枉诛乔也。

蔡顺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顺辄还冢泣曰：顺在此。

《论衡》曰：雷霆迅疾，击折树木，坏败屋室，时犯杀人，俗以为天取龙，其犯杀人，谓之有阴过。

《杂兵书》曰：雷电霹雳，破军内若树木屋舍，急徙去，吉也，雷电风所从来，不可逆而伐，宜慎之。

论语讖曰：雷震百里，声相附近，宋均注曰：雷动百里，故因以为言也，雷声谓诸侯之政教所至，相附近也。

《说文》曰：雷霆馀声铃铃，所以挺出万物也。

【诗】晋傅玄杂言诗曰：雷隐隐，感妾心，倾耳清听非车音。

又曰：童女掣电策，童男挽雷车。

又惊雷歌曰：惊雷奋兮震万里，威陵宇宙兮动四海，六合不维兮谁能理。

【赋】晋李颙雷赋曰：伊有阳之肇化兮，陶万殊於天壤，结郁蒸而成雷兮，鼓訇棱之逸响，若乃骇气奔激，震响交搏，湍沦隐辘，崩腾磊落，来无辙迹，去无阡陌，君子恐惧而修省，圣人因象以制作。

电

《毛诗》曰：烨烨震电。

《易》曰：离为电。

又曰：雷电噬嗑。

《月令》曰：仲春始电。

《晋书》曰：王戎视日不眩，目烂烂若岩下电。

《山海经》曰：列缺，电名。

《庄子》曰：阴气伏於黄泉，阳气上通於天，阴阳分争故为电，玉女投壶，天为之笑则电。

《河图握拒起》曰：大电绕枢星，炤郊野，感符宝而生黄帝。事具符命部。

《淮南子》曰：电以为鞭策，电，激气也。

甘泉赋曰：电倏闪於墙藩。

【赋】晋顾凯之雷电赋曰：太极纷纶，元气澄练，阴阳相薄，为雷为电，是以宣尼敬威忽变，夫其声无定响，光不恒照，砰訇轮转，儻闪罗曜，若乃太阴下沦，少阳初升，蛰虫将启，动灵先应，殷殷徐振，不激不凭，林钟统节，褥暑烟煜，星月不朗，衣床若焚，尔乃清风前颭，荡浊流尘，丰隆破响，列缺开云，当时倦容，廓焉精新，岂直惊安竦寐，乃以畅精悟神，天怒将凌，赤电先发，窥岩四照，映流双绝，雷电赫以惊衡，山海磕其崩裂。

雾

《尔雅》曰：地气发，天不应，曰雾，雾谓之晦。

《帝王世纪》曰：黄帝时，天大雾三日，帝游洛川之上，见大鱼，杀三牲以醺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始得图书。

黄帝玄女之宫战法曰：黄帝与蚩尤对，力战九不胜，黄帝归於太山，三日三夜，天雾冥冥，有一妇人，人首鸟形，黄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妇人曰：吾所谓玄女者，子欲何问，黄帝曰：小子欲万战万胜，万隐万匿，首当何从起。

《曾子》曰：阴阳之气乱则雾。

《龙鱼河图》曰：山冬天雾十日已上不除者，山崩之候。

《地镜图》曰：古之王者，行游诸侯，其所居国，国必有三日浸，变而为日中之雾。

陈留风俗传曰：雍丘县有祠，名曰夏后公祠，神并能致雾。

汉武帝内传曰：东方朔乘云飞去，仰望，大雾覆之，不知

所在。

《东观汉记》曰：马援谓官属曰：吾在浪泊西里乌间虏未灭之时，下潦上雾，毒气薰蒸，仰视乌鸢，跼跼堕水中。

谢承《後汉书》曰：河南张楷，性好道术，能作五里雾，时关西人裴优，亦能作三里雾，自以不如楷，往从学之，楷避不肯见。

《英雄记》曰：曹公赤壁之役，行至云梦大泽中，遇大雾，迷失道。

《魏略》曰：刘雄鸣每出行，云雾中识道不迷惑，时人因谓能为云雾。

望气经曰：六月三日有雾，岁熟。

《博物志》曰：王肃、张衡、马均，昔俱冒雾行，一人无恙，一人病，一人死，问其故，无恙者云，我饮酒，病者饱食，死者空腹。

王隐《晋书》曰：乐广为尚书郎，尚书令卫瓘见奇之，命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镜，每见，令人莹然，若披云雾睹青天。

《神仙传》曰：栾巴为尚书，忽一旦天大雾，对坐不相见，失巴所在，寻问之，云其日还成都，亲故别，时亦风雨晦冥。

袁山松宜都山川记曰：郡西北有丹山，天晴，岭忽有雾起，回转如烟，不过再朝，雨必降。

【诗】梁孝元帝咏雾诗曰：三晨生远雾，五里暗城闉，从风疑细雨，映日似游尘，乍若飞烟散，时如佳气新。

又诗曰：晓雾晦阶前，垂珠带叶边，五里浮长隰，三晨暗远天，旁通似佳气，却望若非烟，疏帘还复密，断栋更疑连，还思逢乐广，能令云雾褰。

梁伏挺行舟值早雾诗曰：水雾杂山烟，冥冥见晓天，听猿方忖岫，闻濑始知川，渔人惑隩浦，行舟迷溯沿，日中氛霭尽，空水共澄鲜。

周王褒咏雾应诏诗曰：七条开早陌，五里闇朝氛，带楼疑海气，含盖似浮云，方从河水上，预奉绿图文。

虹

礼记月令曰：季春之月，虹始见，孟冬之月，虹藏不见。

《释名》曰：虹，阳气之动，虹，攻也，纯阳攻阴气也。

又曰：夫人阴阳不合，婚姻错乱，淫风流行，男女互相奔随之时，此则气盛，故以其盛时合之也。

《说文》曰：霓，屈虹，青赤，或白色，阴气也。

《毛诗》曰：螭蜥在东，莫之敢指，一名挈貳。

河图稽曜钩曰：镇星散为虹蜺。

春秋运斗枢，枢星散为虹蜺。

尚书考灵曜郑玄注曰：日旁气白者为虹。

《庄子》曰：阳炙阴为虹。

黄帝占军诀曰：攻城，有虹从外南方入饮城中者，从虹攻之胜，白虹绕城不匝，从虹所在乃击。

蔡邕《月令章句》曰：虹，蜺蜺也，阴阳交接之气，著於形色者也，雄曰虹，雌曰蜺，蜺常依阴云而昼见於日冲，无云不见，大阴亦不见，率以日西见於东方，故诗云，蜺蜺在於东，蜺常在於旁，四时常有之，唯雄虹见藏有月。

《战国策》曰：唐睢谓秦王曰：聂政刺韩劄，白虹贯日。

《列士传》曰：荆轲为燕太子谋刺秦王，白虹贯日。

《异苑》曰：古者有夫妻，荒年菜食而死，俱化成青绛，故俗呼美人虹。

又曰：晋陵薛原，义熙初，有虹饮其釜澳，吸响便竭，原辇酒灌之，随投随涸，便吐金满器，於是灾弊日祛，而丰富岁臻。

《楚辞·天问》曰：白蜺婴茀，胡为此堂，蜺，云之有色，似龙，茀，白云委蛇者也。

又曰：虹蜺纷其朝覆兮，夕淫淫而霖雨。

【赋】梁江淹赤虹赋曰：俄而赤蜺电出，蚴虬神骧，暧昧以变，依稀不常，非虚非实，乍灭乍光，赭赫山顶，照燎水阳，虽图纬之有载，旷世识之未逢，既咨嗟而踟躅，聊周流而从容，馀形可览，残色未去，曜菱蕤而在草，映青葱而结树，霞晃朗而下飞，日通笼而上度。

【诗】董思恭咏虹诗曰：春暮萍生早，日落雨飞馀，横彩分长汉，倒色媚青渠，梁前朝影出，桥上晚光舒，原逐旌旗转，飘飘侍直庐。

苏味道咏虹诗曰：纡馀带星渚，窈窕架天浚，空因壮士见，还共美人沈，逸势含良玉，神光藻瑞金，独留长剑彩，终负昔贤心。

卷三 · 岁时上

[注] 春 夏 秋 冬

春

《尔雅》曰：春为青阳，一曰发生。

《尚书》曰：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

礼记月令曰：孟春之月，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乃择元辰，天子躬耕帝籍，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仲春之月，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是月也，玄鸟至之日，祀于高禘，季春之月，桐始华，虹始见，萍始生，舟牧覆舟，五覆五反，天子始乘舟，布德行惠，鸣鸠拂其羽，戴胜降于桑。

《周礼》曰：仲春诏后，率外内命妇，始蚕于北郊，帅六宫之夫人，生稬稬之种而献之于王。

《释名》曰：春之为言蠢也，物蠢而生。

《尸子》曰：春为忠，东方为春，春，动也，是故鸟兽孕宁，草木华生，万物咸遂，忠之至。

《尚书大传》曰：东方者，动方也，物之动也，何以谓之春，春，出也，物之出，故谓东方春也。

《周官》曰：罗氏，仲春罗春鸟，献鸠，以养老也。

易纬通卦验曰：震，东方也，主春分，日出青气，出直震，此正气出也，气出右，万物半死，气出左，蛟龙出，震气不至，则岁中少雷，万物华而不实，人民疾热，应在其冲。

又曰：立春条风至，雉雊，鸡乳，冰解，杨柳津，春分明庶风至，雷雨行，桃李华。

《毛诗》曰：春日载阳，有鸣仓庚，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迨及公子同归。

《尚书纬》曰：东方春，龙房位，其规仁，好生不贼。

《庄子》曰：春气发而百草生，正得秋而万宝成，夫春与秋，岂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

《孝经纬》曰：周天七衡六间，曰立春，後十五日，斗指寅，为雨水，後十五日，斗指甲，为惊蛰，後十五日，斗指卯，为春分，後十五日，斗指乙，为清明，後十五日，斗指辰，为穀雨。

《论语》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老子》曰：众人熙熙，若享大牢，如登春台。

《淮南子》曰：春女悲，秋士哀，知物化矣。

又曰：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养百穀禽兽草木。女夷，主春夏长养之神。

又曰：孟春之月，东宫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

《说苑》曰：管仲曰：吾穷必矣，吾不能以春风风人，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穷必矣。

《京房占》曰：春当退贪残，进柔良，恤幼孤，赈不足，求隐士，则万物应节而生，随气而长，所谓春令也。

又曰：正月建寅，律为太簇，鸡雉孳尾，招摇生聚，少阳解冻，其气温柔，逆之则寒。

《白虎通》曰：嫁娶以春何也，春天地交通，物始生，阴

阳交接之时也。

《临海异物志》曰：鷦鷯，一名田鵲，春三月鸣，昼夜不止，音声自呼，俗言取梅子，涂其口两边皆赤，上天自言乞思，至当麦子熟，鸣乃止耳。

《汉书》曰：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於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於天子。

《东观汉记》曰：梁鸿将之会稽，作诗曰：维季春兮华色，麦含金兮方秀。

《续汉礼仪志》曰：立春之日，京都百官，皆衣青衣，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

又曰：立春之日，下宽大书曰：方春东作，敬始慎微，罪殊死，且勿案验，皆须麦秋，退贪残，进柔良。

《博物志》曰：宋国有田夫，常衣（麻赀）缁以过冬，暨春东作，自暴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广厦阴室，绵纈狐貉，顾其妻曰：负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献吾君，将有赏。

《楚辞》曰：献岁发春兮，汨吾南征，蓂莢齐叶兮白芷生，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

又曰：开春发兮，白日出之悠悠，吾且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

又曰：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

又曰：青春受谢白日昭，春气奋发万物遽。

【诗】晋陆机诗曰：节运同可悲，莫若春气甚，和风未及燠，遗凉清且凛。

晋张协杂诗曰：大昊启东节，春郊礼青祗，鹰化日夜分，雷动寒暑离，飞泽洗冬条，浮飏解春渐，采虹纓高云，文虬鸣阴池，冲气扇九垓，苍生衍四垂，时至万实成，化周天地移。

晋郭璞诗曰：青阳畅和气，谷风穆以温，英萳晔林荟，昆虫咸启门，高台临迅流，四坐列王孙，羽盖停云阴，翠郁映玉樽。

晋顾凯之神情诗曰：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寒松。摘句。

梁简文帝春日想上林诗曰：春风本自奇，杨柳最相宜，柳叶恒著地，杨花好上吹，处处春心动，常惜光阴移，西京董贤馆，南苑习都池，行间鱼共乐，桃上鸟相窥，香车云母幘，馱马黄金羈。

又晚春时诗曰：紫兰叶初满，娇莺弄不稀，石蹲还似兽，萝长更胜衣，水冻文鳐聚，山暝雅鸟飞，渚蒲变新节，岩桐长旧围，风花落未已，山斋开夜扉。

又春日看梅诗曰：昨日看梅树，新花已自生，今旦闻春鸟，何啻两三声，冻解池开绿，云穿天半晴，游心不应动，为此欲逢迎。

又晚日後堂诗曰：幔阴通碧砌，日影度城隅，岸柳垂长叶，窗桃落细跗，花留蛱蝶粉，竹翳蜻蜓珠，赏心无与共，染翰独踟蹰。

又春日诗曰：花开几千叶，水覆数重衣，蝶飏萦空舞，燕作同心飞，歌妖弄曲罢，郑女挟琴归。

又春日诗曰：年还乐应满，春归思复生，桃含可怜紫，柳发断肠情，落花随燕入，游丝带蝶惊，邯郸歌管地，见许欲留情。

梁元帝春日诗曰：春还春节美，春日春风过，春心日日异，春情处处多，处处春芳动，日日春禽变，春意春已繁，春人春不见，不见怀春人，徒望春光新，春愁春自结，春结讵能申，欲道春园趣，复忆春时人，春人竟何在，空爽上春期，独念春花落，还似昔春时。

梁沈约咏春初诗曰：扶道觅阳春，相将共携手，草色犹自腓，林中都未有，无事逐梅花，空交信杨柳，且复归去来，含情寄杯酒。

又春咏曰：杨柳乱如丝，绮罗不自持，春草复黄绿，客心伤此时，青苔已结洧，碧水复盈淇，日华照赵瑟，风心动燕

姬，襟中万行泪，故是一相思。

梁吴筠春诗曰：春从何处来，拂水复惊梅，云彰青琐闼，风吹承露台，美人隔千里，罗帷闭不开，无由得共语，空对相思杯。

梁王僧孺寄乡友诗曰：旅心已多恨，春至尚离群，翠枝结斜影，绿水散圆文，戏鱼两相顾，游鸟半藏云，何时不惘默，是日最思君。

又春思绝句诗曰：雪罢枝即青，冰开水便绿，复闻黄鸟声，全作相思曲。

梁萧子范春望古意诗曰：光景斜汉宫，横梁照采虹，春情寄柳色，鸟语出梅中，氛氲闺里思，逶迤水上风，落花徒入户，何解妾床空。

梁王筠春日诗曰：金堤草非旧，玉池泉已新，风生似羊角，云上若鱼鳞，幽闺多怨思，停织坐娇春，芳华既零落，方作向隅人。

梁萧瑱春日贻刘孝绰诗曰：涧水初流碧，山樱早发红，新禽争弄响，落蕊乱从风，拂筵多软幹，映户悉花丛，谁云相去远，垂柳对高桐。

梁庾肩吾诗曰：桃红柳絮白，照日复随风，影出朱城外，香归青殿中，水映寄生竹，山横半死桐，颁文知渥重，搦札愧

才空。

梁鲍泉奉和湘东王春日诗曰：新燕始新归，新蝶复新飞，新花满新树，新月丽新辉，新光新气早，新望新盈抱，新水新绿浮，新禽新听好，新景自新还，新叶复新攀，新枝虽可结，新愁讵解颜，新思独氛氲，新知不可闻，新扇如新月，新盖学新云，新落连珠泪，新点石榴裙。

梁闻人蒨春日诗曰：高台动春色，清池映日华，绿葵向光转，翠柳逐风斜，林有鸣心鸟，园多夺目花，相与咸知节，叹子独离家。

周庾信咏春诗曰：昨夜鸟声春，惊鸣动四邻，今朝梅树下，定有咏花人，流星浮酒泛，粟瑱绕杯唇，何劳一片雨，唤作阳台神。

又曰：逍遥游桂苑，寂绝想桃源，狭石分花迳，长桥映水门，管声惊百鸟，人衣香一园，定知欢未足，横琴坐树根。

陈徐陵诗曰：岸烟起暮色，岸水带斜晖，迳狭横枝度，帘摇惊燕飞，落花承步履，流涧写行衣，何殊九芝盖，薄暮洞庭归。

隋江总山庭春诗曰：洗沐唯五日，栖迟在一丘，古楂横近涧，危石耸前洲，峰绿开河柳，池红照海榴，野花宁待晦，山虫讵识秋，人生复能几，夜烛非长游。

【赋】晋傅玄阳春赋曰：虚心定乎昏中，龙星正乎春辰，嘉勾芒之统时，宣太皞之威神，素冰解而泰液洽，玄獭祭而雁北征，幽蛰蠢动，万物乐生，依依杨柳，翩翩浮萍，桃之夭夭，灼灼其荣，繁华烨而耀野，炜芬葩而扬英，鹊营巢於高树，燕衔泥於广庭，睹戴胜之止桑，聆布穀之晨鸣，习习谷风，洋洋绿泉，丹霞横景，文虹竟天。

晋湛方生怀春赋曰：夫荣彫之感人，犹色象之在镜，事随化而迁回，心无主而虚映，眄秋林而情悲，游春泽而心恋，虽四时之平分，何阳节之清淑，日婉变以舒和，气有仁而无肃，雷发乡於南山，雨渐泽於四溟，启潜蛰於九泉，收灵蛇於天庭，修虹焕绿以东罔，幽涧泮冰而流清，鸿飘翮於归风，燕衔泥而来征，鸛鸟感仁而革性，鶡鷄乘化而变声，麦芄芃而含秀，桑蔕蔕而敷荣。

周庾信春赋曰：宜春苑中春已归，披香殿里作春衣，新年鸟声千种啭，二月杨花满路飞，河阳一县并是花，金谷从来满园树，一丛香草足碍人，数尺游丝即横路，苔始绿而藏鱼，麦才青而覆雉，吹箫弄玉之台，鸣珮陵波之水，移戚里之家富，入新丰而酒美，石榴聊泛，蒲桃醖醕，芙蓉玉碗，莲子金杯，新芽竹笋，细核杨梅，绿珠捧琴至，文君送酒来，玉管初调，鸣弦暂抚，阳春绿水之曲，对凤回鸾之舞，更炙笙簧，还移箏柱，月入歌扇，花承节鼓，协律都尉，射雉中郎，停车小苑，连骑长杨，金鞍始被，柘月新张，拂尘看马埽，分朋入射堂，马是天池之龙种，带乃荆山之玉梁，艳锦安天鹿，新绫织凤皇，三日曲水向河津，日晚河边多解神，树下流杯客，沙头度水人，缕薄窄衫袖，穿珠帖领巾，百丈山头日欲斜，三哺未醉

莫还家，池中水影悬胜镜，屋里衣香不如花。

晋夏侯湛春可乐曰：春可乐兮，乐东作之良时，嘉新田之启莱，悦中畴之发菑，桑冉冉以奋条，麦遂遂以扬秀，泽苗翳渚，原卉耀阜，春可乐兮，乐崇陆之可娱，登夷冈以回眺，超矫驾乎山嵎，缀杂华以为盖，集繁蕤以饰裳，散风衣之馥气，纳戢怀之潜芳，鸚交交以弄音，翠翩翩以轻翔，招君子以偕乐，携淑人以微行。

晋王虞春可乐曰：春可乐兮，乐孟月之初阳，冰泮涣以微流，土冒橛而解刚。野暄卉以挥绿，山葱蒨以发苍。

晋李颙悲四时曰：悲春日兮，悲阳泽之方宣，建灵威以延蛰，叩东震而响天。布和气之烟煴，舒朗景之淑鲜，云兴滋於秀石，飀鸣柯於崇山，平皋眇莽，中林葱青，野马飞涧，晨虹垂旌，阳燕南徂，阴雁北征，素华浩浩，丹秀荧荧。

夏

《尔雅》曰：夏为朱明，一曰长赢。

《尸子》曰：夏为乐，南方为夏，夏，兴也，南，任也，是故万物莫不任兴，蕃殖充盈，乐之至也。

《尚书》曰：申命羲叔，宅南交，日永星火，以正仲夏，鸟兽希革。

《周书·时训》曰：夏至之日，鹿角解，蜩始鸣，大暑之日，腐草化为萤。

《礼记》曰：孟夏月，盛德在火，天子迎夏於南郊，还反，行赏，封诸侯，庆赐遂行，靡草死，麦秋至，断薄刑，决小罪，仲夏之月，天子羞以含桃，先荐寝庙，日长至，阴阳争，君子处必掩身，无躁，蝉始鸣，木槿荣，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处台榭，季夏之月，温风始至，蟋蟀居壁，鹰乃学习，腐草化为萤。

又曰：南方者夏，夏之为言假也，养之长之，假之仁也。

尚书考灵耀曰：火星为夏期，专阳相同精感符。

《易通卦验》曰：离，南方也，主夏，日中赤气出，直离，此正气，出右，万物半死，气出左，赤地千里。

诗含神雾曰：曹，地处季夏之位，土地劲急，音中徵，其声清以急。

太公《金匮》曰：纣尝以六月猎於西土，发民逐禽，民谏曰：今六月，天务覆施，地务长养，今盛夏发民逐禽，而元元悬於野，君践一日之苗，而民百日不食，天子失道，後必无福，纣以为妖言而诛之，後数月，天暴风雨，发屋折树。

皇览《逸礼》曰：夏则衣赤衣，佩赤玉，乘赤辂，驾赤龙，载赤旗，以迎夏於南郊，其祭。先黍与鸡，居明堂正庙，启南户。

孝经纬，周天七衡六间，曰穀雨，後十五日，斗指戊，东南维，为立夏，後十五日，斗指己，以为小满。

《管子》曰：夏至而麦熟，天子祀太宗，其盛以麦，穀之始也。

《淮南子》曰：孟夏之月，南宫御女，赤色赤衣，吹竽笙。

又曰：邹衍事燕惠王尽忠，左右谮之，王系之，仰天而哭，夏五月，为之下霜。

又阳气为火，阴气为水，水胜故夏至温，火胜故冬至燥，

八尺之表，景修尺五寸，景修则阴气胜，短则阳气胜，阴气胜则为水，阳气胜则为旱。

《文子》曰：政失於夏，荧惑逆行，夏政不失，降雨时。

续汉书律历志曰：日行南陆谓之夏。

蔡邕《独断》曰：夏至阴气始起，麋鹿解角，故寝兵鼓，身欲宁，志欲静，故不听事。

《续汉礼仪志》曰：夏至日，浚井改水，冬至日，钻燧改火。

《五经通义》曰：夏至阴始动，未达，故寝兵鼓，不设政事，所以助养阴气也，易曰：先王以至日闭关，后不省方，以此助之。

《楚辞》曰：滔滔孟夏，草木莽莽。

又曰：收恢台之盛夏。

【诗】晋郭璞诗曰：羲和聘丹衢，朱明赫其猛，融风拂晨霄，阳精一何罔，闲宇静无娱，端坐愁日永。

晋李颙诗曰：炎光灿南溟，溽暑融三夏，黕□重云荫，砰棱震雷吒。

宋颜延之夏夜呈从兄散骑诗曰：炎天方埃郁，暑晏阒尘纷，独静阒隅座，临堂对星分，侧听风薄木，遥睇月开云，夜蝉当夏急，阴虫先秋闻，岁候初过半，荃蕙岂久芬。

齐谢朓出下馆诗曰：麦候始清和，凉雨销炎燠，红莲摇弱苒，丹藤绕新竹，物色盈怀抱，方驾娱耳目。

梁萧子范夏夜独坐诗曰：节序值徂炎，兹宵在三伏，冯轩伫凉气，中筵倦烦燠，寂漠对空窗，清疏临夜竹，虫音乱阶草，萤光绕庭木，帘月渡斜辉，风花起馀馥，一伤年志罢，长嗟逝波速。

【赋】晋傅玄述夏赋曰：四月惟夏，运臻正阳，和气穆而扇物，麦含露而飞芒，清徵泛於琴瑟，朱鸟感於炎荒，鹿解角於中野，草木蔚其条长。

梁江淹四时赋曰：至如炎云峰起，芳树未移，皋兰生坂，朱荷出池，忆上国之绮树，想金陵之蕙枝。

晋李颙悲四时赋曰：悲炎节之赫羲，览祝融之御辔，游井耀兮南离，睇辰凯之长吹，荫绿柳之杨枝，云郁律以泉涌，雨淋澡而方筵，奋骇霆之奔磕，舒惊电之横摛。

秋

《尔雅》曰：秋为白藏，一曰收成。

《礼记》曰：孟秋之月，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鹰乃祭鸟，仲秋之月，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羞，季秋之月，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蛤，菊有黄花，豺乃祭兽。

《尸子》曰：秋为礼，西方为秋，秋，肃也，万物莫不礼肃，敬之至也。

《毛诗》曰：秋日凄凄，百草具腓。

又曰：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春秋考异邮》曰：立秋趣织鸣。

《尚书》曰：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

《周书·时训》曰：立秋之日，凉风至，後五日，白露降，後五日，寒蛰鸣，凉风不至，国无严政，白露不降，民多欬病，寒蛰不鸣，人臣力争，白露之日，鸿雁来，後五日，玄

鸟归，後五日，群鸟养羞，鸿雁不来，远人背叛，玄鸟不归，室家离散，群鸟不羞，臣下骄慢，秋分之日，雷乃始收，後五日，蛰虫坏户，後五日，水始涸，雷乃不收，诸侯淫汰，蛰虫不坏，民靡有赖，水不始涸，介虫为害。

《周官》曰：司裘，掌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仲秋献良裘，季秋献功裘。

又曰：籥章，掌仲秋击土鼓，籥豳诗，以迎寒。

皇览《逸礼》曰：秋则衣白衣，佩白玉，乘白辂，驾白骆，载白旗，以迎秋于西郊。

《诗含神雾》曰：秦，地处仲秋之位，男懦弱，女高膝，白色秀身，音中商，其言舌举而仰，声清以扬。

《文子》曰：日月欲明，浮云盖之，丛兰欲修，秋风败之。

《淮南子》曰：孟秋之月，西宫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钟，其兵钺，其畜狗，八月官尉，其树柘，九月官候，其树槐。

《汉书》曰：孙宝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侯文为东部督邮，入见，敕曰：今鹰隼始击，当从天气，取奸恶，以成严霜之诛，掾部其有人乎。

《尚书考灵耀》曰：虚星为秋候，昴为冬期，阴气相佐，德乃不邪，子助母收，母合子符，虚星，北方宿也，昴星，西

方宿也，阴称母也。

续汉礼仪志曰：立秋之日，白郊毕，始扬武，斩牲於郊东门，以荐陵庙，其仪。乘舆御戎辂，白马朱鬣，骋，执弩射牲，牡以鹿麋，太宰令谒者各一人，载获车，驰驱送陵庙，还宫，遣使者赍束帛，以赐武官，肆兵，习战阵之仪，斩牲之礼，名曰獬刘。

《世说》曰：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莼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适志耳，何能从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之为见机而作。

《楚辞·九怀》曰：秋风兮萧萧，舒芳兮振条。

又曰：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惊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穴寥兮天高而气清，寂惨兮收潦而水清。

又曰：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又曰：皇天平分四时兮，窃独悲此凛秋，白露既下降百草兮，淹离被此梧楸。

又曰：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严霜。

《淮南子》曰：春女悲，秋士哀，知物化矣。

《风土记》曰：鸣鹤戒露，白鹤也，此鸟性傲，至八月，白露降，即高鸣相傲。

【诗】晋左思杂诗曰：秋风何烈烈，白露为朝霜，柔条旦夕劲，绿叶日夜黄，明月出云崖，皎皎流素光，披轩临前庭，嗷嗷晨雁翔。

晋孙绰诗曰：萧瑟仲秋月，飏飏风云高，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霄，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抚叶悲先落，攀松羨後凋。

晋江道诗曰：祝融解炎辔，蓐收起凉驾，高风催节变，凝露督物化，长林悲素秋，茂草思朱夏，鸣雁薄云岭，蟋蟀吟深榭，寒蝉向夕号，惊飏激中夜。

宋孝武初秋诗曰：夏尽炎气微，火息凉风生，绿草未倾色，白露已盈庭，远视秋云发，近听寒蝉鸣，运移矜物化，川上感余情。

又秋夜诗曰：局景薄西隅，升月照东垂，肃肃风盈幕，泫泫露倾枝，侧闻飞壶急，坐见河宿移，睹辰念节变，感物矜乖离。

宋谢惠连怀秋诗曰：平生无志意，少小婴忧患，如何乘苦心，矧复值秋晏，皎皎天月明，弈弈河宿烂，萧瑟含风蝉，寥唳度云雁，寒商动清闺，孤灯暖幽幔，耿介繁虑积，展转长宵半，夷阴难豫谋，倚伏昧前筭，未知古人心，且从性所玩，宾

至可命觞，朋来当染翰，颓魄不再圆，倾羲无两旦，金石终销毁，丹青慙彫焕，各勉玄发欢，无贻白首叹。

宋南平王刘铄歌诗曰：昊天清且高，秋气发初凉，白露下微津，明月流素光，凝烟泛城阙，凄风入轩房，朱华先零落，绿草就芸黄，纤罗还笥筐，轻纨改衣裳。

宋鲍照秋日诗曰：枯枝叶易零，疲客心易惊，今兹亦何早，已闻络纬鸣，回风灭且起，卷蓬息复征，凄凄簟上寒，栗栗帐里清，物色延暮思，霜露逼朝荣，白杨方萧瑟，长叹从此生。

宋汤惠休歌诗曰：秋风弱弱入曲房，罗帐含月思心伤，蟋蟀夜鸣断人肠，长夜思君心飞扬，他人相思君相忘，锦衾瑶席为谁芳。

又歌思引曰：秋寒依依风过河，白露萧萧洞庭波，思君末光光已灭，眇眇悲望如思何。

梁简文帝秋诗曰：羽翼晨犹动，珠汗昼恒挥，秋风忽弱弱，向夕引凉归，浮阴即染浪，清气始乘衣，卷幌通河色，开窗引月晖，晚花栏下照，疏萤簟上飞，直置犹如此，何况送将归。

又秋夜诗曰：高秋渡函谷，坠露下芳枝，绿潭倒云气，青山衔月规，花心风上转，叶影树中危，外游独千里，夕叹谁共知。

又秋夜诗曰：萤飞夜的的，虫思夕嘤嘤，轻露沾悬井，浮烟入绮寮，檐重月没早，树密风声饶，池莲翻罢叶，霜筱生寒条，端坐弥兹漏，离忧积此宵。

又秋晚诗曰：浮云出西岭，落日下西江，促阴横隐壁，长晖斜度窗，乱霞圆绿水，细叶影飞棋。

梁萧晔奉和诗曰：副君乘暇景，临秋坐北宫，杏梁照初月，莲池引夕风，清晖洞澡井，流香入绮笼，鹊声时徙树，萤光乍灭空，凉氛散簟席，露色变林丛。

梁范云赠俊公道人诗曰：秋蓬飘秋甸，寒藻泛寒池，风条振风乡，霜叶断霜枝，幸及清江满，无使明月亏，月亏君不来，相期竟悠哉。

梁沈约秋夜诗曰：月落宵向分，紫烟郁氛氲，噫噫萤入雾，离离雁出云，巴童闇理瑟，汉女夜缝裙，新知乐如是，久要讷相闻。

梁庾肩吾奉和使省馀秋诗曰：前对金精坡，傍临圆水池，照影碍浮叶，看山通回枝，雁行连雾尽，雨足带云移。

梁吴筠秋念诗曰：团团珠晖转，熠熠汉阴移，箕风入桂露，璧月满瑶池，树青草未落，蝉凉叶已危，还深长夜想，顾忆临邛卮，芳杜果芜没，纓带欲何为。

梁鲍泉秋日诗曰：露色已成霜，梧楸欲半黄，燕去眇恒

静，莲寒池不香，夕乌飞向月，馀蚊聚逐光，旅情恒自苦，秋夜渐应长。

【赋】晋潘岳秋兴赋序曰：晋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见二毛，以太尉掾寓直于散骑之省，高阁连云，阳景罕曜，珥蝉冕而袭纨绮之士，此焉游处，仆野人也，偃息不过茆屋茂林之下，谈话不过农夫田父之客，摄官承乏，猥厕朝列，夙兴晏寝，匪遑底宁，譬犹池鱼笼鸟，而有江湖山薮之思，於是染翰操纸，慨然而赋，于时秋也，以秋兴命篇，四运忽其代序，万物纷以回薄，览华萼之时育，察盛衰之所託，感冬索以春敷，嗟夏茂而秋落，虽末事之荣悴，伊人情之美恶，嗟秋日之可哀，良无愁而不尽，野有归燕，隰有翔隼，游氛朝兴，槁叶夕殒，於是乃屏轻箴，释纤絺，藉莞蒹，御袷衣，庭树槭以洒落，劲风戾而吹帷，蝉嘒嘒以寒吟，雁飘飘而南飞，天晃朗而弥高，日悠阳而浸微，何微阳之短晷，觉凉夜之方永，月朧朧以含光，露凄清以凝冷，熠燿粲於阶闥，蟋蟀鸣於轩屏，听离鸿之晨吟，望流火之馀景，宵耿介而不寐，独展转於华省，悟岁时之遒尽兮，慨俯首而自省，班鬓彪以承弁兮，素发飒以垂领，且敛衽以归来兮，忽投绂以高厉，耕东皋之沃壤，输黍稷之馀税，逍遥乎山川之阿，放旷乎人间之世，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晋卢谌感运赋曰：朱明送夏，白藏迎秋，微凉渐届，溽暑日收，气纲々而浸冷。霜微微而日华，翠叶纷以朝落，朱华惨以夕捐。

晋江道述归赋曰：时运逝其何速，素秋奄以告季，虚柳中

於昏日，羲和宿于房位，微寒凄其薄人，凝霜粲兮朝坠，林飘飘以洒叶，隰芒芒而摧穢，菊发华於高丘，雁辞北以南莅。

宋袁淑秋晴赋曰：是月也，声晷合，朝夜分，霆收耀，虹戢文，炎都褰埃，旻寓涤氛，曳悲泉之凝雾，转绝垠之严云。

宋沈勃秋羁赋曰：於时朱云弛辰，金祗御岁，菊图缚於园沼，橘倒饰於池例，草改濬而倾蕘，林伐状而摇蒂，潭纲气而威荷，露危光而严蕙。

梁简文帝秋兴赋曰：秋何兴而无尽，兴何秋而不伤，伤二情之本背，更同来而匪方，复有登山望别，临水送归，洞庭之叶初下，塞外之草前衰，攸征人与行子，必承脸而霑衣，纷吾闲居有怡，优游多暇，乃息书幌之劳，以命北园之驾，尔乃从玩池曲，迁坐林间，淹留而荫丹岫，徘徊而攀木兰，为兴未已，升彼悬崖，临风长想，冯高俯窥，察游鱼之息涧，怜惊禽之换枝，听夜签之响殿，闻悬鱼之扣扉，将据梧於芳杜，欲留连而不归。

又临秋赋曰：火歇兮秋气生，风起兮秋潦清，览时兴而自得，聊飞辔而娱情。遵二条之广路，背九仞之高城，尔乃登长坂，息余骥，揽笔抒情，沉吟属思，草色杂而香同，树影齐而花异，遥峰迢遰，縈沙断绝，云出山而相似，水含天而难别。

梁江淹四时赋曰：及夫秋风一至，白露团团，明月生波，营光迎寒，眷庭中之梧楸，念机上之罗纨。

晋夏侯湛秋可哀曰：秋可哀兮，哀秋日之萧条，火回景以西流，天既清而气高，壤含素霜，山结玄霄，月延路以增夜，日迁行以收晖，屏絺□□於笥匣，纳纶缟以授衣，秋可哀兮，哀新物之陈芜，绸筱朔以敛稀，密叶撼以陨疏，雁擢翼於太清，燕蟠形乎榛墟，秋可哀兮，哀良夜之遥长，月翳翳以隐云，时笼笼以投光，映前轩之疏幌，炤後帷之闲房，拊轻衾而不寐，临虚槛而褰裳，感时迈以兴思，情怆怆以含伤。

又秋夕哀曰：秋夕兮遥长，哀心兮永伤，结帷兮中宇，屣履兮闲房，听蟋蟀之潜鸣，睹游雁之云翔，寻修庑之飞檐，览明月之流光，木萧萧以被风，阶缜缜以受霜，玉机兮环转，四运兮骤迁，衔恤兮迄今，忽将兮涉年，日往兮哀深，岁暮兮思繁。

晋湛方生秋夜诗曰：悲九秋之为节，物凋悴而无荣，岭颓鲜而殒绿，木倾柯而落英，履代谢以惆怅，睹摇落而兴情，信皋壤而感人，乐未毕而哀生，秋夜清兮，何秋夕之转长，夜悠悠而难极，月皦皦而停光，播商气以清温，扇高风以革凉，水激波以成涟，露凝结而为霜，凡有生而必凋，情何感而不伤，苟灵符之未虚，孰兹恋之可忘，何天悬之难释，思假畅之冥方，拂尘衿於玄风，散近滞於老庄，揽逍遥之宏维，总齐物之大纲，同天地於一指，等大山於毫芒，万虑一时顿泯，情累豁焉都忘，物我泯然而同体，岂复寿夭於彭殤。

宋谢琨秋夜长曰：秋夜长兮，虽欣长而悼速，送晨晖於西岭，迎夕景於东谷，夜既分而气高，风入林而伤绿，燕翩翩以辞宇，雁邕邕而南属。

宋苏彦秋夜长曰：晨晖电流以西逝，闲宵漫漫其未央，牛女隔河以延伫，列宿双景以相望，轻云飘霏以笼朗，素月披曜而舒光，时禽鸣於庭柳，节虫吟於户堂，零叶纷其交萃，落英飒以散芳，睹迁化之邁迈，悲荣枯之靡常，贞松隆冬以擢秀，金菊吐翹以凌霜。

宋何瑾悲秋夜曰：欣莫欣兮春日，悲莫悲兮秋夜，伊之秋夜可悲，增沉怀於远情，叹授衣於豳诗，感萧瑟於宋生，天寥廓兮高褰，气凄肃兮厉清，燕溯阴兮归飞，雁怀阳兮寒鸣，霜凝条兮淮淮，露霑叶兮泠泠。

宋伏系之秋怀曰：於是景宇肃澄，风高木敛，凄气夕衰，零露晨湛，泽收润而草枯，叶骤坠而庭掩，雁偕来以希阳，燕游逝而投险，岂微物之足怀，伤颓龄之告渐。

冬

《尔雅》曰：冬为玄英，一曰安宁。

《礼记》曰：孟冬之月，水始冰，地始冻，雉入大水为蜃，虹藏不见，仲冬之月，冰益壮，地始坼，鹖鸟不鸣，虎始交，荔挺出，丘蚓结，麋角解，水泉动，日短至，季冬之月，雁北向，鹊始巢，雉始雊，鸡始乳，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回于天。

《尚书大传》曰：北方者，物之伏方也，何以谓之冬，冬，中也，物方藏於中也，故曰北方冬也。

《尚书》曰：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周书·时训》曰：小寒之日，雁北乡。又五日，鹊始巢。又五日，雉始雊，雁不北乡，民不怀生，鹊不始巢，国不安宁，雉不始雊，国乃大水，大寒之日，鸡始乳。又五日，鸛鸟厉疾。又五日，水泽腹坚，鸡不乳，淫女乱男，鸛鸟不厉，国不除兵，水泽不腹坚，言乃不从。

《逸礼》曰：冬则衣黑衣，佩玄玉，乘玄辂，驾铁骊，载玄旂，以迎冬于北郊，其祭先豕，居明堂後庙，启北户。

《毛诗》曰：冬日烈烈，飘风发发。

易纬通卦验曰：冬至之日，见云送迎，从下乡来，岁美，民人和，不疾疫，无云送迎，德薄，岁恶，故其云赤者旱，黑者水，白者为兵，黄者有土功，诸从日气送迎，此其傲也。

又曰：立冬不周风至，水始冰，荠麦生，燕雀入水为蛤。

太公《金匮》曰：夏桀之时，以十月发民，凿山穿陵，通於河，民谏曰：孟冬凿山穿陵，是泄天气，发地之藏，天子失道，後必有败，桀杀之，期年，岑山崩为大泽，汤率诸侯伐之。

《京房占》曰：春冬乾王，不周风用事，人君当兴边兵，治城郭，行刑，断狱讼，缮宫殿。

《汉书》曰：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

《魏略》曰：董遇好学，人从学者，遇不肯教，云，当先读书百遍，而义自见，从学者云，苦渴无日，遇曰：当以三馀，冬者岁之馀，雨者晴之馀，夜者日之馀。

《五经通义》曰：冬至阳气萌，阴阳交精，始成万物，气微在下，不可动泄。

桓谭《新论》曰：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虽有病缓急，犹不敢犯，为介之推故也。

《续汉礼仪志》曰：立冬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皂，迎气黑郊。

【诗】晋张华冬初岁小会诗曰：日月不留，四气回周，节庆代序，万国同休，庶尹群后，奉寿升朝，我有嘉礼，式宴百寮。

又杂诗曰：晷度随天运，四时互相承，东壁正昏中，涸阴寒节升，繁霜隆当夕，悲风中夜兴，朱火青无光，兰膏坐未凝，重衾无暖气，挟纊如怀冰。

晋陈新涂妻李氏冬至诗曰：灵象寻数回，四气平运散，阴律鼓微阳，大明启修旦，感与时来兴，心随逝化叹，式宴集中堂，宾客盈朝馆。

晋曹毗咏冬诗曰：绵邈冬夕永，凜厉寒气升，离叶向晨落，长风振条兴，夜静轻乡起，天清月晖澄，寒水盈渠结，素霜竟朏凝，今载忽已暮，来纪奄复仍。

宋谢灵运岁暮诗曰：殷忧不能寐，苦此夜难赧，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运往无淹物，逝年觉易催。

又彭城宫中直感岁暮诗曰：草草眷徂物，契契矜岁蝉，楚艳起行戚，吴趋绝归懽，修带缓旧裳，素鬓改朱颜，晚暮非独已，鸣鳧歇春兰。

宋鲍照冬至诗曰：景移风度改，日至晷回换，眇眇负霜

鹤，皎皎带云雁，长河结璣环，层水如玉岸。

又冬日诗曰：严风乱山起，白日欲还次，重雾蔽穷天，夕阴晦寒地，瀚海有归潮，衰容不还稚，令君且安歌，无念老将至。

谢灵运咏冬诗曰：七宿乘运曜，三星与时灭，履霜冰弥坚，积寒风愈切，繁云起重阴，回飏流轻雪，园林粲斐皓，庭除秀皎洁，墀琐有凝汗，达衢无通辙。

梁简文帝大同十年十月戊寅诗曰：喧尘是时息，静坐对重峦，冬深柳条落，雪後桂枝残，星明雾色尽，天白雁行单，云飞乍想阁，冰结远疑纨，晚橘隐重屏，枯藤带回竿，荻阴连水气，山峰染月寒。

又玄圃寒夕诗曰：洞门扉未掩，金壶漏已催，曛烟生涧曲，暗色起林隈，雪花无有蒂，冰镜不安台，阶杨始倒插，浦桂半新栽，陈根委落蕙，细蕊发香梅，雁去衔芦上，猿戏绕枝来。

又大同十一月庚戌诗曰：兹园植艺积，山谷久纡威，直兴转多绪，真事亦因依，是节严冬暮，寒云掩落晖，远闻风瑟瑟，乱视雪霏霏，浪起川难渡，林深入至稀，山禽背迳走，野鸟历塘飞。

梁庾肩吾岁尽诗曰：岁序已云殚，春心不自安，聊开柏叶酒，试奠五辛盘，金薄图神燕，朱泥印鬼丸，梅花应可折，倩

为雪中看。

北齐邢子才冬日伤志诗曰：昔时堕游士，任性少矜裁，朝驰马脑勒，夕衔熊耳杯，折花赠淇水，抚瑟望丛台，繁华夙昔改，衰病一时来，重以三冬月，愁云聚复开，天高日色浅，林劲鸟鸣哀，终风激檐宇，馀雪满条枚，遨游昔宛洛，踟蹰今草莱，时事方去矣，抚己独怀哉。

周王褒和殷廷尉岁暮诗曰：岁晚悲穷律，他乡念索居，寂寞灰心尽，摧残生意馀，产空交道绝，财殫密亲疏，空悲赵壹赋，还著虞卿书。

【赋】晋陆机感时赋曰：悲夫，冬之为气，亦何慄慄以萧索，天悠悠其弥高，雾郁郁而四幕，夜绵邈其难终，日晚晚而易落，伊夫时之方惨，曷万物之能欢，猿长啸於林杪，鸟高鸣於云端，矧余情之含瘁，恒睹物而增酸，历四时以迭感，悲此岁之已寒，抚伤怀以呜咽，望永路而洑澜。

梁江淹四时赋曰：至於冬阴北边，永夜不晓，平芜际海，千里飞鸟，何尝不梦帝城之阡陌，故乡之台沼。

晋陆云岁暮赋曰：颢颒御时，玄冥统官，沦重阳於潜户兮，严积阴於司寒，坚冰涸於川底兮，白雪陨於云端，时凜戾其可悲兮，气萧索以伤心，凄风怆其鸣条，落叶翻而洒林，兽藏丘而绝迹兮，鸟攀木而栖音，山振枯於层岭兮，人怀惨於重襟。

梁萧子云岁暮直庐赋曰：日躔女度，岁华云暮，衡轻炭燥，权重泉涸，藏玄武於大阴，蛰螭蛇於高雾，日临圭而易落，晷中杙而南傚，凝寒气於广庭，洞层阴於端庑，风飗切而晚作，云沧浪而晦景，霰的皪於彤庭，霰葳蕤於丹屏，韬果愚之飞栋，没屠苏之高影，始飘舞於圆池，终停华於方井。

晋傅玄大寒赋曰：五行倏而竟骛兮，四节纷而电逝，凉暑往寒来，十二月而成岁，日月会於析木兮，重阴凄而增肃，彩虹藏於虚廓兮，鳞介潜而长伏，若乃天地凜冽，庶极气否，严霜夜结，悲风昼起，飞雪山积，萧条万里，百川明而不流兮，冰冻合於四海，扶木憔悴於汤谷，若华零落於濛汜。

卷四·岁时中

〔注〕元正 人日 正月十五日 月晦 寒食 三月三 五月五
七月七 七月十五 九月九

元正

《尚书》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列子》曰：邯郸之民，以正月之旦，献鹄於简子，简子大悦，厚赏之，客问其故，简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

《孔丛子》曰：邯郸民以正月旦献爵於赵王，而缀以五采，王大悦，东观汉记曰：戴凭为侍中，正旦朝贺，帝令群臣说经义，不通者夺其席，凭遂重五十馀席，事具讲论篇。《汉书》曰：鲍宣字子都，哀帝时，正旦日蚀，宣上书谏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养黎民，父亏明，母震动，子讹言，今日

蚀三阳始，小民正月朔旦，尚恶败器物，况日亏缺乎。

汉杂事曰：正月朝贺，三公奉璧上殿，乡御坐北面，太常使赞曰：皇帝为君兴，三公伏，皇帝坐，乃前进璧。

《典略》曰：明帝使博士马均，作司南车，水转百戏，正月朝，造巨兽鱼龙蔓延，弄马倒骑，备如汉西京故事。

《魏略》曰：正始元年，商风大起数十日，发屋折树，动太极殿东阁，正旦大会。又甚，倾床案，曹休将诛之徵也。

王浑集曰：诏问明正旦会，四方计吏入见，临朝当何所宜，浑奏，旧正会计吏轩下，中书令宣诏，问方士所宜，士人贤才，隐伏未达，风俗好尚，礼教之宜，勤农务本，以尽垦殖之利，刑狱清理，无枉滥之失，郡守长吏，勤心治政，为民兴利除害，训化之绩，授以纸笔，意陈闻见，以明圣旨垂心四远。

晋咸康起居注曰：十二月庚子，诏曰：正会日，百寮增禄，赐醪酒，人二升。

《世说》曰：元帝正会，引丞相王导登御床，王公固辞，中宗引之弥苦，文献曰：使太阳与万物同晖，臣下何以仰瞻，帝乃止。

邓德明《南康记》曰：昔有卢耽，仕州为治中，少学仙术，善解飞腾，每夕，辄凌虚归家，晓则还州，尝元会至晚，不及朝列，化为白鹄，至阁前，徊翔欲下，威仪以帚掷之，得

一只履，耽惊还就列，内外左右，莫不骇异，时步鹭为广州刺史，意甚恶之，便以状列闻，遂至诛灭。

裴玄《新语》曰：正朝，县官杀羊，悬其头於门。又磔鸡以副之，俗说以厌疠气。玄以问河南伏君，伏君曰：是土气上升，草木萌动，羊齧百草，鸡啄五穀，故杀之以助生气。

【诗】魏陈思王曹植元会诗曰：初岁元祚，吉日惟良，乃为嘉会，宴此高堂。衣裳鲜洁，黼黻玄黄，珍膳杂遛，充溢圆方，俯视文轩，仰瞻华梁，原保兹善。千载为常，欢笑尽娱，乐哉未央，皇室荣贵，寿考无疆。

晋荀勖正大会行礼歌诗曰：於皇元首，群生资始，履端大享，敬御福祉，肆觐群后，爰及卿士，钦顺时财，允也天子。

又曰：明明天子，临下有赫，四表宅心，惠浹荒貉，柔远能迓，孔淑不逆。来格祁祁，邦家是若。

又曰：光光邦家，天笃其祜，丕显喆命，顾予三祖，世德作求，奄有九土，思我皇度，彝伦攸序。

晋曹毗正朝诗曰：灵春散初泽，焚炷青阳舒，佳袍忽已故，今载奄复初，软节畅宇宙，和风被八区。

晋刘和妻王氏正朝诗曰：稔冉冥机运，迅矣四节经，太簇应玄律，青阳兆初正。

晋傅克妻辛氏元正诗曰：元正启令节，嘉庆肇自兹，咸奏万年觴，小大同悦熙。

晋荀勖正会公王上寿酒歌曰：践元辰，延显融，献羽觴，祈令终，我皇寿而隆，我皇茂而嵩，本枝奋百世，休祚鍾圣躬。

【赋】晋傅玄朝会赋曰：考夏后之遗训，综殷周之典制，采秦汉之旧仪，肇元正之嘉会，於是先期戒事，众发允敕，万国咸享，各以其职，翼翼京邑，巍巍紫极，前三朝之夜中，庭燎晃以舒光，华灯若乎火树，炽百枝之煌煌，俯而察之，如亢烛龙而炤玄方，仰而观焉，若披丹霞而鉴九阳。

【颂】晋刘臻妻正旦献椒花颂曰：游穹周回，三朝肇建，青阳散晖，澄景载焕，美哉灵葩，爰采爰献，圣容映之，永寿於万。

人日

《荆楚岁时记》曰：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翦采为人，或镂金薄帖屏风上，忽戴之，像人入新年，形容改新。

董勋《问礼俗》曰：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入。

贾充《典戒》曰：人日造华胜相遗，像瑞图金胜之形，又像西王母戴胜也。

刘臻妻陈氏进见仪曰：正月七日，上人胜於人。

【诗】隋阳休之人日登高侍宴诗曰：广殿丽年辉，上林起春色，风生拂雕辇，云回浮绮翼。

薛道衡人日思归诗曰：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後，思发在花前。

【铭】李充登安仁峰铭曰：正月七日，厥日惟人，策我良驷，陟彼安仁。

正月十五日

玉烛宝典曰：正月十五日，作膏，以祠门户。

《荆楚岁时记》曰：风俗望日，以杨枝插门，随杨枝所指而祭，其夕。迎紫姑神以卜。

《史记》曰：汉家以望日祀太一，从昏时到明，今夜游观灯是其遗迹。

《西域记》曰：摩竭纁国，正月十五日，僧俗云集，观佛舍利，放光雨花。

《涅槃经》曰：如来闍维訖，收舍利罍，置金床上，天人散花奏乐，绕城步步燃灯十二里。

【诗】苏味道望日夜游诗曰：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骑皆秣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

崔液夜游诗曰：玉漏铜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明开，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

又曰：神灯佛火百轮张，刻像图形七宝装，影里如闻金口说，空中似散玉毫光。

又曰：金勒银鞍控紫骝，玉轮朱幘驾青牛，骖驔始散东城曲，倏忽还逢南陌头。

月晦

《荆楚岁时记》曰：元日至月晦，并为酺聚饮食，每月皆有晦朔，正月初年，时俗重以为节。

玉烛宝典曰：元日至月晦，人并为酺食，士女悉湔裳斟酒於水湄，以为度厄。

《帝王世纪》曰：尧有草夹阶而生，每月朔生一莢，月半则生十五莢，自十六日一莢落，至月晦而尽，月小则馀一莢，厌而不落，以为瑞草，名为蓂莢，一名历莢。

【诗】太宗皇帝月晦诗曰：晦魄移中律，凝暄起丽城，罩云朝盖上，穿露晓珠呈，笑树花分色，啼枝鸟合声，披襟欢眺望，极目畅春晴。

北齐魏收晦日汎舟应诏诗曰：袅袅春枝弱，关关新鸟呼，棹唱忽逶迤，菱歌时顾慕，睿赏芳日色，宴言忘日暮，游豫慰人心，照临康国步。

後魏卢元明晦日汎舟应诏诗曰：轻灰吹上管，落蓂飘下蒂，迟迟春色华，碗碗年光丽。

寒食

《周礼》曰：司烜氏，仲春以木铎脩火禁于国中，为季春将出火也。

《荆楚岁时记》曰：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

周斐先贤传曰：太原旧俗，云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莫敢烟爨。

陆翽《邺中记》曰：并州俗，冬至後百五日，为介子推断火，冷食三日，作乾粥，今之糗是也。

又曰：寒食三日，作醴酪，煮粳米及麦为酪，捣杏仁，煮作粥。

范曄《後汉书》曰：周举迁并州刺史，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举移书於子推庙云，春中寒食一月，老小不堪，今则三日而已。

古今艺术图曰：北方山戎，寒食日用鞦 迁为戏，以习轻 趯者。

【诗】李崇嗣寒食诗曰：普天皆灭焰，匝地尽藏烟，不知何处火，来就客心燃。

宋之问途中寒食诗曰：马上逢寒食，途中属暮春，可怜江浦望，不见洛桥人。

沈佺期岭表寒食诗曰：岭外逢寒食，春来不见觴，洛中新甲子，明日是清明。

【令】魏武帝明罚令曰：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後百五日，皆绝火寒食，云为介子推，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将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一月俸。

三月三日

应劭《风俗通》曰：按周礼，女巫掌岁时以祓除疾病，禊者洁也，故於水上盥洁之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

韩诗曰：三月桃花水之时，郑国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两水之上，执兰招魂续魄，拂除不祥。

《汉书》曰：太后春幸蚕馆，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灞水而祓除。

续汉书礼仪志曰：三月上巳，官民皆洁於东流水上，自洗濯，祓除宿垢，为太洁。

《魏志》曰：袁绍三月上巳，大会宾徒於薄落津，闻魏郡兵及黑山贼于毒等数万人，共覆邺城，杀守，坐中客家在邺者，皆忧怖失色，或起而立，绍容貌自若，不改常度。

《竹林七贤论》曰：王济尝解褰洛水，明日，或问王曰：昨游有何语议，济曰：张华善说史汉，裴逸民叙前言往行，袞袞可听，事具谈论部。

夏仲御别传曰：仲御诣洛，到三月三日，洛中公王以下，

莫不方轨连轸，并至南浮桥边襖，男则朱服耀路，女则锦绮粲烂，仲御时在船中，曝所市药，虽见此辈，稳坐不摇，贾公望见之，深奇其节，原相与语，此人有胆，有似冀缺，走问船中安坐者为谁，仲御不应，重问，徐乃答曰：会稽北海间民夏仲御。

《晋中兴书》曰：玉导谓从兄敦曰：王仁德未著，而名位犹轻，兄威名日已振，宜有以共相匡举，会三月三日，中宗出襖，乘肩輿，敦导并骑从，纪瞻使人覘之，既闻敦导骑从，乃大惊，自出拜於道左，中宗从容谓导曰：卿吾之萧何也。

《续搜神记》曰：卢充猎，见獐，便射中之，随逐不觉远，忽见一里门，如府舍，问铃下，铃下对曰：崔少府也，进见少府，少府语充曰：尊府君为索小女婚，故相迎耳，三日毕，车送充至家，母问，具状以对，与崔别後四年，充三月三日临水戏，遥见水傍有犊车，充往开车户，见崔女与三岁男共载，情意如初，抱男儿还充。又与金琬别。

《杂五行书》曰：欲知蚕善恶，常以三月三日，天阴而无日，不见雨，蚕大善。

续齐谐记曰：晋武帝问尚书郎挚虞曰：三日曲水，其义何指，答曰：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为怪，乃相携之水滨盥洗，遂因水以汎觴，曲水之义起於此，帝曰：若如所谈，便非好事，尚书郎束皙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请说其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诗云，羽觴随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见有金人

出，奉水心剑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诸侯，乃因此处立为曲水祠，二汉相缘，皆为盛集，帝曰：善，赐金五十斤，左迁仲治为阳城令。

【诗】晋张华三月三日後园会诗曰：暮春元日，阳气清明，祁祁甘雨，膏泽流盈，习习祥风，启滞导生，禽鸟逸豫，桑麻滋荣，纤条被绿，翠华含英，於皇我后，钦若昊乾，顺时省物，言观中园，宴及群辟，乃命乃延，合乐华池，祓濯清川，汎彼龙舟，溯游渚源。

又上巳篇曰：仁风导和气，勾芒御昊春，姑洗应时月，元巳启良辰，密云荫朝日，零雨洒微尘，飞轩游九野，置酒会众宾。

晋潘尼三日洛水作诗曰：晷运无穷已，时逝焉可追，斗酒足为欢，临川胡独悲，暮春春服成，百草敷英蕤，聊为三日游，方驾结龙旂，廊庙多豪俊，都邑有艳姿，朱轩荫兰皋，翠幕映洛湄，临岸濯素手，涉水褰轻衣，沉钩出比目，举弋落双飞，羽觞乘波进，素卵随流归。

晋王济平吴後三月三日华林园诗曰：蠢尔长蛇，荐食江汜，我皇神武，汎舟万里，迅雷电迈，弗及掩耳，思乐华林，薄采其兰，皇居伟则，芳园巨观，仁以山悦，水为智欢，清池流爵，秘乐通玄，物以时序，情以化宣。

晋闾丘冲三月三日应诏诗曰：暮春之月，春服既成，升阳土润，冰涣川盈，馀萌达壤，嘉木敷荣，后皇宣游，既宴且

宁，光光华辇，诜诜从臣，微风扇稊，朝露翳尘，上荫丹幄，
下藉文茵，临川浥盥，濯故洁新，俯镜清流，仰睇天津，蔼蔼
华林，严严景阳，业业峻宇，奕奕飞梁，垂荫倒景，若沉若
翔，浩浩白水，汎汎龙舟，皇在灵沼，百辟同游，击棹清歌，
鼓枻行酬，闻乐咸和，具醉斯柔，在昔帝虞，德被遐荒，干戚
在庭，苗民来王，今我哲后，古圣齐芳，惠此中国，以绥四
方，元首既明，股肱惟良，乐酒今日，君子惟康。

晋王赞三月三日诗曰：招摇启运，寒暑代新，亹亹不舍，
如彼行云，猗猗季月，穆穆和春，皇储降止，宴及嘉宾，嘉宾
伊何，具惟姻族，如彼葛藟，衍于樛木，郁郁近侍，岩岩台
岳，庶寮鳞次，以崇天禄，如彼昆山，列此琨玉，巍巍天阶，
亦降列宿，右载元首，左光储副，大祚无穷，天地为寿，晋陆
机诗曰：迟迟暮春日，天气柔且嘉，元吉隆初巳，濯秽游黄河。

晋阮脩上巳会诗曰：三春之季，岁惟嘉时，灵雨既零，风
以散之，英华扇耀，翔鸟群嬉，澄澄绿水，澹澹其波，脩岸逶
迤，长川相过，聊且逍遥，其乐如何，坐此脩筵，临彼素流，
嘉肴既设，举爵献酬，弹箏弄琴，新声上浮，水有七德。智者
所娱，清澜灏灏，菱葭芬敷，沉此芳钩，引彼潜鱼，委之甘芳
美，君子戒诸。

晋孙绰三月三日诗曰：姑洗斡运，首阳穆阐，嘉卉萋萋，
温风暖暖，言涤长濑，聊以游眼，缥沂洪流，绿柳荫坂，羽从
风飘，鳞随浪转。

晋庾阐三月三日诗曰：心结湘川渚，目散冲霄外，清泉吐

翠流，绿醺漂素瀨。悠想眄长川，轻澜眇如带。

又三月三日临曲水诗曰：暮春濯清已，游鳞泳一壑，高泉吐东岑，洄澜自净谿，临川叠曲流，丰林映绿薄，轻舟沉飞觞，鼓枻观鱼跃。

宋颜延之三日侍游曲阿後湖诗曰：虞风载帝狩，夏谚颂王游，春方动宸驾，望幸倾五州，山祗蹕峤路，水若惊沧流，神御出瑶轸，天仪降藻舟，万轴胤行卫，千翼泛飞浮，雕云丽璇盖，祥飈被采旂，江南进荆艳，河徼献赵讴。

又诏宴曲水诗曰：道隐未形，治彰既乱，帝迹悬衡，皇流共贯，惟王创物，永锡洪筹，仁固开周，义高登汉，祚融世哲，叶光列圣，太上正位，天临海镜，帝体丽明，仪辰作贰，居彼东朝，金昭玉粹，德有润身，体不愆器，开荣洒泽，舒虹烁电，伊思镐饮，每怀洛宴，郊饯有疆，君举有礼，幕帐兰甸，画流高陞，分庭荐乐，析波浮醴，豫同夏谚，事兼出济。

又三月三日诏宴西池诗曰：河岳曜图，圣时利见，於赫有皇，升中纳禪，载贞其恒，载通其变，大哉人文，至矣天睴，昭哉储德，灵庆攸繁，明两紫宸，景物乾元，帝宗奄藹，惟城惟蕃，衮衣善职，彤弓受言，饰馆春宫，税鑣青輅，长筵逶迤，浮觞沿溯，宋谢灵运三月三日侍宴西池诗曰：详观记牒，鸿荒莫传，降及云鸟，曰圣则天，虞承唐命，周袭商艰，江之永矣，皇心惟眷，矧乃暮春，时物芳衍，滥觞逶迤，周流兰殿，礼备朝容，乐阍夕宴。

宋谢惠连三月三日曲水集诗曰：四时著平分，三春稟融烁，迟迟和景婉，夭夭园桃灼，携朋斯郊野，昧旦辞廛郭，斐云兴翠岭，芳飏起华薄，解辔偃崇丘，藉草绕回壑，际渚罗时藪，託波汎轻爵。

齐谢朓为皇太子侍华光殿曲水宴诗曰：傍求遂古，逖听鸿名，大宝曰位，得一为贞，朱紘叶祉，绿字摛英，升配同贯，进让殊声，大横将属，会昌已命，国步中阻，震居膺庆，玺剑克传，龟玉增映，玄塞北靡，丹微南极，浮羲驾风，非泳非涉，西京蔼蔼，东都济济，秋祓濯流，春楔浮醴，初吉云献，上除方启，昔驾阳颖，今欢云陞，嘉乐旧矣，芳宴在斯，载留神瞩，有睟天仪，龙精已映，威仰未移，叶依黄鸟，花落春池，高宴弘敞，禁林稠密，青磴崛起，丹楼间出，翠葆随风，金戈动日，惆悵清管，徘徊轻伶，灞浐入筵，河淇流阼，蜗若来往，觴肴沿溯，欢饫有终，清光欲暮，轻轺回首，华组徐步。

又为人作三日侍华光殿曲水宴诗曰：神理内寂，机象外融，遗情汾水，垂冕鸿宫，树以司牧，匪我求蒙，徒勤日用，谁器玄功，当宁日昃，求衣未明，抵璧焚翠，销剑隳城，九畴式序，三辟载清，丽景则春，仪方在震，重圣积厚，金式琼润，祓秽河浦，张乐春畴，既停龙驾，亦汎鳧舟，初渚命晓，朝华开夜，饰陛导源，回伊流灞，间馆岩敞，长廊水架，金觴摇荡，玉俎推移，筵浮水豹，席扰云螭，欢兹广宴，穆是天仪。

梁简文帝三日侍宴林光殿曲水诗曰：芳年留帝赏，应物动天襟，挟苑连金阵，分衢度羽林，帷宫对广掖，层殿迓高岑，风旗争曳影，亭皋共生阴，林花初堕蒂，池荷欲吐心。

又三日率尔成诗曰：芳年多美色，丽景复妍遥，握兰唯是旦，采艾亦今朝，回沙溜碧水，曲岫散桃夭，绮花非一种，风丝乱百条，云起相思观，日照飞虹桥，繁华炫姝色，燕赵艳妍妖，金鞍汗血马，宝髻珊瑚翘，兰声起縠袖，莲锦束琼腰，相看隐绿树，见人还自娇，玉桂鸣罗荐，渠碗泛回潮，洛滨非拾羽，满握讵贻椒。

又三日侍皇太子曲水宴诗曰：震德协灵，年芳节淑，濯伊临灞，荡心愉目。骧骑晨野，摐金晓陆，蕙气卷旌，神飏擎毂，曾岑偃蹇，耸观岩峩，烟生翠幕，日照绮寮，银华晨散，金芝暮摇，绿水动叶，丹距映条，顾惟菲薄，徒承恩裕，艺学未优，声绩不树，岂辨河书，宁摛淮赋，徒偶群龙，终惭并驭。

又曲水联句诗曰：春色明上巳，桃花落绕沟，波回厄不进，纶下钩时留，臣导。绛水时回岸，花觞转更周，陈肴渡玉俎，垂饵下银钩，王卿，回川入帐殿，列俎间芳洲，汉艾凌波出，江枫拂岸游，庾肩吾。王生回水碓，蔡姬荡轻舟，岸烛斜临水，波光上映楼，殿下。

梁沈约三日侍凤光殿曲水宴诗曰：光迟蕙敏，气婉椒台，皇心爱矣，帝曰游哉，玉鸾徐骛，翠凤轻回，别殿广临，离宫洞启，川祗奉寿，河宗相礼，清洛渐筵，长伊流陞，回荡嘉羞，摇漾芳醴，轻歌易绕，弱舞难持，素云留管，玄縠停丝，引思为岁，岁亦阳止，叨服贲身，身亦昌止，徒勤丹漆，终愧文梓。

又上巳华光殿诗曰：於维盛世即轩妣，朝酺宴镐复在斯，

朝光灼烁映兰池。春风婉转入细枝，时渚顾暮声合离，轻波微动漾羽卮，河宗海若生蛟螭，浮梁径度跨回漪，朱颜始洽景将移，安得壮士驻奔曦。

又侍林光殿曲水宴诗曰：宴镐鏘玉銮，游汾举仙輶，荣光泛采旄，脩风动芝盖，淑气婉登辰，天行耸云旆，帐殿临春籞，帷宫绕芳荟，渐席周羽觞，分墀引回濑，穆穆宝化昇，济济皇陞泰，将御遗风軫，远侍瑶台会。

又三日率尔成篇诗曰：丽日属元巳，年芳具在斯，开花已匝树，流津复满枝，洛阳繁华子，长安轻薄儿，东出千金堰，西临雁陂陂，游丝映空转，高杨拂地垂，绿帟文照耀，紫燕光陆离，清辰戏伊水，薄暮宿兰池，象筵鸣宝瑟，金瓶汎羽卮，宁忆春蚕起，日暮桑欲萎。

梁刘孝绰三日侍华光殿曲水宴诗曰：薰祓三阳暮，濯禊元巳初，皇心膺乐饮，帐殿临春渠，豫游高夏谚，凯乐盛周居，复以禁林日，丰茸花树舒，羽觞环阶转，清澜傍席疏，妍歌已嘹亮，妙舞复纤馀，九成变丝竹，百戏起龙鱼。

又三日侍安成王曲水宴诗曰：汇泽良孔殷，分区屏中县，蹢躅兼流采，矜唯迓封甸，吾王奄酆毕，折圭承羽传，不资鲁俗移，何待齐风变，东山富游士，北土无遗彦，一言白璧轻，片善黄金贱，馀辰属上巳，清祓追前谚，持此阳濛游，复展城隅宴，芳洲亘千里，远近风光扇，方欢厚德重，谁言薄游倦。

梁刘孝威侍宴乐游林光殿曲水诗曰：蒸哉轩顼，赫矣尧

心，女娲补石，重华弃金，汤罗禹扇，羲瑟农琴，皇乎备矣，受命君临，试舟五反，和乐九成，钩楯秘戏，协律新声，丹杯水激，绛采坏荣，天吴还往，海若逢迎。又三日侍皇太子宴诗曰：二龙巡夏代，八骏驭周朝，豫游光帝则，乐饮盛民谣，皇储遵洛楔，滥觞追灞桥，掌袂开神籥，司马动銮鑣，周旗交彩毼，晋鼓杂清箫，旌宫临广隰，藻卫烁岩椒，兰樽沿曲折，灵若溯回潮。

梁庾肩吾三日侍兰亭曲水宴诗曰：荣星依夜动，銮驾忽朝游，旌门临苑树，相风生凤楼，春生露泥泥，天覆云油油，桃花舒玉涧，柳叶暗金沟，楔川分曲洛，帐殿掩芳洲，涌跃赭鱼出，参差绛枣浮，百戏俱临水，千锺共逐流。

北齐邢子才三日华林园公宴诗曰：回銮自乐野，弭盖属瑶池，五丞接光景，七友树风仪，芳春时欲遽，览物惜将移，新萍已冒沼，馀花尚满枝，草滋径芜没，林长山蔽亏，方筵罗玉俎，激水漾金卮，歌声断且续，舞袖合还离。

隋卢思道上巳楔饮诗曰：山泉好风景，城市厌嚣尘，聊持一樽酒，共寻千里春，馀光下幽桂，夕吹舞青蘋，何言出关後，重有入林人。

【赋】後汉杜笃袂楔赋曰：王侯公主，暨乎富商，用事伊雒，帷幔玄黄，於是旨酒嘉肴，方丈盈前，浮枣绛水，酹酒醴川，若乃窈窕淑女，美媵艳姝，戴翡翠，珥明珠，曳离□，立水涯，微风掩壅，纤縠低徊，兰苏盼蜚，感动情魂，若乃隐逸未用，鸿生俊儒，冠高冕，曳长裾，坐沙渚，谈诗书，咏伊吕，

歌唐虞。

晋成公绥洛褰赋曰：考吉日，简良辰，祓除解褰，同会洛滨，妖童媛女，嬉游河曲，或振纤手，或濯素足，临清流，坐沙场，列壘樽，飞羽觞。

晋张协洛褰赋曰：夫何三春之令月，嘉天气之氤氲，和风穆以布畅，百卉晬而敷芬，川流清泠以汪濊，原隰葱翠以龙鳞，游鱼灏灏於渌波，玄鸟鼓翼於高云，美节庆之动物，悦群生之乐欣，故新服之既成，将褰除於水滨，於是缙绅先生，啸俦命友，携朋接党，冠童八九，主希孔墨，宾慕颜柳，临涯咏吟，濯足挥手，乃至都人士女，弈弈祁祁，车驾岬岬，充溢中逵，粉葩翕习，缘阿被湄，振袖坐风，接衽成帟，若夫权戚之家，豪侈之族，采骑齐镳，华轮方毂，青盖云浮，参差相属，集乎长洲之浦，曜乎洛川之曲，遂乃停舆蕙渚，税驾兰田，朱幔虹舒，翠幕蜺连，罗樽列爵，周以长筵，於是布椒醕，荐柔嘉，祈休吉，蠲百病，漱清源以涤秽兮，揽绿藻之纤柯，浮素卵以蔽水，洒玄醪於中河。

晋褚爽褰赋曰：伊暮春之令月，将解褰於通川，凌元巳之清晨，溯微风之泠然，川回澜以澄映，岭插崿以霏烟，轻霞舒於翠崖，白云映乎青天。

晋夏侯湛褰赋曰：美暮春之嘉辰，美灵气之和柔，结方轨之奏路，敷令节而宣游，尔乃铃鸣擢翠，旗垂繁纓，微云乘轩，清风卷旌，飞轮焱起，良马电惊，车驾鳞萃，男女雾会，服焕罗縠，翠翳连盖，荣香丸於素襟，结九龄乎时外，粲烂虺

韓。混晔发越，若乎朝春挺葩，夕霞抱月，尔乃临清流，背绿柯，云幕高接，丹组四罗。

晋阮瞻上巳会赋曰：临清川而嘉宴，聊假日以游娱，荫朝云而为盖，託茂树以为庐，好脩林之蓊郁，乐草莽之扶疏，列四筵而设席，祈吉祥於斯涂，酌羽觞而交酬，献遐寿之无疆，同欢情而悦豫，欣斯乐之恺慷，发中怀而弦歌，託情志於宫商。

梁萧子范家园三日赋曰：春亦暮止，田家上巳，时将礫於九门，节方郊於七里，扇习习之和风，照迟迟之华晷，飞玄翮之土燕，夺丹焜之山雉，聊结新而濯故，式东流之前轨，居免上漏，树非榛栗，既无择於爽垲，曾不访於凶吉，右瞻则青溪千仞，北睹则龙盘秀出，与岁月而荒茫，同林藪之芜密，懽兹嘉月，悦此时良，庭散花蕊，傍插筠篁，洒玄醪於沼沚，浮绛枣於泱泱，观翠轮之出没，戏青舸之低昂。

周庾信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曰：于时玄鸟司历，苍龙驭行，羔献冰开，桐华萍合，皇帝幸於华林之园，千乘雷动，万骑云屯，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与春旗一色，乃命群臣，陈大射之礼，骑虞九节，狸首七章，於是选朱汗之马，校黄金之埒，红阳飞鹄，紫燕陆沈，唐成公之骠驪，海西侯之千里，莫不饮羽衔竿，吟猿落雁，锺鼓振地，埃尘涨天，采则锦市俱移，钱则铜山合徙，实天下之至乐，景福之欢欣者也，岁次昭阳，月在大梁，其日上巳，其时少阳，春吏司职，青祗效祥，徵万骑於平乐，开千门於建章，皇帝翊四校於仙园，回六龙於天苑，华盖平飞，风鸟细转，帷宫宿设，帐殿开筵，傍临细柳，斜界宜春，河漚薺草，渭口浇泉，崩云五色，的晕重圆，

阳管既调，春弦实抚，玉律调锺，金鐃节鼓，於是咀衔拉铁，逐日追风，并试长秋之埽，俱下兰池之宫，鸣鞭则汗赭，入埽则尘红，变三驱而画鹿，登百尺而悬熊，礼正六耦，诗歌九节，弓如明月对棚，马似浮云向埽，雁失群而行断，猿求林而路绝，乃有六郡雄才，五陵高选，新回马邑之兵，始罢龙城之战，尚带流星，犹乘奔电，始听鼓而唱筹，即移竿而漂箭，熊耳刻杯，浮云画壘，水衡之钱山积，织室之锦霞开，司筵赏至，酒正杯来，既而日下泽宫，筵阑相圃，怅从蹕之留欢，眷回銮之馀武。

【序】晋王羲之三日兰亭诗序曰：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脩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足乐也。

晋孙绰三日兰亭诗序曰：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斯谈，非以停之则清，混之则浊耶，情因所习而迁移，物触所遇而兴感，故振辔於朝市，则充屈之心生，闲步於林野，则辽落之志兴，仰瞻羲唐，邈已远矣，近咏台尚，顾深增怀，为复於曖昧之中，思萦拂之道，屡借山水，以化其郁结，永一日之足，当百年之溢，以暮春之始，禊于南涧之滨，高岭千寻，长湖万顷，隆屈澄汪之势，可为壮矣，乃席芳草，镜清流，览卉木，观鱼鸟，具物同荣，资生咸畅，於是和以醇醪，齐以达观，泱然兀矣，焉复觉鹏鷃之二物哉。

宋颜延之三日曲水诗序曰：夫方策既载，皇王之迹已殊，钟石毕陈，舞咏之情不一，虽渊流遂往，详略异闻，然其宅天衷，立民极，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拓世贻统，固万叶而为量者也，有宋函夏，帝图弘远，高祖以圣武定鼎，规同造物，皇上以勳文承历，景属宸居，隆周之卜既永，宗汉之兆在焉，正体毓德於少阳，上宰宣哲於元辅，晷纬昭应，山渎效灵，五方杂遝，四隩来暨，赭茎素毳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绝书，栈山航海逾沙轶漠之贡，府无虚月，日躔胃维，月轨青陆，皇祇发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思对上灵之心，以惠庶萌之原，加以二王于迈，出饯戒吉，有诏掌故，爰命司历，献陈洛饮之礼，具上巳之仪，南除輶道，北清禁林，左关岩墜，右梁潮源，略亭皋，跨芝廛，苑大液，怀曾山，松石峻嵬，葱翠阴烟，游泳之所攢萃，翔骤之所往还，阅水环阶，引池分席，春官联事，苍灵奉涂，然後升秘驾，胤缙骑，抚玉銮，发流吹，以降于行所，礼也，龙文饰轡，青翰侍御，华裔殷至，观听鹭集，扬袂风山，举袖阴泽，靓妆藻野，絃服縟川，故以隐赉外区，焕衍都内者矣，上膺万寿，下提百福，布筵稟和，闔堂依德，情盘景遽，欢洽日斜，怅钓台之未临，慨酆宫之不悬，方且排凤阙以高游，开爵园而广宴，并命在位，展诗发志，则夫诵美有章，陈信无愧者欤。

齐王融三日曲水诗序曰：臣闻出豫为象，钧天之乐张焉，时乘既位，御气之驾翔焉，是以得一奉宸，逍遥襄城之域，体元则大，怅望姑射之阿，然眇眇寂寥，其独適者也，至如夏后两龙，载驱璿台之上，穆王八骏，如舞瑶水之阴，亦有飡云，固不与万民共也，我大齐之握机创历，诞命建家，接礼贰宫，考庸太室，昭华之珍既徙，延喜之玉攸归，革宋受天，保生万

国，度邑静鹿丘之叹，迁鼎息大垆之惭，骏发开其远祥，定尔固其洪业，皇帝体膺上圣，运锺下武，冠五行之秀气，迈三代之英风，昭章云汉，晖丽日月，犹且具明废寝，晷晷忘餐，惧负重於春冰，怀御奔於秋驾，储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质，内积和顺，外发英华，斧藻至德，琢磨令范，若夫族茂麟趾，宗固磐石，跨蹠昌姬，韜轶炎汉，元宰比肩於尚父，中铉继踵乎周南，分陕流勿剪之欢，来仕允克施之誉，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故免群生於汤火，纳百姓於休和，引镜皆明目，临池无洗耳，沉冥之怨既缺，適轴之疾已消，谗莠蔑闻，攘争揜息，稀鸣桴於砥路，鞠茂草於圆扉，侮食来王，左言入侍，一尉候於西东，合车书於南北，偃革辞轩，销金罢刃，天瑞降，地符升，泽马来，器车出，江海呈象，龟龙载文，功既成矣，世既贞矣，信可以优游暇豫，作乐崇德者欤，于时青鸟司开，条风发岁，粤斯上巳，惟暮之春，楔饮之日在兹，风舞之情咸荡，载怀平圃，乃睠芳林，芳林园者，福地奥区之凑，丹陵若水之旧，殷殷均乎姚泽，隤々尚於周原，飞观神行，虚檐云构，离房乍设，层楼间起，负朝阳而抗殿，跨灵沼而浮荣，镜文虹於绮疏，浸兰泉於玉砌，幽幽丛薄，秩秩斯干，新萍泛沚，华桐发岫，杂天采於柔萸，乱嚶声於锦羽，禁轩承幸，清宫俟宴，缙帷宿置，帘幕宵悬，既而灭宿登霞，登光辨色，徐銮警节，鸣钟畅音，七萃连镳，九旂齐轨，尔乃回輿驻早，岳镇川渟，睟容有穆，宾仪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葆侑陈阶，金匏在席，戚奏翹舞，箫动邠诗，召鸣鸟于弇山，追伶伦於嶰谷，清歌有阕，羽觞无算，上陈景福之赐，下献南山之寿，信凯宴於在藻，知和乐於食苹。

梁简文帝三日曲水诗序曰：窃以周城洛邑，自流水以禊除，晋集华林，同文轨而高宴，莫不礼具义举，沓矩重规，昭动神明，雍熙锺石者也，皇太子生知上德，英明在躬，智湛灵珠，辩均河注，腾茂实於三善，振嘉声於八区，是节也，上巳属辰，馀萌达壤，仓庚应律，女夷司候，尔乃分阶树羽，疏泉泛爵，兰觞沿溯，蕙肴来往，宾仪式序，盛德有容，吹发孙枝，声流嶰谷，舞艳七盘，歌新六变，游云驻采，仙鹤来仪，都人野老，云集雾会，结轸方衢，飞轩照日。

五月五日

《琴操》曰：介子绥割其腓股，以啖重耳，重耳复国，子绥独无所得，绥甚怨恨，乃作龙蛇之歌以感之，终不肯出，文公令燔山求之，子绥遂抱木而烧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发火，国语云介子推。

《续汉礼仪志》曰：五月五日，朱索五色柳桃印为门户饰，以止恶气。

《风土记》曰：仲夏端五，烹鹺角黍，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又以菰叶裹黏米煮熟，谓之角黍。

续齐谐记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欧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曰：君当见祭甚善，但常所遗，苦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树叶塞其上，以五采丝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固依其言，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

崔寔《四民月令》曰：五月五日，取蟾蜍，可合恶疽疮，取东行蜈蚣，治妇难产。

《会稽典录》曰：女子曹娥者，会稽上虞人，父能弦歌为巫，汉安帝二年五月五日，於县江溯涛迎波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缘江号哭，昼夜不绝声，七日，遂投江而死。

抱朴子，蟾蜍万岁者，头上有角，颌下有丹书八字再重，五月五日午时取之。阴乾百日，以其足画地，即为流水。

又曰：或问辟五兵之道，答曰：以五月五日，作赤灵符，着心前。

《风俗通》曰：五月五日，以五采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亦因屈原。

又曰：五月五日续命缕，俗说以益人命。

夏小正曰：此日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

荆楚记曰：荆楚人，以五月五日并蹋百草，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

又曰：屈原以是日死於汨罗，人伤其死，所以并将舟楫以拯之，今之竞渡，是其遗迹。

《大戴礼》曰：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

《楚辞》曰：浴兰汤兮沐芳华。

【诗】梁王筠五日望采拾诗曰：长丝表良节，金缕应嘉辰，结芦同楚客，采艾异诗人，折花竞鲜彩，拭露染芳津，含娇起斜眄，敛笑动微嚬，献珙依洛浦，怀珮似江滨。

七月七日

《列仙传》曰：陶安公者，六安铸冶师行火者，朱雀止冶上，曰：安公，冶与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龙，事具仙部。

又曰：王子乔见柏长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缑氏山头，至时，乘白鹤在山头，望之不得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

《汉书》曰：武帝七月七日，生於漪兰殿。

《汉武故事》曰：七月七日，上於承华殿斋，正中，忽有一青鸟从西方来，集殿前，上问东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来也，有顷王母至，事具鸟部。

崔寔《四民月令》：七月七日，曝经书，设酒脯时果，散香粉於筵上，祈请於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或云，见天汉中，有奕奕正白气，如地河之波，辉辉有光曜五色，以此为徵应，见者便拜乞愿，三年乃得。

《竹林七贤论》曰：阮咸，字仲容，籍兄子也，诸阮前世

皆儒学，内足於财，唯籍一生，尚道弃事，好酒而贫，旧俗，七月七日，法当曝衣，诸阮庭中烂然，莫非綈锦，咸时总角，乃竖长竿，縹大布犊鼻於庭中，曰：未能免俗，聊复尔尔。

《世说》曰：郝隆，七月七日，见邻人皆曝曬衣物，隆乃仰卧出腹，云晒书。

续齐谐记曰：桂阳城武丁，有仙道，谓其弟曰：七月七日，织女当渡河，诸仙悉还宫，弟问曰：织女何事渡河，答曰：织女暂诣牵牛，世人至今云织女嫁牵牛也。

【诗】古诗曰：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扎扎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涕泣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讵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晋潘尼七月七日侍皇太子宴玄圃园诗曰：商风初授，辰火微流，朱明送夏，少昊迎秋，嘉木茂园，芳草被畴，於时我后，以豫以游。

晋李充七月七日诗曰：朗月垂玄景，洪汉截皓苍，牵牛难牵牧，织女守空囊，河广尚可越，怨此汉无梁。

晋苏彦七月七日咏织女诗曰：织女思北沚，牵牛叹南阳，时来嘉庆集，整驾巾玉箱，琼珮垂藻蕤，雾裾结云裳，释轡紫微庭，解袂令碧琳堂，欢宴未及究，晨晖照扶桑，怅怅一宵促，迟迟别日长。

宋孝武七夕诗曰：白日倾晚照，弦月升初光，炫炫叶露满，肃肃庭风扬，瞻言媚天汉，幽期济河梁，服箱从奔轸，纨绮阙成章，解带遽回轸，谁云秋夜长，爱聚双情款，念离两心伤。

宋南平王刘铄七夕咏牛女诗曰：秋动清风扇，火移炎气歇，广檐含夜阴，高轩通夕月，安步巡芳林，倾望极云阙，组幕萦汉陈，龙驾凌霄发，沉情未申写，飞光已飘忽，来对眇难期，今欢自兹没。

宋谢惠连七夕咏牛女诗曰：落日隐檐楹，升月照帘栊，团团满叶露，淅淅振条风，蹀足循广除，瞬目矚曾穹，云汉有灵匹，弥年阙相从，遐川阻昵爱，脩渚旷清容，弄杼不成藻，耸辔骛前踪，昔离秋已两，今聚夕无双，倾河易回斡，款颜难久惊，沃若灵驾旋，寂寥云幄空，留情顾华寝，遥心逐奔龙。

宋王僧达七夕月下诗曰：远山敛氛祲，广庭扬月波，气往风集隙，秋还露泫柯，节气既已孱，中宵振绮罗，来欢讵终夕，收泪泣分河。

宋颜延之为织女赠牵牛诗曰：婺女俪经星，姮娥栖飞月，惭无二媛灵，托身侍天阙，阖闾殊未晖，咸池岂沐发，汉阴不夕张，长河为谁越，虽有促宴期，方须凉风发。

宋谢灵运七夕咏牛女诗曰：火逝首秋节，明经弦月夕，月弦光照户，秋首风入隙，陵风步曾岑，凭云肆遥脉，徙倚西北庭，踈踊东南觐，纨绮无报章，河汉有骏轭。

宋谢庄七夕夜咏牛女应制诗曰：辍机起春暮，停箱动秋衿，璇居照汉右，芝驾肃河阴，容裔泛星道，逶迤济烟浔，陆离迎宵佩，倏烁望昏簪，俱倾环气怨，共歇浹年心，珠殿棋未沫，瑶庭露已深，夕清岂淹拂，弦辉无人临。

梁武帝七夕诗曰：白露月下圆，秋风枝上鲜，瑶台含碧雾，罗幕生紫烟，妙会非绮节，佳期乃凉年，玉壶承夜急，兰膏依晓煎，昔悲汉难越，今伤河易旋，怨咽双念断，凄悼两情悬。

梁简文帝七夕穿针诗曰：怜从帐里出，相见夜窗开，针欹疑月暗，缕散恨风来。

梁柳恽七夕穿针诗曰：代马秋不归，缁紈无复绪，迎寒理夜缝，映月抽纤缕，清露下罗衣，秋风吹玉柱，流景对秋夕，馀光欲难驻。

梁刘遵七夕穿针诗曰：步月如有意，情来不自禁，向光抽一缕，举袖弄双针。

梁刘孝威七夕穿针诗曰：缕乱恐风来，衫轻羞指现，故穿双眼针，时缝合欢扇。

梁沈约织女赠牵牛诗曰：红妆与明镜，二物本相亲，用持施点画，不照离居人，往秋虽一照，一照还复尘，尘生不复拂，蓬首对河津，冬夜寒如是，宁遽道阳春，初商忽云至，暂得奉衣巾，施衽令诚已故，每聚忽如新。

梁王筠代牵牛答织女诗曰：新知与生别，由来讵相值，如何寸心中，一霄怀两事，欢娱未缱绻，倏忽成离异，终日遥相望，祇益生愁思，犹忆今春悲，尚有故年泪，忽遇长河转，独喜凉飈至，奔情翊凤辇，精阿警龙辔。

梁范云望织女诗曰：盈盈一水边，夜夜空自怜，不辞精卫苦，河流未可填，寸情百重结，一心万处悬，原作双青鸟，共舒明镜前。

梁刘孝威咏织女诗曰：金钿已照耀，白日未蹉跎，欲待黄昏至，含娇渡浅河。

梁何逊七夕诗曰：仙车驻七驂，凤驾出天潢，月映九微火，风吹百和香，来欢暂巧笑，还泪已啼妆，别离不得语，河汉渐汤汤。

梁庾肩吾七夕诗曰：玉匣卷悬衣，高楼开夜扉，姮娥随月落，织女逐星移。离前忿促夜，别後对空机，倩语雕陵鹊，填河未可飞。

又奉使江州船中七夕诗曰：九江逢七夕，初弦值早秋，天河来映水，织女欲攀舟，汉使俱为客，星槎共逐流，莫言相送浦，不及穿针楼。

北齐邢子才七夕诗曰：盈盈河水侧，朝朝长叹息，不吝渐衰苦，波流讵可测，秋期忽云至，停梭理容色，束衿未解带，回銮已霑轼，不见眼中人，谁堪机上织，原逐青鸟去，暂因希

羽翼。

隋江总七夕诗曰：汉曲天榆冷，河边月桂秋，婉娈期今夜，飘飘渡浅流，轮随月宿转，路逐采云浮，横波翻泻泪，束素反缄愁，此时机杼息，独向红妆羞。

杜审言七夕诗曰：白露含明月，青云断绛河，天街七襄转，关道二神过，襦服锵环珮，香筵拂绮罗，年年今夜尽，机杼别情多。

隋王蜚七夕诗曰：天河横欲晓，凤驾俨应飞，落月移妆镜，浮云动别衣，↑藿逐今宵尽，愁随还路归，犹将宿昔泪，更上去年机。

隋张文恭七夕诗曰：凤律惊秋气，龙梭静夜机，星桥百枝动，云路七香飞，映月回雕扇，凌霞曳绮衣，含情向华幄，流态入重闱，懽馀夕漏尽，怨结晓骖归，谁念分河汉，还忆两心违。

【赋】隋庾信七夕赋曰：兔月先上，羊灯次安，睹牛星之曜景，视织女之阑干，於是秦娥丽妾，赵艳佳人，窈窕名燕，逶迤姓秦，嫌朝妆之半故，怜晚拭之全新，此时并舍房栊，共往庭中，缕条紧而贯矩，针鼻细而穿矩。

南齐谢朓七夕赋曰：金祗司矩，火曜方流，素锺当御，夷则鸣秋，朱光既夕，凉云始浮，盈多灵之蔼蔼，升夜月之悠悠，步广庭而延膝，属天媛而淹留，嗟斯灵之淑景，招好仇於

服箱，厌白玉而为饰，霏丹霞而为裳，回龙驾之容裔，乱凤管之凄锵，轼帝车而捐袂，凌天津而上翔，怅汉渚之夕涨，欣河广之既梁，临瑶席而宴语，绵含睇而蛾扬，嗟兰夜，而难永，泣会促而怨长，抚鸣琴而脩浩，浣安歌而自伤，歌曰：月殿清兮桂醕酬，云幄静兮香风浮，龙鑣蹀兮玉銮整，睠星河兮不可留。

七月十五

《荆楚岁时记》曰：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寺院。

《盂兰盆经》云，有七叶功德，并幡花歌鼓果食送之，盖由此。

又曰：目连比丘，见其亡母生饿鬼中，即以钵盛饭，往饷其母，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连大叫，驰还白佛，佛言，汝母罪重，非汝一人力所奈何，当须十方众僧威神之力，至七月十五日，当为七代父母现在父母厄难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养十方大德，佛敕众僧，皆为施主咒原，七代父母，行禅定意，然後受食，是时，目连母得脱一劫饿鬼之苦，目连白佛，未来世佛弟子行孝顺者，亦应奉盂兰盆为尔可否，佛言大善，故後代人因此广为华饰，乃至刻木割竹，饴葛剪采，模花果之形，极工妙之巧。

道经曰：七月十五，中元之日，地官校勾，搜选人间，分别善恶，诸天圣众，普诣宫中，简定劫数，人鬼传录，饿鬼囚徒，一时皆集，以其日作玄都大献於玉京山，采诸花果，珍奇异物，幢幡宝盖，清膳饮食，献诸圣众，道士於其日夜讲诵是经，十方大圣，齐咏灵篇，囚徒饿鬼俱饱满，免於众苦，得还

人中。

【赋】杨蚺孟兰盆赋曰：浑元告秋，羲和奏晓，太阴望兮圆魄皎，阖闾开兮凉风弱，四海澄兮百川晶，阴阳肃兮天地育，扫离宫，清重阁，设皇邸，张翠幕。鸾飞凤翔，睽阳倏烁，云舒霞布，翕赫冥。霍，陈法供，饰孟兰，壮神功之妙物，何造化之多端，青莲吐而非夏，赭果摇而不寒，铜铁铅锡，璆琳琅玕，映以甘泉之玉树，冠以承露之金盘，宪章三极，仪形万类，上寥廓兮法天。下安贞兮象地，殫怪力，穷神异，少君王子，掣曳兮若束。玉女瑶姬，翩仙兮不至，鸣鸛鸛与鸛鸛，舞鸛鸡与翡翠，毒龙怒兮赫然，狂象奔兮沉醉，怖魍魎，潜魑魅，离娄明目，不足见其精微，匠石洗心，不足徵其奥秘，夫其远也，天台璨起，绕之以赤霞，夫其近也，削成孤峙，覆之以莲花，晃兮瑶台之帝室，赭兮金阙之仙家，其高也上诸天於大梵，其广也遍诸法於恒沙，上可以荐元府。《太平御览》三十二作符，於七庙，下可以纳群动於三车。

九月九日

《风土记》曰：九月九日，律中无射而数九，俗尚此月，折茱萸房以插头，言辟除恶气而御初寒。

《续晋阳秋》曰：陶潜尝九月九日无酒，宅边菊丛中，摘菊盈把，坐其侧久，望见白衣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后归。

续齐谐记曰：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之曰：九月九日，汝家当有灾厄，急宜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酒，此祸可消，景如言，举家登山，夕还家，见鸡狗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代之矣，今世人每至九日，登山饮菊酒，妇人带茱萸囊是也。

孟嘉传曰：嘉为桓温参军，既和而正，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游龙山，参僚毕集，时佐吏并著戎服，有风至，吹嘉帽堕落，温谓左右及宾客勿言，以观其举止。

《临海记》曰：郡北四十步，有湖山，山甚平正，可容数百人坐，民俗极重，每九日菊酒之辰，宴会於此山者，常至三四百人。

【诗】宋谢瞻九日从宋公戏马台诗曰：风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巢幕无留燕，遵渚有来鸿，轻霞冠秋日，迅商薄清穹，圣心眷嘉节，鸣銮戾行宫，四筵霏芳醴，中堂起丝桐，扶光迫西汜，欢馀宴有穷。

宋谢灵运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送孔令诗曰：季秋朔边苦，旅雁违霜雪，凄凄阳卉腓，皎皎寒潭洁，良辰感圣心，云旗兴暮节，鸣葭戾朱宫，兰卮献时哲，归客逐海隅，脱冠谢朝列，河流有急澜，浮骖无缓辙。

齐竟陵王萧子良九日侍宴诗曰：月殿风转，层台气寒，高云敛色，遥露已团，式诏司警，言戾秋峦，轻觴时荐，落英可餐。

齐王俭侍皇太子九日玄圃宴诗曰：明明储后，冲默其量，徘徊礼乐，优游风尚，微言外融，几神内王，就日齐晖，仪云等望，本茂条荣，源澄流洁，汉称间平，周云鲁卫，咨我藩华，方轨前轶，秋日在房，鸿雁来翔，寥寥清景，霭霭微霜，草木摇落，幽兰独芳，眷言淄苑，尚想濠梁，既畅旨酒，亦饱徽猷，有来斯悦，无远不柔。

梁简文帝九日侍皇太子乐游苑诗曰：离光丽景，神英春裕，副极仪天，金锵玉度，监抚昭明，善物宣布，惠润昆琼，泽熙垂露，秋晨精曜，驾动宫闱，露点金节，霜沉玉玠，玄戈侧影，翠羽翻晖，庭回鹤盖，水照犀衣，兰羞荐俎，竹酒澄芬，千音写凤，百戏承云，紫燕跃武，赤兔越空，横飞鸟箭，半转蛇弓。

又九日赋韵诗曰：是节协阳数，高秋气已精，檐芝逐月启，帷风依夜清，远烛承歌黛，斜桥闻履声，梁尘下未息，共爱赏心并。

梁沈约为临川王九日侍太子宴诗曰：凉风比起，高雁南翻，叶浮楚水，草折梁园，凄清霜野，惆怅晨鵙，云轻寒树，日丽秋原，三金广设，六羽高陈，寒英始献，凉酎初醇，靡靡神襟，锵锵群彦，思媚储猷，洽和奉宴，恩畅兰席，欢同桂殿，景遽乐推，临风以眷，丽景天枝，位非德举，任伍辰阶，祚均河楚，负岳未胜，瞻云难侣，望古兴惕，心焉载伫。

又九日侍宴乐游苑诗曰：凭玉宅海，端宸御天，上流飞壑，静震腾川，凝神贯极，摘道漏泉，西裘委衽，南风在弦，暮芝始绿，年桂初丹，上林叶下，沧池水寒，霜霏玉树，雁动轻澜，停蹕玉陛，徙卫璇墀，琤箱凤采，羽盖鸾姿，虹旌迢遰，翠华葳蕤，礼弘灞汭，义高洛湄。

梁丘迟九日侍宴乐游苑诗曰：朱明已谢，蓐收司礼，爱理秋葢，备扬旌棨，奉璋瓊瓊，金貂济济，上林弘敞，离宫非一，采殿回风，丹楼映日，随珠甲帐，屯卫周悉，睟容徐动，天仪澄谧，云物游飏，光景高丽，枯叶未落，寒花委砌，丝桐激舞，楚雅闲慧，参差繁响，殷勤流诣。

梁任昉九日侍宴乐游苑诗曰：帝德峻韶夏，王功书颂平，共贯沿五胜，独道迈三英，我皇抚归运，时乘信告成，一唱革鍾石，再抚被丝笙，黄草归雒木，梯山薦玉荣，时来浊河变，瑞起温洛清，物色动宸眷，民豫降皇情。

梁刘苞九日侍宴乐游苑正阳堂诗曰：六郡良家子，幽并游侠儿，立乘争饮羽，倒骑竞纷驰，鸣珂饰华眊，金鞍映玉羁，膳羞殚海陆，和齐眠秋宜，云飞雅琴奏，风起洞箫吹，曲终高宴罢，景落树阴移，微薄承嘉惠，饮德良不赀，取效绩无纪，感恩心自知。

梁王脩己九日诗曰：霜威始落翠，寒气初入堂，随珠烂似烛，悬黎疑夜光，舞步因弦折，歌声随袂扬，夜深闻漏缓，檐虚觉唱长。

梁刘孝威九日酌菊花酒诗曰：露花疑始摘，罗衣似適熏，馀杯度不取，欲持娇使君。

梁何逊为西丰侯九日侍宴乐，游苑诗曰：皇德无与让，重规袭帝勋，垂衣化比屋，卷领慎为君，翺飞悦有道，卉木荷平分，宸襟动时豫，岁序属凉氛，城霞旦晃朗，槐雾晓氤氲，鸾和驰八袭，凤驾启千群，羽觞歌湛露，佾舞奏承云，禁林终宴晚，华池物色曛，疏树翻高叶，寒流聚细文，梁庾肩吾侍宴九日诗曰：辙迹光周颂，巡游减夏功，钩陈万骑转，闾阖九门通，秋晖逐行漏，朔气绕相风，献寿重阳节，回鸾上苑中，疏山开辇道，间树出离宫，玉醴吹花菊，银床落井桐，饮羽山西射，浮云冀。

北骢，尘飞金埒满，叶破柳条空。

周王褒九日从驾诗曰：黄山猎地广，青门官路长，律改三秋节，气应九锺霜，曙影初分地，暗色始成光，交旆长秋坂，

缙幕杏间堂，射马垂双带，丰貂佩两璜，苑寒梨树紫，山秋菊叶黄，终惭属车对，空假侍中郎。

【赋】宋傅亮九月九日登陵，器馆赋曰：岁九旻之暮月，肃晨驾而北逝，度回壑以停辀，凌孤馆而远憩，何物惨而节哀。又云悠而风厉，悴绿繁於寒渚，陨丰灌於荒澁，玩中原之芬菊，惜兰圃之彫蕙，旌竹柏之劲心，谢梧楸之零脆，尔乃流眄平隰，落日还皋，于感具盈，在物周骚，聆离鹄之凄响，沂鸣林之浏飏，彼游子之苦伤，每寤叹於我劳，矧集悲而锤苦，疚寸心其如忉，眇天末以遥瞪，怨故乡之阻辽。

【书】魏文帝与锺繇书曰：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於长久，故以享宴高会，是月律中无射，言群木庶草，无有射而生，至於芳菊，纷然独荣，非夫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之淑气，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将老，思食秋菊之落英，辅体延年，莫斯之贵，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

卷五·岁时下

[注] 社 伏 热 寒 腊 律 历

社

正月祖祭，礼始汉代，见续汉书礼仪志注，通典四十四。

《风俗通》曰：谨按礼传，共工之子曰脩，好远游，舟车所至，足迹所达，靡不穷览，故祀以为社。

《毛诗》曰：韩侯出祖，出宿于屠，显甫饯之，清酒百壶，其肴惟何，炰鳖鲜鱼。其蔌惟何，惟笋及蒲，其赠惟何，乘马路车。

左传昭上曰：楚灵王成章华之台，原与诸侯乐之，蒍启疆来召公，公将往，梦襄公社，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

也，梦周公社而行，今襄公实社，君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尝適楚，故周公祖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社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

《魏志》曰：王脩年七岁，丧母，母以社日亡，来岁邻里社，脩感念母悲哀，其邻里闻之，为之罢社。

武陵先贤传，潘京为州辟，进谒，值社会，因得见，次及，探得不孝，刺史问曰：辟士为不孝耶，京举板答曰：今为忠臣，不得复为孝子，其机辩如此。

魏台访议曰：帝问何用未社丑腊，王肃对曰：魏，土也，土畏木，丑之明日便寅，寅，木也，故以丑腊，土成於未，故於岁始未社也。

【诗】晋潘尼皇太子社诗曰：太簇协青阳，履端发岁首，孟月涉初旬，吉日惟上酉，我后迓天休，设社祈遐耆。

【序】晋嵇含社赋序曰：社之在於世尚矣，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咸用，有汉卜日丙午，魏氏释用丁未，至於大晋，则社孟月之酉日，各因其行运，三代固有不同，虽共奉社，而莫议社之所由兴也，说文云，祈请道神为之社，有事於道者，吉凶偕名。

【祭文】後汉蔡邕祝社文曰：元正令午，时惟嘉良，乾坤交泰，太簇运阳，乃祀社灵，以祈福祥。

晋应硕祝社文曰：元首肇建，吉酉辰良，五政敷惠，四教初扬，万类资新，英颖擢章，谷风淅秽，日和时光，命于嘉宾，宴兹社箱，敬响社君，休祚是将，嘉肴绮错，白茅荐恭，有肉如墀，有酒如江，社君既眷，祇肃威容。

伏

历忌释曰：伏者何也，金气伏藏之日也，四时代谢，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

《汉书》曰：东方朔，伏日诏赐诸侍郎肉，朔独不待诏，拔剑割肉，怀之而去，事具肉部。

《典略》曰：光禄刘松北镇，而袁绍夜酣酒，以盛夏三伏之际，昼夜与松饮酒，至於无知，云以避一时之暑，故河北避暑饮。

《世说》曰：郗嘉宾三伏之日诣谢公，炎暑熏赫，虽复当风交扇，犹沾汗流离，谢着故绢衣，食热白粥，晏然无异。

《风俗通》曰：户律，汉中巴蜀广汉，自择伏日，俗说，汉中巴蜀广汉，正〔注〕《太平御览》三十八作土。地温暑，草木蚤生晚枯，气异中国，夷狄畜之，故令自择伏日也。

【诗】晋程晓诗曰：平生三伏时，道路无行车，闭门避暑卧，出入不相过。今世惜襦子，触热到人家，主人闻客来，嚙

嗽奈此何，摇扇脾中疼，流汗正滂沱，传诚语高明，热行宜见诃。

晋潘岳怀县诗，南陆迎脩景，朱明，送未垂，初伏启新节，隆暑方赫羲，朝想庆云兴，夕迟白日移，挥汗辞中宇，登城临清池，凉风自远集，轻衿随风吹，灵圃曜华果，通衢列高椅。

热

说文，溽，湿暑也。

《山海经》曰：寿麻之国，爰有大暑，不可以往。

礼记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润溽暑。

《毛诗》曰：旱既太甚，蕴隆虫虫，赫赫炎炎，云我无所。

《管子》曰：善为国者，使农寒耕而热耘。

楚辞云，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讬，十日代出，流金铄石。

《淮南子》曰：南方之极，自北户之界，至炎风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

《神异经》曰：北方曾冰万里，厚百丈，有蛇奚鼠在冰下土中，其形如鼠，食冰草木根，肉重万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热，事见肉部。

京房《易飞候》曰：有云大如车盖十馀，此阳水之气，必暑，有暍者。

汉书西域传曰：罽宾国，道历大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坂，令人热无色，头痛欧吐。

《桓子新论》曰：元帝被病，广求方士，汉中逸人王仲都者，诏问所能为，对曰：但能忍寒暑耳，因为待诏，至夏大暑日，使暴坐。又环以十炉火，不言热而身汗不出。

《五经通义》曰：冬至阳动於下，推阴而上之，故寒於上，夏至阴动於下，推阳而之上，故大热於上。

易〔注〕《太平御览》三十四易上有故字，与上连，作一条。曰：日月运行，一寒一暑，日在牵牛则寒，在东井则暑，牵牛水〔注〕御览作外。宿，远人，故寒，东井内宿，近人，故温也。

括地图曰：天毒国最大暑热，夏草木皆乾死，民善没水，以避日入时暑，常入寒泉之下。

抱朴子，洪从祖仙公，每大醉及夏天盛热，辄入深水底，入日乃出者，正以能闭气胎息故耳。

又曰：或问不热之道，或服玄冰丸飞雪散，王仲都等用此方也。

《语林》曰：刘真长见王公，王公了不与语，时大热，以腹熨石局。

【诗】晋傅玄诗曰：朱明运将极，溽暑昼夜兴，裁动四支废，举身若山陵，珠汗洽玉体，呼吸气郁蒸，尘垢自成泥，素粉随手凝。

梁简文帝苦热诗曰：六龙骛不息，三伏启炎阳，寝兴烦几案，俯仰倦帟床，滂沱汗似铄，微靡风如汤，洄池愧生浪，兰殿非含霜，细帘时半卷，轻幌乍横张，云斜花影没，日落荷心香，原见洪崖井，讵怜河朔觞。

梁任昉苦热诗曰：旭旦烟云卷，烈景入东轩，倾光望转蕙，斜日照西垣，既卷蕉梧叶，复倾葵藿根，重簟无冷气，挟石似怀温，霖霖类珠缀，喘哧状雷奔。

梁何逊苦热诗曰：昔闻草木焦，今睹沙石烂，瞿瞿风逾静，瞳瞳日渐旰，习静闷衣襟，读书烦几案，卧思清露浥，坐待高星灿，蝙蝠户中飞，蟪蛄窗间乱，实无河朔饮，空有临淄汗。

梁王筠苦暑诗曰：日坂散朱雾，天隅敛青霭，飞焰焕南陆，炎津通北濑，繁星聚若珠，密云屯似盖，月至每开衿，风过时解带。

梁刘孝威苦暑诗曰：暮日苦炎溽，迁坐接阶廊，月丽姮娥影，星含织女光，栖禽动夜竹，流萤出閤墙，香盘糴鲜粉，雕

壶承玉浆，白羽徒捶握，淥水自周堂，弱纨犹觉重，纤絺尚少凉，弄风思汉朔，戏雨忆吴王，玄水术难验，赤道漏犹长，谁能更吹律，还令黍谷凉。

梁简文帝纳凉诗曰：斜日晚骀骀，池塘生半阴，避暑高梧侧，轻风时入襟，落花还就影，惊蝉乍失林，游鱼吹水沫，神蔡上荷心，翠竹垂秋采，丹枣映疏砧，无劳夜游曲，寄此託微吟。

又晚景纳凉诗曰：日移凉气散，怀抱信悠哉，珠帘影空卷，桂户向池开，鸟栖星欲见，河净月应来，横阶入细笋，蔽地湿轻苔，草化飞为火，蚊声合似雷，於兹静闻见，自此歇氛埃。

又玄圃纳凉诗曰：登山想剑阁，逗浦忆辰阳，飞流如冻雨，夜月似秋霜，萤翻竞晚热，虫思引秋凉，鸣波如碍石，闇草别兰香。

梁孝元帝纳凉诗曰：高舂斜日下，佳气满栏楹，池红早花落，水淥晚苔生，星稀月稍上，云开河尚横，白鸟翻帷暗，丹萤入帐明，珠褰趋北閤，玳席徙南荣，金铺掩夕扇，玉壶传夜声。

梁刘孝威奉和逐凉诗曰：锺鸣夜未央，避暑起徬徨，长河似曳素，明星若散珰，倚岩欣石冷，临池爱水凉，月纤张敞画，荷妖韩寿香，对此游清夜，何劳娱洞房。

又奉和晚日诗曰：虬檐挂珠箔，虹梁卷雾绡，迷迭涵香长，芙蓉逐浪摇，飞轮搏羽扇，翻车引落潮，甘泉推激水，迎风惭远飏，寄言王待诏，因声张子乔，吾君安已乐，无劳诵洞箫。

梁刘缓奉和纳凉诗曰：清气流暄浊，非关狭室中，当由小堂上，自有大王风，螭蟻动兰室，神飏起桂丛，披襟深睿赏，曲巷何由同。

梁庾肩吾奉和山子纳凉诗曰：北园凉风早，步辇暂逍遥，避日交长扇，迎风列短箫，山带弹琴曲，桐横栖凤条，悬门开溜水，锦石镇浮桥，黑米生菰葑，青花出稻苗，无因学仙藻，云气徒飘飘。

陈徐陵内园逐凉诗曰：昔有北山北，今余东海东，纳凉高树下，直坐落花中，狭径长无迹，茅斋本自空，提琴就竹筱，酌酒劝梧桐。

【赋】魏繁钦暑赋曰：暑景方徂，时惟六月，大火飘光，炎气酷烈，翕翕盛热，蒸我层轩，温风溷涩，动静增烦，虽託阴宫，罔所避旃，粉扇靡救，宴戏鲜欢，庶望秋节，慰我愁叹，魏陈王曹植大暑赋曰：炎帝掌节，祝融司方，羲和按辔，南崔〔注〕本集作雀。舞衡，蛇折鳞於灵窟，龙解角於皓苍，遂乃温风赫戏，草木垂幹，山坼海沸，沙融砾烂，飞鱼跃渚，潜鼉浮岸，鸟张翼而近栖，兽交游而云散，于时黎庶徙倚，纂布叶分，机女绝综，农夫释耘，背暑者不群而齐迹，向阴者不会而成群，於是大人迁居宅幽，缓神育灵，云屋重构，闲房肃

清，寒泉涌流，玄木奋荣，积素冰於幽馆，气飞结而为霜，奏白雪於琴瑟，朔风感而增凉。

魏刘桢大暑赋曰：其为暑也，羲和总驾发扶木，太阳为舆达炎烛，灵威参垂步朱毂，赫赫炎炎，烈烈晖晖，若炽燎之附体。又温泉而沉肌，兽喘气於玄景，鸟戢翼於高危，农峻捉鎛而去畴，织女释杼而下机，温风至而增热，歔悒慄而无依，披襟领而长啸，冀微风之来思。

魏王粲大暑赋曰：惟林钟之季月，重阳积而上昇，喜润土之溽暑，扇温风而至兴，兽狼望以倚喘，鸟垂翼而弗翔，远昆吾之中景，天地翕其同光，征夫瘼於原野，处者困于门堂，患衽席之焚灼，譬烘燎之在床，起屏营而东西，欲避之而无方，仰庭槐而啸风，风既至而如汤，於是帝后顺时，幸九峻之阴冈，託甘泉之清野，御华殿於林光，潜广室之邃宇，激寒流於下堂，重屋百层，垂阴千庑，九闑洞开，周帷高举，坚冰常奠，寒饌代叙。

晋夏侯湛大暑赋曰：若乃三伏相仍，徂暑彤彤，上无纤云，下无微风，扶桑艳其增愤，天气晬其南升，尔乃土坟地坼，谷枯川竭，寒泉潜沸，冰井腾沫，洪液蒸於单簟兮，珠汗霑乎絺葛，温风翕其至兮，若洒汤於玉质，沃新水以达夕，振轻箴以终日。

晋卞伯玉大暑赋曰：惟祝融之司运，赫溽暑之方隆，日贞跃於鹑首，律迁度於林钟，温风翕以辰至，星火烂以昏中，气滔滔而方盛，暑永路而难终，流风兮莫继，朱烟兮四缠，郁邑

兮中房，展转兮长筵，体沸灼兮如燎，汗流烂兮珠连。

晋傅咸感凉赋曰：践朱明之中月，暑郁隆以肇兴，赫融融以弥炽，乃沸海而焦陵，兽窜伏於幽林兮，鸟垂翼而弗升，汗珠陨於玉体兮，粉附身而沾凝，於是景云晨敷，曜灵潜光，阴气聿升，凯风载扬，忽轻箴於坐隅兮，思暖服于兰房。

寒

《左传》曰：楚庄王围萧，申公巫臣曰：师人多寒，王巡三军，抚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纊。

《穆天子传》曰：庚寅北风雪，天子寒，日中大寒，有冻人，天子作黄竹诗，事具雪部。

《晏子》曰：景公起大台，岁寒，役之冻馁者乡有焉，公延晏子坐，饮酒乐，晏子歌曰：庶民之冻，我若之何，奉上靡弊，我若之何，歌终，喟然流涕，公止之曰：子殆为大台之役夫，寡人将罢。

《尸子》曰：雨雪，楚庄王披裘当户曰：我犹寒，彼百姓宾客甚矣，乃使巡国中，求百姓宾客之无居宿绝粮者赈之，国人大悦。

《战国策》曰：田单为齐相，过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寒，不能，坐沙中，乃解裘衣之，襄王曰：单之厚施，欲取我国乎，有贯珠者闻之，曰：不如因以为己善，乃下令曰：寡人忧民之寒，而单解裘衣人，称寡人之意，於是闾里相与语曰：田单之爱人，乃王之教也。

《吕氏春秋》曰：卫灵公天寒凿池，苑春曰：天寒，恐伤民，公曰：寒哉，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四隅有火，是以不寒，民衣弊不补，履决不苴，君则不寒，民则寒矣，公曰善，命罢役。

又曰：戎夷违齐如鲁，天大寒，而後与门弟子宿於郭外，寒逾甚，谓弟子曰：子与我衣，我活，我与子衣，子活，我国士也，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注]按本条见吕氏春秋长利篇，此有脱文。恶能与国士衣哉，戎夷笑曰：道不济夫，解衣与弟子，夜坐而死。

《汉书》曰：上闻韩王信降匈奴，上自将击之，连战乘胜逐北，至楼烦，会天寒，卒士堕指者十二三，锺离意别传曰：严遵昔与光武俱为诸生，暮夜宿息，二人寒，不得寝卧，更相谓曰：後日豪贵，忆此勿相忘，别後数年，光武有天下，徵遵不至。

《东观汉记》曰：王朗起兵，上自蓟东南驰，夜至芜蒌亭，时天寒烈，众皆饥疲，冯异上豆粥，明旦，上谓诸将曰：昨日得公孙豆粥，饥寒俱解。

葛仙公别传曰：公与客谈话，时天大寒，仙公谓客曰：居贫，不能人人得炉火，请作一大火，共致暖者，仙公因吐气，火赫然从口中出，须臾大满屋，客皆热脱衣矣。

【赋】梁裴子野寒夜赋曰：何四序之平分，处脩冬而多虑，眷摇落兮道尽，悲荏苒其云除，日晚晚而易潜，夜悠长而

难曙，既而庭流皓月，阶被凝霜，风吹衣而懔懔，气空积而苍苍，袭重裘兮弗燠，炽朱火兮无光，门萧条兮昼阒，巷寂寞兮无人，疏三迳以负汲，结二耦而为宾，晋夏侯湛寒苦谣曰：惟玄冬之初夜，天惨懔以降寒，霜皑皑以被庭，冰澌灏於井幹，草槭槭以疏叶，木萧萧以零残，松陨叶於翠条，竹摧柯於绿竿。

【表】陈王曹植表曰：臣闻寒者不贪尺玉而思短褐，饥者不原千金而美一餐，夫千金尺玉至贵，而不若一餐短褐者，物有所急也。

腊

《风俗通》曰：礼传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汉改曰腊，葛者腊也，因腊取兽，祭先祖也，汉火行，衰於戌，故此曰腊也。

《汉旧仪》曰：腊者报诸鬼神，古圣贤有功於民者也。

蔡邕《独断》曰：腊者岁终大祭，纵吏民宴饮，非但迎气，故但送不迎。

《礼记》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飧之。

又曰：子贡观於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蜡之祭，劳农以休息之，言民勤稼穡，有百日之劳，今日饮酒燕乐，君之恩泽也，非尔所知，其义大也。

《周礼》曰：国祭蜡则歃豕，击土鼓，以息老物。

《左传》曰：晋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宫之奇谏，弗听，以其族行，曰：虞不腊也。

《列女传》曰：鲁之母师者，鲁九子之寡母也，腊日，休家作者，岁祀礼事毕，悉召诸子，谓曰：妇人之义，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多幼稚，岁时礼不理，吾从汝谒，往监之，诸子皆稽首唯诺。又召诸妇，曰：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制之行，少系於父母，长系於夫，老系於子，今诸子许我归私家，虽逾妇礼，原与少子俱，以备妇人出入之制，诸妇其慎房户之守，吾夕而反，於是使少子仆而归。

谢承《後汉书》曰：沛国陈咸，为廷尉监，王莽篡位，还家，杜门不出，莽改易汉法令及腊日，咸常言，我先祖何知王氏腊乎。

《风俗通》曰：菟髓，俗说，腊正祖食，得菟髓者，名之曰幸。赏以寒酒，幸善祥，令人吉利也。

郑玄别传曰：玄年十二，随母还家，正腊宴会，同列十数人，皆美服盛饰，语言闲通，玄独漠然如不及，父母私督数，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原。

《陈留志》曰：范乔，邑人腊，多盗斫其树，人有告，乔佯弗闻，邑人愧而归之，乔曰：乡腊日取此，欲与父母相欢娱耳。

《会稽典录》曰：陈脩，乌伤人，家贫为吏，常步檐上下，恒食乾糲，每至正腊，僵仆不起，同僚饮食，请不肯往，其志操如此。

《世说》曰：王朗中年，以识度推华歆，歆蜡日尝集子侄宴饮，王朗亦学之，有人向张茂先称此事，茂先曰：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玄远。

晋博士张亮议曰：腊，接也，祭宜在新，故交接也，俗谓之腊之明日为初岁，秦汉以来有贺，此皆古之遗语也。

《史记》曰：秦惠文公十二年，初腊，始皇三十一年，更名腊曰嘉平。

《东观汉记》曰：甄宇，北海人，建武中，青州从事徵拜博士，每腊，诏赐博士羊，人一头，羊有大小肥瘦，时博士祭酒议，欲杀羊，称分其肉，宇曰：不可。又欲投钩，宇复耻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

袁山松《後汉书》曰：韩卓，字子助，陈留人，腊日，奴窃食祭其先人，卓义其心，即曰免之。

《华阳国志》曰：王长文，元康初，试守江源令，县收得盗马贼及发冢贼，长文引前诱慰，时遇腊晦，皆遣归家，狱先有系囚，亦遣之，谓曰：教化不厚，使汝等如此，长文过也，蜡节庆祚，归就汝上下，善相欢乐，过节来还，当为汝思他理，群吏惶遽争请，不许，寻有赦令，无不感思，所宥人誓不为恶，曰：不敢负王君也。

《搜神记》曰：宣帝时，阴子方者，当腊日晨炊，而灶君神形见，子方再拜受庆，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後，暴

至巨富，故後常以腊日祠灶，事具灶部。养生要曰：十二月腊夜，令人持椒卧井旁，无与人言，内椒井中，除温病。

【诗】晋裴秀大蜡诗曰：日躔星纪，大吕司晨，玄象改次，庶众更新，岁事告成，八蜡报勤，告成伊何，年丰物阜，丰裡孝祀，介兹万祜，报勤伊何，农功是归，穆穆我后，务兹蒸黎，宣力菑亩，沾体暴肌，饮飧清祀，四方来绥，充仞郊甸，鳞集京师，交错贸迁，纷葩相追，反袂成帷，有肉如丘，有酒如泉，有肴如林，有货如山，率土同欢，和气来臻，祥风协顺，降祉自天，方隅清谧，嘉祚日延，与民优游，享寿万年。

晋江伟答贺蜡诗曰：正元二年冬腊，家君在陈郡，余别在国舍，不得集会，弟广平作诗以贻余，余因答之曰：蜡节之会，廓焉独处，晨风朝兴，思我慈父，我心怀恋，运首延伫。

宋张望蜡除诗曰：玄灵告稔谢，青龙驾拂轡，鲜冰迎流结，凝霰垂檐霅，人欣八蜡畅，讵知岁聿尽。

【序】晋嵇含娱蜡赋序曰：玄象运而寒暑交，节会至而万物迁，天地之化，固以不停，况於人道之不变乎，是以百年忧喜相参，能达要终之数，悟生生之宜者，百世不过〔注〕明本作周。其人，大蜡之夕，虽天下同有，携金兰以齐馨利，贵得意以遣荣势，孰我尚哉。

律

《尔雅》曰：律谓之分。

《尚书》曰：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内五言，汝听。

又曰：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周官》曰：太师，掌六律六吕，文以五声，播以八音，教六诗，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礼记》曰：正月律中太簇，二月律中夹钟，三月律中姑洗，四月律中仲吕，五月律中蕤宾，六月律中林钟，七月律中夷则，八月律中南吕，九月律中无射，十月律中应钟，十一月律中黄钟，十二月律中大吕。

《周礼注》曰：律吕相生者，三分益一，下生者三分减一，黄钟律长九寸，下生林钟，六月律也。

《左氏传》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迟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济也，君子听

之，以平其心。

《孟子》曰：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吕氏春秋》曰：昔黄帝命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之谿谷以生空窍厚均者，断两节间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十二筒，听凤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故曰黄钟之宫，律之本也。

《淮南子》曰：夔合六律，调五音，通八风。

《汉书》曰：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之风气，定十二律。

又曰：汉家言律历者，本张苍，苍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通，而尤究律历。

又曰：京房本姓李，推律，自定为京氏。

刘向别录曰：邹子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邹子居之，吹律而温气至，今名黍谷，事具地部谷篇。

《论衡》曰：孔子吹律，自知殷苗裔。

杨泉《物理论》曰：听清浊五声之和，然後制为钟律，取弘农宜阳县金门山竹为管。

晋诸公赞曰：世祖时，以荀勖所造律，得周时玉律，以校正同，荀勖奏曰：中所出御府铜管律二十五具，其三具与杜夔左延年法同。

【表】周王褒上新定钟表曰：万物生象，始乎筭数，天道运行，基乎步术，量有轻重，平以权衡，音有清浊，协乎律吕，是以周发听声，候春冬之生杀，师旷吹律，知晋楚之衰亡，数始黄钟，琯终仲吕，还宫变徵，参天两地，三分损益，累黍相乘，四时发敛，忽微斯测，皇帝治历明时，推元受命，八音七始之奏，五声六律之和，斟酌繁简，分析节度，推之以升斛，正之以权衡，稽之以古今，覈之以经传。

周庾信为晋阳公上玉律表曰：臣闻三才既立，君臣之道已陈，六位时成，礼乐之功斯正，故以叶和日月，测度阴阳，悦豫兆民，仪形万国者也，伏见敕旨，刊正音律，平章历象，奏黄钟而歌大吕，变孤竹而舞云门，莫不器取疏通，声从安乐，四分既明，三微是定，是以闻钟於洛浦，即辨声乖，听铎於邯鄲，先知响韵，二分二至，行於司历之官，九变九成，被於和乐之职，足以动天地，感鬼神，化被风俗，平分寒暑，岂直吟啸谿谷，回翔鸾凤而已哉，是知零陵庙前徒寻舜管，始平城下空论周天，臣闻上制其礼，下习其仪，君定其法，臣行其事，谨造玉律一具，并玉秤尺斗合等，始得成功，至於分粟累黍，量兹数籥，实以仰稟圣规，参详神思，所冀节移阴管，无劳河内之灰，气动阳钟，不待金门之竹，而琬琰事轻，般倕虑浅，不足展采成均，增辉度量。

历

《世本》曰：容成作历。

《尚书》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又曰：叶用五纪，其五曰历数。

《尸子》曰：造历数者，羲和子也。

《汉书》曰：历数之起尚矣，传述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乱德，二官咸废，而闰馀乖次，孟陬殄灭，摄提失方。

又曰：使校历淳于陵渠，复覆太初历，晦朔弦望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若连珠。

又曰：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故圣王必正历，以探知五星日月之会，凶阨之患，其术皆出焉，此圣人知命之术也。

《续汉书》曰：昔者圣人之作历也，观璿玑之运，三光之

作，道之发敛，景之长短，斗纲所建，青龙所躔，参伍以变，错综其数，而制术焉。

《益部耆旧传》曰：巴郡落下闳，汉武帝时，改颛顼历，更作太初历，曰：後八百岁，此历差一日，当有圣人定之。

杨泉《物理论》曰：畴昔神农始治农功，正节气，审寒温，以为早晚之期，故立历日。

《风土记》曰：自黄帝颛顼，下达三王，治历十有一家，考课损益，各有变衰，非天运之错，考察意异故也。

王隐《晋书》曰：张载弟前乌程令名亢，[注]《太平御览》十六作亢。又亢下有依字。蔡邕注明堂令中台要解。又缀诸说历数而为历赞，荀崧见赞，异之，云信该罗历表义矣。

【表】梁简文帝谢赐新历表曰：五司告肇，万寿载光，琯叶璧轮，庆休宝历，班和布政，悬阙徇道，或弘敬授之典，载阐浹辰之教。又谢赐新历表曰：璿籥环玑，凤司肇律，观斗辩气，玉琯移春，万福惟新，剋固天保。

梁沈约谢赐新历表曰：窃惟观斗辩日，驭生为本，审时分地，稼政莫先，何则，胜杀无舛，拘忌之理难忽，珠璧有徵，礼节之原攸序。

梁王僧孺谢赐历表曰：窃以龙驭不爽，靡见侵薄，凤职是司，曾无昃眇，璧联珠粲，轮映阶平，义实明时，事惟均政，

固以先天候其馀始，执杓验其平分，九瀛仰化，万 依朔。

【启】梁庾肩吾谢历日启曰：凌渠所奏，弦望既符，邓平之言，锱铢皆合，登台视朔，睹云物之必书，拂管移灰，识权衡之有度，初开卷始，暂谓春留，未览篇终，便伤冬及，徘徊厚渥，比日为年。

卷六·地部、州部、郡部

[注]地 野 关 冈 岩 峡 石 尘

[注]冀州 杨州 荊州 青州 徐州 兗州 豫州 雍州 益州
幽州 并州交州

[注]河南郡 京兆郡 宣城郡 会稽郡

地

《神农书》曰：湛浊为地。

《黄帝素问》曰：积阴为地，故地者浊阴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总丘陵原隰阪险曰地。

《春秋元命苞》曰：地者易也，言养物怀任，交易变化，含吐应节，故其立字，土力於乙者为地。

《河图括地象》曰：地广东西二万八千，南北二万六千，有君长之州，州有九，阻中土之文德，及而不治。

《山海经》曰：帝令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万九千八百八步，竖亥左手把筹，右手指青丘北。

《孝经援神契》曰：计九州之别壤，山陵之大，川泽所注，莱沮所生，鸟兽所聚，九百一十一万八千二十四顷，蛇尧埆不垦者千五百万二千顷。

《易》曰：立地之道，曰柔与刚。

又曰：在地成形。

又曰：坤，地也。

《礼记》曰：孟冬之月，地始冻，仲春之月，地始坼。

又曰：今夫地，一撮土之少，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而万物载焉。

《周官》曰：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图，知九州之地域，

广轮之数，辩五地之物。

《乐声仪》曰：下元者，地气也，为始万物，生育长养，盖藏之主也。

《春秋元命苞》曰：地所以右转者，气浊精少，含阴而起迟，故转右迎天，佐其道。

《尔雅》曰：东至泰远，西至邠国，南至濮铅，北至祝栗，谓之四极，孤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

《老子》曰：地得一以宁，地无以宁将恐发。

《墨子》曰：禽子问天与地孰仁，《墨子》曰：翟以地为仁，太山之上，则封禅焉，培塿之侧，则生松柏，下生黍苗莞蒲，水生鼃鼃龟鱼，民衣焉食焉，家焉死焉，地终不责德焉，故翟以地为仁。

《孔子家语》曰：子夏曰：商闻山书曰：地东西为纬，南北为经，山为积德，川为积形，高者为生，下者为死，丘陵为牡，谿谷为牝。

【启】梁昭明太子谢敕赉地图启曰：汉氏舆地，形兹未拟，晋世方丈，比此非妙，疋之长乐，唯画古贤，俦之未央，止图将帅，未有洞该八极，混观六合，域中天外，指掌可求，地角河源，户庭不出，岂问千秋，自识乌桓之地，脱逢庄武，

方著博物之书。

【论】晋裴秀禹贡九州地域图论曰：图书之设，由来尚矣，自古垂象立制而赖其用，三代置其官，使掌其职，暨汉祖屠咸阳，丞相萧何尽收秦之图籍，今秘书既无古今之地图。又无萧何所得秦图书，唯有汉氏所画舆地及诸杂图，各不设分率。又不考正准望，亦不备载名山大川，其所载列，虽有粗形，皆不精审，不可依据，或称外荒迂诞之言，不合事实，於义无取，今制地图之体有六，一曰分率，所以辩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六者各因地而制形，所以校夷险之故也，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虽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於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故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後远近之实，定於分率，彼此之实，定於准望，径路之实，定於道里，度数之实，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筭，故虽有峻山巨海之隔，绝域殊方之迴，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

野

《尔雅》曰：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

《说文》曰：野，郊外也。

《山海经》曰：大乐之野，夏后启於此舞九代马，事具兽部马篇。

又曰：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黍稷，百穀自生，鸾自歌，凤自舞，灵寿宝华，草木所聚。

《尚书》曰：大野既猪，东原底平。

《毛诗》曰：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婚姻之故，言就尔居。

《左传》曰：辛有適伊川，见被发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

又曰：晋文公过卫，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稽首受而载之。

又曰：裨谿能谋於野，於野则获，谋於国则否，郑国有难，子产载以如野，谋四国之事。

《穆天子传》曰：旷原之野，飞鸟之所解羽。

《庄子》曰：黄帝将见大隗于具茨之山，方明为御，昌宇参乘，至於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无所问涂，適遇牧马童子，乃问涂焉，事具帝王部。

又曰：北门成问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於洞庭之野，吾始闻之而惧，後闻之而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

《楚辞》曰：独不见鸾凤之高翔于大皇之野，循四极而回周，见盛德而下。

《韩诗外传》曰：孔子出游少原之野，有妇人哭甚哀，问之，妇人曰：向刈蓍薪，亡吾簪，是以哀也，非伤亡簪，不忘故也，事具草部。

《帝王世纪》曰：炎帝〔注〕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作黄帝。戮蚩尤於中冀，〔注〕索隐作冀。

名其地曰绝轡之野。

《幽明录》曰：桓温北征姚襄，在伊水上，许逊曰：不见得襄，而有大功，见襄走入太玄中，问曰：太玄是何等也，答曰：南为丹野，北为太玄，必西北走也，果如言。

【赞】晋郭璞都广之野赞曰：都广之野，珍怪所聚，爰有羔穀，鸾歌凤舞，后稷託终，乐哉斯土。

关

《周官》曰：司关掌国货之节，以联门市，凡货不出於关，举其货，罚其人，国凶札则无关门之征。

《礼记》曰：仲夏之月，关市无索。

又曰：古者关讥而不征。

蔡邕《月令章句》曰：关在境，所以察出御入。

《左传》曰：臧文仲不仁者三，废六关。

《孟子》曰：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也，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也。

《燕丹子》曰：燕丹去秦，夜到关，关门未开，丹为鸡鸣，众鸡皆鸣，遂得逃归。

《史记》曰：秦昭王囚孟尝君，孟尝君变姓名，夜半至函谷关，关法，鸡鸣出客，孟尝君恐追至，客居下坐者，能为鸡鸣，於是众鸡皆鸣，遂出关。

《战国策》曰：中山与燕赵为王，齐闭关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万乘之国也，中山千乘国也，何侔名於我乎。

《楚汉春秋》曰：沛公西入武关，居於灞上，遣将军闭函谷关，无内项王，项王大将亚父至关，不得入，怒曰：沛公欲反耶，即令家发薪一束，欲烧关门，关门乃开。

《列仙传》曰：关令尹喜，周大夫也，善内学，老子西游，先见其气，知真人当过，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与俱之流沙，事具仙部。

《汉书》曰：秦王子婴，诛灭赵高，遣将兵距峽关，沛公欲击之，张良曰：秦尚强，未可轻，原先遣人益张旗帜於山上，为疑兵，使郦食其往说秦将，啗以利，秦将果欲连和，因而攻之。

又曰：景帝四年春，复置诸关，用传出入。

又曰：武帝三年冬，徙函谷於新安。

又曰：终军初从济南尝诣博士，入关，关吏与军繻，军问以此何为，吏曰：为复传还，当以合符，军曰：大丈夫西游，终不复传还，弃繻去，後军为谒者，使行郡国，建节东出关，关吏识之，曰：此使者乃前弃繻生也。

《东观汉记》曰：隗嚣将王元谓嚣曰：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世一时也。

又曰：郭丹初之长安，从宛人陈洮买入关符，以入函谷关，既入，封符乞人。曰：不乘使者车不出关，丹自从入关後，不归家十二年，後奉使乃出关，竟如本心。

又曰：李恂饷遗无所受，处新安关下，拾橡实为食。

《吴越春秋》曰：伍子胥与太子建子胜俱奔吴，夜行昼伏，出到昭关，关吏欲执之，胥因诈曰：上之所以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将告子欲取之，关吏因舍焉。

吴书，陆凯奏曰：臣愚以西陵国之关首，宜重其备，备重则敌不敢轻，轻备则为敌所侮。

何祜集曰：以正始六年，为弘农太守，表省崤关曰：易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孟轲云，古者关讥而不征，关险之设，所由尚矣。

段国沙州记曰：龙涸北四十里，有白马关，关甚嶮峻，使十人固险，虽万夫亦不能前。

【诗】陈周弘正入武关诗曰：武关设地险，游客好遭回，将军天上落，童子弃繻来，挥汗成云雨，车马漾尘埃，鸡鸣不可信，未晓莫先开。

【赋】後汉李尤函谷关赋曰：尔乃周览以汎观，历众关以游目，惟迂阔之显丽，羌莫盛乎函谷，施雕砮以作好，建峻敞之坚重，殊中外以隔别，翼巍巍之高崇，命尉臣以执钜，统群

类之所从，严固守之猛厉，操戈钺而普聪，蕃镇造而惕息，侯伯过而震惶，惟函谷之初设险，前有姬之苗流，睢背魏而西逝，託衾衣以免搜，大汉承弊以建德，革厥旧而运脩，准令宜以就制，因兹势，以立基，盖可以诈非司邪，枯执喉咽，季末荒戍，堕阙有年，天闵群黎，命我圣君，稽符皇乾，孔適河文，中兴再受，二祖同勋，永平承绪，钦明奉循，上罗三关，下列九门。

【铭】後汉李尤函谷关铭曰：函谷险要，襟带喉咽，尹从李老，留作二篇。孟尝离秦，奔骛东征，夜造稽疑，谪以鸡鸣，范睢将入，自盛以囊，元鼎革移。错之新安，舍彼西阻，东即高原，长壙重阁，闲固不逾，简易易从，与乾合符。

冈

《尔雅》曰：山脊曰冈。

《毛诗》曰：陟彼高冈，我马玄黄。

《地理志》曰：秦望气者云，东南有天子气，使赭衣徒凿云阳县北冈，改名曲阿。

又曰：天门零阳县有半石岗，岗上有石，名仙人楼。

山谦之《丹阳记》曰：句容县东三十里，有龙岗，岗顶有龙沸潭，周十三丈，闻人声，水便沸动，常日则不动。

刘桢京口记曰：城北四十馀里，有小岗，高二丈许，有人鼻形，着岗西头，有口在上，而鼻在下，方圆数尺，状如焦土，古老相传，因名下鼻，今无复鼻，厥口犹在。

王韶之始兴记曰：郡西南有芙蓉岗，高若玉山，邻枕郊郭，可四十馀里。

又曰：含洹县白鹿城南，有白鹿岗，晋咸和中，县令张鲂，有德惠，白鹿群游岗上，因以为名。

雷次宗豫章记曰：洪井西有鸾岗，旧说，洪崖先生乘鸾所憩之处也。

顾徵《广州记》曰：四会县有金岗，行人往往见金於岗侧。

裴氏《广州记》曰：城北有马鞍岗，秦时，瞻气者言南方有天子气，始皇发民凿破北岗，地中出血，凿处犹在，增城县有云母冈，日出，照之晃曜。

武昌记曰：城北有冈，高数丈，名为凤阙，其处显敞胜阙，以望川泽，多所远瞻，吴黄龙元年，有凤皇集此冈，故谓之凤阙，凤阙南十里，有金牛冈，古老相传云，有金牛出此冈，冈今半崩，坑深数丈，牛践堙边，遗迹尚存。

王孚安城〔注〕《太平御览》十作成。记曰：萍乡西津里南五里山，名玉女冈，天气当雨，水辄先涌出，石开而有五色玄黄，百姓谓之玉女披衣。

邓德明《南康记》曰：陈蕃墓有青龙冈，土人传云，昔见一物，龙形而通身纯青，数出此冈顶，故因以为名青龙也。

又曰：赣县有马脊冈，其形如马脊，故以为名也。

《衡山记》曰：衡山有曾青冈，出曾青，可合仙药，有灵寿冈，多灵寿木。

《图墓书》曰：冢前左右有小冈如投箕，相连数里，名为导引冈，葬之出富贵。

又曰：经言糟遇沉冈，远至二十年，皆绝世无後，葬遇浮冈，随世沉浮，着土必安，终无灾厄，葬遇飞冈，弈世富贵，亦出神仙。

【诗】宋谢灵运入华子冈麻原第三谷诗曰：南州实炎德，桂树凌寒山，铜陵映碧涧，石磴写红泉，既枉隐沦客，亦栖肥遁贤，遂登群峰首，邈若胜云烟，羽人绝仿佛，丹丘徒空荃，图牒复磨灭，碑板谁闻传，莫辨百代後，安知千载前，且申独往意，乘月弄潺湲。

【赋】宋傅亮登龙冈赋曰：静潜处以永念，聊驾言以写忧，蒙旭露而夙軫，税余轡於龙丘，南临平隰，西际荒畴，比宇连薨，幽榛四周，眺江都之广濫，究川陆之回脩，羨翔羽之嬉林，乐绿蘋之在流，乘清漪以汎滥，翳稠枚而命仇，信遂生之有所，何怵迫於人尤。

岩

晋中兴书徵祥〔注〕原讹拜，据冯校本改，按何法盛晋中兴书有徵祥说，下傳字衍。傳說曰：咸和四年，庐山西大岩崩，俄而郭默害江州刺史，伏诛。

寻阳记曰：赤山崖峻壁上多灵岩，生仙菜，村人恒采之也。

嵩高山记曰：少室山大岩中，有一石室，云有自然经书，自然饮食，室前有一石柱，象承露盘，上有石脂，滴滴流下，服之一合，寿与天地同毕。

盛弘之《荆州记》曰：平乐县有山，临水，岩间有两目，如人眼，极大，瞳子白黑分明，名为目岩。

又曰：始兴机山东，有两岩相向，如鸱尾，石室数十所，经过皆闻有金石丝竹之声。

郑缉之东阳记曰：北山有春草岩根竹岩仙姥岩间不生蔓草，尽出龙须，尤多药物。

【诗】梁丘迟夜发密岩口诗曰：弭棹才假寐，击汰已争

先，敞朗朝霞澈，惊明晓魄悬，方寻仰危石，百丈窥重泉，丛
枝上点点，崩溜下填填。

峡

《续汉书》曰：虞诩为武都太守，下辨东三十里，有峡，中有大石，鄣塞水流。春夏辄湮溢，败坏城郭，诩使人烧石，以水灌之，石皆罅裂，因鑿去，遂无沉溺之害。

庾仲雍《荆州记》曰：巴楚有明月峡广德峡东突峡，今谓之巫峡秭归峡归乡峡。

袁山松宜都记曰：自西陵溯江西北行三十里，入峡口，其山行周回隐映，如绝复通，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也。

邓德明《南康记》曰：雩都峡去县百里，两边傍江，江广三十馀丈，高岭稠叠，连岩石峙，其水常自激涌，奔转如轮，春夏洪潦，经过阻绝。

王韶之始兴记曰：梁鲜二水口下流，有滇阳峡，长二十馀里，山岭纡郁，丛流曲勃，中宿县有贞女峡，峡西岸水际，有石，如人形，状似女子，是曰贞女，父老相传，秦世有女数人，取螺於此，遇风雨昼昏，而一女化为此石。

【赋】梁萧子范建安城门峡赋曰：原夫城门之所都，乃设

险於闽区，艰难过於身势，襟要甚於飞狐，长湍一流而沸涌，曾山两判而盘纡，对巘双分，干宵带云，怪石随波而隐见，枯槎横出而不群，顾瞻左右，重峦接阜，其间如砺，其绝如斗，千乘驰轮，匹夫可守，龍崧呀呷，蹙浪杨华，雁门饮羽，西施浣沙，謁诡丰隆，质状不同，班黄糅采，玄紫潜通，水奔湍其如电，声疾烈其如风，树低柯而翠郁，潭隐日而青空。

隋江总贞女峡赋曰：倦辛苦於岭表，遂沉沦於海外，迹飘飘於转蓬，情缭绕於悬旆，骇兹峡之珍怪，伫奇峰而矚矚，或迢迢而四成，乍嶧（山隗）而五曲，含照曜之烛银，帝潺湲之膏玉，山苍苍以坠叶，树索索而摇枝，澄碧源之见底，耸翠壁以临危。

石

《物理论》曰：土精为石。

《尚书》曰：青州，厥贡铅松怪石。

《周官》曰：大司寇，以嘉石平罢民，有罪者坐诸嘉石，以肺石达穷民，凡羸独老幼，欲复於上而未达者，立於肺石，注曰：嘉石，文石也，肺石，赤石也。

《毛诗》曰：渐渐之石，维其高矣。

《穆天子传》曰：天子升于采石之山，於是取采石焉，铸以成器，于黑水之上。

《尸子》曰：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践东宫，履乘石，祀明堂，假为天子七年，乘石，王所登上车之石也。

《列子》曰：天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娲氏鍊五色之石，以补其阙。

《隋巢子》曰：禹产於昆石，启生於石，王韶之云，启生而母化为石。

吕氏春秋曰：石可破也，不可夺其坚。

《史记》曰：王翦〔注〕原讹剪，据冯校本改，下同。代李信击荆，荆兵数挑战。终不出，久之，翦使人问军中戏乎，对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士卒可用矣。

又曰：张良见老人出一编书，曰：读是则为王者师，後十二年，见我济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也，良後果得黄石，宝而祠之，及死，并葬黄石，伏腊祠之。

《韩诗外传》曰：楚熊渠子夜行，见寝石，以为伏虎，弯弓而射之，没金饮羽，下视，知其石也，因复射之，矢摧无迹，汉书载李广，亦如之。

十洲记曰：流洲，在西海中，上多积石，名为昆吾石，冶其成铁，作剑，光明照洞，如水精状，割玉物，如切泥土焉。

《阍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台之东，归而藏之以以为宝，周客闻而观焉。主人斋七日，端冕玄服以发宝，革匱十重，缙巾十袭，客见之，掩口而笑曰：此特燕石也，其与瓦甓不殊。

应劭《汉官仪》曰：马伯弟登太山，见石二枚，其一是武帝时石，用五车载不能上，因置山下为屋，号曰五车石，其一是纪号石，刻文字，纪功德，立坛上。

《博物志》曰：桃林，在弘农湖城县休牛之山，有石焉，

曰帝台之榼也，五色而文，状如鹑卵。

《神仙传》曰：白石生者，恒煮白石为粮，就白石山居，故号白石先生。

游名山志曰：芙蓉渚有耸石，头如初生芙蓉，色皆青白。

三齐略记曰：始皇作石塘，欲过海看日出处，时有神人，能驱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辄鞭之，皆流血，至今悉赤，阳城山石尽起立，巍巍东倾，状如相随行，事具神篇。

王韶之《南康记》曰：湘源有长濑，其傍石，或像人形，或似牛羊，其土人名人形者为令史。

邓德明《南康记》曰：雩都县有金鸡石。

武昌记曰：盘龙石，旧传云，有龙盘於此石，积日方去。

庾仲雍《荊州记》曰：归乡县有屈原宅，女须庙，捣衣石，犹存。

荊州图副曰：宜都有石穴，穴有二石，相去一丈，俗云，其一为阳石，其一为阴石，水旱为灾，鞭阳石则雨，鞭阴石则晴。

《异苑》曰：永康王旷井上有一洗石，时见赤气，後有二胡人寄宿，忽求买之。旷怪所以，未及度钱，子妇孙氏，睹二

黄鸟斗於石上，疾往掩取，变成黄金，胡人不知，索市愈急，既得撞破，石内空段，有二鸟处。

《幽明录》曰：宜都建平二郡之界，有倚石，如二人像，攘袂相对，俗谓二郡督邮争界於此。

又曰：宫亭湖边傍山间，有石数枚，形圆若镜，明可以鉴人，谓之石镜。

【诗】陈阴铿咏石诗曰：天汉支机罢，仙岭博棋馀，零陵旧是燕，昆池本学鱼，云移莲势出，苔駮锦文疏，还当穀城下，别自解兵书。

陈周弘正咏石鲸应诏诗曰：石鲸何壮丽，独在天池阴，骞鳍类横海，半出似浮深，吞航本无日，吐浪亦难寻，圣帝游灵沼，能怀跃藻心。

【赋】陈张正见石赋曰：连山蔽亏，巨石嵌崎，上兴云而蔚荟，下激水而推移，舒丹霞於九折，混白露於三危，镇方城於濮水，固天阙於汤池，开五岳之灵图，集九老之仙都，韬神弓於射的，产利剑於昆吾，鱼跃湘乡之水，雁浮平固之湖，墮山鹄之金印，碎骊龙之宝珠，奄蔼披衣，氤氲翠微，精卫取而填海，天孙用以支机，随西王而不落，傍东武而俱飞。

【赞】晋郭璞磁石赞曰：磁石吸铁，琥珀取芥，气有潜通，数亦冥会，物之相感，出乎意外。

尘

《山海经》曰：黑水之南，有玄蛇，食尘，大人之国，有大青蛇，头方，食尘。

又曰：前有尘埃，则载鸣鳶。

《毛诗》曰：无将大车，维尘冥冥。

《左传》曰：晋楚战于城濮，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曳柴起尘，作却走。

《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尘。

《庄子》曰：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者也。

《楚辞》曰：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尘埃哉，《淮南子》曰：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谢承《後汉书》曰：范丹，字史云，所居单陋，有时绝粮，闾里歌之曰：甑中生尘范史云也。

应璩与曹公笺曰：昔汉光武与戴子高，有抚尘之好。

蔡邕劝学曰：蚓无爪牙，软弱不便，穿穴洞地，食尘饮泉。

《博物志》曰：徐州人谓尘土为蓬块，吴人谓尘土为埃块。

李康游山序曰：盖人生天地之间也，若流电之过户牖，轻尘之迁弱草。

《郭子》曰：庾公名位渐重，足倾王公，时庾亮在石头，王公在城，忽风起扬尘，王公以扇拂之曰：元规尘污人，元规，庾亮字，王公，王导也。

【诗】晋傅玄飞尘篇曰：飞尘秽清流，朝云蔽日光，秋兰岂不芬，鲍肆乱其芳，河决溃金堤，一手不能障。

梁简文帝咏梁尘诗曰：依帷翠濛重，带日聚轻红，定为歌声起，非关团扇风。

梁徐摛赋得帘尘诗曰：朝逐珠胎卷，夜傍玉钩垂，恒交罗袖拂，不分秋风吹。

州部

《春秋说题辞》曰：州之言殊也，合同类，异其界也。

《说文》曰：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名曰州，一曰：州，畴也，畴其土而生之也。

《物理论》曰：九州变易交错不同，禹贡有梁州，无并州，周官有并州，无梁州，尔雅有营州，无青州，汉兴，武帝开拓三方，立十三州，通并梁之数，而增交益焉。

《风俗通》曰：周礼，五党为州，州，畴也，州有长，使之相周足也。

《河图括地象》曰：天有九部八纪，地有九州八柱。

《尚书大传》曰：古之处师，八家〔注〕《太平御览》一百五十七家下有而为邻三字。三邻而为明，〔注〕御览作朋，下同。三明而为里，五里而为邑，十邑而为都，十都而为师，州十有二师焉。

张衡灵宪图曰：昆仑东南，有赤县之州，风雨有时，寒暑有节，苟非此土，南则多暑，北则多寒，东则多阴，故圣王不

处焉。

《史记》曰：邹衍著书云，中国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赤县，赤县内自有九州，禹之叙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州者有九，乃谓九州也，有神〔注〕《初学记》八，《太平御览》一百五十七作裨。海环之，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是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冀州

《尔雅》曰：两河间曰冀州。

《周官》曰：河内曰冀州，其山镇曰霍山，其泽薮曰杨纁，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

《春秋元命苞》曰：昴毕间为天街，散为冀州，分为赵国，立为常山。

《淮南子》曰：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於是女娲杀黑龙，以祭冀州，事具帝王部。

《释名》曰：冀州，取地以为名也，其地有险有易，帝王所都，乱则冀治，弱则冀强，荒则冀丰也。

【赋】汉班彪冀州赋曰：夫何事於冀州，聊託公以游居，历九州而观风，亦哲人之所娱，望常山之峨峨，登北岳而高游，建封坛於岱宗，瘞玄玉於此丘，遍五岳与四渎，观沧海以周流。

【箴】汉杨雄冀州箴曰：洋洋冀州，鸿原大陆，岳阳是都，岛夷皮服，潺湲河流，表以碣石，三后攸降，列为侯伯，

隆周之末，赵魏是宅，冀土麋沸，炫沄如汤，更盛更衰，载从载横，汉兴定制，改列藩王，故治不忘乱，安不忘危，牧臣司冀，敢告在阶。

扬州

《尚书·禹贡》淮海惟扬州，厥贡瑶琨筱簜，厥苞橘柚。

《周官》曰：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薮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锡竹箭。

《春秋元命苞》曰：牵牛流为扬州，分为越国，立为杨山。

《续汉书》曰：张禹拜扬州刺史，当济江行部，土人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难於济涉，禹厉声云，子胥若其有灵，知吾志在理察枉讼，岂危我哉，令鼓楫而过，历行部邑吏民希见者，人怀喜悦。

益部耆旧传云，严遵为扬州刺史，行部，闻道傍女子哭声不哀，问所哭者谁。对云，夫遭烧死，遵敕吏舁尸到，与语讫，语吏云，死人自道不烧死，摄女，令人守尸，云当有〔注〕《太平御览》二百五十八作有物，此脱。往，吏白有蝇聚头所，遵令披视，得铁锥贯顶，考问，淫杀夫。

【箴】汉杨雄扬州箴曰：天矫扬州，江汉之浒，彭蠡既

渚，阳鸟攸处，橘柚羽贝，瑶琨筱簜，闽越北垠，沅湘攸往，
翩彼昭王，南征不旋，人咸蹶於垓，莫蹶於山，太伯逊位，其
吴绍类，夫差一误，太伯无祚，周室不匡，勾践入霸，当周之
隆，越裳重译，春秋之末，侯甸叛逆，元首不可不思，股肱不
可不慈，尧崇屡省，舜盛钦谋，牧臣司杨，敢告执筹。

荊州

《尚书·禹贡》曰：荆及衡阳惟荊州，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柃幹栝柏。砺砥砮丹，惟菌簠栝，苞匭菁茅，厥篚玄纁玃组，九江纳锡大龟。

《释名》曰：荊州，取名於荊山也，荊，警也，警南蛮数为寇逆，其民有道後服，无道先强，常警备之也。

《春秋元命苞》曰：軫星散为荊州，分为楚国，荊之为言强也，阳盛物坚，其气急悍也。

元康地记曰：荊州於古，蛮服之地也，秦灭楚，置郡县，汉武分为交州，至魏晋而荊州所部郡国二十。

《周官》曰：正南曰荊州，其山镇曰衡山，其泽薮曰云梦，其川江汉，其浸潁湛，其利丹银齿角。

沈约《宋书》曰：朱脩之为荊州刺史，百城士民赠贐，一毫无所受，去镇之日，秋毫无犯，计在州以来，内外燃油，及私牛马食费，以私钱六十万裨之。

【箴】汉杨雄荊州箴曰：杳杳巫山，在荊之阳，江汉朝

宗，其流汤汤，云梦涂泥，包匭菁茅，金玉砥砺，象齿元龟，贡篚百物，世世以饶，战战栗栗，至桀荒溢，我在帝位，若天有日，不顺庶国，孰敢余夺，亦有成汤，果秉其钺，放之南巢，号之以桀，南巢茫茫，多楚与荆，风飘以悍，气锐以刚，有道後服，无道先强，世虽安平，无敢逸豫，牧臣司荆，敢告执御。

青州

《尚书·禹贡》曰：海岱惟青州，厥贡盐絺，海物惟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

《春秋元命苞》曰：虚危之精，流为青州，分为齐国，立为莱山。

《太康地记》曰：青州，东方少阳，其色青，其气清，岁之首，事之始也，故以为名，周之建国，表齐东海，居於青州，故吴季札观乐于鲁，闻齐之诗，云泱泱乎大国之风也，其表东海者乎。

《周官》曰：正东曰青州，其山镇曰沂山，其泽薮曰望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注]周礼职方氏作沭。其利蒲鱼。

王隐晋书云，荀晞为青州刺史，役烦赋重，民不堪命，日斩十人，流血成川，号云屠伯。

【箴】汉杨雄青州箴曰：茫茫青州，海岱是极，盐铁之地，铅松怪石，群水攸归，莱夷作牧，贡篚以时，莫怠莫违，昔在文武，封吕於齐，厥土涂泥，在丘之营，五侯九伯，是讨

是征，马殆其衔，御失其度，周室荒乱，小白以霸，诸侯虽服，复尊京师，小白既没，周卒陵迟，嗟兹天王，附命下土，失其法度，丧其文武，牧臣司青，敢告执矩。

徐州

《尚书·禹贡》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贡惟土五色，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蠙珠暨鱼，厥篚玄纁纁。

《春秋元命苞》曰：天弓星，主司弓弩，流为徐州，别为鲁国，徐之为言舒也，言阴牧内安详也。

【箴】汉杨雄徐州箴曰：海岱伊淮，东海是渚，豫州之土，邑于蕃宇，大野既猪，有羽有蒙，孤桐蠙珠，泗沂攸同，降周任姜，镇于琅琊，姜氏绝苗，田氏攸都，事犹细微，不虑不图，祸如丘山，本在萌芽，牧臣司徐，敢告仆夫。

兖州

《尚书·禹贡》曰：济河惟兖州，厥贡漆丝，厥篚织文，浮于济漯，达于河。

《春秋元命苞》曰：五星流为兖州，兖之言端也，言隄精端，故其气纤杀，分为郑国。

《周官》曰：河东曰兖州，其山镇曰岱山，其泽薮曰大野，其川河沔，其浸卢维，其利蒲鱼。

【箴】汉杨雄兖州箴曰：悠悠济河，兖州之□，九河既导，雷夏攸处，草繇木条，漆丝絺纻，济漯既通，降丘宅土，成汤五徙，卒都于亳，盘庚北度，牧野是宅，箕子歔歔，厥居为墟，牧臣司兖，敢告执书。

豫州

《尚书·禹贡》曰：荆河惟豫州，厥贡漆枲絺纈，厥篚纡纁，锡贡磬错，浮于洛。达于河。

《春秋元命苞》曰：钩铃星，别为豫州，豫之为言序也，言阴阳分布，各得处也。

《周官》曰：河南曰豫州，其山镇曰华山，其泽薮曰圃田，其川荥洛，其浸波澨，其利林漆丝枲。

【箴】汉杨雄豫州箴曰：郁郁荆河，伊洛是经，荥嶧枲漆，惟用攸成，田田相拏，庐庐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处，豫野所居，爰在鹑墟，四隩咸宅，内莫如，毋曰我大，莫或余败，毋曰我强，靡克余亡，王赧为极，实绝周祀，牧臣司豫，敢告柱史。

雍州

《尚书·禹贡》曰：黑水西河惟雍州，厥贡惟球琳琅玕，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

《春秋元命苞》曰：东井鬼星，散为雍州，分为秦国，东距鞏阪，西有汉中，南含高山，北阻居庸，得东井动深之萌，其气险也。

《春秋文耀钩》曰：华岐以北，龙门积石，南至三危之野，雍州，属魁星。

《太康地记》曰：雍州兼得梁州之地，西北之位，阳所不及，阴气雍阂，故取名焉。

《周官》曰：正西曰雍州，其山镇曰日[注]曰字衍。岳山，其泽藪曰弦蒲，其川泾汭，其浸洛，其利玉石。

【箴】汉杨雄雍州箴曰：黑水西河，横截昆仑，邪指闾阖，尽为雍垠，上侵积石，下碍龙门，盖安不忘危，盛不讳衰，牧臣司雍，敢告赘衣。

益州

《春秋元命苞》曰：觜参流为益州，益之言隘也，谓物类并决，其气急切决列也。

杨雄《蜀本纪》曰：蜀始王曰蚕丛，次曰伯雍，次曰鱼凫。

又曰：武都人有女，蜀王纳以为妃，疾卒，葬於成都，作石镜一枚，以表其墓。

《十三州志》曰：蜀王杜宇，自号望帝。

左思蜀都赋曰：外负铜梁宕渠，内函要害膏腴。

【箴】汉杨雄益州箴曰：岩岩岷山，古曰梁州，华阳西极，黑水南流，秦作无道，三方溃叛，义兵征暴，遂国于汉，拓开疆宇，恢梁之野，列为十二，光美虞夏，牧臣司梁，是职是图，经营盛衰，敢告士夫。

幽州

《周官》曰：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无间，其泽藪曰豸养，其川河沛，[注]周礼职方氏作。其浸菑时，其利鱼盐。

《春秋元命苞》曰：箕星散为幽州，分为燕国，幽之为言窈也，言风出入窈冥，敏劲易晓，故其气躁急。

《释名》曰：幽州在北，幽昧之地也。

【箴】汉杨雄幽州箴曰：荡荡平川，惟冀之别，伊昔唐虞，实为平陆，周末荐臻，迫于獯鬻，六国擅权，燕赵本都，东限秽貉，西及东湖，[注]《初学记》八作胡。彊秦北排，蒙公城疆，大汉初定，分狄之荒，元戎屡征，如风之腾，义兵涉漠，偃我边萌，既定且康，复古虞唐，盛不可不图，衰不可不忘，隄溃蚁穴，器漏藏亡，牧臣司幽，敢告侍旁。

并州

《春秋元命苞》曰：营室流为并州，分为卫国之镇，立为明山，并之为言诚也。精舍交并，其气勇抗诚信也。

《太康地记》曰：并州不以卫水为号，又不以恒山为名，而云并者，盖以其在两谷之间乎，韩魏赵谓之三晋，即并冀二州，是其地也。

《周官》曰：正北曰并州，其山镇曰恒山，其泽薮曰昭馀祁，其川虡池呕夷，其浸漆〔注〕周礼职方氏作涿。易，其利布帛。

【箴】汉杨雄并州箴曰：雍别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泾流，尽兹朔土，正真〔注〕《初学记》八作直。幽方，自昔何为，莫敢不来贡，莫敢不来王，周穆遐征，犬戎不享，爰藐伊意，侵玩上国，宣王命将，攘之泾北，宗幽罔识，日用爽蹉，既不俎豆，又不干戈，犬戎作难，毙于骊阿，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德兵俱颠，靡不悴荒，牧臣司并，敢告执纲。

交州

《苗恭交广记》曰：汉武帝元鼎中，开拓土境，北开朔方，南置交趾刺史，建安二年，南阳张津为刺史，交趾太守士燮表言，伏见十二州皆称曰州，而交独为交趾刺史，何天恩不平乎，若普天之下，可为十二州者，独不可为十三州，诏报听许，拜津交州牧，加以九锡，彤弓彤矢，礼乐征伐，威震南夏，与中州方伯齐同，自津始也。

《太康地记》曰：交州本属扬州，取交趾以为名，虞之南极也，周有天下，越裳氏慕圣人之德，重九译，贡白雉，秦灭六国，南开百越，置桂林象郡，以赵他为龙川令，因秦之末，自擅南裔，汉高革命，加以王爵，始变椎髻，袭冠冕焉。

【箴】汉杨雄交州箴曰：交州荒裔，水与天际，越裳是南，荒国之外，爰自开辟，不羁不绊，周公摄祚，白雉是献，昭王陵迟，周室是乱，越裳绝贡，荆楚逆叛，大汉受命，中国兼该，南海之宇，圣武是恢，稍稍受羁，遂臻黄支，抗海三万，来牵其犀，盛不可不忧，隆不可不惧，泉竭中虚，池竭濞乾，牧臣司交，敢告执宪。

郡部

《风俗通》曰：周制，天子方千里，分为县，县有四郡，故《左氏传》曰：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至秦始皇，初置三十六郡，以监县。

应劭《汉官》曰：秦用李斯议，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凡郡，或以列国，陈鲁齐吴是也，或以旧名，长沙丹阳是也，或以山陵，太山山阳是也，或以川源，西河河东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有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树生庭中，雁门雁之所育是也。

苗恭十四州记曰：秦兼天下，始皇二十六年，废五等之爵，立郡县之官，以公国为大郡，侯伯为小郡，大郡曰守，小郡曰尉，郡之言君也，今之郡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为元首，邑以载民，故取名於君，而谓之郡也。

【箴】後汉刘騊駼郡太守箴曰：有嬴馭除，焚典纪旧，荡灭蕃畿，罢侯置守，秦发闾左，陈涉奋威，楚筑乾谿，灵王不归，征遐由近，可不肃祗，守臣司境，敢告执机。

河南郡

应劭汉官云，河南尹，所治周地，秦兼天下，置三川守，河雒伊也，汉更名河南，孝武皇帝，增云太守，世祖中兴，徙都雒阳，改号为尹，尹，正也。

谢承《後汉书》曰：华山松，为河南尹，优贤养民，兴教崇化，至其剪治强宗。威烈不亏，遂见谮毁。

又曰：羊陟，迁河南尹，下车，计日受俸，尝食乾饭茹菜，禁断豪右嘱托。书疏不与交通，断理冤徒，进用善士，节操者旌表异行。

魏志云，司马芝为河南尹，抑强抚弱，私请不行，芝为教与群下曰：盖君能设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闻也，夫设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闻，吏之祸也，君劣於上，吏祸於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

傅子曰：傅嘏为河南尹，治以德教为本，然持法有恒，简而不可犯，见理识情，狱讼不任横楚而得其实，不为小惠，有所荐达，及有大益於民，皆隐其端迹，若不由己。

又曰：乐广为河南尹，郡中前厅，多怪病，後人皆於廊下

督邮传中治事，无敢在厅事者，唯广处之，白日户自闭，二子凯横等慑怖，广使掘墙孔，得狸乃绝。

【箴】後汉崔骃河南尹箴曰：茫茫天区，画冀为京，商邑翼翼，四方是营，唐虞商周，河洛是居，成王邺鄩，以处鹑墟，诸夏劲强，是从是横，彻我墙屋，而师尹不匡，霸夺其权，宗器以分，图籍迁齐，九鼎入秦。

京兆郡

《汉书》曰：赵广汉为京兆尹，以和颜接士，事善，推功归之下，曰：某掾属所为，非二千石所及，吏皆输写心腹，无所隐匿。

又曰：张敞守京兆尹，尹自赵广汉诛後，皆不称职，京师寢废，长安市偷盗尤多，百贾苦之，敞既视事，求问长安偷盗首长数人，居皆温厚，出从僮仆，闾里以为长者，敞皆召，既见责问，因贷其罪，乃署吏，令致诸偷以自赎，为置酒。小偷皆来贺之，饮醉，偷长阴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门阅，赭汙者辄收之，一日捕得数百人，由是枹鼓希鸣，市无偷盗。

又曰：王骏为京兆尹，成帝欲大用之，故试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赵广汉张敞王遵王章王骏，皆有名，京师称曰：前有赵张，後有三王。

【碑】後汉蔡邕京兆尹樊陵碑曰：於显哲尹，诞德孔彰，膺帝休命，谓笃不忘，爰纳忠式，规悟圣皇，钦崇园邑，大孝允光，九命车服，昭示采章，轩轺四牡，承祀蒸尝，多士时贡，繇役永息，进路孔夷，民清险棘，同体诸旧，兆萌蒙福，惠垂无疆，守以罔极。

宣城郡

陶氏家传云，陶汪，晋咸康中为宣城内史，君从父猷，先为之，君到郡，乃招隐逸，广开学舍，以此教民，民有向方者，则辟为掾吏，百姓歌之曰：人当勤学得主簿，谁使为之陶明府。

《晋中兴书》曰：桓彝少孤，家贫，而性度高豁，不以簞瓢屑意，年在弱冠，便有知人之鉴，为宣城太守，百姓怀之。

沈约《宋书》曰：羊玄保为黄门郎，善弈棋，棋品第三，太祖亦好弈，数蒙引见。嘉其温谨，与太祖赌郡，戏胜，以补宣城太守。

【诗】齐谢朓始之宣城郡诗曰：簪发逢嘉惠，教义承君子，心迹苦未并，忧欢将十祀，幸霑云雨庆，方辔参多士，振鹭徒追飞，群龙难隶齿，烹鲜止贪竞，共理属廉耻，伊余昧损益，何用祇千里，解剑北宫朝，息驾南川涘，宁希广平咏，聊慕华阴市。

又宣城郡内登望诗曰：借问下车日，匪直望舒圆，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山积棱〔注〕《文选》三十作陵。阳阻，溪流春穀泉，威纒距遥甸，巉岳带远天，切切阴风暮，桑柘起寒烟，怅望心已极，敞怳魂屡迁，结发倦为侣，平生早事边，

谁规鼎食盛，宁要狐白鲜，方弃汝南诏，[注]《文选》作诺。
言税辽东田。

会稽郡

司马彪《续汉书》曰：任延拜会稽南部都尉，时年十九，迎吏见其少，皆惊，会稽多名士，延到官，皆聘请高行俊义，警〔注〕後汉书六十六作敬。待师友之礼。及掾吏贫乏，辄分俸禄，以赈给之。

《晋中兴书》曰：诸葛恢为会稽太守，临行，上为置酒，谓之曰：会稽，晋之关中，足食足兵，在於太守，以君有涖任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崩，当匡振否运，治之所先，君为言之，恢陈谢，因对曰：今天下丧乱之馀，风俗凌迟，宜尊五美，屏四恶，进忠实之士，退浮华之党，中宗深纳之。

又曰：王彪之为镇军将军会稽内史，加散骑常侍，居郡八年，豪强敛迹，亡户出者三万馀口。

又曰：王述作会稽太守，外白请讳，答曰：惟祖惟考，四海所知，过此无所复讳。

【启】齐谢朓为王敬则谢会稽太守启曰：臣本布衣，不谋远大，折冲之勤不举，燮理之义何阶，常恐覆餗是贻，咎徵斯应，陛下继历胜统，日月重光，得以桓珪袞服，拜奉岁时，视濯献牲，鞠躬郊庙，而鸿恩妄假，复授龟符，玉节迈於双璚，

表东侔於四履，临边三事，既谢张温，颖川再抚，亦惭黄霸。

卷七·山部上

[注] 总载山 昆仑山 嵩高山 华山 衡山 庐山 太行山
荆山 锺山 北芒山 天台山 首阳山 燕然山 罗浮山 九疑山

总载山

《春秋说题辞》曰：山之谓言宣也，含泽布气，调五神也。

《国语》曰：禹封九山，山者土之聚也。

《论语》曰：仁者乐山。

《春秋元命苞》曰：山者气之包含，所[注]《太平御览》三十八所下有以字。含精藏云，故触石布山。

《尔雅》曰：山西曰夕阳，山东曰朝阳。

又曰：山大而高曰崧，山小而高曰岑，多草木曰屺，无草木曰岵，石戴土谓之崔嵬，土戴石为蛇且。

《礼记》曰：夫山，一拳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

《史记》曰：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西至于崆峒，登鸡头，南至熊湘，北逐獯鬻，合符金〔注〕明本作釜，当作釜，金系釜之坏体。山。

《蜀王本纪》曰：天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献〔注〕《太平御览》八百八十八作徙。山，秦王献美女与蜀王，蜀王遣五丁迎女，见一大蛇入山穴中，五丁并引蛇，山崩，秦五女皆上山，化为石。

《河图》曰：武关山为地门，上为天高星，主圉圉，岐山在昆仑东南，为地乳，上为天糜星，汶山之地为井络，帝以会昌，神以建福，上为天井。

《吕氏春秋》曰：何谓九山，会稽太山王屋首阳山太华岐山太行羊肠孟门。

《汉名臣奏》曰：汉得阴山，匈奴长老过之，未尝不哭。

地镜曰：入名山，必先斋五十日，牵白犬，抱白鸡，以盐

一胜，[注]太平御览三十八作升。山神大喜，芝草异药宝玉为出，未到山百步，呼曰林林央央，此山王名，知之却百邪。

袁山松宜都记曰：郡西北陆行四十里，有丹山，山间时有赤气，笼盖林岭如丹色，因以名山。

又曰：自西陵东北陆行百二十里，有方山，其岭四方，素崖如壁，天晴朗时，有黄影似人像，山上有神祠场，特生一竹，茂好，其摽垂场中，场中有尘埃，则风起动此竹，拂去如洒扫者。

盛弘之《荆州记》曰：宜都西陵峡中，有黄牛山，江湍纡回，途经信宿，犹望见之，行者语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日三暮，黄牛如故。

又曰：桂阳郡西南五十里，有万岁山，有石室钟乳，山上悉生灵寿木。

又曰：武陵舞阳县，有淳于白雉二山，在宁州武陵二界畔，绝壑之半，有一石雉，远望首尾，可长二丈，申足翔翼，若虚中翻飞，颈缀著石。

又曰：衡山有三峰极秀，一峰名紫盖。

又曰：宜都夷道县西南九十里，有望州山，四面壁立，登此见一州内，东有涌泉，欲雨，辄有赤气，故名丹水。

又曰：宜都宜昌县三峡七百里，两岸连山，略无绝处，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

荆南图制〔注〕当作副，本卷石篇引书有荆州图副。曰：宜都夷陵县东六十里，南岸有荆门山，北有虎牙，二山相对，虎牙有石壁，其文黄赤。又似虎牙形，荆门山上合下空，有若门象。

又曰：邓城西七里，有作乐山，诸葛亮常登此山，为梁甫吟。

又曰：襄阳郡中庐县西百三十里，有马穴山，傍有一地道，云汉时有马出其中，事具马部。

又曰：宜都夷陵县西八十里，有高筐山，古老相传，尧时大水，此山不没，如筐筐，因以为名。

又曰：巴东昆阳县东南十里，有柏枝山，有石泉，口方数丈，中有鱼。

又曰：宜都夷道县北，有女观山，昔有思妇，登山绝望，怀思而死，葬之山顶，山遂枯悴，因以名山。

庾仲雍湘中记曰：桂阳郴县东北五里，有马岭山，高六百馀丈，苏耽所栖游处，因而得仙，後有见耽乘白马，还此山中，世因名为马岭。

《晏子春秋》曰：齐景公召群臣问曰：天不雨久矣，民有饥色，吾卜崇在高山广泽，寡人欲祠灵山，可乎，《晏子》曰：夫灵山，因以石为身，以草木为毛发，天久不雨，发将焦，身将热，独不欲雨乎，祠之何益。

《淮南子》曰：牛蹄之涔，无尺之鲤，颓府之山，无丈之材，所以然者何也，皆其营守狭小，而不能容巨大。

《韩诗外传》曰：仁者何以乐山，山者万物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万物殖焉，飞鸟集焉，走兽休焉，吐生万物而不私焉，出云导风，天地以成，国家以宁，此仁者所以乐山。

张璠《汉记》曰：梁冀聚土筑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嶠，穷极工巧，积金玉明珠，充牣其中。

《相冢书》曰：青乌子称，山望之如却月形，或如覆舟，葬之出富贵，山望之如鸡栖，葬之灭门，山有重叠，望之如鼓吹楼，葬之连州二千石。

《游名山志》曰：玉溜山，一名地肺山，一名浮山。

《魏志》曰：明帝鑿太行山之石英，采穀城之文石，起景阳山於芳林园。

王韶之《始兴记》曰：郡东有玉山，草木滋茂，泉石澄润。

邓德明《南康记》曰：平固县覆笥山，上有笥，贮玉牒记，故山因笥为名焉。

【诗】晋庾阐登楚山诗曰：拂驾升西岭，寓目临浚波，想望七德耀，咏此九功歌，龙骊释阳林，朝服集三河，回首盼宇宙，一无济邦家。

晋王凝之妻谢氏诗曰：瓘瓘东岳高，秀极冲青天，岩中间虚宇，寂漠幽以玄，非工复非匠，云构发自然，器象尔何物，遂令我屡迁，逝将宅斯宇，可以尽天年。

宋孝武游覆舟山诗曰：束发好怡衍，弱冠颇流薄，素想终勿倾，聿来果丘壑。曾峰亘天维，旷渚绵地络，逢皋列神苑，遭坛树仙阁，松澄含青晖，荷源煜彤烁，川界泳游鳞，岩庭响鸣鹤。

又登作乐山诗曰：脩路軫孤轡，竦石顿飞轡，遂登千寻首，表里望丘原，屯烟扰风穴，积水漏云根，汉潦吐新波，楚山带旧苑，壤草凌故国，拱木秀颓垣，目极情无届，客思空已繁。

又登鲁山诗曰：解帆憩通渚，息徒凭椒丘，粤值风景和，升高从远眸，纪筮穷西路，湘梦极南流，杳哉汉阴水，浩焉江界脩，宋谢灵运往北山经湖中诗曰：石横水分流，林密蹊绝踪，初篁苞绿箨，新蒲合紫茸，海鸥戏春岸，天鸡弄和风。

宋宗炳登白鸟山诗曰：我徂白鸟山，因名感昔拟，仰升数

百仞，俯览眇千里，杲杲群木分，岌岌众峦起。

又登半石山诗曰：清晨陟阻崖，气志洞萧洒，嶰谷崩地幽，穷石凌天委，长松列竦肃，万树巉岩诡，上施神农萝，下凝尧时髓。

齐谢朓和王著作登八公山诗曰：东限琅琊台，西距孟诸陆，阡眠起杂树，檀栾阴脩竹，日隐澜疑空，云聚岫如裊，复，出没眺楼雉，远近送春目。

又游敬亭山诗曰：兹山亘百里，合沓与云齐，上干蔽白日，下属带回溪，交藤荒且蔓，樛枝耸复低，独鹤方朝唳，饥鹯此夜啼，泄云已漫漫，多雨亦凄凄。

梁沈约游金华山诗曰：远策追夙心，灵山协久要，天倪临紫阙，地道通丹窍。未乘琴高鲤，且纵严陵钓，若蒙羽驾迎，得奉金书召，高驰入阊阖，方睹灵妃笑。

又留真人东山还诗曰：连峰竟无已，积翠远微微，寥戾野风急，芸黄秋草肥，我来岁云暮，於此怅怀归，霜雪方共下，宁止露霏衣，待余两歧秀，去去掩柴扉。

梁范云登三山诗曰：仄迳崩且危，丛岩竦复垂，石藤多卷节，水树饶蟠枝，海中昔自重，江上今如斯。

梁江淹历山诗曰：愁生白露日，思起秋风年，窃悲杜蘅暮，揽涕即空山，落叶下楚水，别鹤噪吴田，嶂气阴不极，日

色半亏天，酒至情萧瑟，凭樽还惘然。

又游黄檗山诗曰：长望竟何极，闽云连越边，南州饶奇怪，赤县多灵仙，金峰各亏日，铜石共临天，阳岫沼鸾来，阴谿喷龙泉，鸡鸣丹壁上，猿啸青崖间。

梁任昉奉和登影阳山诗曰：物色感神游，升高怅有阙，南望铜宸街，北走长楸埭，别涧苑沧溟，疏山驾瀛碣，奔鲸吐华浪，司南动轻柅，日下重门照，云关九华澈，观阁隆旧恩，奉图愧前哲。

梁庾肩吾游甌山诗曰：去子平已久，馀风今复追，未必游春草，王孙自不归，寒云间石起，秋叶下山飞。

周王褒明庆寺石壁诗曰：夏水悬台际，秋泉带雨馀，石生铭字长，山久谷神虚。

又云居寺高顶诗曰：中峰云已合，绝顶日犹晴，邑居随望近，风烟对眼生。

周庾信陪驾幸终南山诗曰：玉山乘四载，瑶池宴八龙，鼇桥浮少海，鹄盖上中峰，飞狐横塞路，白马当河冲，水奠三川后，山封五树松，长虹双瀑布，圆阙两芙蓉，戍楼鸣夕鼓，山寺响晨钟，新蒲节转促，短笋箨犹重，树宿含樱鸟，花留酿蜜蜂，迎风下列缺，酺酒召昌容，且欣陪北上，方欲待东封。

陈张正见赋得山卦名诗曰：蓬莱遁羽客，岩穴转蒙笼，云

归仙井暗，雾解石桥通，影带临峰鹤，形随杂雨风，寻师不失路，咸欲驭飞鸿。

【赋】魏刘桢黎阳山赋曰：自魏都而南迈，迄洪川以謁休，想王旅之旌旄，望南路之遐脩，御轻驾而西徂，过旧坞之高区，尔乃逾峻岭，超连罡，一登九息，遂臻其阳，南荫黄河，左覆金城，青坛承祀，高碑颂灵，珍木骈罗，奋华扬荣，云兴风起，萧瑟清冷，延首南望，顾瞻旧乡，桑梓增敬，惨切怀伤，河源汨其东游，阳鸟飘而南翔，睹众物之集华，退欣欣而乐康。

晋潘岳登虎牢山赋曰：辞京辇兮遥迈，将远游兮东夏，朝发轫兮帝壖，夕结轨兮中野，凭脩坂兮停车，临寒泉兮饮马，眷故乡之辽隔，思纡軫以郁陶，步玉趾以升降，凌汜水而登虎牢，览河洛之二川，眺成平之双皋，崇岭□以崔崒，幽谷豁以寥寥，路透迤以迫隘，林廓落以萧条，尔乃仰荫嘉木，俯藉芳卉，青烟郁其相望，栋宇懍以鳞萃，彼登山而临水，因先喆之所哀，矧去乡而离家，邈长辞而远乖，望归云以叹息，肠一日而九回，良劳者之咏事，爰寄言以表怀。

晋郭璞巫咸山赋曰：盖巫咸者，实以鸿术，为帝尧医，生为上公，死为贵神。岂封斯山，而因以名之乎，伊巫咸之名山，嶭孤停而嶭峙，体岑峭以隆颓，冠崇岭以峻起，配华霍以助镇，致灵润乎百里，尔乃寒泉悬涌，浚湍流带，林薄丛茏，幽蔚隐蔼，八风之所归起，游鸟之所喧会，潜瑕石，杨兰茝，回翔鹇集，凌鸛鷖翳，禽鸟迁阳以晨鸣，熊虎窟阴而夕。

梁江淹江上之山赋曰：桂青萝兮万仞，竖丹石兮百重，百重兮崿嶿，如斫兮如削，波潮兮吐纳，其岸兮积沓，见红草之交生，眺碧树之四合，草自然而千华，树无情而百色，嗟世道之异兹，牵忧患而来逼。

梁吴均八公山赋曰：峻极之山，蓄圣表仙，南参差而望越，北迢迢而怀燕，尔其盘桓基固，含阳藏雾，绝壁嶮虚，层岩回互，桂皎月而常团，云望空而自布，袖以华闾，带以潜淮，文星乱石，藻日流阶，若夫神基巨镇，卓荦荆河，箕风毕雨，育岭生瓘，高岑直兮蔽景，脩坂出兮架天，似迎云而就日，若从汉而回山，露泫叶而原净，花照矾而岫鲜，促嶂万寻，平崖亿绝，上被紫而烟生，傍带花而来雪，维英王兮好仙，会八公兮小山，驾飞龙兮翩翩，高驰翔兮冲天。

陈张正见山赋曰：何神山之峻美，谅苞结之所成，东垂曰泰，南服称衡，西戎所擅，北狄标名，於是尧值洪流，滔天襄陵，禹敷水土，奠高榑木，众川既导，群岳自脩，潜通四渎，镇压九川，森罗辰象，吐吸云雾，深不可测，远不可步，於廓灵山，长为作固，尔其为状也，则武当太和，武功太白，昆仑五门，扶宁三石，峰高一万，峭峙三百，登而眺之，则千里无极，俯而临之，则万仞难测，映白鹤而同高，混青天而共色。

晋潘尼西〔注〕北堂书钞一百四十一，一百五十七，《初学记》二十四作恶。道赋曰：异山河之嵬阨，倦关谷之盘纡，车低徊於潜轨，马佗傺於险涂，狗肘还勾，羊角互戾，薊窟连投，十数亿计，石子之涧，坎埴之穴，支体为之危竦，形骸为之疲曳，此亦行者之艰难，羁旅之困毙，若其名坂，则羊羹八

特，成皋黄马，回波激浪，飞沙飘瓦，马则顿蹶狼傍，虺颓玄黄，牛则体疲力竭，损食丧肤，馐蹄穿领，摩髀脱躯。

【吟】晋夏侯湛山路吟曰：夙驾兮待明，陟山路兮遐征，冒晨朝兮入大谷，道逶迤兮岚气清，揽辔兮抑马，踟蹰兮旷野，旷野<骨区>兮辽落，崇岳兮嵬嶭，丘陵兮连离，卉木兮交错，渌水兮长流，惊涛兮拂石。

宋谢庄山夜忧曰：庭光尽，山明归，流风乘轩卷，明月缘河飞，涧鸟鸣兮夜蝉清，橘露靡兮蕙烟轻，凌别浦兮值泉跃，经乔林兮遇猿惊，南皋别鹤伫行汉，东邻孤管入青天，沉痾白发共急日，朝露过隙讵赊年，年去兮发不还，金膏玉液岂留颜，回舸拓绳户，收棹掩荆关。

【赞】晋庾肃之山赞曰：悬岩杳翳，神明攸居，官府风云，怀吐川渠，昆阆天竦，五岳云停，飞峰紫蔚，辰秀太清。

晋戴逵山赞曰：蔚矣名山，亭亭洪秀，并基二仪，峣嶠云构，嵯峨积岵，寥笼虚岫，轻霞仰拂，神泉旁漱，曰仁奚乐，希静此寿。

晋郭璞炎山赞曰：木含阳气，精构则燃，焚之无尽，是生火山，理见乎微，其妙在传。

【铭】晋张载剑阁铭曰：岩岩梁山，积石瓘瓘，远属荆衡，近缀岷嶓，南通邛樊，北达褒斜，狭过彭碣，高逾嵩华，惟蜀之门，作固作镇，是曰剑阁，壁立千仞，穷地之险，极路

之峻，世浊则逆，道清斯顺，闭由往汉，开自有晋，秦得百二，并吞诸侯，齐得十二，田生献筹，矧兹狭隘，土之外区，一人荷戟，万夫趑趄，形胜之地，非亲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见屈吴起，兴实在德，险亦难恃，洞庭孟门，二国不祀，自古迄今，天命匪易，凭阻作昏，鲜不败绩，公孙既灭，刘氏衔璧，覆车遗轨，冈或重迹，勒铭山阿，敢告梁益。

晋湛方生灵秀山铭曰：岩岩灵秀，积岵幽重，傍岭关岫，乘标挺峰，桂柏参幹。芝菊乱丛，翠云夕映，爽气晨蒙，笼笼疏林，穆穆闲房，幽室冬暄，清荫夏凉，神木奇生，灵草贞香，云鲜其色，风飘其芳，可以养性，可以迁翔，长生久视，何必仙乡。

梁简文帝行雨山铭曰：岩畔途远，阿曲路深，犹云息驭，尚且抽琴，兹峰独擅。嵌崎千变，却绕画房，前临宝殿，玉岫开花，紫水回斜，谿间聚叶，涧里萦沙，月映成水，人来当花，藤结如帷，磧起成基，芸香馥迳，石镜临墀。

又明月山铭曰：迢递峰长，威纒岳聚，既正书门，兼同天柱，非竞小山，宁论大庾，岂学土龙，讵须石鼓，緌色斜临，霞文横竖。

梁孝元帝东宫後堂仙室山铭曰：太华削成，本擅奇声，峰如雪委，岭若莲生，云除紫盖，霞通赤城，金坛是策，玉记题名，凤依桐树，鹤听琴声，殿接南箕，桥连北斗，秋河徙带，春禽衔绶，朱鸟安窗，青龙作牖。

梁庾肩吾东宫玉帐山铭曰：玉帐寥廓，昆山抵鹄，总叶成帐，连枝起幕，玉蕊难徙，金花不落，隐士弹琴，仙人看博，岩留故鼎，灶聚新荆，煮石初烂，烧丹欲成，桑田屡尽，海水频倾，长闻凤曲，永听箫声。

周庾信梁东宫行雨山铭曰：山名行雨，地异阳台，春人无数，神女羞来，翠幔朝开，新妆旦起，树入床前，山来镜里，草色衫同，花红面似，开年寒尽，正月春游，天丝剧藕，蝶粉多尘，横藤碍路，垂柳低人，谁论洛水，一个河神。

陈徐陵後堂望美人山铭曰：高堂碍雨，洛浦无洲，何处相望，山边一楼，峰因五妇，石是三侯，险逾地肺，危邻天柱，禁苑斜通，春人恒聚，树里闻歌，枝中见舞，恰对妆台，诸窗并开，遥看已识，试唤便回，岂如织女，非秋不来。

【碑】梁简文帝神山碑铭曰：关号天井，山称地雌，碧鸡金马，越渎梁池，怀灵缢德，孕宝含奇，此亦神岫，英名远摘，昔有鸞窟，不烧净土，迈彼高踪，构兹法宇，引叶成帷，即树为柱，石砌危横，崖阶斜竖。

梁元帝玄圃牛渚矶碑曰：窃以增城九重，仙林八树，未有船如鸣鹤，时度宓妃，桥似牵牛，能分织女，丹凤为群，紫柱成迳，清风韵响，即代歌仙，桂影浮池，仍为月浦，璧月朝晖，金楼启扉，画船向浦，锦缆牵矶，花飞拂袖，荷香入衣，山林朝市，并觉忘归。

【序】宋谢灵运名山序曰：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

之所適，世识多云，欢足本在华堂，枕岩漱流者，之〔注〕《初学记》五作乏。於大志，故保其枯槁，余谓不然，君子有爱物之情，有救物之能，横流之弊，非才不理，故时有屈己以济彼，岂以名利之场，贤於清旷之域邪，语万乘则鼎湖有纵轡，论储贰则嵩山有绝控。又陶朱高揖越相，留侯原辞汉傅，推此而言，可以明矣。

【书】梁吴均与施从事书曰：故鄣县东三十五里，有青山，绝壁干天，孤峰入汉，缘〔注〕全梁文六十作绿。嶂百重，青川万转，归飞之鸟，千翼竞来，企水之猿，百臂相接，秋露为霜，春萝被迳，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信足荡累颐物，悟衷散赏。

又与朱元思书曰：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漂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峰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淅淅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烝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昆仑山

《河图》曰：昆仑之墟，五城十二楼，河水出焉。

《龙鱼河图》曰：昆仑山，天中柱也。

大荒西经曰：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尾。

《尔雅》曰：西北之美者，有昆仑之墟，璆琳琅玕焉。

《穆天子传》曰：天子遂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纪年曰：周穆王十七年，西征至昆仑丘，见西王母，王母止之。

《神异经》曰：昆仑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围三千里，圆周如削，铜柱下有回屋焉，辟方百丈，事具仙部。

《史记》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甚高，三千五百馀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醴泉华池，自张騫使大夏之後，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

水经曰：昆仑墟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其高万一千里，河水出其东北陬。

《博物志》曰：昆仑从广万一千里，神物之所生，圣人神仙之所集，五色云气，五色之流水，其泉东南流入中国，名为河也。

葛仙公传曰：昆仑，一曰玄圃，一曰积石瑶房，一曰阊风台，一曰华盖，一曰天柱，皆仙人所居也。

《搜神记》曰：昆仑之山，地首也，是惟帝之下都，故其外绝以弱水之深。又环以炎火之山，山上有鸟兽草木，皆生育滋茂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之皮裘，则其鸟兽之毛也。

【赞】晋郭璞昆仑丘赞曰：昆仑月精，水之灵府，惟帝下都，西羌之宇， 桀然中峙，号曰天柱。

嵩高山

《山海经》曰：太室之中山，其上有木焉，叶状如梨而赤理，而名曰指，服者不垢。

《毛诗》曰：崧高惟岳，峻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

《列仙传》曰：王子乔，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鸣，游伊雒间，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

《汉武帝内传》曰：武帝夜梦与李少君俱上嵩高山，上半道，有绣衣使者，乘龙持节，从云中下，言太一君召，觉，即告近臣曰：如朕梦，少君将舍朕去矣。

《刘根别传》曰：根弃世学道，入中岳嵩山石室中，峥嵘上，东南下五十丈，北人冬夏不衣，身毛皆长一二尺，颜状如年十五时。

《仙经》云，嵩高山东南大岩下石孔，方圆一丈，西方北入五六里，有大室，高三十馀丈，周围三百步，自然明烛，相见如日月无异，中有十六仙人，云月光童子，常在天台，时亦往来此中，人非有道，不得望见。

戴延之《西征记》曰：嵩高山，岩中也，东谓太室，西谓少室，相去七十里，嵩高，总名也。

《世记》[注]《初学记》五，《太平御览》三九作刘义庆《世说》：按亦见幽明录，（古小说钩沉谓唐宋类书引幽明录，时亦题《世说》是也）曰：嵩高山北有大穴，莫测其深，百姓岁时每游观其上。晋初，尝有一人误堕穴中，同辈冀其傥不死，乃投食於穴中，坠者得之，为寻穴而行，计可十许日，忽旷然见明。又有草屋，中有二人，对坐围棋。局下有一杯白饮，坠者告以饥渴，棋者曰：可饮此。坠者饮之，气力十倍。半年许，乃出于蜀中，归洛下，问张华，华曰：此仙馆大夫，所饮者玉浆也。

《俗说》曰：傅亮北征，在黄河中，垂至洛，遥见嵩高山，于时同从客在坐，问傅曰：潘安仁怀旧赋云，前瞻太室，傍眺嵩丘，嵩丘太室，故是一山，何以言傍眺，傅曰：有嵩丘山，去太室七十里，此是书写误耳。

【赞】晋郭璞太室山赞曰：嵩惟岳宗，华岱恒衡，气通元漠，神洞幽明，崑然中立，众山之英。

华山

《尔雅》曰：华山为西岳。

《西山经》曰：太华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广十里。

《晏子》曰：君子若华山然，松柏既多矣，望之尽日不知厌。

《列仙传》曰：脩羊公者，魏人，止华阴山石室中，中有石榻，常卧其上，石尽陷穿。

又曰：呼子先者，汉中关下卜师，寿百馀岁，临去，呼酒家姬，令急装，便有仙人，持二茅狗来至，子先持一与酒姬，因各骑之，乃龙也，上华阴山，常於山大呼，言子先酒母在此。

《华山记》曰：华山高岩四合，重岭秀起，上有石池，北有石鼓，父老相传云，尝有闻其鸣者。

《述征记》曰：华山对河东首阳山，黄河流于二山之间，云本一山，巨灵所开，今睹手迹於华岳，而脚迹在首阳山下。

【赞】晋郭璞华山赞曰：华岳灵峻，削成四方，爰有神女，是挹玉浆，其谁游之，龙驾云裳。

【铭】晋傅玄华岳铭序曰：易称法象莫大乎天地，天以高明崇显，而岳配焉，地以广厚为基，而岳体焉，若夫太华之为镇也，五岳列位而存其首，三条分方而处其中，故能参两仪以比德，协和气之絪縕，故云行与雨施，兴雷风以动物，是以古先历代圣帝明王，莫不燔柴加牲，尊而祀焉，於虞书，则西巡狩至于西岳，而亲祭焉，於礼，则大司马掌其分域，而大宗伯典其礼祀也。

【碑】後汉张昶西岳华山堂阙碑序曰：易曰：天地定位，山泽通气，然山莫尊於岳，泽莫盛於渎，岳有五而华处其一，渎有四而河在其数，其灵也至矣，人主废兴，必有其应，故岱山石立，中宗继统，太华授璧，秦胡绝绪，白鱼入舟，姬武建业，宝珪出水，子朝丧位，布五方则处其西，列三条则居其中，世宗又经集灵之宫於其下，想松乔之俦，是游是憩，郡国方士，自远而至者，充岩塞崖，乡邑巫覡，宗祝乎其中者，亦盈谷溢蛇奚，咸有浮飘之志，愉悦之色，必云霄之路可升而越，果繁昌之福可降而致也，故殖财之宝，黄玉自出，令德之珍，卿相是毓，匪惟嵩高，降生申甫，斯亦有焉。

衡山

《周官》曰：荆州之镇山曰衡山。

《湘中记》曰：衡山九疑，皆有舜庙，遥望衡山，如阵云，沿湘千里，九向九背，乃不复见。

又曰：南阳刘道人，尝游衡山，行数十里，有绝谷，不得前，遥望见三石困，二困闭，一困开，盛弘之《荆州记》曰：衡山有三峰极秀，一峰名芙蓉峰，最为竦桀，自非清霁素朝，不可望见，峰上有泉飞派，如一幅绢，分映青林，直注山下。

《异苑》曰：湘东姚祖，太元末为郡吏，经衡山，望岩下有数年少，并执笔作书，祖谓是行侣休息，乃枉道过之，未至百许步，少年相与翻然飞飏。

【诗】晋庾阐诗曰：北眺衡山首，南睨五岭末，寂坐挹虚恬，运目情四豁，翔乱凌九霄，陆鳞困濡沫，既体江湖悠，安识南溟阔。

庐山

《山海经》曰：庐山名有二，一曰天子都，二曰天子鄩。

伏滔《游庐山序》曰：庐山者，江阳之名岳，其大形也，背岷流，面彭蠡，蟠根所据，亘数百里，重岭桀嶂，仰插云日，俯瞰川湖之流焉。

远法师庐山记曰：东南有香炉山，孤峰秀起，游气笼其上，则焚氲若烟。

《神仙传》曰：董奉还豫章，庐山下居，在山间，了不佃作，为人治病，亦不取钱物，使病愈者，种杏五株。

张野庐山记曰：庐山，天将雨，则有白云，或冠峰岩，或亘中岭，俗谓之山带，不出三日必雨。

周景式庐山记曰：匡俗，周威〔注〕《太平御览》四十一引张僧鉴寻阳记作武。王时，生而神灵，庐於此山，世称庐君，故山取号焉。

又曰：登庐山，望九江，以观禹之迹，其兹峰乎，东南隐诸岭，不得骈瞩，自庐山人迹所暨，迴望处无复出此者。又甚高峻，每雨，其下成潦，而上犹皎日，峰头有大盘石，可坐数

百人。

【诗】宋谢灵运登庐山绝顶望诸峤诗曰：积峡忽复启，平涂俄已闭，峦陇有合沓，往来无踪辙，昼夜蔽日月，冬夏共霜雪。

宋鲍昭〔注〕按当作照，後同。登庐山诗曰：悬装乱水区，旅薄次山楹，千岩状岵积，万壑势回萦，龕鹡高昔貌，纷乱袭前名，洞涧窥地脉，竦树隐天经，松磴上迷密，云窦下纵横，阴冰实夏结，炎树信冬荣。

又登庐山望石门诗曰：明发振云冠，升峤远栖趾，高峰隔半天，长崖断千里，鸡鸣青涧中，猿啸白云里，瑶波逐穴开，霞石触峰起，回互非一形，参差悉相似。

梁江淹登庐山香炉峰诗曰：绛气下萦薄，白云上杳冥，中坐瞰蜿蜒，俯伏视流星，日落长沙渚，曾阴万里生，藉兰素多意，临风默含情。

【赋】宋支昙谛庐山赋曰：昔哉壮丽，峻极氤氲，包灵奇以藏器，蕴绝峰乎青云，景澄则岩岫开镜，风生则芳林流芬，岭奇故神明鳞萃，路绝故人迹自分，严清升山於玄崖，世高垂化於共卅亭，应真陵云以踞峰，眇忽翳景而入冥，咸豫闻其清尘，妙无得之称名也，若其南面巍峨，北背<上苔>蒂，悬霏分流以飞湍，七岭重亘急而叠势，映以竹柏，蔚以桧松，萦以三湖，带以九江，嗟四物之萧森，爽独秀於玄冬，美二流之潺湲，津百川之所冲，峭门百寻，峻阙千仞，香炉吐云以像烟，

甘泉涌霤而先润。

【碑】梁元帝庐山碑序曰：夫日月丽天，皇穹所以贞观，川岳带地，后土所以惟宁，庐山者，亦南国之德镇，虽林石异势，而云霞共色，长风夜作，则万流俱响，晨鼯晓吟，则百岭齐应，东瞻洪井，识曳帛之在兹，西望石梁，见指宝之可拾，诚复慕类易悲，山中难久，攀萝结桂，多见淹留。

太行山

《山海经》曰：太行山，其首曰归山，其上有金玉，下有碧玉。

《穆天子传》曰：天子命驾八骏之乘，赤骥之驷，南征翔行，迳绝翟道，升于太行，南济于河。

《墨子》曰：墨子请耕桂岭子〔注〕墨子耕柱篇作墨子怒耕柱子，岭字衍，（疑类聚据本怒作请，请岭音近，故致衍，若作怒，则音相距远矣，请问也，见国语吴语注，吕氏春秋首时注。）曰：将上太行，驾骥与牛，子将谁驱，曰：将驱骥，以骥足贵〔注〕耕柱篇及《太平御览》四十作责。也。

《尸子》曰：龙门，鱼之难也，太行，牛之难也，以德报怨，人之难也。

《战国策》曰：范雎说秦王曰：举兵攻荥阳，则成皋之路不通，北囿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兵不下，王举兵而攻荥阳，则其国断为三。

《神仙传》曰：王烈入太行山，忽闻山东北雷声，往视，见山上破数百丈，石中有一孔，径尺，中有青泥流出，烈取挹

之，随手坚凝，气味如粳米饮。

【诗】晋袁宏从征行方山头诗曰：峨瓘太行，凌虚抗势，天岭交气，窈然无际，澄流入神，玄谷应契，四象悟心，幽人来憩。

荆山

《山海经》曰：荆山，其阴多铁，其阳多赤金。

《河图括地象》曰：荆山为地雌，上为轩辕星。

《韩子》曰：卞和得玉於楚山中，献厉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刖其左足，和抱其璞，哭於荆山之下，三日，泣尽继之以血，事具玉门。

《水经》曰：荆山在南郡临沮县东北。

【诗】晋桓玄登荆山诗曰：理不孤湛，影比有津，曾是名岳，明秀超邻，器迁荒外，命契响神，我之怀矣，巾驾飞轮。

梁江淹望荆山诗曰：奉诏至江汉，始知楚塞长，南关绕桐柏，西岳出鲁阳，寒郊无留影，秋日悬清光，悲风绕重林，云霞肃川涨，岁晏君如何，零泪染衣裳。

锺山

徐爱释门[注]《太平御览》四十一作问。略曰：建康北十馀里，有锺山，旧名金山，汉末，金陵尉蒋子文，讨贼战亡，灵发於山，因立蒋侯祠，故世号曰蒋山。

庾阐杨都赋注曰：建康宫北十里，有蒋山，輿地图谓之锺山，元皇帝未渡江之年，望气者云，蒋山上有紫云，时时晨见。

山谦之《丹阳记》曰：京师南北，并有连岭，而蒋山独隆嶒峻异，其形象龙，实杨都之镇也，孙权葬山南，因山为名，号曰蒋陵。

沈约《宋书》曰：萧思话领左卫，尝从太祖登锺山北岭，石上弹琴，因赐以银锺酒，事具琴部。

【诗】梁沈约游锺山诗曰：灵山纪地德，地险资岳灵，终南表秦馆，少室迓王城，北阜何其峻，林薄杳葱青，发地多奇岭，干云非一状，合沓共隐天，参差分相望，郁律构丹巘，峻嶒起青嶂，即事既多美，临眺殊复奇，南瞩储胥观，西望昆明池，山中咸可悦，赏逐四时移，春光发陇首，秋风生桂枝，多值息心侣，结架山之足，八解鸣涧流，四禅隐岩曲。

梁虞骞登锺山下峰望诗曰：冠者五六人，携手岩之际，散意百仞端，极目千里睇，叠岫乍昏明，浮云时卷闭，遥看野树短，远望樵人细。

北邙山

《魏志》曰：明帝即位，欲平北芒，令登台观见孟津，廷尉辛毗谏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损费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盛溢，洪水为害，而丘陵皆夷，何以御之，帝乃止。

朱超石与兄书曰：登北芒远眺，众美都尽，光武坟边杏甚美，今奉送核。

【诗】魏刘伶北芒客舍诗曰：泱泱望舒隐，黝黝玄夜阴，寒鸡思天曙，拥翅吹长音，蚊蚋归丰草，枯叶散萧林，陈醴发悴颜，巴歛畅真心，缊被终不晓，斯叹信难任，何以除斯叹，付之与瑟琴，长笛响中夕，闻此消焜衿。

【赋】晋张协登北芒赋曰：陟峦丘之 丽 ，升逶迤之脩阪，回余车於峻岭。聊送目於四远，灵岳郁以造天，连岗岩以蹇产，伊洛混而东流，帝居赫以彰显，山川汨其常弓，万物化而代转，何天地之难穷，悼人生之危浅，叹白日之西颓兮，哀世路之多蹇，於是徘徊绝岭，踟蹰步趾，前瞻狼山，却闚大岨，东眺虎牢，西睨熊耳，邪亘天际，旁极万里，莽眩眼以茫昧，谅群形之难纪，临千仞而俯看，似游身于云霓，抚长风以延伫，想凌天而举翮，瞻冠盖之悠悠，睹商旅之接轸，尔乃地

势窳隆，丘墟陂纮，坟陇 畏叠 ，基布星罗 ，松林摎映以攒
列，玄木搜寥而振柯，壮汉氏之所营，望五陵之嵬瓘，丧乱起
而启壤，僮竖登而作歌。

天台山

名山略记曰：天台山在剡县，即是众圣所降，葛仙公山也。

《异苑》曰：会稽天台山，虽非遐远，自非忘生忘形，不能跻也。

《幽明录》曰：汉帝永平五年，剡县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度山，出一大溪，溪边有二女子，姿质妙绝，遂留半年，怀土思归，既出，亲旧零落，邑屋改异，无复相识，讯问得七世孙。

孔灵符会稽记曰：赤城山内，则有天台灵岳，玉室璿台。

【赋】晋孙绰游天台山赋序曰：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皆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夫其峻极之状，嘉祥之美，穷山海之赜富，尽人神之壮丽矣，所以不列於五岳，阙载於常典者，岂不以其所立冥奥，其路幽迥，或倒景於重溟，或匿峰於千岭，始经魑魅之涂，卒践无人之境，举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理无隐而不彰，启二奇以示兆，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以界道。

首阳山

《毛诗》曰：采苓采苓，首阳之巔。

《论语》曰：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

《史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让国逃去，隐於首阳山，采薇而食之，遂饿死首阳山，事具让部。

【诗】魏阮籍诗曰：步出上东门，遥望首阳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树林。

【赋】汉杜笃首阳山赋曰：嗟首阳之孤岭，形势窟其槃曲，面河源而抗岩陇。堆隈而相属，长松落落，卉木蒙蒙，青罗落漠而上覆，穴溜滴沥而下通，高岫带乎岩侧，洞房隐於云中，忽吾睹兮二老，时采薇以从容，於是乎，乃讯其所求，问其所脩，州域乡党，亲戚正俦，何务何乐，而并兹游矣，其二老乃答余曰：吾殷之遗民也，厥胤孤竹，作蕃北湄，少名叔齐，长曰伯夷，闻西伯昌之善<求受>，[注]明本作教。育年艾於胡耆，遂相携而随之，冀寄命乎馀寿，而天命之不常，伊事变而无方，昌伏事而毕命，子忽遭其不祥，乃兴师於牧野，遂干戈以伐商，乃弃之而来游，担[注]明本作誓。不步於其乡，余闭口而不食，并卒命於山傍。

燕然山

汉书匈奴传曰：贰师引兵还，至燕然山，单于知汉军劳倦，自将五万骑遮击，贰师军大乱败，贰师降单于。

【铭】後汉班固燕然山铭曰：勒以八阵，莅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绛天，遂陵高阙，下鸡鹿，经磧卤，绝大漠，斩温禺以璠鼓，血尸逐以染铎，然後四校横徂，星流彗扫，萧条万里，野无遗寇，於是城灭区殫，反旆而旋，铄王师兮征荒裔，剿凶虐兮截海外，曩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嵴，熙帝载兮振万世。

罗浮山

茅君内传曰：大天之内，有地中之洞天三十六所，罗浮山之洞，周回五百里。名曰朱明曜真之天。

袁彦伯罗浮山疏曰：遥望石楼直上，当十馀里许，石楼之於山顶，十分之一耳，去县三十里，便见山基，至所登处，当百里许，山皆平敞极目。

《罗浮山记》曰：罗浮者，盖总称焉，罗，罗山也，浮，浮山也，二山合体，谓之罗浮，在增城博罗二县之境，旧说，罗浮高三千丈，有七十石室，七十二长溪，神明神禽，玉树朱草。

【诗】宋王叔之游罗浮山诗曰：菴蔼灵岳，开景神封，绵界盘趾，中天举峰，孤楼侧挺，增岫回重，风云秀体，卉木媚容。

【赋】宋谢灵运罗浮山赋曰：客夜梦见延陵茅山，在京之东南，明旦得洞经，所载罗浮山事云，茅山是洞庭口，南通罗浮，正与梦中意相会，遂感而作罗浮山赋曰：若乃茅公之说，神化是悉，数非亿度，道单悒悒，古冗切，[注]冗当作穴，见广韵屑韵。洞四有九，此惟其七，潜夜引辉，幽境朗日，故

曰朱明之阳宫，耀真之阴室，洞穴之宝衢，海灵之云术，伊离情之易结，谅沉念之罗浮，发潜梦於永夜，若憩波而乘桴，越扶屿之缅涨，上增龙之合流，鼓兰枻以水宿，杖桂策以山游。

九疑山

《山海经》曰：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川，其中有九疑山焉，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

楚辞九歌曰：九疑纷兮并近，[注]九歌作迎。

《淮南子》曰：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多。

《汉书》曰：武帝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疑，事具巡狩部。

湘中记曰：九疑山，在营道县，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名九疑。

名山略记曰：九疑山，汉末有张礼正，魏时有治明期，南游九疑，礼正服黄精，明期服泽写柏实，後俱適西城君，受虹景方，兼以守一，内外洞澈，东华迎而乘云升天。

【诗】庾阐采药诗曰：采药灵山急，结驾登九疑，悬岩漏石髓，芳谷挺丹芝，泠泠云珠落，漙漙玉蜜滋，鲜景染冰颜，妙气翼冥期。

【碑】汉蔡邕九疑山碑曰：岩岩九疑，峻极于天，触石肤合，兴播建云，时风嘉雨，浸润下民，芒芒南土，实赖厥勋，逮于虞舜，圣德光明，克谐顽傲，以孝蒸蒸，师锡帝世，尧而授徵，受终文祖，璇玑是承，太阶以平，人以有终，遂葬九疑，解体而升，登此崔嵬，託灵神仙。

卷八·山部下、水部上

[注] 虎丘山 蒜山 石帆山 石鼓山 石门山 太平山 岷山
会稽诸山交广诸山

[注] 总载水 海水 河水 江水 淮水 汭水 洛水

虎丘山

虎丘山铭曰：晋司徒东亭献公王珣撰，云武丘山先名海涌山。

《吴越春秋》曰：阖庐死，葬於国西北，名虎丘，穿土为川，积壤为丘，发五都之士十万人，共治千里，使象撻土，冢池四周，水深丈馀，椁三重，倾水银为池，池广六十步，黄金珠玉为凫雁，扁诸之剑鱼肠三千在焉，葬之已三日，金精上

杨，为白虎据坟，故曰虎丘。

王珣虎丘记曰：山大势四面周岭，南则是山迳，两面壁立，交林上合，蹊路下通，升降窈窕，亦不卒至。

【诗】张正见从永阳王游虎丘山诗曰：沧波壮郁岛，洛邑镇崇芒，未若兹山丽，峩峩擅水乡，地灵侔少室，涂艰像太行，重岩縹虎据，九曲峻羊肠，溜深涧无底，风幽谷自凉，宝沉馀玉气，剑隐绝星光，白云多异影，丹桂有薰香，远看银台竦，洞塔耀山庄，瑞草生金地，天花照石梁。

【序】晋顾恺之虎丘山序曰：吴城西北，有虎丘山者，含真藏古，体虚穷玄，隐嶙陵堆之中，望形不出常阜，至乃岳嶸，绝於华峰。

陈顾野王虎丘山序曰：夫少室作镇，以峻极而縹奇，太华神掌，以削成而称贵，若兹山者，高不概云，深无藏影，卑非培塿，浅异棘林，秀壁数寻，被杜兰与苔藓，椿枝十仞，挂藤葛与悬萝，曲涧潺湲，脩篁荫映，路若绝而复通，石将颓而更缀，抑巨丽之名山，信大吴之胜壤，若乃九功六义之兴，依永和声之制，志由兴作，情以词宣，形言谐於韶夏，成文畅於钟律，由来尚矣，未有登高能赋，而韜斐丽之章，入谷忘归，而忽铿锵之节，故总轡齐轡，竞雕虫於山水，云合雾集，争歌颂於林泉，于时风清邃谷，景丽脩峦，兰佩堪纫，胡绳可索，林花翻洒，乍飘飏於兰皋，山禽啭响，时弄声於乔木，班草班荆，坐礧石之上，濯纓濯足，就沧浪之水，倾缥瓷而酌旨酒，剪绿叶而赋新诗，肃尔若与三迳齐踪，鎗然似共九成偕韵，盛

矣哉，聊述时事，寄之翰墨。

【书】陈张种与沈螭书曰：虎丘山者，吴岳之神秀者也，虽复峻极异於九天。隐磷殊於太一，衿带城傍，独超众岭，控绕川泽，顾绝峰岑，若其峰崖刻削，穷造化之瑰诡，绝涧杳冥，若鬼神之仿佛，珍木灵草，茂琼枝与碧叶，飞禽走兽，必负义而膺仁，是以历代高贤，轻举栖託，梵台云起，宝刹星悬，自非玉牒开祥，金精蕴耀，岂其神怪，若此者乎。

陈沈螭答书曰：若乃三江五湖，洞庭巨丽，写长洲之茂苑，登九曲之层台，山高水深，云蒸雾吐，其中之秀异者，实虎丘之灵阜焉，冬桂夏柏，长萝脩竹，灵源秘洞，转侧超绝，远涧深崖，交罗户穴。

蒜山

刘桢京口记曰：蒜山无峰岭，北悬临江中，魏文帝南望而致歌，[注]太平御览四十六作叹。

山谦之南徐州记曰：蒜山北江中，有伏牛山。

【诗】宋颜延之侍游蒜山诗曰：睿思缠故里，巡驾匝旧垆，陟峰腾辇路，寻云抗瑶薨，[注]《文选》二十二作薨。春江壮风涛，兰野茂萸英，宣游弘下济，穷远凝圣情。

宋谢庄侍宴蒜山诗曰：龙旌拂纤景，凤盖起流云，转蕙方因委，层华正氛氲，烟竟山郊远，雾罢江天分，调石飞延露，裁金起承云。

石帆山

盛弘之《荆州记》曰：武陵舞阳县，有石帆山，若数百幅帆。

谢灵运游名山志曰：破石溪南二百馀里。又有石帆，脩广与破石等度，质色亦同，传云，古有人以破石之半为石帆，故名彼为石帆，此名破石。

【铭】宋鲍昭石帆铭曰：应龙剖流，息石横波，下溼地轴，上躋星罗，牵湘引汉，欲蠡吞沱，西历岷冢，北写淮河，渺淼泓渫，积广连深，沦天测际，亘海穷阴，云旌未起，风柯不吟，崩涛山逐，郁浪雷沉，穆戎遂留，昭御不还，徒悲猿鹤，空驾沧烟。

石鼓山

《临海记》曰：郡西白鹤山，有石鼓石槌，世云石鼓鸣则土地寇乱，隆安初，此鼓屡鸣，果有孙恩之贼。

旧说，邕西北有石鼓，悬著山旁，鸣则有军兵动，零陵永正乡，有鸣石二所，其一状如鼓，俗名石鼓，泉陵县有石鼓，旧闻数十里，今无声。

王韶之《南康记》曰：宁都溪之西，有一山，状如鼓，相传谓之石鼓，去县三里，壁立百馀丈，赫然似朝霞初晖，异於凡石。

盛弘之《荆州记》曰：建平郡南陵县有石鼓，南有五龙山，山峰嵯峨，凌云济竦，状若龙形，故因为名。

【诗】晋庾阐观石鼓诗曰：命驾观奇逸，径骛造灵山，朝济清溪岸，夕憩五龙泉，鸣石含潜响，雷骇震九天，妙化非不有，莫知神自然，翔霄拂翠岭，缘涧漱岩间，手藻春泉洁，目玩阳葩鲜。

石门山

远法师庐山记曰：西南有石门山，其形似双阙，壁立千仞，而瀑布流焉。

周景式庐山记曰：石门山在康皇东北八十馀里，是一山之大谷，有涧水，亦名石门涧，吐源浚远，为众泉之宗，每夏霖秋潦，转石发树，声动数十里。

刘桢京口记曰：石门，二山头相对，高二十馀丈，广六十馀步，谓为石门，行道所经。

谢灵运名山志曰：石门山，两岩间微有门形，故以为称，瀑布飞泻，丹翠交曜。

【诗】宋谢灵运登石门最高顶诗曰：晨策寻绝壁，夕宿在山栖，疏峰抗高馆，对岭临回溪，长林罗户穴，积石拥基阶，连岩觉路塞，密竹使径迷，来人忘新术，去子惑故蹊，聒聒夕流驶，噉々夜猿啼，沉冥岂别理，守道自不携，心契九秋幹，目玩三春萸，惜无同怀客，共登青云梯。

又石门岩上宿诗曰：朝搴苑中兰，畏彼霜下歇，暝还云际宿，弄此石上月。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异音同致听，殊响俱清越，美人竟不来，阳阿徒晞发。

【书】梁吴筠〔注〕按当作均，後同。与顾章书曰：仆去月谢病，还睽薜萝，梅溪之西，有石门山者，森壁争霞，孤峰限日，幽岫含云，深溪蓄翠，蝉吟鹤唳，水响猿啼，英英相杂，绵绵成韵，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花，偏饶竹实，山谷所资，於斯已办，仁智所乐，岂徒语哉。

太平山

孔皋〔注〕延祐四明志七作晔。又《太平御览》四十七引孔书皆作晔，後同。会稽记曰：馮姚县南百里，有太平山，山形似繖，四角各生一种木，木不杂糅，三阳之辰，华卉代发。

孔灵符会稽记曰：馮姚江源出太平山，东至浹江口入海。

【诗】齐孔稚珪游太平山诗曰：石险天濬分，林交日容缺，阴涧落春荣，寒岩留夏雪。

【铭】晋孙绰太平山铭曰：隗瓘太平，峻逾华霍，秀岭樊缊，奇峰挺嶠，上干翠霞，下笼丹壑，有士冥游，默往奇託，肃形枯林，映心幽漠，亦既覲止，涣焉融滞，悬栋翠微，飞宇云际，重峦蹇产，回溪萦带，被以青松，洒以素濑，流风伫芳，翔云停蔼。

岷山

《尚书·禹贡》：岷山导江，东别为沱。

《河图》曰：岷山之地为井络，帝以会昌，神以建福，上为天井。

【赞】晋郭璞岷山赞曰：岷山之精，上络东井，始出一勺，终致淼溟，作纪南夏，天清地静。

会稽诸山

《吴越春秋》曰：范蠡作城谿，怪山自至，怪山者，琅耶东武海中山也，一夕自来，百姓怪之，故曰怪山。

《孔子家语》曰：禹会诸侯於涂山，防风氏後至，禹戮之，其骨专车。

《越绝书》曰：鸡山豕山者，勾践以畜鸡豕，将伐吴，以食死士。

孔皋会稽记，永兴县东北九十里，有余山，传曰：是涂山，案越书，禹娶於涂山，涂山去山阴五十里，捡其里数，似其处也。

又县东南十八里，有射的山，远望的的如射侯，谓之射的。射的之西，有石室，壁方二丈，谓之射堂。传云，羽客之所游憩，土人常以此占穀食贵贱，射的明则米贱，闇则贵。谚曰：射的白，一百，射的玄，一千。

又曰：县东北六十里，有土城山，勾践索美女以献吴王，得诸暨罗山卖薪女西施郑旦，先教习於土城山，山边有石，云是西施瀚〔注〕《太平御览》四十七作澣，沙石。

又曰：东有秦望山，昔秦始皇登此，使李斯勒石，其碑见在。

孔灵符会稽山记曰：会稽山南，有宛委山，其上有石，俗呼石匮，壁立干云，有悬度之险，升者累梯，然後至焉，昔禹治洪水，厥功未就，乃跻於此山，发石匮，得金简玉字，以知山河体势，於是疏导百川，各尽其宜。

又曰：射的山西南水中，有白鹤，常为仙人取箭，曾刮壤寻索，遂成此山也。

【诗】晋王彪之登会稽刻石山诗曰：隆山珪瓊，崇峦嵯峨，傍觐沧洲，仰拂玄霄，文命远会，风淳道辽，秦皇遐巡，迈兹英豪，宅灵基阿，铭迹峻峤，青阳曜景，时和气淳，脩岭增鲜，长松挺新，飞鸿振羽，腾龙跃鳞。

【赞】晋郭璞会稽山赞曰：禹徂会稽，爰朝群臣，不虔是讨，乃戮长人，玉匮表夏，玄石勒秦。

交广诸山

顾微《广州记》曰：南海增城县，有白水山，有瀑布，悬注百许丈。

又曰：南海始昌县，有一石，望之似牛向江，名曰牛鼻山，县西有夫卢山，高入云霄，世传云，上有湖水，至甲戌日，辄闻山上有鼓角笳箫鸣响。

又曰：南海四会县，有金岗山，行人往往见金人见形岗侧。

又曰：东莞宝安县，有参里山，传云，曾参纯孝，其所居山林，後以为名。

又曰：郁林郡北，有大山，其高隐天，上有池，有石牛在池下，民常祀之，岁旱，百姓杀牛祈雨，以牛血和泥，厚泥石牛背，祠毕，天雨洪注，洗石牛背泥尽而後晴。

刘欣期交州记曰：浮石山，海中而峙，高数十丈，浮在水上。

又曰：有一山，神功刻镂，若射棚，去石堂口百步，夜常

闻射声。

裴氏《广州记》曰：苍梧彰平县，有石膏山，望之皎若霜雪。

【赋】宋谢灵运岭表赋曰：若乃长山钦跨，外内乖隔，下无伏流，上无夷迹，麕兔望岗而旋归，鸿雁睹峰而反翮，既陟麓而践坂，遂升降於山畔，顾後路之倾巘，眺前磴之绝岸，看朝云之抱岫，听夕流之注涧，罗石棋布，怪譎横越，非山非阜，如楼如阙，斑采类绣，明白若月，萝蔓绝攀，苔衣流滑。

总载水

易说卦曰：坎为水，润万物者，莫润於水。

《尚书》曰：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

《穀梁传》曰：水北为阳，水南为阴。

《左传》：汙潦之水，可荐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左传》曰：共工氏以水纪官，故为水师而水名。

说文，浦，水滨也。

《礼记》曰：水曰清淥。

又曰：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鼉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

《毛诗》曰：杨之水，不流束薪。

《穆天子传》曰：天子饮于溲水之上。

《尚书大传》曰：非水无以准万里之平，非水无以通道任重也。

《韩诗外传》曰：夫水者缘理而行，不遗小，似有智者，重而下，似有礼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鄣防而清，似知命者，历险致远，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群物以生，国家以宁，万事以平，此智者所以乐於水也。

又曰：夏不数浴，非爱水也，冬不数炆，非爱火也。

《论语》曰：智者乐水。

又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於道。

《文子》曰：混混之水浊，可以濯吾足，青青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事具离骚，云沧浪之水。又曰：水之性欲清，沙石秽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

《晏子》曰：景公问廉政何如，对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其浊无不涂，其清无不洒。

《墨子》曰：古语曰：君子不镜於水而镜於人，镜於水见面之容，镜於人则知吉凶。

《尸子》曰：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圆折者有珠，清水有黄金，淮南子亦云，事具珠玉部。

《孟子》曰：观於海者难为水，游於圣人之门者难为言。

又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於善恶也，犹水之无分於东西也。

《庄子》曰：水静则明，浊则混，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

又曰：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涘涯之间，不辨牛马，於是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在己。

又曰：夫水，积也不厚，则负其大舟也无力。

《淮南子》曰：往古之时，九州裂，水浩漾而不息，於是女娲积芦灰以止淫水，事具帝王部。

又曰：土地各以类生人，是故清水音小，浊水音大，湍水人轻，迟水人重。

《山海经》曰：剡山有兽焉，名曰合窳，见则天下大水，其上有水焉，甚寒而清，帝台之浆水也。

《玄中记》曰：天下之多者水焉，浮天载地，高下无不至，万物无不润。

《博物志》曰：有八流水出名山，渭出鸟鼠，漾出嶓冢，洛出熊耳，颍出少室，汝出燕泉，泗出陪尾，淄出月台，沂出太山。

永嘉郡记曰：有柘林水，出建安吴兴县。有梧桐水，有两源，一出松阳。有桃支水，出东阳长山县。

湘中记曰：湘水至清，虽深五六丈，见底了了，石子如橈蒲矢，五色鲜明，白沙如霜雪，赤岸如朝霞。

《抱朴子》曰：左慈以气禁水，水为逆流一二丈，禁水著中庭露之，大寒不冰。

《华阳国志》曰：朱仓，少受学於蜀郡，豆腐饮水以讽诵，同业等怜其贫，给米肉，终不受。

《搜神记》曰：汉末，零陵太守有女，悦门下书佐，使婢取盥手水饮之而有娠，既而生子，至能行，太守抱儿，使求其父，儿直上书佐膝，书佐推之，儿仆地为水。

车颖秦书曰：王猛攻邺，慕容评距猛，而恒卖水与军人，众思为乱，猛因得破之。

《续述征记》曰：梁邹城西，有笼水，云齐孝妇诚感神明，涌泉发於室内，潜以绩笼覆之，由是无负汲之劳，及家人疑之，时其出而搜其室，试发此笼，而泉遂湫涌，流漂居宇，故名曰笼水。

【诗】陈祖孙登咏水诗曰：龙川紫阙映，珠浦碧沙沉，岸阔莲香远，流清云影深，风潭如拂镜，山溜似调琴，请君看皎洁，知有淡然心。

【赋】魏文帝济川赋曰：临济川之层淮，览洪波之容裔，鼻腾杨以相薄，激长风而亟逝，漫浩汗而难测，眇不睹其垠际，於是龟龙神嬉，鸿鸾群翔，鳞介霍驿，载止载行，俯接菁藻，仰餐若芳，永号长吟，延首相望，美玉昭晰以曜辉，明珠灼灼而流光，於是游览既厌，日亦西倾，朱旗电曜，击鼓雷鸣，长驱风厉，悠尔北征，思魏都以偃息，託华屋而遨游，酌玄清于金壘，腾羽觞以献酬。

又临涡赋曰：建安〔注〕《初学记》九。又二十二，《太平御览》三百五十九下有十字，此脱。八年，经东国，遵涡水，相伴乎树下，驻马书鞭，作临涡之赋曰：荫高树兮临曲涡，微风起兮水增波，鱼颡颡兮鸟逶迤，雌雄鸣兮声相和，萍藻生兮散茎柯，春木繁兮发丹华。

晋应贞临丹赋曰：陟绵冈之迢邈，临窈谷之濬遐，览丹源之冽泉，眷悬流之清波，漱玄濂而漾沚，顺黄崖而荡博，激重岩之绝根，拂崇丘之飞嶠，然後阴渠洞出，阳澮旁开，倏熠高鹜，皓暄长怀，盘溢郁没，云转飚回，屏侧为之飞陨，壁岸为之陂隤，列以青林，荫以绿枝，桎松蓊茸於其侧，杨柳婀娜乎其下，则〔注〕则上有脱文。高溜承崖，悬泉属岭，别流分注，冰莹玉静，清波引镜，形无遁影。

晋左九嫔涪沔赋曰：览庶类之肇化，何涪沔之独灵，稟阴

精以运景，因落雨而结形，不系根於独立，故假物以资生，体珠光之皎皎，若凝霜之初成，色鲜熠以荧荧，似融露之将渟，亡不长消，存不久寄，其成不欲难，其败亦以易也。

【赞】晋顾凯之水赞曰：湛湛若凝，开神以质，乘风檀澜，妙齐得一。

晋庾肃之水赞曰：湛湛涵绿，清澜澄濬，妙质柔明，云深夜润。

晋殷仲堪水赞曰：大象无形，气以分粗，淡淡冲津，质有虽虚，清澜可濑，明激弗渝，孰能怀之，汎然摩拘。

晋孔甯子水赞曰：澄鉴无虚，积之成川，湍飞莹谷，激石冷然。

晋郭璞释水赞曰：川渌绮错，涣澜流带，潜润旁通，经营华外，殊出同归，混之东会。

又弱水赞曰：弱出昆山，鸿毛是沉，北沦流沙，南暎火林，惟水之奇，莫测其深。

海水

《尚书》曰：江汉朝宗于海。

《山海经》曰：无皋之山，南望幼海，郭璞注曰：即少海水。

又曰：发鸠之山，有鸟名曰精卫，是炎帝之女，往游于东海，溺而不反，是故精卫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东海。

又曰：大荒中有山，名曰天台，海水之入焉。

《老子》曰：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故能为百谷王。

《淮南子》曰：海不让水，积以成其大。

谢承《後汉书》曰：汝南陈茂，尝为交阯别驾，刺史周敞，涉海遇风，舡欲覆没，茂拔剑呵骂水神，风即止息。

《博物志》曰：旧说，天河与海通，近世有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楂来过，甚大，往反不失期，此人乃多粮，乘楂去，忽忽不觉昼夜，奄至一处，有城郭屋舍，望室中，多见

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此人问此为何处，答曰：问严君平，此人还，问君平，君平曰：某年某月，有客星犯牛斗，即此人乎。

王隐《晋书》曰：慕容晃上言曰：臣躬征平郭，远假陛下之威，将士竭命，精诚感灵，海为结冰，凌行海中三百馀里，臣自立国，及问诸故老，初无海水冰冻之岁。

《神仙传》曰：麻姑谓王方平曰：自接待以来，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乃浅於往者略半也，岂复为陵乎。

《论语》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从我者其由也与。

《庄子》曰：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於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厚，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常试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又曰：穷发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鱼名曰鲲，化而为鸟，名曰鹏，事具鸟部。

又曰：东海之鳖，谓埳井之蛙曰：夫海，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禹之时，十年九潦而水弗加益，汤之时，八年七旱而涯不减损，夫不为顷久推移，不以多少进退者，此亦东海之大乐也。

又曰：海水三岁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动。

《韩诗外传》曰：成王时，有越裳氏，重三译而朝，曰：吾受命国之黄发曰：久矣，天之不迅风雨，海之不波溢也，三年於兹矣，意者中国有圣人乎，盍往朝之。

《十洲记》曰：扶桑在碧海之中，地一面万里，太帝之宫，太真东王君所治处。

《玄中记》曰：天下之强者，东海之恶焦焉，水灌而不已，恶焦者，山名也，在东海南方三万里，海水灌水而即消。

《博物志》曰：汉使骠骑将军霍去病，北伐单于，至瀚海而还。

周景式《孝子传》曰：管宁避地辽东，经海遇风，船人危惧，皆叩头悔过，宁思愆，念向曾如厕不冠，即便稽首，风亦寻静。

西域传曰：蒲昌海一名盐泽。

【诗】宋谢灵运游赤石进帆海诗曰：首夏犹清和，芳草亦未歇，水宿淹晨暮，阴霞屡兴没，周览倦瀛壖，况乃凌穷发，川后时安流，天吴静不发，扬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

齐谢朓望海诗曰：沧波不可望，望极与天平，往往孤山映，处处春云生，差池远雁没，飒沓群凫惊。

梁刘孝标登郁洲山望海诗曰：沧溟联霄岫，曾岭郁嶙峋，

下盘盐海底，上转灵鸟翼，溟涬眇非可辩，鸿溶信难测，轻尘久弭飞，惊浪终不息，云锦曜石屿，罗绫文水色。

北齐祖孝徵望海诗曰：登高临巨壑，不知千万里，云岛相接连，风潮无极已，时看远鸿度，乍见惊鸥起，无待送将归，自然伤客子。

【赋】後汉班叔皮览海赋曰：余有事於淮浦，览沧海之茫茫，悟仲尼之乘桴，聊从容而遂行，驰鸿濛以缥鹜，翼飞风而回翔，顾百川之分流，灿烂漫以成章，风波薄其裔裔，邈浩浩以汤汤，指日月以为表，索方瀛与壶梁，曜金璆以为阙，次玉石而为堂，萸芝列於阶路，涌醴渐於中唐，朱紫彩烂，明珠夜光，松乔坐於东序，王母处於西箱，命韩众与歧伯，讲神篇而校灵章，原结旅而自诤，因离世而高游，骋飞龙之骖驾，历八极而回周，遂竦节而响应，忽轻举以神浮，遵霓雾之掩荡，登云涂以凌厉，乘虚风而体景，超太清以增逝，麾天阊以启路，辟阊阖而望余，通王謁於紫宫，拜太一而受符。

魏王粲游海赋曰：乘菌桂之方舟，浮大江而遥逝，翼惊风而长驱，集会稽而一睨，登阴隅以东望，览沧海之体势，吐星出日，天与水际，其深不测，其广无臬，章亥所不极，卢敖所不屈，怀珍藏宝，神隐怪匿，或无气而能行，或含血而不食，或有叶而无根，或能飞而无翼，鸟则爱居孔鹄，翡翠鹈鹕，缤纷往来，沉浮翱翔，鱼则横尾曲头，方目偃岳，大者若山陵，小者重钧石，乃有赍蛟大贝，明月夜光，螭（辟龟）玳瑁，金质黑章，若夫长洲别岛，旗布星峙，高或万寻，近或千里，桂林藪乎其下，珊瑚周乎其趾，群犀代角，巨象解齿，黄金碧

玉，名不可纪。

魏文帝沧海赋曰：美百川之独宗，壮沧海之威神，经扶桑而遐逝，跨天崖而托身，惊涛暴骇，腾踊澎湃，铿訇隐邻，涌沸凌迈，於是鼉鼉渐离，泛滥淫游，鸿鸾孔鹄，哀鸣相求，杨鳞濯翼，载沉载浮，仰啜芳芝，俯漱清流，巨鱼横奔，厥势吞舟，尔乃钓大贝，采明珠，拏悬黎，收武夫，窥大麓之潜林，睹摇木之罗生，上蹇产以交错，下来风之泠泠，振绿叶以葳蕤，吐分葩而扬荣。

晋木玄虚海赋曰：昔在帝妣臣唐之世，洪涛澜汗，万里无际，江河既导，万穴俱流，揜拔五岳，竭涸九州，於廓灵海，长为委输，去声。其为怪，则乃湫湫音亦。湫湫，浮天〔注〕原讹大，据文选十二改。无岸，波如连山，乍合乍散，嘘吸百川，洗涤淮汉，若乃霾翳潜消，莫振莫竦，轻尘不飞，纤罗不动，犹尚呀呷，馀波独涌，若乃边荒速告，王命急宣，飞迅鼓楫，泛海凌山，於是候劲风，揭百尺，维长梢，挂帆席，望涛远决，罔然鸟逝，一越三千，不终朝而济所届，若乃负稊临深，虚誓愆祈，则有海童邀路，马衔当蹊，天吴乍见而仿佛，冈象暂晓而闪尸，尔其大量也，则南澣朱崖，北洗天墟，东演析木，西薄青徐，经纶溟溟，万万有馀，吐云霓，含龙鱼，隐鲲鳞，潜云居，其垠则有天琛水怪，蛟人之室，瑕石诡晖，鳞甲异质，繁采扬华，万色隐鲜，阳冰不治，〔注〕《文选》十二作冶。阴火潜燃，其鱼则横海之鲸，突机孤游，茹鳞甲，吞龙舟，若其毛翼产馼，剖卵成禽，鳧雏离𠂔从，鹤子淋渗，群飞侣浴，戏广浮深，且其为器也，苞乾之奥，括坤之区，唯神是宅，亦祇是庐，何奇不有，何怪不储，茫茫积流，含形内

虚，旷哉坎德，卑以自居。

晋潘岳沧海赋曰：徒观其状也，则汤汤荡荡，澜漫形沉，流沫千里，悬水万丈。测之莫量其深，望之不见其广，无远不集，靡幽不通，群谿俱息，万流来同，含三河而纳四渎，朝五湖而夕九江，阴霖则兴云降雨，阳霁则吐霞曜日，煮水而盐成，剖蚌而珠出，其中有蓬莱名岳，青丘奇山，阜陵别岛，畏环其间，其山则累崔嵬，嵯峨隆屈，披沧流以特起，擢崇基而秀出，其鱼则有吞舟鲸鲵，乌贼龙须，蜂目鯀口，狸班雉躯，怪体异名，不可胜图，其虫兽则素蛟丹虬，元龟灵鼈，脩鼉巨鳖，紫贝螭蛇，玄螭蚺虬，赤龙焚蕴，迁体改角，推旧纳新，举扶摇以抗翼，泛阳侯以濯鳞，其禽鸟则鸛鸿鹳鹖，驾〔注〕当作駕。鵝鵙鵙，朱背炜烨，缥翠葱青，详察浪波之来往，遍听奔激之音响，力势之所回薄，润泽之所弥广，普天之极大，横率土而莫两。

晋庾阐海赋曰：昔禹启龙门，群山既凿，高明澄气而清浮，厚载势广而盘礴。灌注百川，控清引浊，始乎滥觞，委输大壑，若夫长风鼓怒，涌浪碎濤，飏波於万里之间，漂沫於扶桑之外，於是百川辐凑，四渎横通，回泐潏，耸散穹隆，映晓云而色暗，照落景而俱红，惊浪峣瓘，眇漫滌汨，灩澦潺湲，浮天沃日，鲸鲵蕴而乍见，伏螭涌而竞游，灵鼈朱鳖，出没争浮，螭龙掣水，巨鳞吞舟。

晋孙绰望海赋曰：五湖同浸，九江丛溉，抱河含济，吞淮纳泗，南控沅湘，西引泾渭，洲渚迢递以疏属，岛屿绵邈以牢罗，殖崑崙之碣石，构穹隆之羊柯，玄奥之府，重刃之房，

鳞汇万殊，甲产无方，包随珠，衔夜光，玳瑁熠烁以泳游。螭螭灿烂以映涨，灵贝含素而表紫，螭螺络舟而带绡，青甲芬`以微扇，玄木杳眇以舒芳，其卉木则绿苔石发，蔓以流绵，紫茎菰粽，解以被渚，华组依波而锦披，翠纶扇风而绣举，长鲸岳立以截浪，蚬 昔扬鬢以排流，巨鼈赳赳以冠山，乌鰲呼吸以吞舟，鹏为羽桀，鯢称介豪，翼遮半天，背负重霄，举翰则宇宙生风，抗鳞则四渎起涛，考万川以周览，亮天池之综纬，弥纶八荒，亘带九地，昏明注之而不溢，尾闾泄之而不匮。

齐张融海赋曰：尔其海之状也，则穷区没渚，万里藏岸，控会河济，朝总江汉，湍转则日月似惊，浪动则星河如覆，展转从横，扬珠起玉，峰势崇高，岫形参错，或如前而未进，乍非迁而已却，却瞻无後，向望何前，长寻高眺，唯水与天，若乃山横蹙浪，风倒摧波，磊若惊山碣岭以竦石，郁若飞烟奔云以振柯，连瑶光而交彩，接玉绳以通华，尔其奇名出录，诡物无书，高岸乳鸟，横開产鱼，螭螭玳瑁，绮贝绣螺，玄珠互采，[注]原讹牙米，据冯校本及明本改。绿紫相华。

河水

《山海经》曰：昆仑山，河水出焉。

又曰：阳纁之山，河出其中，陵门之山，河出其中。

《毛诗》曰：新台，刺卫宣公也，纳伋之妻，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国人恶之，而作是诗也，新台有泚，河水沚沚。

又曰：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

《左传》曰：周诗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又曰：楚昭王有疾，卜河为祟，大夫请祭，王曰：江汉沮漳，楚之望也，河非所获罪，遂弗祭。

《穀梁传》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晋君召伯尊，伯尊过，遇辇者问焉，辇者曰：君亲素缟师，群臣哭之，既而祠焉，伯尊至，君问之，伯尊如其言，而河流矣，左传云伯宗。

《孝经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应天汉。

《吕氏春秋》曰：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名曰洪水，禹乃决流疏河，为彭澧之漳，[注]吕氏春秋爱类篇作障。所活者千八百国，此禹之功也。

《史记》曰：元光中，河决於瓠子，於是天子已用事万里沙，则还临决河，沉白马玉璧於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填决河，而取淇园之竹以为楫，天子既临河决，悼功之不成，乃作瓠子之歌。

又曰：秦灭六国，自以获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

《韩诗外传》曰：申徒狄非其世，将自投於河，崔嘉闻而止之曰：圣仁之人，民之父母也，今为濡足，不救溺人，可乎，申徒曰：昔桀杀龙逢，纣杀比干，而亡天下，吴杀子胥，陈杀泄冶，而灭其国，非无圣智，不用故也，遂负石而沉於河。

《淮南子》：河以逶蛇故能远。

又曰：河水九折注海而流不绝者，有昆仑之输也。

《物理论》曰：河色黄赤，众川之流，盖浊之也，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一直。

《尔雅》曰：水自河出为雍。

河出昆仑墟，色白。

《山海经》曰：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南流。

《庄子》曰：河润九里，泽及三族。

《楚辞》曰：与汝游兮九河，冲风起兮水扬波。

【诗】梁范云度黄河诗曰：河流迅且浊，汤汤不可陵，桡楫难为榜，松舟才自胜，空亭偃旧木，荒畴馀故塍，不睹行人迹，但见狐兔兴，寄言河上老，此水何当澄。

【赋】晋成公绥大河赋曰：览百川之弘壮，莫尚美於黄河，发昆仑之峻极，出积石之嵯峨。

魏应璩灵河赋曰：咨灵川之遐原，于昆仑之神丘，冲积石之重险，披山麓而溢浮，涉津路之峻泉，播九道乎中州，汾鸿踊而腾鹭，恒亶亶而徂征，肇乘高而迅逝，阳侯沛而振惊，有汉中叶，金隄隤而瓠子倾，兴万乘而亲务，董群后而来营。下淇园之丰筱，投玉璧而沉星，若夫长杉峻楫，茂栝芬橈，扶流灌列，暎水荫防，隆条动而畅清风，白日显而曜殊光。

【颂】宋鲍昭河清颂，夫四皇六帝，树声长世，大宝也，泽浸群生，国富刑清，鸿德也，制礼裁乐，淳风迁俗，文教也，诛箠羯黠，束纛象阙，武功也，鸣鸟跃鱼，涤秽河渠，至祥也，大宝鸿德，文教武功，其崇如此，幽明同赞，神祇与能，厥应如彼，唯天为大，尧实则之，抑又闻之，势之所覃者浅，则美之所传者近，道之所感者深，则庆之所流者远，圣命难谌，皇历攸归，谋从筮协，神与民推，黄旗西暎，紫盖东

晖，纳瑞璃玉，升政衡玑，污彼四渎，媚此双川，伏灵遥纪，
闕觐遐年，澄波昆丘，镜流葱山。

【铭】後汉李尤河铭曰：洋洋河水，赴宗于海，经自中
州，龙图所在，昔周武诸侯，会于孟津，鱼入王舟，乃往剋
殷，大汉承绪，怀附遐邻，邦事来济，各贡厥珍。

江水

《尚书·禹贡》：岷山导江，东别为沱。

又曰：三江既入，震泽底定。

《春秋元命苞》曰：牛女为江潮，江潮者，所以开神润化，故其气湍急。

《孙卿子》曰：子路盛服见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褕者何也，在昔江出於汶山，其始出，源可以滥觞，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风，不可涉也，非唯下流水耶，今汝衣服既盛，颜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谏汝乎。

《列女传》曰：楚昭王贞姜，齐女也，昭王出游，留夫人渐台，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符，夫人不肯出，使者还取符，未及，台已坏，流水而死，事具人部贤妇人篇。

又曰：广汉姜诗妻，事姑至孝，姑好饮江水，水去家七里，妻常鸡鸣溯流而汲，而风雪，不时得水，诗责遣之，妻寄邻家，纺绩给与，诗闻追还，舍侧立有涌泉出，味如江水。

谢承《後汉书》曰：吴郡王闳，渡钱塘江，遭风，船欲

覆，闾拔剑斫水，骂五〔注〕《太平御览》六十作伍。子胥，水息得济。

《吴志》曰：魏文帝出广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

《吴录》曰：书云，三江既入，震泽底定，震泽，吴西南太湖也。

又曰：步鹭表言，此降人说，北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大江，吴主见吕岱，说，鹭言北欲以沙囊塞江，每读其表，辄独失笑，此江自开辟以来，宁可以囊塞之乎。

【诗】梁沈约泛永康江诗曰：长枝萌紫叶，清源泛绿苔，山光浮水至，春色犯寒来，临睨信永矣，望美暖悠哉，寄言幽闺妾，罗袖勿空裁。

又渡新安江贻京邑游好诗曰：眷言访舟客，兹川信可珍，洞澈随深浅，皎镜无冬春，千仞写高树，百丈见游鳞，纷吾隔嚣滓，宁可濯衣巾，原以潺湲末，霑君衣上尘。

梁任昉济浙江诗曰：昧旦乘轻风，江湖忽来往，或与归波送，乍逐翻流上，近涯无<垂夫>目，远峰更兴想，绿树悬宿根，丹崖颓久壤。

又严陵濑诗曰：群峰此峻极，参差百重嶂，清浅既涟漪，激石复奔壮，神物徒有造，终然莫能仗。

梁刘孝绰和太子落日望水诗曰：川平落日迴，落照满川涨，复此沦坡池，派引别沮漳，耿耿流长脉，熠熠动轻光，临泛自多美，况乃还故乡，榜人夜理楫，棹女闇成妆，欲待春江曙，争涂向洛阳。

梁王台卿临沧波诗曰：高轩临不测，清江穷广深，天边生岸影，水上结云阴，风来白华起，潮满黄沙沉。

又泛江诗曰：春江下白帝，画舸向黄牛，锦缆回沙碛，兰桡避荻洲，湿花随水泛，空巢逐树流，岸社多乔木，山城足迴楼。

陈阴铿晚出新亭诗曰：大江一浩荡，离悲足几重，潮落犹如盖，云昏不作峰，远戍唯闻鼓，寒山但见松，九十方称半，归途讵有踪。

【赋】东晋郭璞江赋曰：咨五才之并用，寔水德之灵长，惟岷山之导江，初发源於滥觞，总括汉沔，兼包淮湘，并吞沅澧，汲引沮漳，源二分於岷峽，流九派乎浔阳，鼓洪涛於赤岸，沦馀波於柴桑，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澎湃，滂汗六州之域，经营炎景之外，呼吸万里，吐纳灵潮，自然往复，或夕或朝，若乃巴东之峽。夏后疏凿，绝岸万丈，壁立霞駁，碧沙溃沱而往来，巨石砢蛇兀以前却，鱼则江豚海豨，叔鮪王鱣，骨鯁□鮓，蛟螭鯪鯢，尔其水物怪错，则有王珣海月。土肉石华，琐蛞腹蟹，水母目虾，紫蛭如渠，洪蚶专车，琼半晞曜以莹珠，石去应节而扬葩，若乃龙鲤一角，奇鹄九头，有鳖三足，有龟六眸，赭螯肺跃而吐玑，文魮磬鸣以孕璆， 亨

马腾波以嘘蹠，水兕雷咆乎阳侯，雹布馀粮，星离沙镜，青纶竞纠，縟组争映，石帆蒙笼以盖屿，萍实时出而漂泳，其下则金矿丹砾，云精烛银，鸣石列乎阳渚，浮磬肆乎阴滨，其羽族则有晨鹄天鸡，鸕鷀鸥鹭，千类万声，自相喧聒，繁蔚芳蒨，隐蔼水松，涯灌芊蕖，潜荟葱茏，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潜达傍通，幽岫窈窕，金精玉英瑱其里，瑶珠怪石綦其表，海童之所巡游，琴高之所灵矫，冰夷倚浪以傲睨，江妃含嚬而眇眇，若乃宙宇澄寂，八风不翔，舟子於是搦棹，涉人於是櫂榜，漂飞云，运馀舡，舳舻相属，万里连樯，溯回沿流，或渔或商，长风飏以增扇，广莫□音丽。而气整，徐而不<风委>，疾而不猛，鼓帆迅越，<走白>涨截洞，倏忽数百，千里俄顷，於是芦人渔人，宾落江山，衣则羽褐，食惟蔬鲜，或挥轮於悬蛇奇，或中濑而横旋，忽忘夕而宵归，咏采菱以叩舷，及其譔变儻恍，符祥非一，动应无方，感事而出，经纪天地，错综人术，妙不可尽之於言，事不可穷之於笔。

晋庾阐涉江赋曰：发中州之曲洧，背石头之岩岨，溯晨风而遥迈，乘涛波而容与，於是时也，夕日将昏，天吴骇奔，阳侯漂海，若泛江豚，尔乃云雾勃起，风流溷淆，排岩拒濑，触石兴涛，澎湃洗淖，郁怒咆哮，回连波以岳坠，壑后土而川窅，总百川之殊势，集朝宗乎沧浪，注天波於析木，激东极乎扶桑，体含弘而弥泰，道谦尊而逾光，齐山海以比量，冠百谷而称王，此则水之势也，且夫山川謁怪，水物含灵，鳞千其族，羽万其名，毛群诡观，倮类殊形，明月晞光以夕耀，金沙逐波而吐瑛，抚楫中流，汨徂西土，过乎历阳之津，迄乎横江之浦，若乃越三江之下口，眇濡须以迳渡，邈天险之遐势，历习坎之重固，川渌泓澄以含景，山水彡甲彡鼠〔注〕原讹□，

据冯校本改。而鳞布。

晋曹毗涉江赋曰：迄赵屯，历彭川，脩岸靡靡，莞苇芊芊，紫莲被翠波而抗英，碧榼乘天岸而星悬，百籁夕奏，山精夜燃，狂杳萧瑟以洞骇，洪涛突兀而横峙，尔乃江獭彭蠡，夜火煇焕，凌错吐杳，骇鲸喷澜，采蜂於是汎波，文鱼於是登岸。

【歌】晋夏侯湛江上泛歌曰：悠悠兮远征，倏倏兮暨南荆，南荆兮临长江。临江河兮讨不庭，江水兮浩浩，长流兮万里，洪浪兮云转，阳侯兮奔起，惊翼兮垂天，鲸鱼兮岳跼，蘼芜纷兮被皋陆，脩竹郁兮翳崖趾，望江之南兮邀目桂林，桂林蓊郁兮鸛鸡扬音，凌波兮原济，舟楫不具兮江水深沈，嗟回盼於北夏，何归轸之难寻。

淮水

《尚书·禹贡》曰：道淮自桐柏。

《毛诗》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

水经曰：淮水出南阳平氏县昭稽山，东北过桐柏山。

《山海经》曰：淮水出馀山，山在朝阳义乡西，入海。

【赋】魏文帝浮淮赋曰：建安十四年，师自谯东征，大兴水军，泛舟万艘，虽孝武舳舻千里，殆不过也，溯淮水而南迈，泛洪潭之皇波，仰岩岗之隆阻，经东山之曲阿，於是惊风泛，涌波骇，众帆张，群棹起，争先逐进，莫过〔注〕疑涉下適字衍。適相待。

魏王粲浮淮赋曰：从王师以南征，浮淮水而遐逝，背涡浦之曲流，望马丘之高濫，於是迅风兴，涛波动，长濬潭漚，滂沛泓溶。

汉水

《山海经》曰：嶓冢之山，汉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江。

《尚书·禹贡》曰：嶓冢道漾，东流为汉。

《毛诗》曰：汉广，德广所及也，文王之化，被乎南国，美化行於江汉之域，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左氏传》曰：屈完谓齐桓公曰：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

【诗】梁简文帝玩汉水诗曰：杂色昆仑水，泓澄龙首渠，岂若兹川丽，清流疾且徐，离离细碛净，蔼蔼树阴疏，石衣随溜卷，水芝扶浪舒，连翩写去楫，镜澈倒遥墟，聊持点纓上，於是察川鱼。

【赋】後汉蔡邕汉津赋曰：夫何大川之浩浩，披厚土以载形，纳阳谷之所吐，兼汉沔之殊名，总畎澮之群液，演西土之阴精，过曼山以左回，游襄阳而南萦，於是游目骋观，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陇坻，下接江湖，导财运货，懋迁有无，既乃风焱萧瑟，勃焉并兴，阳侯沛以奔骛，洪涛涌以沸腾，原乘流以上下，穷沧浪乎三澨，观固宗之形兆，看洞庭之交会。

洛水

《山海经》曰：洛水出洛西山，东北注河，入成皋之西。

《易》曰：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

《尚书》曰：道洛自熊耳，东北会於涧瀍。

《国语》曰：灵王二十二年，穀洛龙斗，将毁宫室，王欲壅之，太子晋曰：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归也，川，气之导也，泽，水之鍾也，夫水聚於高，归於下，今吾执政，无乃实所僻，而祸夫二川之神，王卒壅之，王室大乱。

《淮南子》曰：雒水轻利宜禾。

谢承《後汉书》曰：沛国陈宣，建武十年，雒水出，造天津城门，或欲筑塞之，宣谏曰：昔王尊正身，金堤水退，况圣人耶，言未绝而水去。

汉官典职曰：德阳殿，周游容万人，自偃师去宫四十五里，激洛水於殿下。

【诗】太宗皇帝临洛水诗曰：春蒐驰骏骨，总辔俯长河，

霞处流紫锦，风前漾卷罗，水花翻照树，隄兰倒插波，岂必汾阴曲，秋云发棹歌。

苏味道和受图温洛诗曰：绿绮膺河检，青坛俯洛滨，天旋俄制趾，孝享属严禋，陟配光三祖，怀柔洎百神，雾开中道日，雪敛属车尘，预奉咸英奏，长歌亿万春。

李峤和拜洛诗曰：七萃銮舆动，千年瑞检开，文如龟贝出，图似凤衔来，殷荐三神享，明祠万国陪，周旗黄鸟集，汉幄紫云回，日暮钩陈转，清歌上帝台。

牛凤及和受图温洛诗曰：八神承玉辇，六羽惊瑶溪，戒道伊川北，通旌涧水西，御图开洛匱，刻石与天齐，瑞日波中上，仙禽雾里低，微臣矫弱翮，抃舞接鸾鹭。

【赋】魏曹子建《洛神赋》曰：余从京域，言归东藩，背伊阙，越轘辕，经通谷，凌景山，容与乎阳林，流眄乎洛川，睹一丽人，于岩之畔，乃援御者而告之曰：彼何人斯，若斯之艳也，御者对曰：臣闻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君王所见，无乃是乎，余告曰：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於是忽焉纵体，以游以嬉，左倚采旄，右荫桂旗，攘皓腕於神浒，采湍濑之玄芝，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尔乃众灵杂遝，命俦啸侣，或戏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从南湘之二妃，携汉滨之游女，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於是屏翳收风，川后静波，冯夷鸣鼓，女娲清歌，腾文鱼以警乘，鸣玉銮以偕逝，六龙俨其齐首，载云车之容裔。

卷九·水部下

[注] 壑 四渎 涛 泉 湖 陂 池 谿 谷 涧 浦 渠 井 冰
津 桥

壑

《山海经》曰：东海之外有大壑。

《列子》曰：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实惟无底之谷。

《庄子》曰：淳芒东之大壑，遇苑风於东海滨，苑风曰：子将之大壑奚为，夫壑之为物，注焉而不满，取焉而不竭。

又曰：藏舟於壑，藏山於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离骚》曰：降望大壑。

【赋】梁简文帝大壑赋曰：渤海之东，不知几亿，大壑在焉，其深无极，悠悠既湊，滔滔不息，观其浸受，壮其吞匿，历详众水，异导殊名，江出濯锦，汉吐珠瑛，海逢时而不涌，河遇圣而知清，嗟乎，使夫怀山之水积，天汉之流驶，彭潜与渭湿俱臻，四渎与九河同至，余乃知巨壑之难满，尾闾之为异

四渎

《尔雅》曰：江河淮济为四渎，四渎者，发源注海者也。

桓谭《新论》曰：四渎之源，最高而长，从高注下，其流激浚，故为平地灾害。

《博物志》曰：四渎，济出王屋山，其江河淮所出，已具别卷。

【碑】周王褒四渎祠碑铭曰：灵祠岳立，贝关云浮，寂寥诡怪，仿仿神游，姬嬴分国，河渭合流，桃花春水，灵草孤洲，潼乡河曲，汾阴壤，乱流不度，龙门难上，河鱼送迎，江妃来往，水开通迹，山临高掌，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荣光离合，云气徘徊，水仙遗操，津吏馀杯，波息川后，浪靖澹台。

涛

《广雅》曰：阳侯涛，大波也。

《吴越春秋》曰：吴王赐子胥剑，遂伏剑而死，吴王乃取子胥之尸，盛以鸱夷之器，投之江海，子胥因随流扬波，成涛激岸，随潮来往。

《论衡》曰：儒书言，吴王夫差杀伍子胥，煮之於镬，盛以囊，投之於江，子胥恚恨，临水为涛，溺杀人，夫言吴王杀伍子胥投之於江，实也，言其恨恚，临水为涛者，虚也，卫蒧子路而汉烹彭越，子胥勇猛，不过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发怒於鼎镬之中，子胥亦然，自先入鼎镬，後乃入江，在镬之时，其神岂怯，而勇於江水哉，何其怒气前後不相副也。

《博物志》曰：东海中有牛鱼，其形如牛，剥其皮悬之，潮水至则毛起，潮去则伏。

【诗】晋苏彦於西陵观涛诗曰：洪涛奔逸势，骇浪驾丘山，匍匐振宇宙，澎湃津云连。

梁徐昉赋得观涛诗曰：云容杂浪起，楚水漫吴流，渐看遥树没，稍见远天浮，渔人迷旧浦，海鸟失前洲，不测沧溟旷，

轻鳞幸自游。

【赋】晋顾恺之观涛赋曰：临浙江以北眷，壮沧海之宏流，水无涯而合岸，山孤映而若浮，既藏珍而纳景，且激波而扬涛，其中则有珊瑚明月，石帆瑶瑛，彫鳞采介，特种奇名，崩峦填壑，倾堆渐隅，岑有积螺，岭有悬鱼，谟兹涛之为体，亦崇广而宏浚，形无常而参神，斯必来以知信，势刚凌以周威，质柔弱以协顺。

晋曹毗观涛赋曰：伊山水之辽迥，何秋月之凄清，瞻沧津之腾起，观云涛之来征，尔其势也，发源溟池，回冲天井，洒拂仓汉，遥栌星景，伍子结誓於阴府，洪湍应期而来骋，汨如八风俱臻，隗若昆仑抗岭。

晋伏滔望涛赋曰：若夫金祗理轡，素月告望，宏涛於是郁起，重流於是电骧。起沙渟而迅迈，触横门而剋壮，灌江津而砰濤，鼓赤岸而激扬，郁律烟腾，隗兀连岗，重叠巘而天竦，洄湍澹而起涨。

泉

《尔雅》曰：泉一见一否为灈，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悬出，悬，下出也，汎泉仄出，仄出，旁出也。

论语撰考讖曰：水名盗泉，舟尼不嗽。

《吕氏春秋》曰：太公钓於滋泉，《淮南子》曰：昆仑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药，以润万物。

《东观汉记》曰：耿恭为校尉，居疏勒，匈奴来攻，城中穿井十五丈无水，恭曰：闻二师将军，拔佩刀刺山，而飞泉出，今汉德神灵，岂有穷乎，乃正衣服，向井拜，为吏请祷，有顷，井泉涌出。

应劭《汉官仪》曰：酒泉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曰酒泉。

吴郡录曰：始兴有始兴山，山出温泉。

天门零县有温泉，丹阳江乘县有汤山，出温泉，二所可以治〔注〕太平御览七十一作瀹。鸡。

《广志》曰：温泉，西者在新丰，北者在广平，有美泉出，溉种，出穀香美，在汲郡，新成县有冷泉，水冷如冰，在湖县有盐泉，煮则为盐，有醴泉，用之愈疾。

晋安帝纪曰：吴隐之性廉操，为广州刺史，界有一水，谓之贪泉，古老云，饮此水者，廉士皆贪，隐之始践境，先至水所，酌而饮之，因赋诗以言志，若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清操逾厉。

宣城记曰：临城县南四十里，有盖山，百许步有姑舒〔注〕《文选》注四十三，初学记八，《太平御览》七十作舒

姑，此倒。泉，昔有舒女，与其父析薪於此泉，女因坐，牵挽不动，乃还告家，比还，唯见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好音乐，乃作弦歌，泉涌洄流，有朱鲤一双，令〔注〕《文选》注作今，御览同。人作乐嬉戏，泉故涌出。

汉水记曰：汉水有温泉，方圆数十步，冬夏常沸涌，望见白气冲天，能差百病。

江乘地记曰：东南三十五里，有半汤泉，半冷半温，共同一壑。

盛弘之《荆州记》曰：新阳县惠泽中，有温泉，冬月，未至数里，遥望白气，浮蒸如烟，上下采映，状若绮疏。又有车轮双辕形，世传昔有玉女乘车，自投此泉，今人时见女子，姿仪光丽，往来倏忽。

又曰：夷道县句将山下，有三泉，传云，本无此泉，居者皆苦远汲，人人多卖水与之，有一女子，孤贫褴褛，无以贸易，有一乞人，衣粗貌丑，疮痍竟体，村人见之，无不秽恶，唯女子独加哀矜，割饭饴之，乞人食毕曰：我感姬行善，欲思相报，为何所须，女答曰：何恩可报，且今所须之物，非君能得，因问所须，女子曰：正原此山下有水可汲，乞人乃取腰中书刀，刺山下三处，即飞泉涌出，因便辞去，忽然不见。

括地图曰：负丘之山，上有赤泉，饮之不老，神宫有英泉，饮之，眠三百岁乃觉，不知死。

《十洲记》曰：瀛洲有玉膏，山出泉如酒味，名为玉酒。

【诗】北齐刘逖浴汤泉诗曰：骊岫犹怀玉，新丰尚有家，神井堪销疹，温泉足荡邪，紫苔生石岸，黄沫拥金沙，振衣殊未已，翻然停使车。

【赋】後汉张衡温泉赋曰：阳春之月，百草萋萋，余在远行，原望有怀，遂適骊山，观温泉，浴神井，风中峦，壮厥类之独美，思在化之所原，览中域之珍，[注]《初学记》七珍下有怪字，此脱。无斯水之神灵，控汤谷于瀛洲，濯日月乎中营，荫高山之北延，处幽屏以间清，於是殊方交涉，骏奔来臻，士女晬其鳞萃，纷杂逕其如綢。

晋傅咸神泉赋序曰：余所居庭前，有涌泉，在夏则冷，涉冬而温，温则水物冬生，冷则冰可以过，每夏游之，不知岁之有暑耳，惟兹神泉，厥理难原，在冬则温，既夏而寒，混混洋洋，载清载澜，遂乃埒以文石，树之柳杞，密叶云覆，重荫蔽沚，气泠泠以含凉，风肃肃而恒起，于时朱明纪运，旭日驰光，郁郁隆暑，赫赫太阳，□[注]全晋文五十一作盥。玉体於素波，身凄焉而自清，不知天时之有暑，忽谓繁霜之陨庭，逮至旻秋既逝，司寒骋节，六合萧条，严风凜冽，河洛辍流，太阴凝结，彼澹澹而含冻，此灼灼而含热，绿竹猗猗，苕藻青青，是託斯茂，是殖斯荣。

【碑】周王褒温汤碑曰：原夫二仪开辟，雷风以之通响，五材运行，水火因而并用，炎上作苦，既丽纯阳之德，润下作咸，且协凝阴之度，至於迁陵热溪，沉鱼涌浪，炎洲烧地，穴

鼠含烟，火井飞泉，垂天远扇，焦源沸水，冲流进集，甘川浴日，跳波迈椒丘之野，汤谷扬涛，激水疾龙门之箭，故以地伏流黄，神泉愈疾云云。其铭曰：挺此温谷，骊岳之阴，白矾上彻，丹沙下沉，华清驻老，飞流莹心，谷神不死，川德愈深。

周庾信温汤碑曰：咸池浴日，先应绿甲之图，砥柱浮天，始受玄夷之命，仁则涤荡埃氛，义则激扬清浊，勇则负山馀力，弱则鸿毛不胜，仲春则榆莢同流，三月则桃花共下，其色变者，流为五云之浆，其味美者，结为三危之露，烟青於铜浦，色白於铅溪，非神鼎而长沸，异龙池而独涌，洒胃湔肠，兴羸起瘠，秦皇馀石，仍为雁齿之阶，汉武旧陶，即用鱼鳞之瓦，山间涌水，实表忠诚，室内江流，弥彰纯孝，岂若醴泉消疾，闻乎建武之朝，神水蠲痼，在乎咸康之世，嵩岳三仙之馆，不孤擅於天池，华阴百丈之泉，岂独高於莲井。

湖

《说文》曰：湖，大陂也，杨州浸有五湖，水泽所仰以溉灌也。

《越绝书》曰：大湖周三万六千顷。

《神异经》曰：北方荒外有石湖，其水冰。

《淮南子》曰：夫历阳之都，一夕反而为湖，历阳，淮南国名，昔有老嫗，常行仁义，有两书生过之，谓曰：此国当没为湖，视东城门阊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顾也，自尔，此嫗数往视门阊，吏问之，嫗对如其言，暮，门吏杀鸡，以血涂门，明日，嫗早往视，门血，便走上山，国没为湖。

《风俗通》曰：越灭吴，范蠡乘舟於五湖。

《语林》曰：褚公与孙绰游曲阿後湖，狂风忽起，舫欲倾，诸公已醉，乃曰：此舫人皆无可以招天谴者，唯有兴公多尘滓，正当以厌天欲耳，便欲捉掷水中，孙遽无计，唯大啼曰：季野，卿念我。

《述异记》曰：桓冲为江州刺史，乃遣人周行庐山，冀睹

灵异，既陟崇巘，有一湖，匝生桑树，有大群白鹅，湖中有败鳊赤鳞鱼。

刘道真钱塘记曰：明圣湖在县南，去县三里，父老相传，湖有金牛。

郑缉之东阳记曰：北山有湖，故老相传云，其下有居民曰徐公者，常登岭至此处，见湖水湛然，有二人共博於湖间，自称赤松子安期先生，有一壶酒，因酌以饮徐公，徐公醉而寐其侧，比醒，不复见二人，而宿草攒蔓其上，家人以为死也，丧服三年，服竟，徐公方反，今其处犹为徐公湖。

裴氏《广州记》曰：庐山顶有湖，广数顷，有杨梅山桃，止得於上饱啖，不得持去。

《秦州记》曰：武都山前有湖，冬夏无增减，义熙初，有白龙於此湖升天。

邓德明《南康记》曰：平固县覆笥山上，有太湖，周数十里，灵果异物，皆不可识。又有石雁，浮在湖中，每至秋天，石雁飞鸣，如候时也。

《风土记》曰：阳羨县东，有太湖，中有包山，山下有洞穴，潜行地中，云无所不通，谓之洞庭地脉也。

荆山记曰：巴陵南有青草湖，周回百里，日月出没其中，湖南有青草山，故因为名。

【诗】晋李颙涉湖诗曰：旋经义兴境，弭棹石兰渚，震泽为何在，今唯大湖浦，圆径萦五百，眇目缅无睹，高天淼若岸，长津杂如缕。

宋孝武济曲阿後湖诗曰：宵登毗陵路，旦过云阳郭，平湖旷津济，菰渚迭明芜，和风翼归采，夕氛晦山嵎，惊澜翻鱼藻，赭霞照桑榆。

宋谢灵运石壁还湖中作诗曰：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暧，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

宋谢惠连汎南湖至石帆诗曰：轨息陆涂初，枻鼓川路始，涟漪繁波漾，参差层峰峙，萧疏野趣生，逶迤白云起，登陟苦跋涉，辟盼乐心耳，即玩玩有竭，在兴兴无已。

梁元帝泛芜湖诗曰：桂潭连菊岸，桃李夹成蹊，石文如濯锦，云飞似散珪，桡度菱根反，船去荇枝低，飏随迎雨燕，鼓逐伺潮鸡。

梁范云治西湖诗曰：史氏导漳水，西门溉河潮，图始未能悦，克终良可要，拥锺劝年首，提爵劳春朝，平皋草色嫩，通林鸟声娇，已集故池鹭，行蒔新田苗，何吁畚筑苦，方驩鱼稻饶。

陈阴铿渡青草湖诗曰：洞庭春溜满，平湖锦帆张，源水桃

花色，湘流杜若香，穴去茅山近，江连巫峡长，带天澄迥碧，映日动浮光，行舟逗远树，渡鸟息危樯，滔滔不可测，一苇讵能航。

陈刘删汎宫亭湖诗曰：回舫乘汎水，举帆逐分风，混漾疑无际，飘扬似度空，樯乌排鸟路，船影没河宫，孤石沧波里，匡山苦雾中，寄言千金子，安知万里蓬。

【赋】吴杨泉五湖赋曰：乃天地之玄源，阴阳之所徂，上值箕斗之精，与云汉乎同模，受三方之灌溉，为百川之巨都，居扬州之大泽，苞吴越之具区，南与长江分体，东与巨海合流，太阴之所眚，玄灵之所游，追湖水而往还，通蓬莱与瀛洲，尔乃详观其广深之所极，延袤之规方，邈乎浩浩，漫乎洋洋，西合乎濠汜，东苞乎扶桑，日月於是出入，与天汉乎相望，左有苞山，连以醴渚，岑岳崔嵬，穹穷纡曲，右有平原广泽，蔓延旁薄，原隰陂阪，各有条格，茹芦茨，隐轸肴错，冲风之所去，零雨之所薄。

陂

《毛诗》曰：彼泽之陂，有蒲与荷。

《史记》曰：高祖母曰刘媪，常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事具帝王部中。

《淮南子》曰：譬若同陂而溉田，其爱水均也。

《续汉书》曰：郭泰入汝南，交黄叔度，至南州，先过袁奉高，不宿而去，从叔度，累日，或以问泰，泰曰：袁奉高之器，譬诸轨濫，虽清而易挹也，叔度之器，汪汪若万顷之陂，澄之而不清，混之而不浊，不可量也。

《魏略》曰：明帝出次摩陂，有龙见於井中，帝出观，因改摩陂为龙陂。

汉宫殿疏曰：雁陂，盖地六顷，承昆明池下流。

《抱朴子》曰：葛仙公每饮酒醉，常入家门前陂水中卧，竟日乃出。

《汝南先贤传》曰：郑敬去吏，隐居于蚁陂之阳，以渔钓

自娱，弹琴咏诗，常方坐於陂侧。

《襄阳耆旧记》曰：宜城县东北角，有熨斗陂。

【诗】魏文帝於玄武陂作诗曰：兄弟共行游，驱车出西城，野田广开辟，川渠互相经，黍稷何郁郁，流波激悲声，菱芡覆绿水，芙蓉发丹荣，柳垂重荫绿，向我池边生，乘渚望长洲，群鸟譟譟鸣，萍藻泛滥浮，澹澹随风倾。

【铭】晋张载洪池陂铭曰：开源东注，出自城池，鱼鳖炽殖，水鸟盈涯，菱藕狎獗，粳稻连畦，渐台中起，列馆参差，惟水泱泱，厥大难訾。

池

《毛诗》曰：东门之池，可以沤麻。

又曰：王在灵沼，於物鱼跃，沼，池也。《六韬》曰：殷君喜为酒池，回船糟丘，《穆天子传》曰：天子西征，至于玄池，天子三日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广乐而归，是曰乐池。

又曰：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事具乐部。

韩诗外传曰：齐景公出弋昭华之池也。

《汉书》曰：贾山奏事吴王曰：吴有诸侯之位，而实富於天子，游曲台，临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垒，副以阨城，不如长江之固，江淮之险。

又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象神山也。

《魏志》曰：黄初三年，穿灵芝池。

逸士传曰：尧让天子於许由，许由逃，巢父闻之，而洗耳於池。

顾子曰：与子华游东池，子华曰：水有四德，池为一焉，沐浴群生，泽流万世，仁也，扬清激浊，涤荡尘秽，义也，弱而难胜，勇也，导江疏河，变盈流谦，智也，顾子曰：我得女於池上矣。

《华阳国志》曰：滇池县有泽水，周回二百里，所出深广，下流浅狭，似如倒流，故俗曰滇池，长老传言，池中有神马，与家马交，则生骏驹，世称滇池驹，日行五百里。

《襄阳记》曰：岷山南，习郁大鱼池，依范蠡养鱼法，种楸芙蓉菱芡，山季伦每临此池，辄大醉而归，恒曰：比我高阳池也，城中小儿歌之曰：山公何所往，来至高阳池，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

王羲之书云，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寡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事具艺部书篇。

《续述征记》曰：大梁西南七十里尉氏县，有蓬池。

《梁州记》曰：明月池南二里，有七女池。

【诗】魏文帝芙蓉池诗曰：乘辇夜行遨，逍遥步西园，双渠相灌溉，嘉木绕通川，卑枝拂羽盖，脩条摩苍天，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

魏陈王曹植诗曰：逍遥芙蓉池，翩翩戏轻舟，南阳栖双

鹄，北柳有鸣鸠。

梁武帝首夏泛天池诗曰：薄游朱明节，泛漾天渊池，舟楫互容与，藻蘋相推移，碧沚红菡萏，白沙青涟漪，新枝拂旧石，残花落故池，叶软风易出，草密路难披。

梁简文帝山池诗曰：日暮芙蓉水，聊登鸣鹤舟，飞舳饰羽翬，长幔覆缇绉，停舆依柳息，住盖影空留，古树横临沼，新藤上挂楼，鱼游向闇集，戏鸟逗楂流。

梁庾肩吾山池应令诗曰：阆苑秋光暮，金塘牧潦清，荷低芝盖出，浪涌燕舟轻，逆流留棹唱，带谷聚笳声，岸竹交临浦，山桐迥出城，水逐云峰闇，寒随殿影生。

梁王台卿山池诗曰：历览周仁智，登临欢豫多，穿渠引金谷，辟道出铜驼，长桥时跨水，曲阁乍临波，岩风生竹树，池香出芰荷，石幽衔细草，林末度横柯。

梁鲍至山池诗曰：望园光景暮，林观歇雰埃，荷疏不碍楫，石浅好萦苔，风花逐榜转，山路向桥开，树交楼影没，岸暗水光来。

後魏温子升春日临池诗曰：光风动春树，丹霞起暮阴，嵯峨暎连璧，飘飘下散金，徒自临濠渚，空复抚鸣琴，莫知流水曲，谁辩游鱼心。

周庾信奉和山池诗曰：乐官多暇豫，望苑暂回舆，鸣笳陵

绝限，飞盖历通渠，桂亭花未落，桐门叶半疏，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日落含山气，云归带雨馀。

又晚宴昆明池诗曰：春馀足光景，赵李旧经过，上林枣腰细，新丰酒泛多，小船行钓里，新盘待摘荷，兰皋徒税驾，何处有凌波。

又奉和初濬池成清晨临泛诗曰：千金高堰合，百顷浚源开，翻逢积草浪，更识昆明灰，虎啸风还急，鸡鸣潮即来，时看青雀舫，遥逐贵舟回。

周王褒玄圃濬池诗曰：长洲春水满，临汎广川中，石壁如明镜，飞桥类饮虹，垂杨夹浦绿，新桃缘迳红，对楼还泊岸，迎波暂守风，渔舟钓欲满，莲房采半空，於兹临北阙，非复坐墙东。

又山池落日诗曰：竹馆掩荆扉，池光晦晚晖，孤舟隐荷出，轻棹染苔归，浴禽时侣窜，惊羽忽单飞。

陈徐陵山池应令诗曰：画舸图仙兽，飞艫挂采旂，榜人事金桨，钓女饰银钩，细萍时带楫，低荷乍入舟，猿啼知谷晚，蝉噎觉山秋。

又奉和山池诗曰：罗浮无定所，郁岛屡迁移，不觉因风雨，何时入後池，楼台非一势，临玩自多奇，云生对户石，猿挂入桃枝。

陈阴铿经丰城剑池诗曰：清池自湛淡，神剑久迁移，无复连星气，空馀似月池，夹筱澄深渌，含风结细漪，唯有莲华萼，还想匣中雌。

隋江总秋日昆明池诗曰：玄沼萧条望，游人意绪多，终南云影落，渭北雨声过，蝉噪金堤柳，鹭饮石鲸波，珠来照似月，织处写成河，讵知临水叹，非复采莲歌。

隋薛道衡游昆明池诗曰：霸陵因静退，灵沼暂徘徊，新船木兰楫，旧宇豫樟材，荷心宜露泣，竹径重风来，鱼潜疑刻石，沙闇似沉灰。

【赋】晋张载濠汜池赋曰：丽华池之湛淡，开重壤以停源，激通渠於千金，承灋洛之长川，挹洪流之汪濊，包素濑之寒泉，既乃北通醴泉，东入紫宫，左面九市，右带阊风，周墉建乎其表，洋波回乎其中，幽渚傍集，潜流独注，仰承河汉，吐纳云雾，缘以采石，殖以嘉树，水禽育而万品，珍鱼产而无数，苍苔汎滥。脩条垂幹，绿叶覆水，玄荫珍岸，红莲炜而秀出，繁葩艳以灿烂，游龙跃翼而上征，翔凤因仪而下观，想白日之纳光，睹洪晖之皓旰，於是天子乘玉辇，时遨游，排金门，出千秋，造绿池，镜清流，翳华盖以逍遥，揽鱼钓之所收，纤绪挂而 璠鮪来，芳饵沉而鰋鲤浮，丰夥逾於巨壑，信可乐以忘忧。

晋郭璞盐池赋曰：水润下以作咸，莫斯盐之最灵，傍峻岳以发源，池茫尔而海濔，嗟玄液之潜洞，羌莫知其所生，状委蛇其若汉，流漫漫以潏潏，吁凿凿以粲粲，色皛然而雪朗，扬

赤波之灿烂，光盱盱以晃晃，隆阳映而不焦，洪洿沃而不长，磊崔 录碓，鐫刻棋方，玉润膏津，雪白凌冈，粲如散玺，焕若布璋，烂然汉明，晃尔霞赤，望之绛承，即之雪积，翠涂内映，赭液外霁，动而愈生，损而兹益，若乃煎海铄泉，或冻或漉，所贍不过一乡，所营不过锺斛，饴戎见珍於西邻，火井擅奇乎巴濮，岂若兹池之所产，带神邑之名岳，吸灵润於河汾，总膏液乎滄涑。

宋谢庄悦曲池赋曰：北山兮黛柏，南江兮赭石，赭岸兮若虹，黛树兮如画，暮云兮十重，朝霞兮千尺，步东池兮夜未久，卧西窗兮月向山，引一息於魂内，扰百绪於眼前。

【铭】隋江总芳林园天渊池铭曰：岁次执徐，月维大吕，爰命梓匠，广脩畚鍤，標置旧趾，开浚昔基，东西弥望，云雾之所澄荡，南北纡萦，虹霓之所引曜，晓川漾璧，似日御之在河宿，夜浪浮金，疑月轮之驰水府，前瞰万雉，列榭参差，却拒三袭，危峦耸峭，竭鸟异禽，自学歌舞，神木灵卉，不知摇落，但叔皮览海，序螭蛟之泛滥，吉甫临舟，美怪松之蓊茸，尚复著在吟咏，緘彼缙绅，况我君门，盛事未纪，谬颁待诏，谨制铭云，石沟溜密，兰渚潮平，九华阁道，百丈层盈，液摇殿色，殿写波明。

【表】晋江直諫凿北池表曰：伏承当凿北池及立阁道，虽湫陋陋小，用功甚微。又役不扰民，赋不及外，至简至约，诚不可加，然於愚怀，实有眷眷。

谿

《尔雅》曰：水注川曰谿，山渎无所通曰谿。

《管子》曰：桓公北征孤竹，至卑耳之谿，事具武部。

《俗说》曰：郗僧施青溪中汎，到一曲之处，辄作诗一篇，谢益寿见诗笑曰：青谿之曲，复何穷尽。

武昌记曰：樊山东有小谿，夏时怀袖恒有寒气，故谓之寒谿。

裴氏《广州记》曰：管谿圆周丈馀，水极沸涌，如猛火煎油声，《荆州记》曰：郢县北五十里，有菊谿，源出县西北五十里石涧山，东南流，会专水，两岸多甘菊。

盛弘之《荆州记》曰：桂阳郡西南宿山，水出注大谿，号曰横谿，水甚深，冬夏不乾，俗谓之贪泉，饮者辄冒於财贿。

【诗】梁任昉泛长谿诗曰：徇禄聚归粮，依隐谢羈勒，绝物甘离群，长怀忽去国，长谿水东舍，震区穷水域，道遇垂纶叟，聊访问津惑，弭楫申九言，无为累牵縲，长泛沧浪水，平明至曛黑。

又落日汎舟东谿诗曰：黝黝桑柘繁，芄芄麻麦盛，交柯谿易阴，反景澄馀映，吾生虽有待，乐天庶知命，不学梁甫吟，唯识沧浪咏，田荒我有役，秩满余谢病。

【赋】宋谢灵运长谿赋曰：潭结绿而澄清，濑扬白而戴华，飞急声之瑟汨，散轻文之涟罗，始镜底以如玉，终积岸而成沙。

谷

《尔雅》曰：水注谿曰谷。

《毛诗》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

又曰：伐木丁丁，鸟鸣嚶嚶，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事具鸟部。

又曰：皎皎白驹，在彼空谷。

《老子》曰：谷得一以盈，谷无以盈，将恐竭。

《韩子》曰：昔齐桓公入山，问父老，此为何谷，答曰：臣旧畜牛生犊，以子买驹，少年谓牛不生驹，遂持而去，傍邻谓臣愚，遂名为愚公谷，说苑又载，事具人部讽篇。

《韩诗外传》曰：孔子南游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处子佩璜而浣者，孔子抽觚以授子贡曰：以观其辞。

刘向别录曰：方士传言，邹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邹子居之，吹律而温气至，而穀生，今名黍谷。

《汉武故事》曰：上微时行至柏谷，舍於逆旅，逆旅翁骂之，因从乞浆，翁曰：正有溺，无浆也。

《博物志》曰：夏桀之时，为长夜宫於深谷之中，男女杂处，三旬不出听政，其後大风扬沙，一夕填此谷。

周景式庐山记曰：石门是一大谷，谷中有脩林万顷，伟木千寻，日月之光罕照焉。

戴延之《西征记》曰：梓泽，去洛城六十里，梓泽，金谷也，中朝贤达所集，赋诗犹存，是石崇居处。

【赋】晋胡济湮谷赋曰：嘉高岗之崇峻兮，临玄谷以远览，仰高丘之崔嵬兮，望清川之澹澹，尔乃陟重险，涉榛薄，倚春木，临幽壑，深谷豁以窈窕，高峰郁而峩峩。

涧

《释名》曰：涧，间也，言在两山间也。

《说文》曰：涧，山夹水也，从水间声也。

《尔雅》曰：山夹水曰涧。

韩宣〔注〕字衍。

子曰：董安于为赵上地守，行右阜山，见深涧峭如墙，深百仞，问其乡左右曰：人尝有入此乎，曰：无有，有婴儿狂聋人入此乎，曰：无有，有牛马犬入此乎，曰：无有，安于叹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无改，犹入涧之必死，则民莫之犯也。

《汉书》曰：沛公与项籍临广武涧而语，数籍以十罪。

石崇金谷序曰：余有别庐，在河南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树众果竹木草药之属。

《异苑》曰：苻坚为慕容冲所袭，坚驰騊马，惶而落涧，追兵几及，计无由出，马即踟蹰临涧，垂控与坚，坚不能及，

马又跪而授焉，坚授〔注〕《太平御览》六十九作攀。之，得登岸而走。

【诗】梁刘孝威赋得曲涧诗曰：涧流急易转，溪竹闇难开，近楼俄已失，前州忽复回，石岸生寒癰，沉根渍水苔，菱舟失道去，归舫迷迳来。

宋徐援华林北涧诗曰：总长潭兮括远源，下沉溜兮起轻泉，回溪浚兮曲沼阻，冲波激兮濑浅浅，贯九谷兮积灵芝，飞清涛兮洁澄连。

浦

《说文》曰：浦，水滨也。

《风土记》曰：大水小口别通为浦。

楚词曰：出溱浦而澶回。

又曰：望美人兮南浦。

述征记曰：兴浦，旧魏步道，吴揭水灌之，今绝道为浦。

顾微《广州记》曰：溪浦口，有蒲母，养龙，裂断其尾，因呼龙掘，人时见之，则土境大丰而利涉也。

刘桢京口记曰：县城东南大路，过长堰五里，得屠儿浦者，昔诸屠儿居此小浦，因以为名也。

伏滔北征记曰：广陵西一里水名公路浦，袁术自九江东奔袁谭於下邳，由此浦渡，因名也。

【诗】梁简文帝入溱浦诗曰：泛水入回塘，空枝度日光，竹垂悬扫浪，凫疑远避檣。

梁丘迟旦发渔浦潭诗曰：鱼潭雾已开，赤亭风未飏，棹歌发中流，鸣鞞响沓嶂，村童忽相聚，野老时一望，诡怪石异象，危绝峰殊状，森森荒树齐，淅淅寒沙涨，藤垂岛异陟，崖倾屿难傍。

【表】宋王弘广陵前浦开表曰：伏闻广陵前浦，榛芜历久，近复开除，清源虚邃，含明内鉴，瑞以数致，象以类应，夫如是者，鸾响凤仪，可停属而须矣。

渠

《史记》曰：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无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抵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卒使就渠，渠就而用注四万馀顷，收皆亩一锺，於是关中为沃野，秦以富强，因命曰郑国渠。

《汉书》曰：张掖郡有千金渠。

《地理书》曰：荥阳有浪荡渠。

【颂】後汉蔡邕京兆樊惠渠颂曰：洪范八政，一曰食，周礼十职，一曰农，生民之本，於是乎出，丰殖财用，於是乎在，阳陵县东，厥地汙泥，嘉穀不殖，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勤恤民隐，乃命立新渠，曩之毒田，化为甘壤，相与讴谈，斐然成章，谓之樊惠渠，其歌曰：我有长流，莫或阂之，我有沟澮，莫有达之，田畴斥卤，莫脩莫治，饥馑困瘁，莫恤莫思。

井

盛弘之《荆州记》曰：随郡北界，有九井，相传神农既育，九井自穿。又云，浚一井，则众井水皆动。

又曰：江陵县东北十里天井台，东临天井，井周回二里许，中有潜室，人时见之，辄有兵寇。

戴延之《西征记》曰：太极殿上有金井金博山，鹿卢交龙，负山於井上，有金师子，在龙下。

浔阳记曰：盆城，灌婴所筑，孙权经此城，自操井地，令人掘之，正得故井，铭云颖阴侯所开，云三百年当塞，塞後不满百年，当为应运者所开，权欣悦，以为己瑞，井甚深大，江中风浪，此井辄动，常当之。

嵩高山记曰：少室山有云母井。

《异物志》曰：庐陵城中有一井，中有二色水，半青半黄，黄者灰汁，取作糜粥，皆作金色，土人名灰汁为金，因名为金井。

《异苑》曰：句容县有延陵季子庙，庙前井及渎，恒自涌沸，故曰沸井，于今犹然。

又曰：临邛有火井，汉室之隆，则炎赫弥炽，暨桓灵之际，火势渐微，诸葛亮一瞰而更盛。

【诗】梁范云咏井诗曰：乃鉴长林曲，有浚广庭前，即源以为浪，因方自成圆，兼冬积温水，叠暑必寒泉，不甘未应竭，既涸断来翻。

又悲故井诗曰：因旧未尝改，缘甘故先竭，历稔久无禽，一朝见开渫，泌泉既斯涌，短绠将安设。

【赋】晋郭璞井赋曰：益作井，龙登天，凿后土，洞黄泉，潜源存湊，滔滔涓涓，尔乃冠玉槛，髹鳞错，鼓鹿卢，挥劲索，飞轻祛之缤纷，手争鹄而互弱，长纆累委蛇以曾萦，瑶瓮龙腾而洒激，乃回澄以静映，状罔然而镜灼，挹之无损，停之不溢，莫察其源，动而愈出，信润下而德施，壮邑移以不改，独星陈於丘墟兮，越百代而犹在，守虚静以玄澹兮，不东流而注海。

晋孙楚井赋曰：苦行潦之滓浊，靡清流以自娱，乃喟尔而有感，率邻左之数夫，脉厥土以兴作，登甘醴於玄虚，渴人来翔，行旅是赖，辍耕息肩，不期而会，沉黄李，浮朱柰，杂狸首之班如，飞清尘以洮汰，枕玄石以盥嗽，喜邀怡以缓带。

晋江道井赋曰：穿重壤之十仞兮，构玉髹之百节，营之不日，既汲既渫，潜流炤炤，寒泉冽冽，挹之无损，滴之不充，纳而不处其有，兴而不匮其丰，先王借象以辩义，君子拟淡以自绥，神龙来蟠以育鳞，列仙一嗽而云飞。

【赞】晋卞敬宗沟井赞曰：爰有邃井，冽彼下泉，引流重壤，合耀青天，蕴甘澄洁，湛尔终年，图象怀恻，寄旨嘉荃。

【铭】後汉李尤井铭曰：井之所尚，寒泉冽清，法律取象，不自平，多取不损，少汲不盈，执宪若斯，何有邪倾。

冰

易坤卦曰：初六，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坚冰至，阴始凝也。

《毛诗》曰：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

又曰：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二日，夏之十二月，三日，夏之正月，凿，取冰，冲冲，声濈，凌阴，冰室也。《汉书》曰：晁错上书曰：夫胡鰌之地，积阴之处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

孙盛杂语曰：王祥字休徵，性至孝，後母苛虐，欲危害祥，祥色养无怠，盛寒之月，後母曰：吾思生鱼，祥脱衣，将剖冰求之，有少处冰解，下有鱼出，因以奉养。

楚词曰：魂兮归来，北方不可以止，增冰峨峨，飞雪千里。

《邓析书》曰：明君之御民，若乘奔而无辔，履冰而负重也。

《孙卿子》曰：冰生於水而寒於水。

《淮南子》曰：见一叶之落，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谕远也。

《左传》曰：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西陆朝觐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穷谷，固阴沍寒，於是乎取之。

《老子》曰：涣若冰将释。

《史记》曰：周纪曰：姜嫄为帝誉元妃，出里，见巨人迹而履之，身动如孕，暮而生子，以为不祥，弃於冰之上，鸟以翼覆荐之。

《论衡》曰：夫然一炬火，爨一镬水，终日不热也，倚一尺冰，置庖厨中，终夜不寒也，何则，微小之感，不能动大也，今邹衍之叹，不过如一炬尺冰，而皇天巨大，不徒镬水庖厨也，一夫仰叹，天为降霜，何天之易感，霜之易降也。

《吴越春秋》曰：越王念吴，欲复怨，非一旦也，苦思劳心，夜以接日，冬寒则抱冰，夏热则握火，愁心苦志，悬胆於户，出入尝之，不绝於口。

魏子曰：危殆之国，治不益之民，是犹薄冰当白日，聚毛过猛火也。

《博物志》曰：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则有火出。

束皙集曰：君闻薄冰凝池，非登庙之宝，零露垂林，非缀冕之饰，必将采素壁於层山，探圆珠於重泉也。

【赋】晋顾凯之冰赋曰：激厉风而贞质，仰和景而融晖，清流离之光彻，邈云英之巍巍，尔乃连绵络幕，乍结乍无，义刚有折，照壶则虚，託形超象，比朗玄珠，若乃上结薄暎，下镜长泉，灵葩随流，含馨杨鲜。

晋庾倓〔注〕按当作儻。冰井赋曰：嘉阴阳之博施，美天地之广宣，万物杂而无越，不易类以相干，或专阳负暑，或固阴沍寒，涂虽殊而同归，信协德而俱延。於是孟冬之月，群阴毕升，霜雪纷其交沦，流波结而成凌，启南墉之重隙，将却热以藏冰，纳远宫之邃宇，静幽淡以清徵，抱坚精之玄素，发川灵而长凝，於是寒往暑来，四时代序，帝将攘患，炎灾是御，尔乃携我同类，援我蒸徒，将涉寒藪，害气是除，攀灵舰而增举，爰自託於城隅，仰瞻重构，俯临阴穴，凄清惊冷，鬣发栗烈，馀寒严悴，凄若霜雪。

【启】梁沈约谢敕赐冰启曰：窃惟司寒辍响，眇自前代，凌室旷官，历兹永久，圣功阐物，逸典备甄，穷深既采，园池靡用，有籍羔秬，无灾霜雹。

津

《说文》曰：津，水渡也，濮，小津也。

《论语》曰：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孔丘，曰：是知津矣。

《列女传》曰：赵简子南击楚，津吏醉卧，不能渡，简子召，欲杀之，津吏女子，持楫而前曰：妾父闻君东渡不测之水，恐风波之起，故祷九江三淮之神，不胜巫祝杯酌馀沥，醉至於此，妾原以鄙躯易父之死，简子将渡，少一人，乃备员持楫，遂与渡，中流，发激棹之歌，简子悦，以为夫人。

续汉志曰：河东大阳县，有茅津，北屈县，有采桑津。

【铭】後汉李尤孟津铭曰：洋洋河水，赴宗于海，经自中州，龙图所在，黄函白神，赤符以信，昔有周武，集会孟津，鱼入王舟，乃往克殷。

桥

《说文》曰：桥，水梁也，东楚谓桥为圯。

纪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伐楚，大起九师，至于九江，比鼉鼉为梁。

《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质於秦，秦王遇之无礼，乃求归，秦王为机发之桥，欲以陷丹，丹过之无虞，《战国策》曰：豫让欲为智伯报讎，赵襄子当出，伏於桥下，至桥马惊，曰：必是豫让也，求之果是。

《史记》曰：秦昭王四十九年，初作河桥。

又曰：文帝行出中渭，有一人从桥下走出，乘驢马惊，使骑捕之，属廷尉，廷尉张释之治问，曰：县人来，闻跸，匿桥下，见车骑即走耳，张廷尉奏，一人犯跸，当罚金，汉书亦云，事具官职部。

黄图曰：秦始皇兼天下，都咸阳，端门四达，以则紫宫，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论衡》曰：高丽国有侍婢，自云有气如鸡子，来下我，故有身，後生子，曰东明，东明善射，王恐害其国，欲杀之，东明走至掩水，以弓击水，鱼鳖浮而为桥梁，事载魏略，亦具鳞介部。

苏子曰：微生与妇人期，不来，水至，抱梁柱而死，或作尾生。王隐《晋书》曰：杜豫启建河桥于富平津，众论以为周所都，经圣贤而不作者，必不可作故也，豫曰：昔造舟为梁，则河桥之谓也，遂作桥成，上从百官临会，举杯劝豫曰：非君

桥不立也，豫答诏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获奉成圣制也，众咸称善。

【诗】梁简文帝赋得桥诗曰：浮梁既冲嶮，通波信可陵，乘空写渭石，跨岸拟河冰，斜阑隐浊雾，布影入清泚，方知歌绿水，无待榜苍鹰。

又咏坏桥诗曰：虹飞亘林际，星度断山隅，斜梁悬水迹，画柱脱轻朱。

又石桥诗曰：惠子临濠上，秦王见海神，写虹便欲饮，图星逼似真。

梁萧若静石桥诗曰：连延过绝涧，迢递跨长津，已数逢仙客，兼曾度獫人。

梁徐摛坏桥诗曰：匝栏生闇藓，覆板没鱼衣，岸曲斜梁岨，何时香步归。

周庾信看治渭桥诗曰：大夫参下位，司职渭之阳，富平移铁□，甘泉运石梁，跨虹连绝岸，浮鼃续断航，春洲漳鹇色，流水桃花香。

周王褒和治渭桥诗曰：东流仰天汉，南度似牵牛，长堤通角道，飞梁跨造舟，使者开金堰，太守拥河流，广陵候涛水，荆峡望阳侯，波生从故舶，沙涨涌新洲，天星识辩对，捡玉应沉钩。

陈阴铿赋得度岸桥诗曰：画桥长且曲，傍嶮复凭流，写虹晴尚饮，图星昼不收，跨波连断岸，接路上危楼，栏高荷不及，池清影自浮，何必横南渡，方复似牵牛。

太宗文皇帝赋得浮桥诗曰：曲岸非千里，桥斜异七星，甃低逢辇度，还高值浪惊，水摇文鹢动，缆转锦花萦，远近随轮影，轻重应人行。

梁庾肩吾石桥诗曰：秦王金作柱，汉帝玉为栏，仙人飞往易，道士出归难。

张文琮赋桥诗曰：造舟浮渭日，鞭石表秦初，星文遥泻汉，虹势尚凌虚，已授文成履，空题武骑书，别有临濠上，栖偃独观鱼。

後周宗羈登渭桥诗曰：仲山朝饮马，还坐渭桥中，南瞻临别馆，北望尽离宫，四面衣裾合，三条冠盖通，兰香想和季，云起忆成公，圯上相知早，鸡鸣幸共同。

卷十 · 符命部

[注] 符命

符命

《春秋潜潭巴》曰：里社鸣，此里有圣人，其响则百姓归之，社，里之君也，鸣则教令行，唯圣人能之，响，鸣之怒也。

春秋合诚图曰：尧母庆都，出观三河，奄然阴风，赤龙与庆都合，生尧。

《河图》曰：汤母扶都，见白气贯月，意感而生汤。

《春秋元命苞》曰：殷纣之时，五星聚於房，房者苍神之精，周据而兴，周起於房，而五星聚之，得天下之祥。

《尚书·中候》曰：季秋，赤雀衔丹书，入酆，止于昌户，昌拜稽首，受最最，要者也。曰：姬昌苍帝子。

又曰：吕尚钓磻谿，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吕佐旌，旌，理也。

吕氏春秋曰：周文王时，见大赤鸟衔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故其色上赤。

《尚书·中候》曰：武王发渡于孟津，中流，白鱼跃入王船，王俯取鱼，长三尺，有文王字。

《史记》曰：帝尝少妃有娥氏女简狄，以春分玄鸟至之日，祀于高禘，有玄鸟遗其卵，简狄吞之，孕，生契，为殷始祖。

又曰：帝高阳氏元妃姜嫄，见大人之迹，履之，歆然若感，而生后稷，弃之寒冰之上，鸟翼覆之。又弃之隘巷，羊牛乳之。又弃之平林之上，人收养之，为周始祖。

又曰：高祖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见蛟龙於上，已而有娠，遂生高祖。

又曰：高祖被酒，夜经酆西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高祖乃前，拔剑斩蛇，蛇分为两，道开，後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问之，嫗曰：吾子白帝子，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因忽不见。

《汉书》曰：高祖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从岁星也，东井，秦分野，汉以义取天下之应也。

又曰：孝昭帝时，太山莱芜山南，汹汹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三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後，有白鸟数千集其旁，宣帝中兴之瑞也。

又曰：昭帝时，上林柳树断，卧地，一朝起立，生枝叶，有虫食其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

又曰：昌邑王问社，有枯树复生枝叶，眭孟以为木下民象，当有废改之象，公孙氏从民间受命为天子者，後宣帝立，帝本名病已。

《隋巢子》曰：昔三苗大乱，天命夏禹於玄宫，有大神，人面鸟身，降而福之，司禄益富而国家实，司命益年而民不发，四方归之，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违。

《墨子》曰：夏桀时，天乃命汤於骊宫，有神来告曰：夏德大乱，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戮之。

又商王纣时，周武王见三神曰：予既沉湎殷纣于酒德矣，汝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戮之。

《东观汉记》曰：光武帝夜生时，有赤光，室中尽明，皇考异之，使卜者王长卜之，长曰：此善事，不可言，是岁有嘉禾生，一茎九穗，长大於凡禾，县界大丰熟，因名上曰秀。

又曰：光武从邯郸避王郎兵，至呼沱河，导吏还言，河水流渐，无船，不可济，左右皆惶，畏为王郎所及，上命王霸前往视之，实然，霸念还言惊众，虽不可渡，且临水止，尚可为阻，即白曰：冰坚可渡，士众大喜，上大笑曰：果妄言也，叱至河，流渐冰合可履，彊以囊盛沙，布冰上，乃渡，渡未毕，而数车冰陷也。

《琴操》曰：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薪者获麟，击之，伤其左足。将以示孔子，孔子道与相逢见，俯而泣。抱麟曰：尔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仰视其人，龙颜日角。夫子奉麟之口，须臾吐三卷图，一为赤伏，刘季兴为王，二为周灭，夫子将终，三为汉制造，作《孝经》。夫子还谓子夏曰：新主将起，其人如得麟者。

《帝王世纪》曰：燧人之世，有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庖牺氏於成纪也。

又曰：神龙感女登於常羊，生炎帝。

又曰：电光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附宝，孕二十月，生黄帝於寿丘。

又曰：黄帝时，有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梦接之，意感，生少昊。

又曰：陶唐之世，握登见大虹，意感，生舜於姚墟。

又曰：脩巳山行，见流星贯昴，意感栗然。又吞神珠薏苡，焜坼而生禹。

又曰：汉昭灵后名含始，游浴池，有玉鸡衔赤珠出，刻曰玉英，吞此者王，含始吞之，生高祖。

魏氏春秋曰：明帝青龙三年，张掖郡删丹县金山玄川溢，涌宝石负图，状象灵龟，立于川西，有石马七，其一仙人骑之，其一羁绊之，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匣，开盖於前，上有玉字，玉玦二，玉璜一。又有骐驎在东，凤皇在南，白虎在西，牺牛在北，马自中布列南方，有字曰：大讨曹，金但取之，此司马氏革运之徵。

《魏志》曰：桓帝时，有黄星见於楚宋之分，辽东殷馗，善天文，言後五十岁，当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间，其锋不可当，至是凡五十年，而太祖破袁绍，天下莫敌矣。

《吴录》曰：孙坚墓上数有光，如云气五色，上属天，下蔓延数里，父老相谓曰：此非凡气，孙氏其兴乎。

《吴书》曰：孙坚母怀妊，梦肠绕吴昌门，孙策母怀策，梦月入怀，怀孙权，梦日入怀，晋中兴书，中宗元皇帝初诞，有神光之异，一室尽明，所藉藁如始刈。

豫章记曰：松阳门内有大梓树，大四十五围，举树尽枯死，永嘉中，一旦忽更荣茂，太兴中，元皇帝果继大业，庾仲初杨都赋所云，痾木荅于豫章，郭璞南郊赋云，弊梓擢秀于祖

邑也，宣帝祖为豫章太守，故云祖邑也。

臧荣绪《晋书》曰：王廙为鄱阳太守，有枯樟树更生，王敦表劝进中宗曰：皓兽应瑞而来臻，樟树久枯而更荣。

孙盛《晋阳秋》曰：秦始皇时，望气者言，五百年後，金陵之地，有天子气，於是改金陵曰秣陵，巋北山，以绝其势，秦政东游以厌之，後五百二十六年，而中宗即位於江南。

又曰：太安中，岁镇辰太白四星，聚於牛女之间，後中宗即位於杨州也。

武昌记曰：孙权獮於樊山，见一姥，问獮何得，答曰：止得一豹，姥曰：何不坚[注]《太平御览》六百八十作竖。其尾，忽然不见，因为立樊姥庙。

徐爰《宋书》曰：武帝夜生，有神光之异，室内尽明，是夕，甘露降于墓树。

又，高祖举目瞻睐，常见二龙在焉，始尚微小，及贵，龙形渐长，光色转明，左右侍者，亦数见徵异。

《宋书》曰：高祖既登祚，谓群臣曰：朕始望不至此，众人咸撰辞，欲盛称功德，王弘率尔对曰：所谓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众皆以为知言。

【文】汉司马相如封禅文曰：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之生

民，历选列辟，以迄于秦，率迓者踵武，逖听者风声，纷纶葳蕤，湮灭而不称者，不可胜数也，继昭夏，崇号谥，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书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谈，君莫盛於唐尧，臣莫贤於后稷，后稷创业於唐尧，公刘发迹於西戎，文王改制，大行厥成，故轨迹夷易，易遵也，湛恩厯鸿，易丰也，宪度著明，易则也，垂统理顺，易继也，是以业隆於襁褓，而崇冠于二后，未有殊尤绝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犹躋梁父，登泰山，建显号，施尊名，大汉之德，烽音蜂。涌源泉，沕涌曼羨，旁魄四塞，云布雾散，上畅九垓，下溯八埏，昆虫凯泽，回首面内，然後囿驺虞之珍群。傲麋鹿之怪兽，导一茎六穗於庖，牺双 共牝之兽，招翠黄乘龙於沼，钦哉符瑞臻兹，犹以为德薄，不敢道封禅，盖周跃鱼陨航，休之以燎，此之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慝乎，进让之道，何其爽与，於是大司马进曰：陛下仁育群生，义征不諛，德侔往初，功无与二，意者泰山梁父，设坛场望幸，盖上帝垂恩储祉，将以庆成，陛下谦让而弗发也，契三神之欢，缺王道之仪，群臣慝焉，夫脩德以锡符，奉符以行事，不为进越也，故圣王不替，而脩礼地祇，谒款天神，勒功中岳，以章至尊，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壮观，王者之丕业，不可贬也，原陛下全之，俾万世得激清流，扬微波，飞英声，腾茂实，前圣之所以永保鸿名，而常为称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仪而览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诚哉，乃迁思回虑，总公卿之仪，询封禅之事，诗大泽之博，演符瑞之富，遂作颂曰：自我天覆，云之油油，甘露时雨，厥壤可游，滋液渗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匪唯雨之。又润泽之，匪唯遍之，我汜布护之，名山显位，望君之来，君乎君乎，侯不迈哉，般般之兽，乐我君囿，白质黑章，其仪可嘉，旻旻穆穆，君子之态，盖闻

其声，今亲其来，厥途靡从，天瑞之徵，兹尔於舜，虞氏以兴，濯濯之麟，游彼灵畴，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驰我君舆，帝以享祉，宛宛黄龙，兴德而升，正阳显见，觉悟黎蒸，於传载之，云受命所乘，依类託喻，以封峦，披艺观之，天人之际已交，上下相发，允答圣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於兴必虑衰，安必思危，是以汤武至尊严，不失肃祗，舜在假典，顾省阙遗，此之谓也。

【颂】魏傳遐皇初颂云，寻盛德以降应，著显符于方臻，积嘉祚以待期，储鸿施於真人，昔九代之革命，咸受天之休祥，匪至德其焉昭，匪至仁其焉章，懿大魏之圣后，固上天之所兴，应灵运以承统，排闥闔以龙升，据皇象以阐化，顺帝则以播音，遵阳春以行施，揆四时以立信，运聪明以举善，宣柔惠以养人，於赫我后，迈德如神，化不期月，令不浹辰，於是天地休豫，灵祇欢欣，嘉瑞云集，四灵允臻，甘露霄零於宫庭，醴泉冬涌於中原，白雉素乌，丹芝朱鱼，鳞集群萃，不可胜书，信应天之美瑞，受命之灵符也，然後览公卿之说议，询百僚之典谟，天子乃登彫辇，戴羽盖，佩玉锵锵，銮声咿咿，拜上皇，告受位，兆休祚，导神气，於是建皇初之上元，发旷荡之明诏，眚灾肆赦，荡涤瑕秽，崇设九宾，溥延公卿，嘉羞千品，俎豆充庭，金石具悬，锺鼓毕作，歌九功，舞八佾，鸿泽普，皇恩洽，民欲得，神望塞。

【叙】後汉傳幹王命叙曰：昔在唐虞之禅，列于帝典，殷周之代，叙于诗书，天之历数，昭焉著明，周笃后稷公刘，积德行仁，至乎文武，遂成王业，虽五德殊运，或禅或征，其变化应天，与时消息，其道一也，故虽有威力，非天命不授，虽

有运命，非功烈不章，自我高祖，袭唐之统，受命龙兴，讨秦灭项，光有万国，世祖攘乱，奄复帝宇，人鬼协谋，徵祥焕然，皆顺乎天而应乎人也，然则帝王之起，必有天命瑞应自然之符，明统显祚丰懿之业，加以茂德成功，贤智之助，而後君临兆民，为神明所保佑，永世所尊崇，未见运叙无纪次，勋泽不加於民，而可力争觊觎神器者也，豪桀见二祖无尺地之阶，为专智力，乘衅而起，不知天祚圣哲，帝王自有真也，哀哉，非徒闇於将来。又不考之於既往矣，自开辟已来，奸雄妄动，不识天命，勇如蚩尤，强如共工，威如夷羿，然皆从分横裂，为天下戒。又况浅智小才，勇不足畏，强不足惮，未有成资，而敢失顺，视不轨之事也哉，夫行潦之流，不致江海之深，丘垤之资，不成太山之高，鱼鳖之类，不希云龙之轨，一官之守，不经天人之变，当王莽之末，英雄四起，而邓禹耿弇，识世祖之福祚，赢粮间行，进其策谋，遂荷胥附之任，享佐命之宠，张玄慕苏秦蒯通之业，周旋器述，西说窦融，言未及终，而梁统已诛之矣，禹弇见命祚之兆，其福如彼，张玄蔽逆顺之理，其祸如此，审斯二事，趣舍之分明矣，且世祖之兴有四，一曰帝皇之正统，二曰形相多异表，三曰体文而知武，四曰履信而好士，加之以聪明独断，达於事机，发策如神应，视远如见近，偏旅首进，摧莽军百万之众，单师独征，平河北万里之功，识邓隆之将败，知刘兴之必死，然犹乾乾日昃，博采训咨，拔吴汉於小尹，擢马武於行伍，宠功臣以兼国之爵，显卓茂以非次之位，言语政事文学之士，咸尽其材，致之宰相，权勇毕力於征伐，搢绅悉心於左右，此其所以成大业也，高祖方娠，有云龙之表，其始入秦，五星同轨，以旅于东井，在天之符也，世祖之徵符，其详可闻也，其初育则灵光鉴于室隩，嘉禾滋于邑壤，其望旧庐，有火光之异，其渡呼沱，有河合之

应，西门君惠，先识其讳，强华献符，千里同验，刘歆改名而陨其身，王长错卦而见吉兆，故王遵谓之天授，非人力也，览废兴之运会，观徵瑞之攸祚，审天应之萌兆，察人物之所附，念功成而道退，无非次而妄据，後之人，诚能昭然远览，旷然深悟，收莽述之闇惑，忠邓耿之弘虑，好谋而要成，临事而知惧，距张玄之邪说，思在三之明数，则福禄衍於无穷，亦世不失其通路矣。

【文】汉杨雄剧秦美新曰：上罔显於羲皇，中莫盛於唐虞，迺靡著於成周，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发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义礼智，独秦崛起西戎，因襄文宣灵之僭迹，基孝公，茂惠文，奋昭庄，至政，破从擅衡，并吞六国，遂称乎皇帝，盛从鞅仪韦斯之邪政，驰鹜起翦恬賁之用兵，划灭古文，刮语烧书，弛礼崩乐，涂民耳目，遂流唐漂虞，涤殷荡周，然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业，改制度轨量，咸稽之於秦纪，是以耆儒硕老，抱其书而永邈，礼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谈，二世而亡，何其剧欤，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离已，夫能贞而明之者穷祥瑞，困而昧之者极嬖愆，故若古者称尧舜，威侮者陷桀纣，况尽讯扫前圣数千载功业，专用己之私，而能享祜者哉，会汉祖龙腾鄴沛，奋迅宛叶，自武关，与项戮力咸阳，创业蜀汉，发迹三秦，克项山东，而帝天下，撻秦政惨酷尤烦者，应时蠲始，儒林刑辟历纪图典之用稍增焉，秦馀制度，项氏爵号，虽违古而犹袭之，是以帝典阙而不补，王纲弛而未张，逮至大新受命，上帝还资，后土顾怀，玄符灵契，云动风偃，震声日景，炎光飞响，盈塞天泉之间，乃奉若天命，穷宠极崇，与天剖神符，地合灵契，创亿兆，规万世，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若夫白鸠丹鸟，素鱼断蛇，方斯蔑

矣，是以发秘府，览书林，遥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礼乐之场，胤殷周之失业，绍唐虞之绝风，懿律嘉量，金科玉条，灿烂照耀，靡不宣臻，振鹭之声充庭，鸿鸾之党渐阶，俾前圣之绪，布濩流行而不韞韞，郁郁乎焕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充塞，绍少典之苗，著黄虞之裔，帝典阙者已补，王纲弛者既张，炳炳炜炜，岂不懿哉，而述前典，巡四民，迄四岳，增封太山，广禅梁甫，斯受命者之典业也，崇岳渟海通渎之神，咸设坛场，望受命之臻焉，海外遐方，信延颈企踵，回回内乡，喁喁如也，帝者虽勤让，恶可以已乎，宜命贤哲，作典引一篇，以示来人，摛之罔极，令万世常戴巍巍，履栗栗，嗅馨香，含甘实，镜纯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声，则百工伊凝，庶绩越熙，荷天衢，提地鼈，斯天下之上则已，庶可试哉。

【论】後汉班彪王命论曰：昔在帝尧之禅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既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济四海，弈世载德，至于汤武，而有天下，虽其遭遇异时，禅代不同，至于应天顺民，其揆一焉，是故刘氏承尧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据火德而绍之，始起沛泽，则神母夜号，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圣显懿之德，丰功厚利积累之业，然後精诚通於神明，流泽加於生民，故能为鬼神所福乡，天下所归往，未见运世无本，功德不纪，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见高祖兴於布衣，不达其故，以为適遭暴乱，得奋其剑，游说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乱臣贼子者也，若然者，岂徒闇於天道哉。又不睹之於人事矣，夫饿殍流隶，饥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裘，担石之蓄，所原不过一金，终於转死沟壑，何则，贫穷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贵，四海之

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处哉，故虽遭罹厄会，窃其权柄，勇如信布，强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润镬伏锧，烹醢分裂。又况么么不及数子，而欲闇于天位者乎，是故弩蹇之乘，不骋千里之涂，燕雀之俦，不奋六翮之用，椽桷之材，不荷栋梁之任，斗筭之子，不执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胜其任也，当秦之末，豪杰并起，共推陈婴而王之，婴母止之曰：自吾为子家妇，而世贫贱，今卒富贵，不祥，不如以兵属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祸有所归，婴从其言，而陈氏以宁，王陵为汉将，而母获於楚，有汉使来，陵母见之，谓曰：原告吾子，汉王长者，必得天下，子谨事之，无有二心，遂对汉使，伏剑而死，以固勉之，夫以正妇之明，犹能推事理之致，探祸福之几，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穷达有命，吉凶由人，婴母知废，陵母知兴，此二者帝王之分决矣，盖在高祖，其兴也有五，一曰帝尧之苗裔，二曰体濬多奇异，三曰神武有徵应，四曰宽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诚，好谋达於听受，见善如不及，用人如用己，从谏如顺流，趋时如乡起，当食吐哺，纳子房之策，拔足挥洗，揖酈生之说，寤戍卒之言，断怀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肤之爱，举韩信於行阵，收陈平於亡命，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若乃灵瑞符应。又可略闻矣，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吕公睹形而进女，秦皇东游以厌其气，吕后望云而知所处，始受命则白蛇分，西入关则五星聚，故淮阴留侯，谓之天授，非人力也，历古今之得失，验行事之成败，取舍不厌斯位，符瑞不周斯度，而苟昧权利，越次妄据，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则必丧保家之主，殀天年之寿，遇折足之凶，伏斧钺之诛，英雄诚知觉寤，收陵婴之明分，绝信布之觊觎，拒逐鹿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贪不可冀，无为二母之所笑，则福祚流

于子孙，天禄其永终矣。

【典引】後汉班固典引曰：陶唐舍胤而禅有虞，〔注〕《文选》四十八重有虞二字。亦命夏后，稷契熙载，越成汤武，股肱既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龙之灾孽，悬象闇而恒文乖，彝伦斲而旧章缺，高光二圣，辰居其域，赫赫圣汉，巍巍唐基，溯测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袭四宗之缉熙，神灵日照，光被六幽，仁风翔于海表，威灵行乎鬼区，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荣镜宇宙，涣杨内，是以来仪集羽族於观魏，肉角驯毛宗於外圉，扰缙文皓质於郊，升黄辉采鳞於沼，甘露宵零於丰草，三足騫翥於茂树，若乃嘉穀灵草，奇兽神禽，应图合谋，穷祥极瑞者，朝夕垆牧，日月邦畿，卓犖方州，羨溢乎要荒，昔周姬有素雉朱乌玄秬黄彝莫侯。之事耳，君臣动色，左右相趋，济济翼翼，峨峨如也，启恭馆之金滕，御东序之秘宝，是时圣上固已垂精游神，苞举艺文，屡访群儒，俞咨故老，与之斟酌道德之渊源，餽覈仁义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将侔万嗣，扬洪晖，奋景炎，扇遗风，播芳烈，久而逾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畴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论】魏陈王曹植魏德论曰：元气否塞，玄黄愤薄，星辰乱逆，阴阳舛错，四海鼎沸，萧条沙漠，武皇之兴也，以道凌残，义气风发，神戈退指，则蚩雾顺制，灵弧云举，则朝扬播越，唯我圣后，神武盖天，威光佐扫，辰彗北〔注〕韵补二作比。弯，首尾争击，气齐率然，乃电北，〔注〕曹集诠评云句有脱文。席卷千里，隐乎若崩岳，吁乎若溃海，愠彼蛮夏，蠢

尔弗恭，脂我萧斧，简武炼锋，星陈而天运，振耀乎南封，荆人风靡，交益影从，军蕴馀势，袭利乘权，荡鬼区於白水，擒矫制乎遐川，仰属目于条支，晞弱水之潺湲，薄张骞於大夏，笑骠骑於祁连，其化之也如神，其养之也如春，柔远能迓，谁敢不宾，宪度增饰，日耀月光，迹存乎建安，道隆乎延康，於是汉氏归义，顾音孔昭，显禅天位，布唐放尧，上犹谦谦弗纳也，发不世之明诏，薄皇居而弗泰，蹈北人之清节，美石户之高介，义贯金石，神明以兴，神祇致祥，乾灵效祐，於是群公卿士，功臣列辟，率尔而进曰：昔文王三分居二，以服事殷，非能之而弗欲，盖欲之而弗能，况天网不禁，皇纲圯纽，侯民非复汉萌，尺土非复汉有，故武皇创迹於前，陛下光美於後，盖所谓勋成於彼，位定於此者也，将使斯民，播秬鬯，殖灵芝，锄六穰，挹醴滋，遂乃凯风回回，甘露匝时，农夫咏於田垌，织妇吟而综丝，黄吻之龢，含哺而怡，鲐背之老，击壤而嬉，古虽称乎赫胥，曷若斯之大治乎，于时上富於春秋，圣德汪濊，奇志妙思，神鉴灵察，方将审御阴阳，增耀日月，极祯祥於遐奥，飞仁风以树惠，既游精万机，探幽洞深，逍遥六艺，兼览儒林，抗思乎文藻之场圃，容与乎道术之彊畔，超天路而高峙，阶清云以妙观，将参迹於三皇，岂徒论功於大汉，天地位矣，九域清矣，皇化四达，帝猷成矣，明哉元首，股肱贞矣，礼乐既作，兴颂声矣，固将封泰山，禅梁甫，历名川以祈福，周五方之灵宇，越八九於往素，踵帝皇之灵矩，流馀祚於黎蒸，锺元吉乎圣主。

【述】魏邯郸淳上受命述曰：伊上天阍载，自民主肇建，历听风声，陶唐为盛，虞夏受终，殷周革命，有禅而帝，有代而王，禅代虽殊，大小繇同，於是以汉历在魏，赤运归黄也，

是故大魏之业，皇耀震霆，肃清宇内，万邦有截，师义翼汉，奉礼不越，飭躬戮力，茂亮弘烈，树深根以厚基，播醇泽以酿味，含光而弗耀，戢翼而弗发，将俟圣嗣，是遂是达，圣嗣承统，爰宣重光，陈锡裕下，民悦无疆，三神宜釐，四灵顺方，元龟介玉，应龙粹黄，若云魏德，据兹以昌，尔乃鸣玉陟坛，三摺以俟，既受休命，龙旋凤峙，煌煌厥晖，穆穆容止，临下有赫，允也天子，既践帝位，纳玺要绂，太常司燎，升炮告类，珪璋峨峨，髦士棣棣，跼跼圣躬，御策以莅，巍巍乎崇功，显显乎德容，信帝者之壮业，天休之所鍾也，于时天地交和，日月光精，氛祲不作，风尘弭清，凡在坛场之位，举目乎广庭，莫不君臣和德，咸玉色而金声，屡省万机，访谋老成，治咏儒墨，纳策公卿，昧旦孜孜，夕惕乾乾，务在谐万国，叙彝伦，而折不若，怀远人，混六合之风，纳于仁寿之门，刑错靡试，偃伯靡军，然後乃勒功岱岳，升中上玄，斯固我皇之大摹，思心之所存也。

隋李德林天命论曰：有娥玄鸟，商以兴焉，姜嫄巨迹，周以兴焉，邑姜梦帝，隋以兴焉，古今三代，灵命如一，天下之重，不可妄据，轩初四帝，周馀六王，藉势因基，自取而不得也，孟轲称仲尼之德，过於尧舜，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备王佐之才，墨不代苍，泣麟叹凤，恹恹汲汲，虽圣达而莫许也，蚩尤则黄神抗衡，共工则黑帝勍敌，项羽诛秦摧汉，宰神州，角逐争驱，尽威力而无就也，其馀歟起妖妄，何足数乎，若使四凶执八元之诫，三监怀九臣之志，韩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孙述隗嚣，妙识真人之出，尉迥同讴歌之类，王谦比狱讼之民，福祿蝉联，胡可穷也，而违天逆物，获罪人神，呜呼，此前事之大戒矣，诛夷烹醢，历代共尤，僭逆凶邪，时烦狱

吏，其不戒慎何哉，盖积恶既成，心自绝於善道，物类相感，理必至於诛戮，天夺其魄，鬼恶其盈，故也，大帝聪明，群臣正直，耳目监於率土，赏罚参於国朝，辅助一人，覆育兆庶，岂有食人之禄，受人之荣，苞藏祸心，不殄尽者也，必当执法未处其罪，司命已除其藉，自古明哲，虑远防微，位尊而心愈下，禄厚而志弥约，纳宠思之以惧，道高守之以恭，克念於此，则奸回不至，谦光满覆，义在知几，吉凶由人，妖不自作，夙沙则主虽愚蔽，民尽知归，有苗则始为跋扈，终而大服，汉南诸国，见一面以从殷，河西将军，率五郡而臣汉，故能招信顺之助，保太山之安也

【表】魏邯郸淳上受命述表曰：臣闻雅颂作於盛德，典谟兴於茂功，德盛功茂，传序弗忘，是故竹帛以载之，金石以声之，垂诸来世，万载弥光，陛下以圣德应期，龙飞在位，其有天下也，恭己以受天子之籍，无为而四海顺风，若乃天地显应，休徵祥瑞，以表圣德者，不可胜载，铄乎焕显，真神明之所以祚，命世之令主也，凡自能言之类，莫不讴叹於野，执笔之徒，咸竭文思，献诗上颂，臣抱疾伏蓐，作书一篇，欲谓之颂，则不能雍容盛懿，列伸玄妙，欲谓之赋。又不能敷演洪烈，光扬缉熙，故思竭愚，称受命述。

卷十一 · 帝王部一

[注] 总载帝王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太昊庖牺氏 帝女媧氏 炎帝神农氏 黄帝轩辕氏 少昊金天氏颡顓高阳氏 帝啗高辛氏 帝尧陶唐氏 帝舜有虞氏 禹夏后氏

总载帝王

尚书刑德放曰：帝者，天号也，王者，人称也，天有五帝以立名，人有三王以正度，天子，爵称也，皇者，煌煌也。

《春秋演孔图》曰：正气为帝，间气为臣，秀气为人。

《礼斗威仪》曰：帝者得其根核，王者得其英华，霸者得其附枝，故帝道不行，不能王，王道不行，不能霸，霸道不行，不能守其身。

《管子》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

《吕氏春秋》曰：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为天子。

春秋考耀文曰：王者往也，神所输向，人所乐归。

《春秋繁露》曰：德俟天地者称皇帝，天祐而子之，号称天子。

董子曰：古之人造文字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连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才而参之，非王者其孰能当是，故王者必法天，以大仁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又养而成之。

《韩诗外传》曰：君者何，曰群也，敢群天下万物而除其害者谓之君。

《白虎通》曰：帝王者，号也，号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号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者称帝，仁义合者称王，别优劣也。

又曰：接上称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称帝王者，明位号天下至尊之称。

汉杂事曰：古者天子称皇，其次称王，秦承百王之末，为

汉驱除，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为号。

《帝王世纪》曰：孔子称天子之德，感天地，洞八方，是以化合神者称皇，德合天地者称帝，仁义合者称王。

蔡邕《独断》曰：上者尊位所在也，太史令司马迁记事，当言帝，则依违之，但言上，不敢泄〔注〕独断作渫，下同。读者尊号，言尊尊之义也，乘輿出於律文，曰敢盗乘輿服御物，谓天子所服食者也，天子至尊，不敢泄读言之，故托於乘輿也，天子以天下为家，不以京师宫室为常处，当乘輿以天下，故谓之车驾，天子自谓行在所，今虽在京师，言在行所也，巡狩天下，所奏事处皆为宫，在长安则曰长安宫，在泰山则曰泰山宫，唯当时所在。

《礼记》曰：天子者，与天地参，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其在朝廷，则道仁圣礼义之序，燕处则听雅颂之音，行步则有环珮之声，升车则有鸾和之音，居处有礼，进退有度，百官得其宜，万事得其序。

《六韬》曰：王者之道，如龙之首，高居远望，深视而审听，神其形而散其精，若天高而不可极，若川深而不可测，故可怒而不怒，臣乃为虎，可杀而不杀，大贼乃发，兵势不行，敌国乃强。

《管子》曰：黄帝立明堂之议，上观於贤也，尧有衢室之问，下听於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於朝，而备讯也，汤有总街之廷，观民非也，武王有灵台之宫，

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止也。

《尸子》曰：孔子曰：商汝知君之为君乎，子夏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孔子曰：商知之矣，《庄子》曰：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

又曰：昔容成氏大庭氏柏皇氏轩辕氏尊卢氏伏羲氏，当是时也，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若此时则至治也。

《孙卿子》曰：人主者，守至约而详，事至狭[注]荀子王霸篇作佚，而彳夹，[注]王霸篇作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内之民，莫不原得以为帝王。

《吕氏春秋》曰：五帝先道而後德，故德莫盛焉，三王先德而後事，故事莫功焉，五伯先事而後兵，故兵莫强焉。

《韩子》曰：明王制其臣下者，二柄而已矣，二者，刑，德也，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

《淮南子》曰：帝者体太一，王者法阴阳，霸者则四时，君者用六律，体太一者，牢笼天地，弹压山川，含吐阴阳，申洩四时，纪纲八极，经纬六合，覆露照导，普汜而无私，翺飞蠕动，莫不仰德而生，法阴阳，承天地之和，形万类之体，含气化物，以成形类，则四时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取

与有节，出入有时，开阖张敛，不失其序，喜怒刚柔，不杂其理，用六律者，生之与杀也，赏之与罚也，予之与夺也，非此无道。

又曰：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智虑，以天下之力动，是故号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闻，百官脩通，群臣辐凑，喜不以赏赐，怒不以罪诛。

潜夫论曰：太古之时，兆黎初载，未有上下，而自顺序，天未事焉，君未设焉，未後矫处，或相凌虐，为萌巨害，於是天命圣人，使司牧之，勿令失性，四海蒙利，草木被德，恭俭奉戴，谓之天子。

【箴】晋潘尼乘輿箴曰：皇极肇建，两仪既分，彝伦未序，万邦纠纷，国事明主，家奉严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勤，煌煌四海，蔼蔼万乘，匪贤焉倚，匪哲焉凭，左辅右弼，前疑後承，一日万机，业业兢兢，夫出其言善，则千里是应，而莫余违，亦丧邦有徵，辛作璇室，而夏兴瑶台，糟丘酒池，象箸玉杯，叔世道衰，末俗化浅，耽乐逸游，荒淫沉湎，不式古训，而好是佞辩，不遵正路，而覆车是践，灭败之效，载在前典，匪唯凌夷，厥世用殄，故曰：树君如之何，将民是司牧，视之犹伤，知其寒燠，故能抚之斯柔，而敦之斯睦，无远不怀，靡思不服，夫岂厌纵一人，而玩其耳目，内迷声色，外荒驰逐，不修政事，而终於颠覆。

【论】汉贾谊过秦论曰：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卷席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

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脩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贤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约从连横，兼韩魏燕楚宋卫中山之众，尝以什倍之地，百万之师，仰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天下诸侯已困矣，及至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然後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谿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始皇既没，余威振于殊俗，然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山东豪俊，蜂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於齐楚燕赵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非銛於钩戟长铍也，谪戍之众，非抗於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曩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契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馀年矣，然後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魏王粲难锺荀太平论曰：圣莫盛於尧，而洪水方割，丹朱淫虐，四族凶佞矣，帝舜因之，而三苗畔戾矣，禹又因而防风为戮矣，此三圣古之所大称也，继踵相承，且二百年，而刑罚未尝一世而乏也，然则此三圣能平，[注]明本作乎，三圣[注]圣下疑脱不字。能平，则何世能致之乎，孔子称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不移者丹朱四凶三苗之谓也，当纣之世，殷冈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周公迁殷顽民于洛邑，其下愚之人，必有之矣，周公之於三圣，不能逾也，三圣有所不化矣，有所不移矣，周公之不能化殷之顽民，所可知也，苟不可移，必或犯罪，罪而弗刑，是失所也，犯而刑之，刑不可错矣，孟轲有言，尽信书，不如无书，有大而言之者，刑错之属也，岂亿兆之民，历数十年，而无一犯罪，一物失所哉，谓之无者，尽信书之谓也。

魏曹冏六代论曰：昔者夏殷周，历世数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则，三代之君，与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忧，秦王独制其民，故倾危而莫救，先王独知[注]《文选》五十二作知独。治之不能久也，故与人共治之，知独守之不能固也，故与人共守之，兼亲疏而两用，参同异而并立，是以轻重足以相镇，亲疏足以相卫，兼并路塞，逆节不生，及其衰也，桓文率礼，包茅不贡，齐师伐楚，宋不城周，晋戮其宰，王纲弛而复张，诸侯傲而复肃，二霸之後，浸以陵迟，吴楚凭江，负固方城，虽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奸情散於胸怀，逆谋消於唇吻，斯岂非信重亲戚，任用贤能，枝叶硕茂，本根赖之，至於王赧，降为庶人，犹枝幹相持，得居虚位，海内无主，四十餘年，秦据势胜之地，骋谲诈之术，征伐关东，蚕食九国，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旷日若彼，用力若此，非深根固蒂，不拔之

道乎，汉祖奋三尺之剑，骋乌合之众，五年之中，而成帝业，自开辟已来，其兴功立勋，未有若汉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理势然也，汉鉴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诸吕擅权，图危刘氏，而天下所以不倾动，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东牟朱虚，受命於内，齐代吴，楚，作卫於外，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则天下以传，非刘氏有也，大魏之兴，观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长策，睹前车之倾覆，而不改其辙迹，子弟王空虚之地，君臣使民之失，[注]《文选》五十二作君有不使之民，魏志二十注引同，本句当有脱讹，明本臣作亡，亦未尽恰。宗室宰於閭閻，不闻邦国之政，权均疋夫，势齐凡庶，内无深根不拔之固，外无盘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为万世之业也。

晋陆机辨亡论曰：昔汉氏失御，奸臣窃命，祸基京畿，毒遍宇内，皇纲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群雄蜂骇，义兵四合，吴武烈皇帝，慷慨下国，电发荆南，权略纷纭，忠勇伯世，威棱则夷羿震荡，兵交则丑虏授馘，遂扫清宗祊，蒸祗皇祖，于时云兴之将带州，飏起之师跨邑，虽兵以义合，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祸心，阻兵怙乱，或师无谋律，丧威稔寇，忠规武节，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没，长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发，招抚[注]冯校本同，明本及文选五十三作揽。遗老，与之述业，神兵东驱，奋寡犯众，攻无坚城之将，战无交锋之虏，诛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飭法脩师，则威德翕赫，将北伐诸华，诛鉏干纪，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于紫闼，挟天子以令诸侯，清天步而归旧物，戎车既次，群凶侧目，大业未就，中世而殒，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踪袭於逸轨，戳心因乎令图，从政咨於故实，播宪稽乎遗风，而加之以笃固，申之以节俭，畴

咨俊茂，好谋善断，束帛旅於丘园，旌命交乎涂巷，故豪彦寻声而响凑，志士希光而景骛，异人辐凑，猛士如林，谋无遗谓，举不失策，故遂割据山川，跨制荆吴，而与天下争衡矣，故魏人请好，汉氏乞盟，遂跻天号，鼎峙而立，於是讲八代之礼，蒐三王之乐，告类上帝，拱揖群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长棘劲铄，望飏而奋，庶尹尽规於上，四民展业于下，化协殊裔，风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抚巡外域，巨象逸骏，扰於外闲，明珠玮宝，曜於内府，玫瑰重迹而至，奇玩应响而赴，輶轩骋於南荒，冲軺息於朔野，齐民免干戈之患，戎马无晨服之虞，而帝业固矣，爰及末叶，群公既丧，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衅，历命应化而微，王师蹶运而发，卒散於阵，民奔于邑，城池无蕃篱之固，山川无沟阜之势，军未浹辰，而社稷夷矣，虽忠臣发愤，烈士死节，将奚救哉，夫曹刘之将，非一世所选，向时人〔注〕人字文选无。之师，无曩日之众，战守之道，抑有前符，险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败贸理，古今诡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异也。

又辨亡论下曰：昔三方之王，魏人据中夏，汉氏有岷益，吴制荆杨而掩交广，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其民怨，刘翁因险饰智，功已薄矣，其俗陋，夫吴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聪明睿达，懿度深远矣，其求贤如弗及，恤民如稚子，接士尽盛德之容，亲仁罄丹府之爱，拔吕蒙於戎行，擢潘濬於系虏，推诚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权之我逼，地方几万里，带甲将百万，其野沃，其民练，其器利，其财丰，东负沧海，西阻险塞，长江制其区宇，峻山带其封域，国家之利，未巨有弘於兹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术，敦率遗典，勤民谨政，脩定策，守常险，则可以长世永

年，未有危亡之患，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玄曰：乱不极则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时也，古人有言曰：天时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设险，以守其国，言为国之恃险也。

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险，言守险之由人也，吴之兴也，参而由焉，孙卿所谓合其参者也，及其亡也，恃险而已。又孙卿所谓舍其参者也，夫四州之萌，非无众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险，易守也，劲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兴而祸遽，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达经国之长规，审存亡之至数，谦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宽冲以诱俊人之谋，慈和以结士民之爱，是以其安也，则黎元与之同庆，及其危也，则兆庶与之同患，安与众同庆，则危不可得也，危与下共患，则其难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麦秀无悲殷之思，黍离无愍周之感矣。

晋干宝晋纪总论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硕量，应运而仕，至於百姓与能，大象始构矣，世宗承基，太祖继业，始当非常之礼，终受备物之锡，至于世祖，遂享皇极，正位居体，聿脩祖宗之志，思辑战国之苦，腹心不同，公卿异议，而独纳羊祜之策，至于咸宁之末，遂排群议而杖王杜之决，汎舟三峡，介马桂阳，役不二时，江湖来同，掩唐虞之旧域，班正朔於八荒，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馀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虽大平未洽，亦百代一时矣，二十馀年，而河洛为墟，戎羯称制，二帝失尊，山陵无所，何哉，树立失权，託付非才，四维不张，而苟且之政多也，夫天下之大器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理，势重者不可以争竞扰，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御其大灾，而不

尸其利，是以感而应之，悦而归之，如晨风之郁北林，鱼龙之趋渊泽也，然後设礼文以理之，断刑罚以威之，故众悦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廉耻笃於家闾，邪僻消於胸怀。又况可奋臂大呼，聚之以干纪作乱之事乎，加之朝寡醇德之士，乡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趣向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辨，而贱名检，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刘颂屡言治道，傅咸每纠邪正，皆谓之俗吏，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盖共嗤黜，以为灰尘，而相诟病矣，由是毁誉乱於善恶之实，情愿奔於货欲之涂，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其妇女庄栉织纴，皆取成於婢仆，未尝知女功丝枲之业，中馈酒食之事也，故皆不耻淫佚之过，不拘妒忌之恶，有杀戮妾媵，有黷乱上下，父兄不之罪，天下莫之非。又况责之阐四教於古，脩贞顺於今，以辅佐君子者哉，礼法刑政，於此大坏，如室之斯构，而去其凿契，如水斯积，而决其隄防，如火斯畜，而离其薪燎也，国将亡，本必先颠，其此之谓乎。

天皇氏

项峻《始学篇》曰：天地立，有天皇十三头，号曰天灵，治万八千岁。

《洞冥记》曰：一姓十三人也。

徐整《三五历纪》云，岁起摄提，元气肇，有神灵一人，有十三头，号天皇。

《春秋纬》曰：天皇地皇人皇，兄弟九人，分九州，长天下也。

《遁甲开山图》曰：天皇被迹，在柱州昆仑山下。

地皇氏

项峻《始学篇》曰：地皇十一头，治八千岁。

《帝系谱》曰：地皇治一万八千岁，以火德王。

《遁甲开山图》曰：地皇兴於熊耳龙门山。

人皇氏

项峻《始学篇》曰：人皇九头，兄弟各三百岁，依山川土地之势财，度为九州，各居其一方，因是而区别，荣氏曰：人皇兄弟九人，生於刑马山，身九色。

有巢氏

项峻《始学篇》曰：上古皆穴处，有圣人教之巢居，号大巢氏，皇甫谧以为有巢在女娲之後。

《遁甲开山图》曰：石楼山在琅琊，昔有巢氏治此山南。

燧人氏

《尚书大传》曰：燧人为燧皇，以火纪官。

《礼含文嘉》曰：燧人始钻木取火，炮生为熟，令人无腹疾，遂天之意，故为燧人。

太昊庖牺氏

《易》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结绳而为网罟，以畋以渔，盖取诸离。

《礼含文嘉》曰：伏羲德洽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龟书，伏羲乃则象作易。

《帝王世纪》曰：太昊帝庖羲氏，风姓也，蛇身人首，有圣德，都陈，作瑟三十六弦。

【赞】魏陈王曹植庖羲赞曰：木德风姓，八卦创焉，龙瑞名官，法地象天，庖厨祭祀，罟网鱼畋，瑟以像时，神德通玄。

帝女媧氏

《淮南子》曰：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猛兽食精民。精，善也。鸛鸟攫老弱，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鼇足，以立四方极，鼇，大龟也。苍天神，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精民生，背方州，抱圆天。

《帝王世纪》曰：帝女媧氏，亦风姓也，作笙簧，亦蛇身人首，一曰女希，是为女皇，其末诸侯共工氏，任知刑以强，伯而不王。

【赞】魏陈王曹植女媧赞曰：古之国君，造簧作笙，礼物未就，轩辕纂成，或云二皇，人首蛇形，神化七十，何德之灵。

神农氏

《易》曰：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楸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周书》曰：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为耜耒耨，以垦草莽，然後五穀兴，以助果蓏实。

春秋《命历序》曰：有神人，名石年，苍色大眉，戴玉理，玉理，犹玉英，神农也。

《吕氏春秋》曰：神农教曰：土有当年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夫亲耕，妻亲绩。

《贾谊书》曰：神农以为走禽难以久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察实咸苦之味，教民食穀。

《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氏，姜姓也，人身牛首，长於姜水，有圣德，都陈，作五弦之琴，始教天下种穀，故号神农氏，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箕文谏而杀之，炎帝退而脩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炎帝。

【赞】魏陈王曹植神农赞曰：少典之胤，火德承木，造为耒耜，导民播穀，正为雅琴，以畅风俗。

黄帝轩辕氏

《易》曰：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乾坤也。

《左传》曰：剡子曰：黄帝以云纪官，故为云师而云名。

河图挺佐辅曰：黄帝脩德立义，天下大治，乃召天老而问焉，余梦见两龙，挺白图，以授余於河之都，天老曰：河出龙图，雒出龟书，纪帝录，列圣人之姓号，兴谋治太平，然後凤凰处之，今凤凰以下三百六十日矣，天其受帝图乎，黄帝乃祓斋七日，至於翠妫之川，大鲈鱼折溜而至，乃与天老迎之，五色毕具，鱼汎白图，兰叶朱文，以授黄帝，名曰录图。

《龙鱼河图》曰：黄帝时，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仁慈，万民欲令黄帝行天下事，黄帝仁义，不能禁蚩尤，黄帝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没後，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伏。

《春秋内事》曰：轩辕氏以土德王天下，始有堂庑，高栋深宇，以避风雨。

《列子》曰：黄帝喜天下之戴己也，养正命，娱耳目，乃喟然叹曰：养一己，治万物，其患如此，於是放万机，舍宫寝，退而间居大庭之馆，斋心服形，三月不亲政事，昼寝而梦游於华胥，华胥氏国，不知距齐国几千里，齐，中国。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国入水不溺，入火不热，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床，黄帝既（ㄅ）悟）怡然自得。又二十八年，天下大治，几若华胥国矣。

《淮南子》曰：黄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辅之，使强不得掩弱，众不得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岁时熟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辅弼公而不阿，道不拾遗，市不预贾，城郭不闭，邑无盗贼，人相让以财，狗彘吐菽粟於道路，而无忿争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风雨时节，五穀登熟，虎豹不妄噬，鸷鸟不妄搏，凤皇翔於庭，麒麟游於郊，青龙进驾，飞煌伏皂，飞黄出西方，其状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寿千岁，皂，历也。诸北儋耳之国，莫不献其贡职，皆北极之夷国。

《史记·封禅书》曰：黄帝得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帝王世纪》曰：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生寿丘，长于姬水，龙颜，有圣德，受国於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号，治五气，设五量，及神农氏衰，黄帝脩德抚民，诸侯咸去神农而归之，黄帝於是乃扰驯猛兽，与神农氏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克之。又徵诸侯，使力牧神皇直讨蚩尤氏，擒之于涿鹿之野，使应龙杀之于凶黎之丘，凡五十二战，而天下大服，有妃，[注]《太平御览》七十九妃上有四字。生二十五子，黄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岁矣，或传以为仙，或言寿三百岁，葬于上郡阳周之桥山。

《抱朴子》曰：黄帝生而能言，役使百灵，可谓天授自然体之者，犹复不敢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受丹经，到鼎湖而飞流珠，登崆峒而问广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东岱而奉中黄，入金谷而谘子心，论导养而质玄素二女，精推步则访山稽力牧，讲占候则询风后，著体诊则受雷岐，审攻战则纳五音之策，穷神奸则记〔注〕抱朴子极言篇记下有白字。泽之辞，相地理则书青乌之说，救伤残则缀金冶之术，故能毕记秘要，穷尽道真，遂勒升龙以高济，与天地乎冈极。

【颂】晋牵秀黄帝颂曰：邈矣黄轩，应天载灵，通幽远览，观象设形，诞敷厥训，彝伦攸经，德从风流，化与云征，皇猷允塞，地平天成，爰登方岳，封禅勒成，纷然凤举，龙腾大清，违兹九土，陟彼高冥，民斯攸慕，涕泗沾纓，遐而不坠，式颂德声。

【赞】魏陈王曹植黄帝赞曰：少典之孙，神明圣哲，土德承火，赤帝是灭，服牛乘马，衣裳是制，氏云名官，功冠五列。

又黄帝三鼎赞曰：鼎质文精，古之神器，黄帝是铸，以像太一，能轻能重，知凶识吉，世衰则隐，世和则出。

晋曹毗黄帝赞曰：轩辕应玄期，幼能总百神，体鍊五灵妙，气含云露津，搯石曾城岫，铸鼎荆山滨，豁焉天扉辟，飘然跨腾鳞，仪辔洒长风，褰裳蹑紫宸。

周庾信黄帝见广成画赞曰：治身紫府，问政青丘，龙湖鼎

没，丹灶珠流，疏云即雨，落木先秋，至道须极，长生可求。

少昊金天氏

《左传》曰：郯子曰：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凤鸟適至，故纪於鸟，为鸟师而鸟名焉。

《帝王世纪》曰：少昊帝名摯，字青阳，姬姓也，降居江水，有圣德，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谓之穷桑，即图讖所谓白帝朱宣者也，故称少昊，号金天氏，在位百年而崩。

【赞】陈思王曹植少昊赞曰：祖自轩辕，青阳之裔，金德承土，仪凤帝世，官鸟号名，殊职别系，农正扈氏，各有品制。

颡顓高阳氏

《史记》曰：帝颡顓高阳者，静深有谋，疏通知事，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济流沙，东至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

《帝王世纪》曰：帝颡顓，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姬姓也，母曰景仆，蜀山氏女，为昌意正妃，谓之女枢，金天氏之末，女枢生颡顓於若水，首戴干戈，有圣德，父昌意虽黄帝之嫡，以德劣，降居若水，为诸侯，及颡顓，生十年而佐少昊，二十而登帝位，平九黎之乱，以水事纪官，南正重司天，以属神，火〔注〕明本作北，正黎司地，以属民，於是民神不杂，万物有序，始都穷桑，徙商丘，命飞龙效八风之音，作乐五英，以祭上帝，世有材子八人，号八凯，颡顓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一岁，岁在鹑火而崩，葬东郡顿丘广阳里。

【赞】魏曹植帝颡顓赞曰：昌意之子，祖自轩辕，始诛九黎，水德统天，以国为号，风化神宣，威畅八极，靡不砥虔。

帝啖高辛氏

《史记》曰：帝啖高辛氏者，黄帝之曾孙也，父曰蟠极，蟠极父曰玄器，玄器父曰黄帝，自玄器与蟠极，不得在位，帝啖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助。

《帝王世纪》曰：帝啖高辛氏，姬姓也，有圣德，年十五而佐颡顓，四十登位，都亳，以人事纪官，故以勾芒为木正，祝融为火正，蓐收为金正，玄冥为水正，后土为土正，是五行之官，分职而治诸侯，於是化被天下，遂作乐六茎，以康帝位，世有材子八人，号曰八元，亦纳四妃，卜其子，皆有天下，元妃有台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有娥氏女，曰简翟，生，次陈丰氏女，曰庆都，生放勋，次嫫母氏女，曰常仪，生帝挚，啖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而崩，葬东郡顿丘广阳里。

【赞】魏陈王曹植帝啖赞曰：祖自轩辕，玄器之裔，生言其名，木德帝世，无宁天地，神圣灵察，教弭四海，明并日月。

帝尧陶唐氏

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邕。

《论语》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春秋元命苞》曰：尧眉八采，是谓通明，历象日月璇玑玉衡。

《尚书·中候》曰：帝尧即政，荣光出河，休气四塞，龙马衔甲，赤文绿色，龙形像马，甲所以藏图也，其文赤而绿，甲似龟背，五色，有列星之分，斗政之度，帝王录纪，兴亡之数。

《大戴礼》曰：宰我曰：请问帝尧，孔子曰：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豫。

《淮南子》曰：人之所以乐为天子者，以其穷耳目之欲，而適躬体之便也，今高台曾榭，人之所丽也，而尧采椽不斫，

斥题不枿，言梁柱相斥距，不着枿枿。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尧粝粱之饭，藜藿之羹，文锦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尧布衣掩形，鹿裘御寒，养生之具厚不加，[注]《太平御览》八十作不加厚。以[注]御览作而。增之以大任，重之[注]御览之下有以字。忧，故举天下而传之舜，若释负然。

《帝王世纪》曰：帝尧陶唐氏，祁姓也，母庆都，孕十四月而生尧於丹陵，名曰放勋，鸟庭河胜，或从母姓伊氏，年十五而佐帝摯，受封於唐，为诸侯，身長十尺，尝梦天而上之，故二十而登帝位，都平阳，置敢谏之鼓，命羲和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时方岳之职，故名曰四岳也，诸侯有苗氏，处南蛮而不服，尧征而克之于丹水之浦，乃以尹寿许由为师，夔放山川谿谷之音，作乐大章，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五十老人，击壤於道，观者叹曰：大哉，帝之德也，老人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於是景星曜於天，甘露降于地，朱草生於郊，凤皇止於庭，嘉禾孳於亩，醴泉涌於山，焦侥民来贡没羽，厨中自生肉脯，其薄如翼形，摇鼓自生风，使食物寒而不餒，名曰翼脯。又有草夹阶而生，随月生死，王者以是占日月之数，惟盛德之君，应和而生，故尧有之，名曰蓂莢，始封稷契咎繇，褒进伯禹，纳舜于大麓，後年二月。又率群臣，刻璧为书，东沉洛水，言天命当传舜之意，今中候运衡之篇是也，凡尧即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乃殂，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葬于济阴之成阳西北，是为穀林，尧取富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故以天下命舜，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及尧三年丧毕，舜践天子位。

《符子》曰：尧曰：余坐华殿之上，森然而松生於栋，余立櫺扉之内，霏焉而云生於牖，虽面双阙，无异乎崔巍之冠蓬莱，虽背墉棹，无异乎回峦之萦昆仑，余安知其所以安。

【赞】魏陈王曹植帝尧画赞曰：火德统位，父则高辛，克平共工，万国同尘，调適阴阳，其惠如春，巍巍成功，配天则神。

帝舜有虞氏

尚书舜典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帝曰：咨尔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三载，汝陟帝位。

《礼记》曰：子曰：舜其大智也与，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为舜乎。

又曰：昔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事具乐部。

《论语》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孝经援神契》曰：舜龙颜重瞳大口，手握褰，重童，象电多精光也，大口，象斗星口也，握褰，手中有褰字，喻从劳苦起，受褰饰，致大位也。

雒书灵准听曰：有人方面，日衡重华，日衡，衡有骨表如日者也。握石推，怀神珠，推读曰锤，锤，平轻重者也，握石锤，谓知璇玑玉衡之道也，怀神珠，喻有圣智也。舜受终，凤皇仪，黄龙感，朱草生，蓂莢孳，西王母授益地图，西王母得益地之图来献。

《孟子》曰：鸡初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初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蹠之徒也，蹠，盗蹠。

又曰：尧之於舜，使其子九男事之，妻以二女焉，百年
[注] 孟子万章作官。牛羊仓廩备，以养舜於畎亩之中，而後举加诸上位。

又曰：舜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霈然莫之能御也。

《尸子》曰：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尧闻其贤，徵之草茅之中，与之语礼乐而不逆，与之语政至简而行，与之语道广大而不穷，於是妻之以嬀，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託天下焉。

《韩子》曰：历山农者侵畔，舜往耕，期年而耕者让畔，河滨渔者争坵，舜往渔，期年而渔者让长，东夷之陶者苦窳，舜往陶，期年而器以牢。

《吕氏春秋》曰：舜有子九人，不予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帝王世纪》曰：帝有虞氏，姚姓也，目重瞳，故名重华，字都君，有圣德，始迁於负夏，贩於顿丘，债於传虚，家本冀州，每徙则百姓归之，尧於是见舜於贰宫，设飧礼，迭为宾主，南面而问政，尧乃试以五典，遂举八凯，使佐后土，以揆百事，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舜於是有大功二十，故梦

眉长与发等，尧乃赐舜以昭华之玉，老而命舜代己摄政，舜东巡狩，登南山，观河渚，受图书，褒赐群臣，尊任伯禹稷契皋繇，皆益地，有苗氏负固不服，禹请征之，舜曰：我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吾前教由未也，乃脩教三年，执干戚而舞之，有苗请服，立诽谤之木，申命九官十二牧，三载一考绩，三载黜陟幽明，禹为司空，功被天下，弃为后稷，播时百穀，契为司徒，敬敷五教，皋繇为士，典刑惟明，倕为共工，莫不致力，益为朕虞，庶物繁植，伯夷为秩宗，三礼不阙，夔为乐正，神人以和，龙为纳言，出内惟允，於是俊乂在官，群后德让，百僚师师，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为服，以六律五声八音协治，治用之和，蒸民乃粒，万邦作义，庶绩咸熙，乃作大韶之乐，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故孔子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景星曜於房，群瑞毕致，地出乘黄，舜於是德被天下，荐於天，使禹摄政，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鸣条，殯以瓦棺，葬於苍梧九疑山之阳，是为零陵，谓之纪市，在今营道，下有群象为之耕。

【赞】魏陈王曹植帝舜赞曰：颞顼氏族，重瞳神圣，克协顽瞽，应唐涖政，除凶举俊，以齐七政，应历受禅，显天之命。

晋夏侯湛虞舜赞曰：有虞愔愔，揖让鼓琴，垂拱临民，咏彼南音，世澄道玄，天下混心，思我王度，如玉如金。

晋庾阐虞舜像赞并序曰：夫至道玄妙，非器象所载，灵化潜融，非轨迹所传，故道资冲朴，则谓之三皇，德被群生，则号称舜禹，是以先王因其会通，制为准极，功格於天，则配于

上帝，法施於民，则载在祀典，然後名教彰於至治，王道焕乎无穷，故兹堂之构也，有自来矣，然树寝所以栖神，而寝非神之所期，立像所以表德，而像非德之所存，若乃废其轨景，洞其玄真，虽冥照之鉴独朗，天下恶乎注其耳目哉，遂乃显图灵像，廓其庙坛，俾天光焜於宇宙，南风散乎五弦，岂谓神道之妙，可寄之於有涯哉，盖亦畅悠悠者之心也，其辞曰：玄像焜耀，万物含灵，飞龙在天，阳德文明，神道虽寂，务由机生，拥琴高咏，寄和五声，玄风既畅，妙尽无名，民鉴其朗，孰测窈冥。

周庾信舜干戚画赞曰：平风变律，击石来仪，先齐七政，更服三危，朱干独舞，玉戚空麾，南风一曲，恭己无为。

【碑】後魏温子昇舜庙碑曰：怀山不已，龙门未辟，大道御世，天下为公，感梦长人，明易女仄陋，釐降二女，结友九男，执耜历山，耕夫所以谢畔，施罟雷泽，渔父於是让川，亦既登庸，以之纳录，九官咸事，百揆时叙，有大功於当世，集历数而在躬，受文祖之命，致昭华之玉，班五瑞於群后，禋六宗於上玄，舞干戚而远夷宾，弃金璧而幽灵应，青云浮洛，荣光塞河，符瑞必臻，休祥咸萃，以君人之大德，为帝王之称首，陟方之驾遂往，苍梧之窆不归，爰自先民，实存旧庙，既缉药房，遂镇瑶席，龙驾帝服，盖依俦於慕舜，交鼓亘瑟，实仿佛於闻韶，其辞曰：虹气降灵，姚墟诞圣，树阴未徙，帝图已定，乃宾四门，以齐七政，天眷功高，民归德盛，治既荡荡，化亦巍巍，南风在咏，西环有归，疑山永逝，湘水长违，灵宫肃肃，神馆微微。

【文】宋颜延之为张湘州祭虞帝文曰：惟哲化神，继天作圣，藏器渔陶，致身爱敬，是以二妃嫔德，九子观命，在麓不迷，御衡以正，唐历既终，虞道乃光，咨尧授禹，素俎采堂，百龄厌世，万里陟方，敬询故老，钦咨圣君，职奉西湘，虔属南云，神之听之，匪酒伊荤。

帝夏禹

《尚书·大禹谟》曰：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从舜初授帝政事奉行之。

《论语》曰：子曰：禹吾无间然矣，孔子推禹功德之大，言不能复间厕其间。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

《礼含文嘉》曰：禹卑宫室，垂意於沟洫，百穀用成，神龙至，灵龟服，玉女敬养天赐。

《春秋元命苞》曰：禹之时，民大乐，其骈三圣相继，故夏者大也。

《左传》曰：禹会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尚书·中候》曰：伯禹曰：臣观河伯，面长人首鱼身，出水曰：吾河精也，授臣河图。

《尚书璇玑铃》曰：禹开龙门，导积石，玄圭出，刻曰延喜玉，受德天赐佩，禹功既成，天出玄圭以赐之，古者以德佩，禹有治水功，故天佩以玄圭。

吕氏春秋曰：禹南济乎江，黄龙负舟，事具祥瑞部。

《淮南子》曰：禹沐淫雨，栉疾风，决江疏河，凿龙门，辟伊阙，乘四载，随山刊木，平治水土，定七百国。

又曰：禹为水，以身解於阳旰〔注〕淮南脩务篇作旰，注同。之河，解，祷也，阳旰河在秦。

《吴越春秋》曰：禹案黄帝中经，见圣人所记曰：在九疑山东南天柱，号曰宛委，承以文玉，覆以盘石，其书金简，青玉为字，编以白银，皆彖其文，禹乃东巡，登衡山求之，赤绣文衣男子，自称玄夷仓水使者，来候禹，令斋三月，更求之，禹乃三日斋，登宛委山，取得书，得通水之理，遂周行天下，使益疏记之，名山海经也。

鬻子曰：禹投〔注〕《太平御览》八十二作据。一馈而七起，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也，恐其留吾门也，是以四海之士皆至，禹当朝廷，门可以罗雀。

《帝王世纪》曰：伯禹夏后氏，姁姓也，生於石埭，虎鼻大口，两耳参漏，首戴钩钐，胸有玉斗，足文履已，故名文命，字高密，身長九尺二寸，长於西羌，西羌夷人也，其父既放，降在疋庶，有圣德，梦目〔注〕《太平御览》八十二作自。洗於河西，四岳师举之，舜进之尧，尧命以为司空，继籀治水，乃劳身涉勤，不重径尺之璧，而爱日之寸阴，手足胼胝，故世传禹病偏枯，足不相过，至今巫称禹步是也。又纳礼贤人，一沐三握发，一食三起，尧美其绩，乃赐姓姁氏，封为

夏伯，故谓之伯禹，天下宗之，谓之大禹，年百岁，崩于会稽，因葬会稽山阴县之南，今山上有禹冢并祠，下有群鸟芸田。

又曰：禹葬，衣衾三领，桐棺三寸，葛以繃之，下不及泉，上不通钱，既葬，收馀壤为垆，若参耕之亩。

《符子》曰：禹让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言佐舜劳矣，凿山川，通河汉，首无发，股无毛，故舜也以劳报子，我生而逸，不能为君之劳矣。

【赞】魏陈王曹植夏禹赞曰：于嗟夫子，拯世济民，克卑宫室，致孝鬼神，蔬食薄服，紼冕乃新，厥德不回，其诚可亲，亹亹其德，温温其仁，尼称无间，何德之纯。

又曰：禹治水赞曰：嗟夫夏禹，寔劳水功，西凿龙门，疏河道江，梁歧既辟，九州以同，天赐玄圭，奄有万邦。

又禹渡河赞曰：禹济于河，黄龙负船，舟人并惧，禹叹仰天，予受大运，勤功恤民，死亡命也，龙乃弭身。

周庾信渡江赞曰：三江初凿，九谷新成，风飞鹤涌，水起龙惊，乐天知命，无待忧生，危舟遂静，乱楫还平。

卷十二·帝王部二

[注] 殷成汤 周文王 周武王 周成王 汉高帝 汉文帝 汉景帝 汉武帝 汉昭帝 汉宣帝 汉光武帝 汉明帝 汉和帝

殷成汤

《春秋元命苞》曰：汤臂四肘，是谓神肘。

《尚书璇玑铃》曰：汤受金符帝篆，白狼衔钩入殷朝。

《尚书·中候》曰：天乙在亳，诸邻国襁负归德，东观乎雒，降三分璧，黄鱼双跃，出济于坛，化为黑玉，赤勒曰：玄精天乙，受神福，伐桀克。

尚书汤誓曰：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陟，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

《春秋元命苞》曰：汤之时，其民大乐，其救之於患害，故乐名大护，护者救也，一云，扶都感白气而生汤。

《周书》曰：汤放桀而归於亳，三千诸侯大会，汤取天子之玺，置之於天子之座右，复而再拜，从诸侯之位，汤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处之矣，夫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宜处之，汤以此三让，三千诸侯，莫敢即位，然後汤即天子之位。

《孟子》曰：汤居亳，与葛伯为邻，葛伯不祀，汤使人问，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汤遗之牛羊，葛伯得而食之。又不祀，汤又问之，曰：无以供粢盛，汤使亳民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众要其酒肉黍稷者，遮而夺之，不以饗授者则杀之，有一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焉，汤乃兴师伐葛伯，天下闻之，皆曰：非富天下也，为疋夫疋妇报讎也。

《吕氏春秋》曰：成汤之时，有穀生於庭，昏生，至旦而大合拱，史请卜其故，汤退卜者曰：吾闻祥者福之先也，见祥而为不善，则福不至，妖者祸之先也，见妖而为善，则祸不至，於是早朝晏退，问疾吊丧，务镇抚百姓，三日而穀亡，尚书大传曰：夏人饮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归于亳，盍归于亳上，亳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闲居，深听乐声，思其故也，是时伊尹仕桀。更曰：觉兮较兮，吾大命格兮，觉兮谓先知者，较兮谓直道者也，格，至也，吾，语桀也。去不善而就善，何乐兮，伊尹入告于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哑笑曰：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也，日亡，吾亦亡矣，是以伊尹遂去夏適汤。

《说苑》曰：汤欲伐桀，伊尹请且乏贡职，以观夏动，桀怒，起九夷之师，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师，是罪在我也，汤乃谢请服，入贡职，明年。又乏贡职，桀起九夷之师，九夷之师不起，伊尹曰：可矣，汤乃兴师伐桀，残之，迁於南巢。

《帝王世纪》曰：成汤一名帝乙，丰下锐上，倨身而扬声，长九尺，有圣德，诸侯有不义者，汤从而征之，诛其君，吊其民，天下咸悦，故东征则西夷怨，南征则北狄怨，曰：奚为而後我，凡二十七征而德施於诸侯，出见罗者，方祝曰：从天下者，从地出者，四方来者，皆入吾罗，汤曰：嘻，尽之矣，非桀其孰能为此哉，乃命解其三面，而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汉南诸侯闻之，咸曰：汤之德至矣，泽及禽兽，况於人乎，一时归者三十六国，及夏桀无道，罪谏者，汤使人哭之，桀囚汤使於夏台，而後释之，诸侯由是咸叛桀附汤，同日贡职者五百国，三年而天下咸服，汤自伐桀後，大旱七年，殷史卜曰：当以人祷，汤曰：吾所为请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祷，吾请自当，遂斋戒，剪发断爪，以己为牲，祷於桑林之社，言未已而大雨，方数千里，汤践天子位十三年，年百岁而崩。

【赞】魏陈王曹植殷汤赞曰：殷汤伐夏，诸侯振仰，放桀鸣条，南面以王，桑林之祷，炎灾克偿，伊尹佐治，可谓贤相。

又汤祷桑林赞曰：惟殷之世，炎旱七年，汤祷桑林，祈福于天，剪发离爪，自以为牲，皇灵感应，时雨以零。

周庾信汤解网赞曰：连珠两起，合玉双沉，穀为祥树，桑成乐林，三方落网，一面驱禽，德以行政，仁乎用心。

周文王

《春秋元命苞》曰：文王四乳，是谓含良，盖法酒旗，布恩舒明，酒者乳也，能乳天下，布恩之谓也。

《周书》曰：文王在镐，召太子发曰：我身老矣，吾语汝，我所保与我所守，传之子孙，吾厚德而广惠，不为骄侈，不为泰靡，童牛不服，童马不驰，土不失其宜，万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时，以成万材，万材已成，牧以为人，天下利之而勿德，是谓大仁。

《墨子》曰：赤鸟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命周文王伐殷。

《韩子》曰：昔文王请入雒西地赤壤之国方千里，以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说，仲尼曰：大哉文王，轻千乘之国，而请解炮烙之刑。

《韩诗外传》曰：昔周文王寝疾五日而地动，东西南北，不出四郊，有司请曰：臣闻地之动为人主也，今者君王寝疾五日而地动，四面不出国郊，群臣皆恐，曰：请移之，文王曰：奈何其移之也，对曰：兴事动众，以增国城，其可移之，文王曰：夫天之见妖，以伐有罪，我必有罪，故天以罚我也，今又

专兴事动众，以增国城，是重吾罪也，不可，请改行重善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遂谨其礼，失皮革，以交诸侯，饰其辞，令币帛，以出礼俊士，颁其爵列等级田畴，以赏群臣，行无几何而疾止。

《琴操》曰：受命者，谓文王受天命而王，文王以纣时为歧侯，躬脩道德，执行仁义，百姓附亲，是时，纣为无道，剖胎斲涉，废坏仁人，天统易运，诸侯瓦解，皆归文王，其後有凤皇衔书於文王之郊，文王曰：殷帝无道，虐乱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复久，乃作凤皇之歌，其章曰：翼翼翔翔，彼鸾皇兮，衔书来游，以命昌兮，瞻天案图，殷将亡兮，苍苍昊天，始有萌兮，神连精合，谋於房兮。

又曰：文王备修道德，百姓亲附，文王有二子，周公武王，皆圣，是时，崇侯虎与文王列为诸侯，德不及文王，常嫉妒之，乃谮文王於纣曰：西伯昌圣人也，长子发中子旦皆圣人也，三圣合谋，君其虑之，乃囚文王於羑里，将欲杀之，於是文王四臣散宜生等，周流海内，经历丰土，得美女二人，水中大贝，白马朱鬣，以献於纣，陈於中庭，纣立出西伯，文王在羑里时，演易八卦以六十四，作郁厄之辞，困於石，据于蒺藜，乃申愤以作歌曰：殷道溷溷，浸浊烦兮，朱紫相合，不别分兮，迷乱声色，信谗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闭牢阱，由其言兮，遘我四人，忧勤勤兮。

《论衡》曰：文王饮酒千钟，孔子百觚，言圣人能以德持酒也，如一坐千钟百觚，此酒徒，非圣人也。

《帝王世纪》曰：文王昌，龙颜虎肩，身長十尺，焜有四乳，敬老慈幼，晏朝不食，以延四方之士，是以大<真真>闢天散宜生南宮适之属咸至，是为四臣，文王虽在诸侯之位，袭父为西伯，纣既囚文王，文王之长子曰伯邑考，质于殷，为纣御，纣烹以为羹，赐文王，曰：圣人当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纣曰：谁谓西伯圣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

【赞】魏陈王曹植文王赞曰：於赫圣德，寔惟文王，三分有二，犹复事商，化加虞芮，傍暨四方，王业克昭，武嗣遂光。

又文王赤雀赞曰：西伯积德，天命攸顾，赤雀衔书，爰集昌户，瑞为天使，和气所致，嗟尔後王，昌期而至，周庾信文王见吕尚赞曰：言归养老，垂钓西川，岸止盘石，溪唯小船，风雨未感，意气怡然，有此相望，于今几年。

周武王

《尚书·中候》曰：太子发，以纣存三仁，虽即位，不称王，三仁，箕子比干微子。

乐稽耀嘉曰：武王承命兴师，诛于商，万国咸喜，军渡孟津，前歌後舞，克殷之後，民乃大安，家给人足，酌酒郁摇，郁摇，喜濬。

《史记》曰：武王脩文王业，东观兵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居中军，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遂兴师，渡于河，时诸侯不期而会孟津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武王曰：未可也，乃还师，居二年，闻纣昏乱滋甚，杀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彊微子，抱其祭器而饷周，於是武王乃渡孟津，伐纣，纣师皆倒干戈以战，纣军溃畔，纣死。

《帝王世纪》曰：武王见囑人，王自左拥而右扇之，纣政弥乱，殷太史向挚，载其图书而归周，王以告于诸侯，四年，起师而东，至商郊牧野，乃作木檐，[注]帝王世纪作牧誓。王祿系解，五人御於前，莫肯为王系祿，皆曰：臣所以事君王，非为系祿也，王乃释旄钺而系之，与纣战，纣师败绩，禽费仲恶来，纣赴于京，自燔于宣室而死，二嬖妾与妲己亦自杀，乃以大白髦麾诸侯入殷商都，百姓咸待于郊，王使告曰：

上天降休，商人皆拜，王亦答拜，以兵入，造纣及妲己尸，王亲射之，三发，然後下车，以剑击之，周公为司徒，使以黄钺斩纣头，悬于大白之旗，召公为司空。又使以玄钺斩妲己颈，县之小白旗，置旌於商容之庐，命召公释箕子之囚，赐贝千朋，命原公释百姓之囚，归璇台之珠玉，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以赈贫民，命南宫伯达史逸，迁九鼎于洛邑，命闾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飨祀于军，微子胶鬲，皆委质为臣，殷人咸喜曰：王之於人也，死犹封其墓，况其生者乎，王之於贤仁也，亡者犹表其庐，况其存者乎，王之於财也，聚者犹散之，况其复藉者乎，王之於色也，在者犹归其父母，况复徵之乎。

【赞】魏陈王曹植周武王赞曰：桓桓武王，继世灭殷，咸任尚父，且作商臣，功加四海，救世济民，天下宗周，万国是宾。

周成王

《春秋元命苞》曰：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

《贾谊书》曰：周成王问鬻子曰：寡人闻圣人在上位，使民富且寿，若夫富则可为也，若夫寿则在天乎，鬻子对曰：夫圣王在上位，天下无军兵之事，故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斗也，则民得尽一生矣，圣王在上，则君积於德化，而积於用力，故妇人为其所衣，丈夫为其所食，则民无冻饿，已得二生矣，圣人在上，则君积於仁，吏积於爱，民积於顺，则刑罚废而无夭遏之诛，民则得三生矣，圣王在上，则使人有时，而用之有节，则民无厉疾，民得四生矣。

《史记》曰：成王少，周公摄行政，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周公奉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启代殷後，国於宋，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理均。

《帝王世纪》曰：成王元年，周公为冢宰，摄政，王年少，未能治事，故号曰孺子，八年，春正月朔，王始躬政事，

以周公为太师，封伯禽于鲁，父子并命，周公拜於前，鲁公拜於後，王以周公有勋劳於天下，故加鲁以四等之上，兼二十四附庸，地方七百里，既营都洛邑，复居酆镐，淮夷徐戎及奄卽叛，王乃大搜於岐阳，东伐淮夷。

【赞】魏陈王曹植周成王赞曰：成王继武，贤圣保傅，年虽幼稚，岐嶷有素，初疑周公，终焉克寤，旦爽佐治，遂至刑错。

又周公赞曰：成王即位，年尚幼稚，周公居摄，四海慕利，罚叛柔服，祥应仍至，诵长反政，达天忠义。

周庾信成王刻桐叶封虞叔赞曰：虞叔百里，居河之汾，帝刻桐叶，天书掌文，礼以成德，乐以歌勋，天子无戏，唐其有君。

汉高帝

河图提刘曰：帝季，日角戴胜，斗焜龟背龙股，长七尺八寸，明圣宽仁，好任主轡。

《春秋孔演图》曰：其人日角龙颜，姓卯金，含仁义。

《史记》曰：高祖讳邦，字季，沛丰邑中阳里人，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宽仁爱人，意豁如也，为泗上亭长，常从王媪武负貰酒饮，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留饮，酒讎数倍，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敬重之，吕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原季自爱，臣有息女，原为箕帚妾，女即吕后也，生孝惠帝鲁元公主，有一老父过，请饮，老父相吕后曰：夫人天下贵人也，令相两子，见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鲁元公主亦皆贵，老父已去，高祖从旁舍来，吕后具言，高祖乃追及老父，老父曰：向见者夫人儿子，皆似君相，君相贵不可言，及高祖贵，遂不知老父去处，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於骊山，到丰西泽中亭，止饮，夜皆解纵所送徒，高祖夜经泽中，前有大白蛇当径，高祖拔剑斩之，事具符命部。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於是东游，高祖隐於芒碭山泽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吕后，吕后曰：季所在山居，上常有云气，故往常得季，高祖兴诸侯兵，共击项羽，项羽败而

走，使骑将灌婴追杀羽东城，正月，诸侯尊汉王为皇帝。

又曰：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东，贪於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

《汉书》曰：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尚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

《论衡》曰：项羽与高祖俱起，威力轻重，未有所定，高祖诛羽，难於斩铁也，武王伐纣，易於摧木也，然则汉力胜周多矣，汤武伐桀纣，一敌也，高祖诛秦杀项羽，兼胜二家，力倍汤武，五代之起，皆有因缘，力易为也，高祖从亭长，提三尺剑，取天下，光武由白水，奋威武，帝海内，无尺土所因，一位所乘，直奉天命，推勋自然，此则起高於川汙，为深於丘山也。

荀悦汉纪论曰：高祖开建大业，统毕元功，度量规矩，不可尚矣，天下初定，庶事草创，故韶夏之音，天下未闻焉。

《帝王世纪》曰：礼称至道以王，义道以霸，观高祖之取天下也，遭秦暴乱，不阶尺土之资，不摧将相之柄，发迹泗亭，奋其智谋，衔勒英雄，鞭驱天下，或以德致，或以义成，事以权断，顺逆不常，霸王之道杂焉，是以居帝王之位，而无一定之制，三代之美，固难及矣。

【述】後汉班固高祖纪述曰：皇矣汉祖，纂尧之绪，实天

生德，聪明神武，秦人不纲，网漏于楚，爰兹发迹，断蛇奋旅，神母告符，朱旗乃举，粤蹈秦郊，婴来稽首，革命创制，三章是纪，应天顺民，五星同晷，项氏叛换，黜我巴汉，西土宅心，战士愤怨，乘衅而运，席卷三秦，割据河山，保此怀民，股肱萧曹，社稷是经，爪牙信布，腹心良平，恭行天罚，赫赫明明。

【赞】魏陈王曹植汉高皇帝赞曰：屯云斩蛇，灵母告祥，朱旗既抗，九野披攘，禽婴克羽，扫灭英雄，承机帝世，功著武汤。

晋傅玄汉高祖画赞曰：赫赫汉祖，受命龙兴，五星协象，神母告徵，讨秦灭项，如日之升，超从侧陋，光据万乘。

周庾信汉高祖置酒沛宫画赞曰：游子思旧，来归沛宫，还迎故老，更召歌童，虽欣入沛，方念移丰，酒酣自舞，先歌大风。

【碑】後汉班固高祖泗水亭碑曰：皇皇炎汉，兆自沛丰，乾降著符，精感赤龙，承魁流裔，袭唐末风，寸木尺土，无□斯亭，建号宣基，维以沛公，杨威斩蛇，金精摧伤，涉关凌灞，受爵汉中，勒兵陈东，剽禽三秦，陈张画策，萧勃翼终，出爵褒贤，列土封功，炎火之德，弥光以明，源清流洁，本盛末弘，序将八十，赞述股肱，休勋显祚，永永无疆，於皇旧亭，留嗣是承，天之福祐，万年是兴。

【论】後汉孔融周武王汉高祖论曰：武王从后稷以来，至

其身，相承积五十世，俱有鱼鸟之瑞，至高祖一身修德，瑞有四，吕公望形而荐女，吕后见云知其处，白蛇分，神武哭，西入关，五星聚。又武王伐纣，斩而刺之，高祖入秦，赦子婴而遗之，是宽裕又不如高祖也。

魏高贵乡公少康汉高祖论曰：上问荀顗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殄灭，少康收辑夏众，复禹之绩，高祖拔起垄亩，芟夷秦项，考其功德，谁宜为先，顗等曰：造之与因，难易不同，少康功德虽美，犹为中兴，与汉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为优，上曰：少康生於灭亡之後，降为诸侯之隶，能布其德而兆有其谋，卒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非至德弘仁，岂济斯勋，汉祖因土崩之势，收一时之权，为人子则数危其亲，为人君则因贤相，为人父则不能卫子，身歿之後，社稷几倾，若与少康易地而处，或未能复大禹之绩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汉祖矣。

汉文帝

《史记》曰：孝文皇帝，初立为代王，都中都，高后崩，吕产等欲为乱，以危刘氏，大臣共诛之，使人迎代王，代王问左右郎中令张武，张武等议，原大王称疾以无往，观其变，中尉宋昌进曰：群臣议皆非也，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大王，大王又长，贤圣仁孝，闻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乃命宋昌参乘，张武等六人乘传，诣长安，驰入代邸，代王西乡让者再，遂即天子位。

又曰：孝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常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帟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先与匈奴和亲，匈奴背约入盗，然令边备守，不得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群臣如袁盎等，称说虽切，常假借用之，群臣如张武受贿遗金钱，觉，上常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於礼义。

又曰：孔子言必世而後仁，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馀载，德至盛也。

《汉书》曰：孝文皇帝讳恒，高帝中子也，母曰薄皇后。

又曰：文帝断狱四百，几致刑措。

又曰：武帝问东方朔曰：吾欲化民，岂有道乎，朔对曰：原近述孝文皇帝之时，当世耆老，皆闻见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韦带剑，莞蒲为席，集上书囊为殿帷。

【述】後汉班固文帝述曰：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师下以德，农不共贡，罪不收帑，宫不新馆，陵不崇墓，我德如风，民应如草，国富刑清，登我汉道。

【赞】魏陈王曹植汉文帝赞曰：孝文即位，爱物检身，骄吴抚越，匈奴和亲，纳谏赦罪，以德让民，殆至刑措，万国化淳。

汉景帝

《史记》曰：汉兴，孝文施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而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从而西乡，以诸侯大盛，而错为之不以渐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诸侯以弱，卒以安汉，安危之几，岂不以谋哉。

《汉书》曰：孝景帝讳启，文帝太子也，母曰窦皇后。

又曰：孔子称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弊，网密文峻，而奸宄不胜，汉兴，拂除烦苛，与民休息，至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於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述】後汉班固景帝述曰：孝景莅政，诸侯方命，剋伐七国，王室以定，非怠非荒，务在农桑，著于甲令，民用宁康。

【赞】魏陈王曹植汉景帝赞曰：景帝明德，继文之则，肃清王室，克灭七国，省役薄赋，百姓殷昌，风移俗易，齐美成康。

汉武帝

《汉书》曰：孝武皇帝讳彻，景帝中子也，元封元年，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登单于台，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千馀里，威震匈奴，还，登封泰山。又自浞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又登之罘，东来（汉书武纪注作莱。）有之罘山祠，浮大海，山称万岁。

又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民，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祀百神，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後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荀悦《汉纪》曰：武皇帝恢万世业，内脩文学，外曜武威，延天下之士，济济盈朝，兴事创制，无所不施，先王之风，粲然存矣，然犹好其文，未尽其实，发其始，不克其终，奢侈无限，穷兵极武，百姓空竭，万民罢弊，当此之时，天下骚然，海内无聊，而孝文之业衰矣。

刘歆《七略》曰：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

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

《桓子新论》曰：汉武帝材质高妙，有崇先广统之规，故即位而开发大志，考合古今，模获前圣故事，建正朔，定制度，招选俊杰，奋扬威怒，武义四加，所征者服，兴起六艺，广进儒术，自开辟以来，唯汉家最为盛焉，故显为世宗，可谓卓尔绝世之主矣，然上多过差，既欲斥境广土。又乃贪利争物之无益者，闻西夷大宛国有名马，即大发军兵，攻取历年，士众多死，但得数十疋耳。又歌儿卫子夫，因幸爱重，乃阴求陈皇后过恶而废退之，即立子夫，更其男为太子，後听邪臣之谮，卫后以忧死，太子出走灭亡，不知其处，信其巫蛊，多徵会邪僻，求不急之方，大起宫室，内竭府军，[注]《太平御览》八十八作库。外罢天下，百姓之死亡，不可胜数，此可谓通而蔽者也。

《典论》曰：孝武承四世之遗业，遇中国之殷阜，府库馀金钱，仓廩畜腐粟，因此有意乎灭匈奴，而得清边境矣，故即位之初，从王恢之画，设马邑之谋，自元光以迄征和，四五十载之间，征匈奴四十馀举，盛馀[注]二字御览八十八引无，此有讹脱。逾广汉，绝梓岭，封狼居，禅姑幕，梁北河，观兵潮[注]御览八十八作瀚。海，刈单于之旗，剿阏氏之首，探符离之窟，扫五王之庭，纳休屠昆耶之附，获祭天金人之宝，斩名王以千数，馘酋虏以万计，既穷追其散亡。又摧破其积聚，虏不暇於救死扶伤，疲困於孕重堕殒，元封初，躬执武节，告以天子自将，惧以两越之诛，彼时号为威震匈奴矣。

【述】後汉班固武帝述曰：世宗晔晔，思弘祖业，畴咨熙

载，髦俊并作，厥作伊何，百蛮是攘，恢我疆宇，薄于四荒，武功既抗，亦迪斯文，宪章六学，统一圣真，封禅郊祀，祭旅百神，协律改王，飨兹永年。

【赞】魏陈王曹植汉武帝赞曰：世宗光光，文武是攘，威震百蛮，恢拓土疆，简定律历，辨脩旧章，封天禅土，功越百王。

周庾信汉武帝聚书赞曰：献书路广，藏书府开，秦儒出谷，汉简吹灰，芝泥印上，玉匣封来，坐观风俗，不出兰台。

汉昭帝

《汉书》曰：昭皇帝讳弗，武帝子也，母曰赵婕妤，本以有奇异得幸，婕妤有奇，谓手指不申，及有奇气。及生帝，亦奇异，十四月乃生。

又曰：昔周成以孺子继统，而有管蔡四国流言之变，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盖上官逆谋之乱。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时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馀弊，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盐铁而罢榷酤，尊号曰昭，不亦宜乎。

【述】後汉班固昭帝述曰：孝昭幼冲，冢宰推忠，燕盖谤张，实叡实聪，罪人斯得，邦家和同。

【论】魏文帝周成汉昭论曰：或方周成王於汉昭帝，金高成而下昭，余以为周成王体上圣之休气，稟贤妣之貽诲，周召为保傅，吕尚为太师，口能言则行人称辞，足能履则相者导仪，目厌威容之美，耳饱仁义之声，所谓沉渍玄流，而沐浴清风者矣，犹有咎悔，聆二叔之谤，使周公东迁，皇天赫怒，显明厥咎，犹启诸金縢，稽诸国史，然後乃悟，不亮周公之圣德，而信金縢之教言，岂不暗哉，夫孝昭父非武王，母非邑

姜，养惟盖主，相则桀光，体不承圣，化不胎育，保无仁孝之质，佐无隆平之治，所谓生於深宫之中，长於妇人之手，然而德与性成，行与体并，年在二七，早智夙达，发燕书之诈，亮霍光之诚，岂将有启金滕，信国史，而後乃寤哉，使夫昭成均年而立，易世而化，□臣而治，换乐而歌，则汉不独少，周不独多也。

魏丁仪周成汉昭论曰：成王昭帝，俱以襁褓之幼，託於冢宰，流言谗兴，此其艰险相似者也，夫以发金滕然後垂泣，与计日力便觉诈书，明之迟速，既有差矣，且叔父兄子，非相嫌之处，异姓君臣，非相信之地，霍光罹人谤而不出，周公赖天变而得入，推此数者，齐本而论末，计重而况轻，汉昭之优周成甚明者也，成王秀而获实，其美在终，昭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而论二主，余与夫始者。

汉宣帝

《汉书》曰：孝宣皇帝讳询，字次卿，武帝曾孙，戾太子孙也，太子纳史良娣，生皇孙，皇孙纳王夫人，生皇帝，号曰皇曾孙，生数月，遭巫蛊事，太子良娣皇孙王夫人皆遇害，曾孙坐系郡邸狱，邴吉为廷尉监，治巫蛊，怜曾孙之无辜，使女徒乳养，私给衣食，至後，望气者言长安狱有天子气，上遣使皆杀之，内者令郭穰，[注]汉书宣纪，《太平御览》八十九作穰。夜至郡邸狱，吉拒闭不得入，曾孙赖吉得全，因遭赦，高才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时会朝请，舍长安尚冠里，身足下有毛，卧居数有光耀，昭帝崩，无嗣，霍光徵昌邑王贺，贺淫乱废，光奏遣宗正德至尚冠里舍洗沐，赐御府，[注]《太平御览》八十九府下有衣字。太仆以轝轎车奉迎曾孙，就齐宗正府，封为阳武侯，群臣上玺绶，即皇帝位。

又曰：宣帝始立，谒见高庙，大将军光参乘，上内严惮之，若芒刺在背，後张安世代光参乘，天子从容肆意，甚安。

又曰：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覈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者，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蕃，功光宗祖，业垂後嗣，可谓

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

荀悦汉纪曰：孝宣任法审刑，综覈名实，听断精明，事业修理，下无隐情，是以功光前世，号为中宗，然不甚用儒术，是以德化不能纯备。

【述】後汉班固宣帝述曰：中宗明明，寅用刑名，时举博纳，听断惟精，柔远能迓，燁燁威灵，龙荒漠朔，莫不来庭，丕显祖烈，尚於有成。

後汉光武帝

《东观汉记》曰：世祖光武皇帝，高祖九世孙，出自长沙定王，定王生舂陵节侯，舂陵本在零陵郡，节侯孙孝侯，以土地下湿，元帝时，求封南阳蔡阳白水乡，因故国名曰舂陵，上隆准日角，大口，美须眉，身長七尺三寸，仁智明达，多权略，乐施爱人，在家重慎畏事，勤於稼穡，兄伯升，好侠，笑上事田作，比之高祖兄仲，上归旧庐，望见庐南有火光，以为人持火，呼之，光遂赫然属天，有顷不见，上异之，初伯升之起也，诸家子弟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杀我，及闻上至，绛衣大冠，乃惊，以为独伯升如此，谨厚者亦为之。

又曰：王莽遣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将兵来征，莽欲盛威武，王齐则〔注〕三字有讹脱，《太平御览》九十作以振山东，至驱六字。虎豹犀象，奇伟猛兽，以长人巨无霸为垒校尉，秦汉以来师出，未尝有也，时汉兵八九千人，二公兵以五六十万，到，遂环昆阳城作营，且围之数百重，有流星坠寻营，营中正昼有云气，如坏山直下营而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厌伏，上选精兵三千人与战，大破之，杀司徒王寻，赴水溺死者以万数，滙水为之不流，更始以上为大司马，遣之河北，安集百姓，破邯郸，诛王郎，入宫收文书，寻得吏民谤毁上言可击者数千章，上会诸将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也，更始遣使者立上为萧王。又击破铜马，受降適毕，贼亦两心，上敕降贼

各归勒兵待，上轻骑入，按行贼营，贼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由是皆自安。

又曰：诸将请上尊号，初王莽时，上与伯叔及姊婿邓晨攘人蔡少公坐语，少公道讖言刘秀当为天子，或曰是国师刘子骏也，上戏曰：何用知仆非也，坐者皆大笑，时传闻赤伏符，不见文章军中所，上未信，到鄙，上所与长安同舍诸生强华，自长安奉赤伏符诣鄙，与上会，群臣复伏固，[注]御览固下有请字。乃命有司设坛鄙之千秋亭，六月，即皇帝位。

袁宏汉纪曰：南顿令钦，生光武皇帝，讳秀，字文叔。

《帝王世纪》曰：春秋兴[注]《太平御览》九十作称。夏少康之起，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若汉之策命世祖，不阶成旅之资，平暴反正，遂建中兴，夏少康同美矣。

《续汉书》曰：昔羿寒浞篡夏数十年，少康生为牧人，能修德复夏，厥勋大矣，然尚有虞思及靡有鬲内外之助，至於光武，承王莽之篡，起自疋庶，一民尺土，靡有凭焉，发迹於昆阳，以数千屠百万，非胆智之至，孰能堪之，讨贼平乱，克复汉业，号称中兴，虽初兴者无以加之矣，中国既定，柔远以德，爱慎人命，下及至贱，武功既抗，文德术修，[注]武功以下，《太平御览》九十作武功既备，抗文德，脩经术，此有讹倒。勋绩弘矣。

薛莹汉纪曰：王莽之际，天下云乱，英雄并发，其跨州据郡，僭制者多矣，人皆有冀於非望，然考其聪明仁勇，自无光

武侯也，加以宽博容纳，计虑如神，是以任光窦融，望风景附，马援一见，睹颜识奇，故能以十数年间，扫除群凶，清复海内，岂非天人之所辅赞哉，古者师不内御，而光武命将，皆授以方略，使奉图而进，其有违失，无不折伤，意岂文史之过乎，不然，虽圣人其犹病诸。

袁山松《後汉书》曰：前汉自成哀已下，天地纵横，巨猾窃命，刘氏旧泽犹存，而瞻乌之望殆绝，世祖以眇眇之胤，起白水之滨，身屈无妄之力，位举群贤并列，〔注〕御览九十作位与群贤并列，此有讹文。于时怀玺者十馀，建旗者数百，高才者居南面，疾足者为王公，茫茫九州，瓜分裔切，溘溘苍生，尘消鼎沸，我扇之以仁风，驱之以大威，雪霜被而茨棘枯，横网振而逆鳞扫，群材毕凑，人鬼与能，数年之间，廓清四海，虽曰中兴，与夫始创业者，庸有异乎，诚哉马生之言，固已寥廓大度，同符高祖。又等太宗之仁，兼孝宣之明，一人之体，其殆于周，故能享有神器，据乎万乘之上矣。

【碑】後汉蔡邕光武济阳宫碑曰：王室中微，哀平短祚，奸臣王莽，偷有神器，十有八年，罪盈恶熟，天人致诛，帝乃龙见白水，渊跃昆涘，破前队之众，殄二公之师，收兵略地，经营河朔，於是群公诸将，据河洛之文，协符瑞之徵，僉曰历数在帝，践祚允宜，乃以建武元年六月，即位于鄴县之阳，五成之陌，祀汉配天，罔失旧物，享国三十有三年，方内义安，蛮夷率服，巡狩太山，禅梁父，皇代之遐迹，帝者之上仪，罔不毕举，道德馀庆，延于无穷，先民有言曰：乐乐其所自生，而礼不忘其本，是以虞称妫汭，姬美周原，皇天乃眷，神宫实始于此，厥路藐哉，所谓神丽显融，越不可尚，小臣河尹玮，

来在济阳，顾见神宫，追惟桑梓褒述之义，用敢作颂，其辞曰：赫赫炎天，爰曜其晖，笃生圣皇，贰汉之微，稽度虔则，诞育灵姿，黄孽作慝，篡握天机，帝赫斯怒，爰整其师，应期潜见，扶阳而飞，祸乱克定，群凶殄夷，匡复帝载，万国以绥，巡于四岳，展义省方，登封降禅，升于中皇，爰兹初基，天命孔彰，子子孙孙，保之无疆。

【论】魏陈王曹植汉二祖优劣论曰：客有问余曰：夫汉二帝，高祖光武，俱为受命拨乱之君，此时事之难易，论其人之优劣，孰者为先，余应之曰：昔汉之初兴，高祖因暴秦而起，遂诛强楚，先[注]《太平御览》四百四十七作光。有天下，功齐汤武，业流後嗣，诚帝王之元勋，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继德，行不纯道，身没之後，崩亡之际，果令凶妇肆酖酷之心，嬖妾被人豕之刑，亡赵幽囚，祸殃骨肉，诸吕专权，社稷几移，凡此诸事，岂非高祖寡计浅虑以致，然彼之雄才大略，倜傥之节，信当世至豪健壮杰士也。又其臬将画臣，皆古今之鲜有，历世之希睹，彼能任其才而用之，听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有帝位，流巨勋而遗元功也，世祖体乾灵之休德，禀贞和之纯精，通黄中之妙理，韬亚圣之懿才，其为德也，聪达而多识，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乐施而爱人，值阳九无妄之世，遭炎光厄会之运，殷尔雷发，赫然神举，用武略以攘暴，兴义兵以扫残，神光前驱，威风先逝，军未出於南京，莽已毙于西都，夫其荡涤凶秽，剿除丑类，若顺迅风而纵烈火，曜白日而扫朝云也，尔乃庙胜而後动众，计定而後行师，故攻无不陷之垒，战无奔北之卒，是以群下欣欣，归心圣德，宣仁以和众，迈德以来远，故羹融闻声而影附，马援一见而叹息，股肱有济济之美，元首有穆穆之容，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称，高尚

纯朴有羲皇之素，谦虚纳下，有吐握之劳，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乃规弘迹而造皇极，创帝道而立德基，是以计功则业殊，比隆则事异，旌德则靡愆，言行则无秽，量力则势微，论辅则力劣，卒能握乾图之休徵，应五百之显期，立不刊之遐迹，建不朽之元功，金石播其休烈，诗书载其勋懿，故曰光武其优也。

汉明帝

《东观汉记》曰：孝明皇帝，世祖中子也，母光烈皇后，初让尊位为贵人，故帝年十二，以皇子立为东海公，三岁，进爵为王，幼而聪明叡智，容濬壮丽，世祖异焉，数问以政议，应对敏达，谟虑甚深，温恭好学，敬爱师傅，所以承事兄弟，亲密九族，内外周洽，世祖愈珍上德，以为宜承先序，诏废郭皇后，立阴贵人以为皇后，上以东海王立为皇太子，治尚书，备师法，兼通四经，略举大义，博观群书，以助术学。

又曰：建武四年，皇子阳生，丰下锐上，颜赤色，有似尧，上以赤色，名之曰阳，年十三，通春秋，上循其颈曰：吴季子，袁山松《後汉书》曰：皇帝讳阳，一名庄，字子丽。

华峤《後汉书》曰：世祖既以吏事自婴，明帝尤任文法，总揽威柄，权不借下，值天下初定，四民乐业，户口滋殖，中兴以来，追踪宣帝，以锤离意之廉淳，谏争恳恳，常以宽和为首，以此推之，难得而言也。

薛莹汉纪曰：明帝自在储宫，而聪允之德著矣，及临万机，以身率礼，恭奉遗业，一以贯之，虽夏启周成，继体持统，无以加焉，是以海内义安，四夷宾服，断狱希少，有治平之风，号曰显宗，不亦宜乎。

范曄《後汉书》曰：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达，外内无幸曲之私，在上无矜大之色，断狱得情，号居前世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然而锺离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惠为言，夫岂弘仁之度未优乎。

【赞】晋傅玄汉明帝赞曰：肃矣孝明，杖法任刑，勤综万机，察下以情，未弘道治，用致太平，专信俗儒，非礼之经。

【诔】汉傅毅明帝诔曰：惟此永平，其德不回，恢廓鸿绩，遐方是怀，明明肃肃，四国顺威，赫赫盛汉，功德巍巍，躬履圣德，以临万国，仁风弘惠，云布雨集，武伏蚩尤，文腾孔墨，下制九州，上系皇极，丰美中世，垂华亿载，冠尧佩舜，践履五代，三雍既洽，帝道继备，七经宣畅，孔业淑著，明德慎罚，尊上师傅，薄刑厚赏，惠慈仁恕，明并日月，无有偏照，譬如北辰，与天同曜，发号施令，万国震惧，庠序设陈，礼乐宣布，璇玑所建，靡不奄有，贡筐纳赋，如归父母，正朔永昌，冠带僭耳，四方共贯，八极同轨。

汉和帝

《东观汉记》曰：孝和皇帝，章帝中子也，上自岐嶷，至於总角，孝顺聪明，宽和仁孝，帝由是深珍之，以为宜承天位，年四岁，立为太子，初治尚书，遂兼览书传，好古乐道，无所不照，上以五经义异，书传意殊，亲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朝无宠族，惠泽沾濡，外忧庶绩，内勤经艺，自左右近臣，皆诵诗书，德教在宽，仁恕并洽，是以黎元宁康，万国协和，符瑞八十馀品，帝让而不宣，故靡得而纪。

《帝王世纪》曰：孝和之嗣世，正身履道，以奉大业，宾礼耆艾，动式旧典，宫无嫔嬙郑卫之燕，囿无般乐游畋之豫，躬履至德，虚静自损，是以屡获丰年，远近承风。

范曄《後汉书》曰：自中兴以後，逮于永元，虽颇有施张，而俱存不扰，是以齐民岁增，辟土世广，偏师出塞，则汉〔注〕後汉书和纪作漠。北地空，都护西指，则通驿四万，岂其道远三代，术长前世，将服叛怀来，自有数也。

【诔】後汉苏顺和帝诔曰：天王徂登，率土奄伤，如何昊穹，夺我圣皇，恩德累代，乃作铭章，其辞曰：恭惟大行，配天建德，陶元二化，风流万国，立我蒸民，宜此仪则，厥初生民，三五作刚，载藉之盛，著於虞唐，恭惟大行，爰同其光，

自昔何为，钦明允塞，恭惟大行，天覆地载，无为而治，冠斯往代，往代崎岖，诸夏擅命，爰兹发号，民乐其政，奄有万国，民臣咸祚，大孝备矣，闕宫有恤，由昔姜嫄，祖妣之室，本枝百世，神契惟一，弥留不豫，道扬末命，劳谦有终，实惟其性，衣不制新，犀玉远屏，履和而行，威棱上古，洪泽滂流，茂化沾溥，不缺少留，民斯何怙，歔歔成云，泣涕成雨，昊天不吊，丧我慈父。

後汉崔瑗和帝诔曰：玄景寢曜，云物见徵，冯相考妖，遂当帝躬，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如丧考妣，擗踊号吟，大遂既启，乃徂玄宫，永背神器，升遐皇穹，长夜冥冥，曷云其穷。

卷十三·帝王部三

[注] 魏武帝 魏文帝 吴大帝 晋武帝 晋元帝 晋成帝 晋康帝 晋穆帝 晋简文帝 晋孝武帝 宋武帝 宋孝武帝

魏武帝

《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讳操，字孟德，汉相曹参之後也，时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养子嵩，嗣父，嵩官至太尉，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唯梁国乔玄南阳何颉，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初，桓帝时，有黄星见於楚宋之分，辽东殷馗善天文，言後五十岁，当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间，其锋不可当也，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袁绍，天下莫敌矣。

【诔】魏陈王曹植武帝诔曰：於惟我王，承运之衰，神武

震发，群雄殄夷，拯民于下，登帝太微，德美旦奭，功越彭韦，九德光备，万国作师，寝疾不兴，圣体长归，华夏饮泪，黎庶含悲，神翳功显，身沉名飞，敢扬圣德，表之素旗，乃作谀曰：於穆我王，胄稷胤周，贤圣是绍，元懿允休，先侯佐汉，实惟平阳，功成绩著，德昭二皇，民以宁一，兴咏有章，我王承统，天姿时生，年在志学，谋过老成，奋臂旧邦，翻身上京，表与我王，兵交若神，张陈背誓，傲帝虐民，拥徒百万，虎视朔滨，我王赫怒，戎车列陈，武卒虓阍，如雷如震，攬抢北扫，举不浹辰，绍遂奔北，河朔是宾，振旅京室，帝嘉厥庸，乃位丞相，总摄三公，光受上爵，临君魏邦，九锡昭备，大路火龙，玄监灵蔡，探幽洞微，下无伪情，奸不容非，敦俭尚古，不玩珠玉，以身先下，民以纯朴，圣性严毅，平修清一，唯善是嘉，靡疏靡昵，怒过雷霆，喜逾春日，万国肃虔，望风震栗，既总庶政，兼览儒林，躬著雅颂，被之瑟琴，茫茫四海，我王康之，微微汉嗣，我王匡之，群桀扇动，我王服之，喁喁黎庶，我王育之，光有天下，万国作君，虔奉本朝，德美周文，以宽克众，每征必举，四夷宾服，功逾圣武，翼帝王世，神武鹰扬，左钺右旄，威凌伊吕，年逾耳顺，体愉志肃，乾乾庶事，气过方叔，宜并南岳，君国无穷，如何不吊，祸鍾圣躬，弃离臣子，背世长终，兆民号咷，仰愬上穹，既以约终，令节不衰，既即梓宫，躬御缀衣，玺不存身，唯紼是荷，明器无饰，陶素是嘉，既次西陵，幽闺启路，群臣奉迎，我王安厝，窈窕玄宇，三光不入，潜閤一扃，尊灵永蛰，圣上临穴，哀号靡及，群臣陪临，伫立以泣，去此昭昭，於彼冥冥，永弃兆民，下君百灵，千代万叶，曷时复形。

【策文】魏文帝为武帝策文曰：痛神曜之幽潜，哀鼎俎之

虚置，舒皇德而咏思，遂膺臆以莅事，矧乃小子，夙遭不造，
猘猘在疚，呜呼皇考，产我曷晚，弃我曷早，群臣子辅，夺我
哀原，猘抑奔墓，俯就权变，卜葬既从，大隧既通，漫漫长
夜，窈窈玄宫，有晦无明，曷有所穷，卤簿既整，三官骈罗，
前驱建旗，方相执戈，弃此宫庭，陟彼山阿。

魏文帝

《魏志》曰：文皇帝讳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为五官中郎将，嗣丞相为魏太子，太祖崩，继位为丞相魏王，延康元年，受禅于汉为帝，初，帝自许昌南征，诸军兵并进，孙权临江拒守，帝幸广陵收〔注〕《太平御览》九十三作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馀万，旌旗数百里。

《江表传》曰：魏文帝出广陵，欲伐吴，临大江叹曰：吴据洪流，且多粮穀，魏虽武骑千队，无所用之，乃还。

《吴录》曰：魏文帝至广陵，临江观兵，见波涛汹涌，叹曰：此固天之所以隔北也，遂归。

【诔】魏陈王曹植文帝诔曰：天震地骇，崩山陨霜，阳精薄景，五纬错行，哀殊丧考，思慕过唐，擗踊郊野，仰憩穹苍，考诸先纪，寻之哲言，生若浮寄，德贵长传，朝闻夕逝，死志所存，皇虽殪没，天禄永延，何以述德，表之素旃，何以咏功，宣之管弦，乃作诔曰：元光幽昧，道究运迁，乾回历数，简圣授贤，乃眷大行，属以黎元，龙飞践祚，合契上玄，五行定纪，改号革年，明明赫赫，授命自天，风偃物化，德以礼宣，详惟圣质，岐嶷幼龄，研机六典，学不过庭，潜心无内，抗志高明，才秀藻朗，如玉如莹，听察无响，视睹未形，

其刚如金，其劲如琼，如冰之洁，如砥之平，爵功无重，戮违无轻，心境万机，鉴照下情，宅土之中，率民以渐，道义是图，弗营厥险，六合通同，齐契共检，导下以纯，民由朴俭，絳冕崇丽，衡紵惟新，尊肃礼容，瞻之若神，方牧妙举，钦於恤民，虎将荷节，镇彼四邻，朱旗所剿，九壤披震，畴克不若，孰敢不臣，悬旌海表，万里无尘，回回凯风，祁祁甘雨，稼惟岁丰，登我稷黍，家佩惠君，户蒙慈父，在位七载，九功仍举，将承太和，绝迹三五，宜作物师，长为神主，寿终金石，等筭东父，如何奄忽，摧身后土，俾我猘猘，靡瞻靡顾，嗟嗟皇穹，胡宁忍予，明鉴吉凶，体达存亡，深垂典制，申之嗣皇，圣上虔奉，是顺是将，乃启玄宇，基于首阳，拟迹穀林，追尧纂唐，合山同阪，不树不疆，涂车菑灵，珠玉靡藏，百神警侍，宾于幽堂，於是侯大隧之致功，陈元辰之叔祯，潜华体於梓宫，凭正殿以居灵，悼晏驾之既俟，感容车之速征，浮飞魂於轻霄，就黄墟以藏形，背三光之昭哲，归奄寥之冥冥，嗟一往之不返，痛闕闕之长局。

【章】魏陈王曹植庆文帝受禅章曰：陛下以圣德龙飞，顺天革命，允答神符，诞作民主，乃祖先后，积德累仁，世济其美，以暨于先王，王勤恤民隐，劬劳戮力，以除其害，经营四方，不遑启处，是用隆兹福庆，光启于魏，陛下承统，缵戎前绪，克广德音，绥静内外，绍先周之旧迹，袭文武之懿德，保大定功，海内为一，岂不休哉。又庆文帝受禅上礼章曰：陛下以明圣之德，受天显命，良辰即祚，以临天下，洪化宣流，洋溢宇内，是以溥天率土，莫不承风欣庆，执贄奔走，奉贺阙下，况臣亲体至戚，怀欢踊跃。

【表】魏文帝让授禅表曰：臣闻尧禅重华，举其克谐之德，舜授文命，采其齐圣之美，犹下咨四岳，上观璇玑，今臣德非虞夏，行非二后，而承历数之诏，应选授之命，内自揆抚，无德以称，且许由正夫，犹拒帝位，善卷布衣，而逆虞诏，臣虽鄙蔽，敢忘守节。

魏辛毗等劝进表曰：古先圣王，所以受天命而不辞者，诚急於答皇天之意，副四海之望，不得已也。

魏桓阶等劝进表曰：臣等以为天命不可稽，神器不可黷，昔周武中流有白鱼之应，不待济而大号以建，舜受禅大麓，桑阴未移，而已陟帝位，所以祇承天命者，若此之速也，故无固让之义，不以守节为贵，必信於神灵，而符合於天地也。

吴大帝

《吴志》曰：孙权，字仲谋，汉以孙策远修贡职，遣使者刘琬加锡命，琬语人曰：吾观孙氏兄弟，虽各才秀明达，然皆禄祚不终，唯中弟孝廉，形濬奇伟，骨体不恒，有大贵之表。又最寿，策薨，以事授权。

《江表传》曰：坚为下邳丞时，权生，方颐大口，目有精光，坚异之，以为贵象，及坚亡，策起事江东，权常随从，性度弘朗，仁而多断，好侠养士。

《吴历》曰：曹公出濡须，权数挑战，乃自乘舡，从濡口而入，公见舟舡器仗，徒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权为，刘景升子，若彘屯犬耳。

吴志，孙权屈伸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英奇，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鼎峙之业，性嫌忌，果於杀戮，既於末年，弥以滋甚，至于逸说殄行，胤嗣废毙，岂所以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哉，其後叶凌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

【谕】晋陆机吴大帝谕曰：我皇明明，固天寔生，体和二合，以察三精，濯晖育庆，怀详载荣，率性而和，因心则灵，厥灵伊何，克圣克仁，茂对四象，克配乾坤，齐明日月，考祥

鬼神，诞自幼冲，叡哲宿照，甄化无形，探景绝曜，巍巍圣姿，文武既俊，有觉德徽，兆民欣顺，将熙景命，经营九围，登迹岱宗，班瑞旧圻，上玄匪惠，早零圣晖，神庐既考，史臣献贞，龙輶启殡，宵载紫庭，辰旒飞藻，凶旗举铭，崇华熠烁，翠盖繁纓，千乘结驷，万骑重营，箫鼓振响，和銮流声，动轸闾阖，永背承明，显步万官，幽驱百灵，随化太素，即宫杳冥，亿兆同慕，泣血如零。

晋武帝

王隐《晋书》曰：世祖武皇帝，文帝太子也，文帝初开晋国，立为世子，拜抚军大将军，嗣相国文帝崩，魏帝命上为相国晋王，十一月，受禅于魏，有献雉头裘者，上曰：异服奇伎，典制所禁也，宜於殿前烧裘，上与羊祜张华谋伐吴，朝士莫知也，潜乃筹量虚实，为战备，孙皓面缚舆櫜降，有司奏，晋德隆茂，光被四表，吴会既平，六合为一，宜勒封岳，以彰圣德，诏曰：此盛德之事，所宜未议。

帝谱曰：世祖武皇帝，讳炎，字安世。

【诔】晋潘岳世祖武皇帝诔曰：粤若稽古帝皇，诞受休命，作我晋室，赫赫文皇，配天并日，大行龙飞，创制改物，沉恩汪濊，流泽洋溢，上齐七政，下绥万邦，四门穆穆，五典克从，惟清缉熙，於变时雍，爰尽事亲，教加百姓，于丧过哀，在祭馐敬，后蚕冕服，躬籍粢盛，六代毕奏，九功咸咏，行敦醇朴，思贯玄妙，莅政端位，临朝光曜，胄子入学，辟雍宗礼，国老恂恂，贵游济济，莫孝匪子，莫悌匪弟，化自外明，训法以礼，獷彼吴楚，称乱三代，世历五伪，年几百载，边垂虔刘，王化阻阂，羽檄星驰，钲鼓日戒，帝御群师，奉辞奋旅，腹心庭争，爪牙疑沮，天监独照，圣策乃举，朝服济江，止戈曜武，野无交兵，役不淹月，僭号归命，稽颡晋阙，

邪界蛮流，傍纳百越，表闾旌善，德音爰发，虞人献箴，周书垂诰，酒惧其彝，兽戒其冒，于我大行，纵心所好，动不逾矩，性与道奥，厌厌酣饮，乐不辨颜，桓桓振旅，田无游盘，我德如风，民应如兰，靡不夙夜，无敢宴安，务农望岁，时或不稔，小心翼翼，恤民以甚，御坐不怡，撤膳振廩，西流垂精，南金仰施，咏言孝思，天经地义，问谁赞事，英彦髦士，问谁翼侍，博物君子，潜明神鉴，从众屈己，道济群生，为而不恃，先天弗违，後天降时，万物熙熙，怀而慕思，颢颢播绅，不谋同辞，岩岩岱宗，想望翠旗，恭惟大行，功成不居，议寝封禅，心栖冲虚，策告不足，太平有馀，七十二君，方之蔑如，思乐天德，等寿嵩华，如何寝疾，背世登遐，迁幸梓宫，孤我邦家，龟筮既袭，吉日惟良。永指太极，宁神峻阳，群后擗踊，长诀輶辌，圣灵斯顾，岂伊不伤，家无远迩，邦靡小大，四海供职，同轨毕会，茫茫原野，亭亭素盖，缟辂解驾，白虎弭旆，龙輶即定，玄闕载扃，如天斯崩，如地斯倾，哀哀庶寮，猘猘自慙，彼苍者天，胡宁斯忍，圣君不返，我独旋轸。

【哀策文】晋张华武帝哀策文曰：感大飨之无亏，哀樽俎之虚设，叩龙輶以长叫，痛灵晖之潜逝，其辞曰：钦惟皇考，体道之真，德侔乾坤，齐曜三辰，应期登禅，协于天人，上虔郊祀，下惠兆民，宪章唐虞，允得其津，搜扬仄陋，故老是宾，百揆时序，盛业日新，恩从云翔，威犹霆震，江海静波，岷岳无尘，四夷率服，莫不来臣，肃慎奉贡，越裳效珍，化此弊俗，归之至淳，昔在上圣，咸享百年，哀哀皇考，用不是臻，邁厉弥侵，景命殒颠，舍此昭哲，即彼幽玄，仰瞻靡怙，廓若无天，终制尚俭，率由典度，华幕弗陈，器必陶素，不封

不树，所在惟固，贻法来世，是则是慕，大隧既启，吉日将征，锺鼓雷震，白虎抗旌，龙螭骧首，良骝悲鸣，倡者振铎，挽夫齐声，背此崇殿，将適下庭，玄宫窈窕，修夜冥冥，光灯永戢，幽閤长扃，仰诉皇穹，零泪屏营，云谁能忍，寄之我情，结心坟陇，永凭圣灵。

【论】晋干宝晋武革命论曰：帝王之兴，必俟天命，苟或代谢，非人事也，文质异时，兴建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柏皇栗陆以前，为而不有，应而不求，执大象也，羲黄世及，以一民也，尧舜内禅，体文德也，汉魏外禅，顺大名也，汤武革命，应天人也，高光争伐，定功业也，各因其运，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则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终，岂人事乎，其天意乎。

晋元帝

《晋中兴书》曰：中宗元皇帝，讳睿，字景文，世祖咸宁二年，生于洛阳，初诞有神光之异，一室尽明，所藉藁，如始刈，及长，白豪生日角之左，眼有精曜，唯侍中谯国嵇绍，少而异之，谓其友曰：琅琊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惠帝幸临漳，中宗从驾，是时中宗叔父东安王繇，为成都王颖所害，惧祸及，谋出奔，其夜月明，禁卫甚严，不能得去，有顷，天暴风雨晦暝，微者四散，中宗间得脱，及迁镇建邺，以顾荣为军司马，礼接名豪，设官分职，隐恤士庶，百姓归心焉，初性好酒，王导深以为诫，乃命左右进觞，躬引覆之，自是不复饮也，愍帝为胡贼刘粲所没，中宗素服出次，举哀三日，於是百僚称上尊号，帝固让，百僚又固请，中宗慨然流涕曰：吾本琅琊王，诸贤见逼不已，乃呼私奴命驾，将反国，群臣不敢复逼，乃求依魏晋故事，为晋王，许之，愍帝崩于平阳，百僚更上尊号，是日即皇帝位。

《晋阳秋》曰：太安中，童谣曰：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永嘉大乱，王室沦覆，唯琅琊西阳汝南南顿彭城五王获济，至是中宗登祚，先是五铢见于晋陵，灵数玄感，若合符契。

【策文】晋郭璞元皇帝哀策文曰：永惟殿宇之廓寂，悲彝

奠之莫歆，感鸾辂之晏驾，哀袞袞之委衿，痛圣躬之遐往，长沦景於太阴，乃作策曰：王之不极，百六作艰，鹄集琼林，鲸跃神渊，怀愍失据，海覆岳颠，蠢蠢六合，冈不倒悬，灵庆有底，见龙在田，谁其极哉，我后先天，大人承运，重明继作，抚征淮海，骏命再廓，仁风旁靡，神化潜铄，处冲思挹，居简行约，圣敬日迈，玄心逾漠，用物与能，总揽群略，林无滞才，山无遗错，恩靡不怀，化靡不被，茫茫海域，款塞慕义，万里同尘，冈匪王隶，熙熙遗黎，莫知其寄，括终宇宙，混同天地，曰功永年，曰德庆隆，奈何氛厉，奄集圣躬，大业未恢，皇龄未中，天憯其景，昆颓其崇，猘猘小子，藐藐孤冲，靡天何戴，靡地何凭，恍惚极慕，若存若终，蔑焉无闻，廓焉长寂，聆音靡晞，瞻颜失覩，穷号曷诉，叩心谁告，何悲之哀，何痛之酷，呜呼我皇，逢天之戚，呜呼哀哉，眇然升遐，即安玄室，煌煌火龙，赫赫朱鞶，终焉永潜，曷其有出，明训长绝，小子何述，望阜增欷，临崩恸栗，哀兼陟方，痛过遏密，灵爽安之，反真复质，永合元漠，终始得一。

【令】晋元帝答刘琨等令曰：今方岳牧伯之任，股肱腹心之臣，万邦之内，九服之外，咸见翼戴，以隆天威，是用辞不获已，而居王位，寻览所陈，弘旨优远，孤方当匡复帝祚，岂可猥居极位，昔有夏克复，赖靡艾之勋，周宣中兴，由申邵之佐，二公镇御幽朔，忠以卫上，建功极难，实凭远略，夷难雪耻，於是乎在。

【表】晋刘琨劝进元帝表曰：否泰之运，古今迭有，宗子有明德，曷常不由多难以隆中兴，故獫狁残周，以启宣王，巨猾窃汉，乃发光武，陛下天授至德，聪明神武，劳谦恭己，卑

以自牧，体伯禽经营之诚，行公旦吐握之事，上崇勤王之义，下垂庇民之量，收罗俊乂，任贤以能，绥爱陕东，化流无外，戎狄荒服，请事率职，重译纳贡，不远万里，功高德邵，遐迩归心，况陛下道迈大宗，勋莫与二，且以亲以贤，义实兼之，是以琨敢缘天文人事徵祥之应，昧死上事，以奉尊号，原陛下无常心，以群心为心，忘其身，以万物为公，则宗庙蒸尝，不替於今，逆虏逋寇，一讨而灭，无负於天下，无愧於七后矣。

又表曰：臣闻台宿在天，实承辰极，股肱虽卑，同体元首，臣负乘前朝，过充三吏，国之崇替，有与忧喜，臣闻德合两仪者，固以四海为公，智周万物者，不以一身为私，舜禹揖让，以陟帝位，汤武征伐，以济时难，彼四王者，遭会不同，登受有异，至夫外已存物，忧世遗躬，其致一也，期於爱民治国，应变合道，以为天下利而已矣，况宗庙是陛下之宗庙，百姓是大晋之百姓耶，陛下若忽七庙之重，距天人之心，绝而不继，困而不拯，则宗庙不歆其禋祀，群生无所措其手足矣，况臣班具臣之列，荷累世之恩，上怀国家之统，俯绝乌鸟之情者哉，昔伍员发怒，手搥平王之墓，灌夫慷慨，身擎吴淞之旗，皆能宣其臣节，摅其私忿，戮尸斩将，存亡冈恨，臣诚无若人之才，实有此人之愤，苟得上凭天威，展其微效，虽陨九泉，犹以明白。

又表曰：陛下之躬执谦光，允恭克让，俯从吏议，示总万机，布旷荡之诏，开自新之路，海隅渐惠，朔南暨声，有生之伦，咸被嘉庆，陛下量包宇宙，明侔三辰，灵祇稽应，华戎同戴，加以王室中微，邦基将绝，遗民元元，属命陛下，陛下以德则无所与让，言事固所负荷，诚宜遗小礼，存大务，援据图

录，居正宸极，上副祖宗之心，下一兆庶之望，臣闻必也正名，前圣大之，春秋传曰：名以出信，名苟不正，则事有不从，信苟不立，则礼义或愆，乃载籍之明诫，开塞之所由也。

又表曰：臣闻天生蒸民，树之以君，所以对越天地，司牧黎元，圣帝明王，鉴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无飨，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无主，故不得已而临之，社稷时难，则戚蕃定其倾，郊庙或替，则宗哲纂其祀，所以弘振遐风，式固万世，自元康已来，艰祸繁兴，永嘉之际，氛厉弥昏，宸极失御，登遐丑裔，国家之危，有若缀旒，天不悔祸，大灾荐臻，国未亡难，寇害寻兴，逆胡刘曜，纵逸西都，主上幽劫，复沉虏庭，神器流离，再辱荒逆，臣每览史籍，观之前载，厄运之极，古今未有，在食土之毛，含气之类，莫不叩心绝气，行号巷哭，况臣荷宠二世，位厕鼎司，承问震惶，精爽飞越，臣闻昏明迭用，否泰相济，天命无改，历数有归，或多难以固邦国，或隐忧以启圣明，是以齐有无知之祸，而小白为五伯之长，晋有骊姬之难，而重耳以主诸侯，陛下玄德通於神明，圣姿合於两仪，应命世之期，绍千载之运，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兴之肇，图讖垂典，自京畿殒丧，九服崩离，陛下抚宁江左，奄有旧吴，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慑不类，杖大顺以肃宇内，纯化既敷，则率土宅心，义风既畅，则遐方企踵，昔少康之隆，夏训以为美谈，宣王之兴，周诗以为休咏，况茂勋格于皇天，清晖光于四海，苍生颺颺，莫不欣戴，声教所加，原为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胤，唯有陛下，亿兆攸归，曾无与二，天祚大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陛下而谁，是以迓无异言，远无异望，讴歌者无不吟咏徽猷，狱讼者无不思于圣德，天地之际既交，华裔之情允合，一角之兽，连理之木，

以为休徵者，盖有百数，冠带之伦，要荒之众，不谋而同辞者，动以万计，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上尊号，原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狭巢由矫抗之节，以社稷为务，不以小行为先，以黔首为忧，不以克让为事，上以慰宗庙乃顾之怀，下以释普天顿首之望，臣闻尊位不可久虚，万机不可久旷，虚之一日，则尊位以殆，旷之浹辰，则万机以乱，陛下虽欲逡巡，其若宗庙何，其若百姓何。

晋成帝

《晋中兴书》曰：显宗成皇帝，讳衍，字世根，肃祖长子也，即位後，苏峻及祖约，阻兵作逆，诏庾亮卞壺距之，战于青谿，壺等败绩，壺死之，亮奔江州，共陶侃温峤，率众下讨峻，临阵斩之。

【策文】晋成帝哀策文阙撰人姓名。曰：宸极寥廓，圣灵遐之，哀备物之虚在，痛永往之无期，乃命史官，述德寄辞，其辞曰：五德代兴，素灵启曜，离光叠晖，三辰重照，明明我皇，含贞挺妙，玄秀凤达，履德冈违，凤栖遐邈，神宇凝夷，文明外润，仁简内綏，举无遗中，鉴无幽微，韵隆汾阳，道侔垂拱，静恭清穆，冥功日用，亹亹神轨，固天攸纵，爰在阳九，皇纲中替，奸竖肆逆，牢罗失卫，升降艰难，协应神契，灵祚既保，显扬天命，霏霏朝晞，两仪开镜，训谏阿衡，虚己纳正，九功潜流，七德将表，方振宏罗，棱威电扫，芟荡神衢，一我王道，昊天不吊，降兹大悔，天倾其仪，地覆其载，大业未究，神爽迁背，哀贯三灵，痛流万代，爰初不豫，大渐在躬，启手归全，神气夷冲，凝哉达识，体正履终，袞龙既袭，玉容斯幽，澄醪虚设，觞爵靡酬，坟牋莫启，圣迹谁修，冥冥我皇，神焉何游，抚膺遐叫，迸涕交流，三筮告期，将归陵墟，陞殒羽翼，庭纳龙輿，玉轮动运，锡鸾鸣衢，铭旆徘徊，六骥踟蹰，轻云荫轨，流风翼车，哀哀同轨，唯々輓夫，

长号永慕，泣涕涟洳，大块独运，终归其始，我后永往，宁神千祀，悠悠上天，猗猗惟己，眇然靡凭，廓焉无恃，目范令仪，徽音在耳。

晋康帝

《晋中兴书》曰：康皇帝，讳岳，字世同，成皇帝崩，上即位，忧哀不忍言政，一委中书监庾冰。

【策文】晋康帝哀策文阙撰人姓名。曰：感广厦之空寂，悲俎奠之虚陈，痛皇神之邈远，哀灵景之长泯，仰瞻宸极，俯凭鸾轩，五情摧裂，号恸烦冤，遂命国史，述德铭勋，事以言显，功以名存，其辞曰：招拒降灵，笃生我皇，歧嶷妙哲，幼有珪璋，含真发曜，兰风载芳，厥初肇建，宗国是胤，祇承师友，执心淑慎，徽猷恺悌，金质玉润，固天所启，应兹灵运，入继皇祚，龙腾凤迅，因假任物，惟精委顺，穆穆我皇，风流凝广，聪鉴遐照，思心内朗，应变无方，从善如响，矩仪可虑，法物可象，覆焘群生，靡物不养，如何一旦，神游灵爽，仰攀辇踊，触物咸想，卜吉有期，将即玄冥，太常既建，千乘列庭，皓皓舆服，翩翩素旌，笳箫寥唳，輓夫齐声，六骥踟蹰，萧萧悲鸣，是用增哀，雨泣霑纓，痛贯五内，哀切三情，道隆名贵，德享弥光，灼灼皇猷，终然允臧，垂美兆祀，芳风休扬。

晋穆帝

《晋中兴书》曰：孝宗穆皇帝，讳聃，字彭子，康帝子也，崩时年十九。

【策文】晋穆帝哀策文阙撰人姓名。曰：钦明文思，允恭克让，忽若布衣，忘其矜尚，体有示无，德充神王，冕旒两楹，委政元辅，内倚公旦，外仗尚父，郁哉惟文，赫斯惟武，西廓岷河，北清伊渚，园陵聿修，旧京式叙，方振长慧，风扫天宇，休牛归马，卷旗卧鼓，俾我蒸民，击壤容与，昊天不吊，奄背率土，哀同遏密，痛方创钜，日月不居，神道之幽，三辰吉良，五谋同休，祖载华庭，晏驾崇丘，俯执馈奠，仰攀龙辂，岌岌黼黻，飘飘素旂，感想平昔，人怀崩抽，号声如震，洒涕成流。

晋简文帝

《晋中兴书》曰：太宗简文帝，讳昱，字道方，中宗少子也。

《晋阳秋》曰：桓温始以雄盛入辅，系以废立，帝虽登祚，内不自安，初，荧惑入太微，寻废海西公，至是荧惑犹在太微，帝恶之，谓郗超曰：命之修短，大所不计，故无复往日事耶，超云，大司马温，方内固社稷，外布经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超假还东，帝谓之曰：致意尊公，家国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树，思患豫防，媿叹之深，言何能喻。又诵庾阐诗云，士痛朝危，臣哀主辱，泣下沾衣，涟如相续。

《续晋阳秋》曰：帝弱而惠异，中宗深器焉，及长，美风姿，好清言，举心端详，器服简素，与刘惔王蒙等为布衣之游。

【策文】晋简文帝哀策文阙撰人姓名。曰：同轨毕至，内外成列，素旗宿悬，轜辒首轍，执祖行於前殿，奉灵輿而迁逝，悲神宇之长违，痛圣仪之幽翳，攀龙輶以孺慕，抚素膺以泣血，爰命史臣，叙述圣德，扬徽音於飞旌，写哀心于翰墨，乃作策曰：淳曜发晖，皇历攸应，圣祖启运，哲王遐承，蒸哉

元后，光我中兴，天基徙构，朝阳再升，皇矣圣考，合一履中，道心玄玄，文明内融，湛湛神仪，穆穆灵风，望之凝秀，即之深冲，爰在初龄，至性自然，水镜一世，堂室重玄，愔愔素庭，翳若丘园，遂阿王室，婉迹经纶，时有汙隆，道无屈伸，如彼平流，泯矣其津，大过之时，皇德不竞，天人革心，讴歌徒咏，时惟伊霍，辅运以政，钦若昊天，祇此明命，龙飞九五，飡兹万国，居宗举契，允恭玄默，绸缪哲辅，虚己仗德，天明方曜，离晖翳朗，玄化谁陶，苍生曷仰，四运忽其遥远，日月飘以飞沉，将宁神於玄宇，迁玉辂於中林，背华殿之昭哲，即幽隧之重深，奉神棨以永诀，邈终天而莫寻，神恍惚其若寄，泣横坠以流襟。

晋孝武帝

《晋中兴书》曰：烈宗孝武皇帝，讳昌明，中宗第三子也。

【策文】晋王珣孝武帝哀策曰：同轨毕至，百司胥亚，法物夕陈，輶辂夙驾，亲执馈奠，长号永夜，惧鼓刻之遄尽，哀良辰之莫借，悲宫宇之寥廓，痛圣仪之幽化，夫至德无名，固理绝称喟，然祝史陈辞，亦臣子所贵，寄穷情於翰墨，庶遗尘之仿佛，其辞曰：惟皇作极，五德迭胤，康实复夏，武亦隆晋，亶亶太宗，希夷其韵，镜之者玄，抚之者顺，於穆皇考，嗣徽绝轨，前圣後哲，契合一揆，心去其伐，行遗其美，废华任诚，舍筌存旨，惟深通志，群方咸秩，惟几成务，能事斯毕，未若我皇，至则不疾，恢恢天网，疏而莫失，居有以虚，宰多以少，简则可从，易则不扰，信及豚鱼，泽被亿兆，湛然司契，坐一八表，园陵既卫，威灵赫赫，子来既构，寝庙弈弈，武曰止戈，戎不极役，文教聿脩，有耻且格，迹有远迩，感无高深，道之所被，改色革音，皓兽驯苑，素羽栖林，殊柯通理，异蒂同根，方融玄液，陶铸斯民，云韶候奏，比屋思淳，积祐莫应，天罚奄臻，太山颓构，洪渎竭津，何殃之甚，何酷之殷，自罹旻凶，二气代变，霜繁广除，风回高殿，帷幕空张，肴俎虚荐，极听无闻，详视罔见，人神道殊，吉凶有礼，龟筮参谋，埏隧告启，史臣考吉，警者在陞，攀援忡忡，

惟兄及弟，龙輿肃以引迈，前驩纷以抗旒，城阙俨以整列，驰道亘以通脩，感平昔之所幸，岂斯路之复由，輓哀唱以翼衡，駉悲鸣而顾辀，违华宇之晰晰，即永夜之悠悠，奉灵櫟而长诀，缅终天而莫收，诉穹苍以叫踊，洞五内其若抽，傥性命之可赎，甘人百於山丘，茫茫大运，靡始不终，哲王遗世，贵有道融，昭哉我皇，万代流风，良史式述，德音永隆。

宋武帝

徐爱《宋书》曰：武皇帝，彭城县绥兴里人，夜生有神光之异，室内尽明，是夕，甘露降于墓树，少尝游下邳，遇一沙门于逆旅舍，沙门言及中原多故，因云江表寻复丧乱，能拯之者，其唯君乎，其意甚切至，初高祖患手创，积年未瘳，沙门因出怀中黄散一裹留之，沙门既去，高祖追而望之，倏忽不见，以散治创，一傅而愈，馀散宝录之，每被金创，辄用有验，高祖举目瞻睐，常见二龙在焉，始尚微小，及贵，龙形渐长，光色转明，左右侍者，亦数见徵异，晋陵人韦蕤，少以占相为事，其言多验，尝相高祖曰：君当位至方伯，久之又曰：君相转进，贵不可言，唯原富贵无相忘，高祖北征，至洛阳，常有紫云见於军上。

沈约《宋书》曰：帝讳裕，字德舆，小字寄奴，初为冠军孙〔注〕宋书武帝纪孙下有无终二字。司马，桓玄篡帝位，迁天子於浔阳，桓修入朝，高祖从至京邑，玄见高祖，语司徒王谧曰：昨见刘裕，风骨不恒，盖人杰也，上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後庭无丝竹之音，宁州尝献琥珀枕，光色甚丽，将北征，以琥珀冶金创，上大悦，命捣碎，分赋诸将，平关中，得姚兴从女，有盛宠，以之废事，谢晦谏，即时遣出，宋台建，有司奏东西堂施局脚床，银涂钉，上不许，使用直脚，钉用铁，孝武帝大明中，坏上所居阴室，其处

起玉烛殿，与群臣观之，床头有土障壁，上挂葛灯笼麻蝇拂，侍中袁顗，盛称上俭素之德，故能光有天下，克成大业者焉。

【诔】宋谢灵运武帝诔曰：九有同悲，四海等哀，矧伊下臣，思恋徘徊，敢遵前典，式述圣徽，乃作诔曰：舜潜历岩，高晦泗渚，龙德而隐，风积乃举，皇之遁世，屯难方阻，眷此区寰，闵尔沦胥，太元之季，权威携薄，隆安之初，主相蒙弱，岳牧纠虔，朝廷纷错，妖横乘隙，蛟喷鲸跃，既扰奥区，遂斥帝廛，乱离斯瘼，不後不先，寔赖明哲，授手康旃，纪度回薄，馀分成闰，旧晋中微，伪楚籍衅，蹶彼潜机，整此英阵，推亡必朽，固存斯振，卢循负险，肆慝遐岭，殄我江豫，迫我台省，民既摇荡，国将迁鼎，乘驹归轅，式固皇境，弘危济险，弭难释殆，虎骑鹭隰，舟师涨海，倾穴寻窠，穷幽测昧，昔去洛汭，息肩江沔，世更十君，年逾百祀，国绝兴复，家成桑梓，荒默莫恤，颓国谁耻，夏典载禹，九道是行，商诰述汤，兼攻是并，勤彼周流，协此经营，杖钺伐鼓，赫赫明明，乃敕众师，竟执戎昭，诲以三略，惠以六弢，云撤周京，席卷秦郊，复礼前茔，雪愧旧朝，既清西关，将旋东道，中憩徐豫，兼应燕赵，业盛曩代，惠侔大造，泽及四海，功格八表，悠悠声教，绵绵川陆，北献毡裘，南贡金竹，髻首冠弁，穿匈敛服，寒穴欣日，巢栖玩屋，匪惟遐谭，灵物偕就，孰是人事，自天所祐，甘露芝草，祥云瑞宿，嘉禾连木，素鸟皓兽，昔之所感，讴颂同音，今之所应，幽显一心，宋充虞德，晋犹唐钦，曰总八紘，于兹三龄，四维开张，九流昭明，敦俭务素，钦贤爱萌，制规作训，阐校修经，礼乐已甄，云雨未弘，将陟井陉，薄扫白登，北朔渴望，飞旌衡轡，东岱灵迟，玉牒金滕，天地不仁，苍生寡福，已荷一遇，弃我何速，梁颠太

頽，甘殒以赎，同轨毕至，率土咸哀，殊方均服，栾栾素纛，洒泪成雨，响叫如雷，史臣考卜，高山开基，贞龟无远，迁灵有期，嗣皇擗擗，群后崩悲，孰云不戚，痛百在兹，惟祖之夕，流火始变，秋月未永，飞漏急箭，鸣箫哀噉，金觞虚奠，列驾长隧，发辇华殿，华殿既谢，长隧是幸，双盖踟蹰，六闲引领，攀援容貌，眷恋俄顷，哀哀百僚，长辞含鰓，奉教百朝，执鞭王始，从履五牧，年历十祀，天光下济，谬蒙眷齿，愧微刀笔，颇预游止，垂幕侍讲，接筵餐理，脩曙朗夕，登台泛沼，匪月匪日，无晏无早，如何一旦，缅邈穹昊，徽容未远，圣灵超然，收泪即路，含戚何言，风霜萧瑟，山海苍茫，地苦情矜，节速心伤，孰是幽哀，实恋我皇，情思如环，萱苏岂忘。

【议】宋颜延之武帝谥议曰：以为圣哲同风，功美殊称，盖出乎道者无方，故刑于物者不一，伏惟道塞人神，信通期运，爱敬所稟，因心则远，英粹之照，正性自天，体苞潜跃，虑周卷舒，龙德在阴，虽艰贞而不闷，因时而惕，故有来其必亨，在晋之季，皇涂荐阻，攬抢干纪，璇玑失驭，天鉴灵武，民属圣明，不假十室之资，不籍百乘之赋，首义驰风，一鼓静乱，涤除太阶，消殒薄蚀，斯亮登庸之基，经纶之始者也，内难虽弭，外图未辑，河华海岱，负固相望，荆濮燕亳，侯服交侵，眷言帝畿，思康王路，戎不称驾，遗珉即序，斥候之所未羁，亭徼之所不译，莫不饰诚请罪，款塞来宾，故能洒扫中岳，致庙九山，神道会昌，宝命既集，损之而益，後身愈先，既而仪形帝载，揖让天历，改玉乎文祖，班瑞于神宗，贯革寝机，文武搢笏，故辰居两楹，坐一八表，国训成均之学，家沾抚辜之仁，大美配天，必终之以俭德，道固万叶，犹申之以话

言，允所谓教思无穷，树之长世，取高上代，顾邈前王矣。

宋孝武帝

沈约《宋书》曰：帝讳骏，字休龙，小字道民，文帝第三子也，元凶杀逆，举义兵，克定京邑，乃践帝位，年三十五，崩，在位八年。

【策文】宋谢庄孝武帝哀策文曰：应门洞望，驰道南除，鼓涂已撤，郁鬯将虚，哀子嗣皇帝，擗漂池綈，周遑旌轸，攀七纬之崩沦，恸三灵之徂尽，百神慕而行云沉，万国哀而素霜霁，衣冠缅邈，弓剑不追，敢缉讴颂，仿佛希夷，其辞曰：枢电皇根，月瑶国绪，胤裔丹陵，蝉联华渚，二后在天，大行纂武，克睿克圣，重规袭矩，昭昭金式，明明玉温，望云其远，就日其尊，雨零露湛，冬暖春暄，声芳纳麓，道昭宾门，上德无称，至功不器，怵悵四始，优游六位，缀响兰深，缉言琼秘，悠哉梁践，眇焉汾肆，敬业开，离经作翰，鸿起荆河，鸾游楚汉，泗滨霁明，江区承奂，陕左清郊，棠阴虚馆，地维不纽，乾纲弛机，羲庭薄蚀，紫路流飞，泣血派浹，顾瞻川沂，孝贯枢极，义震寰围，誓钺皇郊，诏师牧甸，七景缔华，五云卷煽，雪怨园邑，扫耻瀛县，启圣宸居，集宝龙见，王室多故，国步方蹇，淮济裂冠，江荆毁冕，东楚乱常，西华汨典，动筭挥图，爰戡爰剪，浹宙斯澄，绵区咸镜，修风晓逸，德星夕映，溽露飞甘，舒云结庆，祗被动植，信泊〔注〕疑当作泊。翔泳，缺礼克宣，坠章必构，方堂飨极，圆流肆胃，南

耸郊宫，北清灵囿，瑶轩春藉，翠华冬狩，经纬穷文，克定尽武，鄙上呈祥，介丘载伫，在盈念冗，成功弗处，荣镜中世，舄弈前古，睿业初远，鸿化方亭，丹云承日，素景媵星，玉几去袭，缀衣在庭，辞重阳之昭昭，降大夜之冥冥，气贸炎凉，史诏龟筮，文物空严，銮和虚卫，动蜃辂之逶迟，顾壁羽之容裔，出国门，分天地，向幽途，异身世，龙旌郁而青槐远，惊葭乱而白杨翳，观初霜之变条，听秋风之下蒂，桥山絙云，穀林亏日，辇道结寒，松庭尽密，芝盖迫轸，上骧眷辔，万肃其北，炎，灵阿阗其深隘，南维有时倾，离光不常镜，腾英声与茂实，方流华於舞咏。

卷十四·帝王部四

[注] 齐高帝 齐武帝 齐明帝 梁武帝 梁元帝 北齐文宣帝 陈武帝 陈文帝 陈宣帝

齐高帝

《齐书》曰：高帝讳道成，字绍伯，兰陵人，受禅于宋，在位四年。

【哀策文】齐王俭高帝哀策文曰：降阶执礼，泣血缠心，感客台之罢御，哀恭馆之不临，仰神仪而邈绝，视区物而凄阴，俾兹良史，敬修旧则，敢图鸿规，式扬至德，其辞曰：灵源遥裔，肇惟商丘，圣功宁夏，贤识归周，我皇踵武，超冠前猷，英风允迪，德音孔修，月准敷仁，日精表孝，则地均和，体天合照，外弘三至，内隆七教，水祚将倾，乾维晦象，韦弁长袭，鼓鼙属响，声化已沦，政刑遂往，国图靡缉，民规载爽，康世以德，拨乱资武，威以雷霆，润以风雨，六术允昭，

四义克举，自东徂北，遐方即序，功被河济，化隆江汉，帝暮仰式，王维伫幹，改步藩屏，来登翼赞，绸缪总章，因循阳馆，昔在保衡，君违斯正，爰兹博陆，亦鉴灵命，放昏以忠，登明资敬，义焕金石，功昭舞咏，蠢尔荆汉，悖乱人经，谋连枢禁，兵接神垆，御宄以德，御宄以刑，献捷宗寝，饮至王庭，政教云行，徽猷天造，山鉴紫璇，苑茂朱草，玉检腾晖，金绳荐宝，天镜既穆，地维既肃，遐迩一体，表里提福，乃眷斯民，昧旦杼轴，兴文偃武，纘禹旧服，所尚惟简，所保惟贤，居尊弥约，无善不延，胶庠载缉，风轨克宣，上洞清仪，下达玄泉，听览闲日，应物馀景，怡虑以文，栖心以静，鸿章晨暎，徽言夕永，迹庇区服，情深箕颖，万餐和，百神受职，梁甫欣仪，云亭望式，辅德伊何，奄捐民极，嵩岳长倾，宸晖斯晃，机照惟寂，达鉴靡伤，慎终敬始，知微知章，立言垂范，玉润金相，瞻仰遗式，哀结流霜，旋玉轡之嗽镜，动云旗之逶迤，振哀笳於八极，响清跸於咸池，顾应掖而稍远，视机衡而长离，风迟迟而怀暮，日慙慙其若垂，感衣冠於乔岳，追弓剑之在斯，悼丁年之薄祐，诉穷心於两仪。

【表】梁江淹齐高帝让禅表曰：陛下远视唐虞永揖之典，近摹汉魏高谢之礼，既鉴金水昏明之数。又协云雷兴替之徵，若乃与能之交，禅锡之会，岂伊虚薄，所可遵拟，昔傅岩佐商，秩终上公，磻溪翼周，名极列伯，臣才非半古，功愧逮圣，狱讼不往，讴歌宁归，河乏马图之宝，天无乘龙之锡，伏原陛下遗舜禹之心，俾臣守巢由之节，则道曜日月，泽浸飞泳。

齐武帝

《齐书》曰：武帝讳绩，字宣远，在位十一年。

【议】梁沈约齐武帝谥议曰：臣闻天德平分，而四时之名或异，圣功一揆，而皇王之称不同，盖迹因随事，名由义立，尧臣禹佐，咸率兹典，伏惟尽寂穷微，含神独照，德茂始蓂之主，道冠初耜之君，含精灵於五纬，驾贞明於三象，初九勿用，英气凌云，负揭日月，抑扬霄汉，龙姿凤采，焕若丽天，登庸在试，盛绩云举，虽屈景潢汙，降情尺木，而拯世济民，浚发怀抱，昔成汤百家，仁被比屋，文王十里，化先寡妻，前圣後贤，重规沓矩，震雄图於九江，播灵威於夏汭，旌旆未麾，鲸鲵自殒，弗劳羌燹之长，无待六事之人，义等伐谋，功高善阵，建有国之符，成定鼎之业，会朝清明，事资於牧野，受命作周，非止於西伯，视瞻寝门，孝德光备，守器宗祧，元良载远，嗣大宝以君百辟，敷景化以致隆平，守在四夷，威行海内，囹圄寂寞，礼让交兴，八柄驭下，九官咸事，临朝凝默，尊严若神，风行日烜，无思不畅，至仁与造化争流，灵威与雷霆齐轨，上贯苍昊，下洞深泉，春无凄风，夏无苦雨，时若冈愆，多稔如积，三革不累，五刃不砥，庠塾大启，儒雅云集，训阅得宜，蒐狩有序，丹微青丘之野，跂踵反户之民，浮深驾阻，回首革面，北夷畏力，献琛内款，不藉终军之使，无假绝漠之威，嘉祥雾合，秘瑞泉涌，史不辍文，简无虚日，方

当垂七曜之旗，驾八龙之乘，望礼中岳，肆觐群后，造化不仁，穆卜愆应，慕切遗弓，哀同遏密，晦朔不居，殡宫将启，勤兹大名，宜尽徽极。

齐明帝

《齐书》曰：明帝讳鸾，字景栖，在位五年。

【哀策】梁沈约齐明帝哀策文曰：龙輴既撤，备物已陈，殡宫无夜，夕燎终晨，号环轸幄，攀縶应路，容卫弗改，轩槛如故，望东川而不追，仰昊天而自诉，列圣同轨，謚法树声，爰诏掌牍，式播遗英，其辞曰：五曜在天，递作民主，赫矣帝高，蒸哉嗣武，多难固业，隐忧启圣，时惟我皇，功符受命，爰始濡足，坐运机深，鹏逝风举，龙动云阴，之郢南溯，即豫西临，体兹大德，怀此小心，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百揆，百揆肃肃，德浸堇荼，仁被比屋，何远何迩，无思不服，嗣君丧道，不式典谟，神器业业，事等瞻乌，民怀舆主，后来其苏，皇天眷命，授以策图，临朝凝睟，昧旦丕显，斟酌前王，择其令典，不言斯应，不行斯践，路台靡营，离宫弗宴，眷言胶塾，弘启上庠，轨仪四代，祖述三王，德晖内动，英华外扬，礼行樽俎，义及幽荒，仰庶天德，降年永久，北极齐光，南山献寿，沧溟奄竭，嵩岱皆朽，沴非昊穹，惟余之咎，攀龙讵几，大隧方玄，厌世崇陞，即宫下泉，殡阶已遽，素幕高褰，端闱洞启，屋紉徐前，背朱阙以南转，乘翠龙而东度，经原野之荒凉，属西成之云暮，伐金鼓以清道，扬悲笳而启路，极厚地而不追，终苍天而永慕，苍梧晦远，蜃徽不泯，纪事寂寞，龟书可循，哲王违世，克播遗尘，猗欤万古，晖光日

新。

【谥策】齐谢朓明皇帝谥策文曰：仰惟早弃万邦，圣列方远，式遵帝世，俾鬯鸿猷，咸以为无名以化，则言系莫宣其道，有来斯应，则影响庶图其功，所以永言配命，寄心宗极，光昭令德，允树风声，伏惟合信四时，齐光日月，创保大於登庸，通机神於受命，因时以惕，藉九万而轻举，天保既定，运四海而高临，及开物成务，重维国纽，风行草偃，化往如神，左贤右戚，内乐外礼，辑五材以教民，申三驱而在宥，用能盛德殷荐，美善斯毕，皇矣之业既孚，蒸哉之道咸备，景化方远，厌世在天，龟筮告期，远日无改，仰则前王，俯询百辟，累德称睿，允极鸿名。

【议】梁沈约齐明帝谥议曰：臣闻君德靡二，辟王之名不一，圣功无爽，尧禹之称或殊，兼以拯世宁乱，致平未必同道，崇墀增祧，嘉号不可相袭，伏惟自天诞睿，英圣在躬，皇矣之符夙著，蒸哉之谣早集，宾门纳揆，天平地成，自南自北，无思不睦，任属负图，导扬末命，值嗣主狂凶，人伦道尽，宗社阽危，瞻乌靡托，国难立长，乱极治刑，四海乐推，三灵以眷，东向而让天下，功高代入，流涕而膺宝位，如就重负，日昃劬劳，躬亲庶事，抚辜纳隍之念，义同於罪己，振民厚下之情无废於终食，聪明神武，逖听迩闻，万目备张，纁纲靡漏，御辔不迷，宁藉听於襄野，大川可济，不待备於舟楫，崢嶸之下，泽靡不怀，寥廓之上，明无不烛，包以宇宙，润以风雨，霜露所交，人迹所至，百姓仰之而不知其始，万物用之而罔识其终，上庠废业，忽焉已久，三载弗为，沦弛将及，临朝引领，思隆雅训，贵游胥萃，俊造成群，方将驱世反本，既

仁且寿，告成东岳，高宴汾阳，造化不仁，厌世云及，放勋之慕不追，负乡之思空远，殡宫将撤，盾轸难留，英声茂实，於是乎在。

梁任昉齐明帝谥议曰：以为穷神之迹，无继於成名，教思所宗，言归於有称，是以则天为大，义尽於翼善，武功受命，理贯於斯文，伏惟功高五让，道冠三极，爱敬始於扬名，孝飨终乎严配，寥廓大度，诞君人之符，闺庭小节，应轨物之训，历试允谐，纳揆时序，貽厥之寄，义均负图，棖栋惟新，压焉将及，於是承制宣德，定策公卿，登嗣后於西锺，反独夫於侯服，既而主幼时艰，仍离屯蹇，应当璧之祥，注息肩之原，立德以长，绍开中兴，拟度天行，取则乾健，日昃罢朝，幽枉必达，官曹寂寞，圉犴空虚，虎门肆义，大足协律，岩廊有搢绅之谈，乡塾无横议之士，既富而教，弘此孝治，遂使家无荡子，野有栖亩，真天下於掌握，览八荒於户牖，宠微金穴之家，恩绝椒风之馆，天应民和，祥符总暨，故能上变云物，下漏深泉，若乃青丘丹陵之国，黄银紫玉之瑞，幽符远萃，询德报功，方将驰道日观，清宫鸣泽，为而不恃，高揖成功，百川所以朝宗，参辰於焉取正，岂所谓中衢均奠，悬衡共轨者欤。

【表】齐谢朓为百官劝进齐明帝表曰：臣闻时乘在御，必待先天之业，神化为皇，乃叶应期之运。况复汤孙有绪，纂尧惟德。旧邦伋新，复禹归祉。大齐之权舆宝历，孕育前古，昭假四海，克酬三灵。而嗣命疾威，蕃鄙叛换，委裘御，彝鼎如忽。陛下文思体道，徇齐作圣。剪应龙於冀州，戮长蛇於沮水。荣光之瑞昭回，延喜之宝润色。天睠爰发，人谋咸赞。伏原陛下，仰答灵祇，弘宣景命，诞受多方，奄宅万国。

【启】梁沈约贺齐明帝登祚启曰：窃惟皇源浚远，帝宝连晖，基深庆厚，道贯万叶，而郁林凶德早树，行悖人经，遯听之所未书，宗庙之殆如缀，百灵耸动，九服回遑，结后来之望，思庇民之主，日月以冀，遐迩翘心，伏惟陛下，大圣在躬，君德夙表，龙章日采，焕若丽天，纳麓宾门，道风遐被，睿化神行，无思不洽，狱讼允归，天人戴仰，屈飞龙之眇轡，纾汾阳之远情，运尧心以临亿兆，敷舜烈以膺宝命，虽中宗之兴殷道，宣后之隆汉德，异世同符，千载一揆，刑措之业方远，隆平之基在焉，率土含欣，怀生戴赖，况臣早蒙覆润，夙荷恩灵，踊跃外畿，心不胜庆，谨辑民和，式流星泽，涂歌里抃，戴怀鳧藻。

梁武帝

《梁书》曰：武帝讳衍，字叔达，兰陵人，受禅于齐，在位四十九年。

【议】梁元帝高祖武皇帝谥议曰：臣闻翼善传圣曰尧，仁圣盛明曰舜，受禅成功曰禹，除虐去残曰汤，谥者行之迹，号者功之表，虽贱不谥贵，卑不谥尊，而彰乎名者，盛德之嘉号也，被於物者，治定之实录也，斯所以声明焕乎锺石，昭晰备於弦管者焉，伏惟天纵钦明，惟睿作圣，功超三五，声逾七十，仰之弥高，就之弥远，载潜载跃，乃武乃文，先是木运告终，群后改属，乾维冈构，地纽如崩，祧祀阽危，公卿旰食，九牧有沦胥之悲，八表兴横流之叹，乃凝威黑水，表瑞丹陵，云合景从，表里提福，受终文祖，允恭克让，知黔首不可以无归，苍生不可以无主，降汾阳之远志，不得已而临之，於是类帝禋宗，革命创制，禘郊式展，殷荐斯洁，临兹大宝，化与和气俱宣，扇此王风，政与秋霜并肃，言悬日月，功格区宇，不以紫宸为贵，不以黄屋为尊，政谧刑措，民殷国阜，虹旌式卷，堡燧载清，胥象相因，环楮无旷，天衢亭泰，王道升平，南海候风，东溟奉颺，膏露凝枝，庆云触石，山开苍壁，地出玄珪，骠骑把钺，则休屠款塞，太尉抗旌，则名王蹶角，声教所渐，浹灵蛇之都，威令所行，通烛龙之外，开庠建序，布濩於成均，正俗移风，氛氲於司乐，虚纳十乱，引谅直之规，广

辟四门，弘招贤之德，青衿知击壤之性，黄发恣鼓腹之欢，加以钻味微言，研精至道，文终所牧之典，史倚所读之书，无辍万机，日且千遍，驰郁郁之声，表乾乾之德，允所谓皇哉君哉，日用而不知者矣，方旦告成岱岳，镂升中之玉简，昭事梁甫，秘社首之金绳，而文王明夷，事侔往册，黄帝桥山，痛深前典，万有沦伤，三辰掩曜，人祇軫慕，山海含悲，恻切陟方，哀深遏密，烦冤荼毒，贯切心髓，风树不静，陟岵何期，思所以钦若九功，仰稽七德。

【敕】梁沈约武帝践祚後与诸州郡敕曰：钦惟遂古，爰及近代，虽禅代异时，而成功一揆，岂惟静民宁乱，实由符运总集，故能启业垂统，光宅区夏，齐氏遭兹昏谲，斯亡奄及，民命蠢蠢，倒悬非喻，朕大惧四海舟覆，二象云倾，亿兆与昆岗并燎，搢绅与蕴崇共日，永言凄悼，发愤经营，推锋投袂，电击风扫，藉上天之灵，因熊黑之用，德未半古，功侔前烈，齐氏既钦若虞夏，高揖万邦，兼以冥符先著，乐推攸在，幽显宅心，辞不获命，猥以虚寡，君临万国，川壑之怀，寤寐盈虑，方欲昧旦丕显，日昃忘劳，思与贤能，康济世道，卿拥旄万里，共治是寄，当求民瘼，留念狱市，威断以御强猾，仁惠以抚贫孤，使远近幽深，咸得其所，方虚位钦能，悬爵伫效，勿令汉代玺书，独行於自古，晋世班条，靡用於兹日，想加克勉，副其侧席。

【令】梁任昉齐宣德皇后临朝答梁王令曰：承固兹谦揖，未膺大典，敬复雅旨，良有恍然，夫至寂难原，言象所绝，教思有律，感通斯在，所以异人者神明，同人者用舍，王诞兹上睿，对越天行，德冠二仪，化周群动，生民以来，一人而已，

但达节弘道，每濡迹於中庸，神照惟几，不抑心於钻仰，范宣既让，其下取则，况圣图睿范，歌思是归，廉约虽弘，庆赏遂替，诚贤者悦义，长难进之风，不肖者矜功，沮竭力之效，劝沮之间，所差已远，王何得不暂纾雅尚，允答天人，使朕夜艾以安，早朝有预，今遣率兹百辟，申荐诚款，万致一涂，烦言可略。

又敦劝梁王令曰：夫功在不赏，故庸勋之典盖阙，施侔造物，则谢德之涂已冥，要不得不强为之名，使铨宰有寄，王实天生德，齐圣广渊，重构参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仪贞观，在昔晦明，隐鳞戢翼，博通群籍，而让齿乎一卷之师，剑气凌云，而屈迹於万夫之下，辩析天口，而似不能言，文擅彫龙，而成辄削藁，爰在弱冠，首膺弓旌，客游梁朝，声华藉甚，隆昌季年，勤王始著，建武惟新，缔构斯在，功隆赏薄，嘉庸莫畴，一马之田，介山之志愈厉，六百之秩，大树之号斯存，及拥旄司部，代马不敢南牧，推轂樊邓，胡尘罕尝夕起，惟彼狡童，穷凶极虐，衣冠泯绝，礼乐崩丧，既而鞠旅誓众，言谋王室，白羽一麾，黄马底定，甲既鳞下，车亦瓦裂，致天之届，拱揖群后，丰功厚利，无得而称，是以祥光总至，休气四塞，五老游河，飞星入昴，元功茂勋，若斯之盛，而地狭乎四履，势卑乎九伯，帝有恶焉，輶轩萃止，今遣率兹百辟，人致其诚，庶匪席之旨，不远而复。

重敦劝梁王令曰：朕闻疋夫好仁，义在磨踵，君子行道，达斯兼济，未有尽器穷神，蕴徽章乎天植，高莫中樽，睹倾壘而弗拯，惟王德冠往初，功无与二，四时等契，两曜齐明，拟度天行，取则乾健，而运距艰季，道极百王，援义而起，一戎

大定，罗山革草，冈不率从，用使商庭产（++悉）周阙树梓，倾宫既散，鹿台靡蓄，盛德大业，巍巍若此，日者亭歧之号，爰发帝言，殊物备礼，率由寡昧，虽复云竿载路，清跸启行，昭德报功，未臻其极，而高揖天休，远存克让，俾予未亡，兴慚日昃，今遣率兹百辟，人致诚请，庶有感睿心，霈然降志。

【笈】梁任昉为百辟劝进，梁王笈曰：伏承嘉命伋策，明公逡巡盛礼，斯实谦尊之旨，未穷远大之致，何者，嗣君弃常，自绝宗社，国命民生，剪为仇讎，折栋崩榱，压焉自及，卿士怀脯斲之痛，黔首惧比屋之诛，明公亮格天之功，拯水火之切，称踵日月，重缀参辰，反龟玉於涂泥，济斯民於坑岸，使夫疋妇童儿，羞言伊吕，乡校里塾，耻谈五霸，位卑乎阿衡，地狭於曲阜，明公宜祇奉天人，允膺大礼，无使後予之歌，同彼胥怨，兼济之仁，翻为独善。又笈曰：近以朝命蕴崇，冒奏丹诚，奉披还令，未蒙虚受，搢绅颀颀，深所未达，盖闻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高蹈海隅，疋夫之小节，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为疑，增玉璜而太公不以为让，况世哲继轨，先德在民，经纶草昧，叹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班师振旅，大造王室，虽复累迹救宋，重眊存楚，居今观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盗锺，功疑不赏，皇天后土，不胜其酷，是以玉马骏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龙逢之怨，明公据鞍辄哭，厉三军之志，独居掩涕，激义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祗，罄图效祉，山戎孤竹，束马景从，伐罪吊民，一匡靖乱，匪叨天功，实勤濡足，且明公本自诸生，取乐名教，道风素论，坐镇雅俗，不习孙吴，构兹神武，驱尽诛之氓，济必封之俗，龟玉不毁，谁之功欤，独为君子，将使伊周何地，某等不

达通变，实有愚诚，不任慙款，棘心重谒，伏原特膺典策，式副民望。

【序】梁沈约武帝集序曰：文思安安，钦明所以光宅，日月光华，南风所以兴咏，日角之主，出自诸生，锐顶之君，少明古学，汉高宋武，虽阙章句，歌大风以还沛，好清谈於暮年，夫成天地之大功，膺乐推之宝运，未或不文武兼资，能事斯毕者也，我皇诞纵自天，生知在御，清明内发，疏通外举，爰始贵游，笃志经术，究淹中之雅旨，尽曲台之奥义，莫不因流极源，披条振藻，若前疑往滞，旧学罕通，而超然直诣，妙拔终古，善发谈端，精於持论，置垒难逾，推锋莫拟，有同成诵，无假含毫，兴绝节於高唱，振清辞於兰畹，至於春风秋月，送别望归，皇王高宴，心期促赏，莫不超挺睿兴，濬发神衷，及登庸历试，辞翰繁蔚，笺记风动，表议云飞，彫虫小艺，无累大道，怀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为下奉上，刑於辞旨，虽密奏忠规，遗必削，而国谟藩政，存者犹多，逮乎俯应归运，仰修乾录，载笔握简，各有司存，如纶之旨，时或染翰，暨於设虞灵囿，恺乐在镐，鹿鸣四牡，皇华棠棣之歌，伐木采薇，出车杖杜之宴，皆咏志摛藻，广命群臣，上与日月争光，下与锺石比韵，事同观海，义等窥天，睹之而不测，游之而不知者矣，窃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君举必书，无论大小，况乎感而後思，思而後积，积而後满，满而後言，若斯而已哉，谨因事立名，随源编次。

梁元帝

《梁书》曰：元帝讳绎，字世诚，武帝第七子也，嗣位三年。

【表】陈沈蚡为群臣劝进梁元帝初表曰：蠢尔羯胡，遂凭天邑，阊阖受白登之辱，象魏致尧城之疑，臣闻丧君有君，春秋之茂典，以德以长，先王之通训，少康则牧众抚职，祀夏所以配天，平王则居正东迁，宗周所以卜世，汉光以能补不道，故景历重昌，中宗以不违群议，故江东可立，天其祚梁，必将有主，轩辕得姓，存者二人，高祖五王，代实居长，功高九有，道济生民，非奉圣明，谁嗣下武，日月贞明，太阳不可以阙照，天地贞观，乾道不可以久惕，宝器存乎至重，介石慎於易差，黔首岂可以少选无君，宗祏〔注〕原讹祐，据冯校本改。岂可以一日无主。

又第二表曰：紫宸旷位，赤县无主，百灵耸动，万国回遑，虽醒醉相扶，同归景亳，或讴且诵，总赴唐郊，陛下沈首讵劳然，让德不嗣，臣闻星回日薄，击雷鞭电者之谓天，岳立川流，吐雾蒸云者之谓地，包天地之混成，洞阴阳之不测，而以财成万物者，其在圣人乎，故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黄屋庙堂之下，大非获己所安，明镜四衢之樽，盖由应物取训，陛下稽古文思，英雄特达，比以周旦，则文王之

子，方之放勋，则帝挚之季，千年旦暮，可不在斯，庭阙湮亡，锤鼎沦覆，嗣膺景业，非陛下而谁，岂可使赤眉更立盆子，隗嚣托置高庙，陛下复从容高让，用执谦尊，展其矫行伪书，诬罔正朔，见机而作，断可识矣，不疑何卜，无待蓍龟，日者公卿失驭，祸缠霄极，獯羯凭凌，奸臣互起，师戎伐颖，无处不然，劝乎诛晋，侧足皆尔，宗社不坠，繫在圣明，今也何时，而申帝启之避，凶危若此，方陈太伯之辞，国有具臣，谁敢奉诏。

又第三表曰：日者百司岳牧，仰祈宸鉴，以锡珪之功，既归有道，当璧之礼，允属圣明，而优诏谦冲，眇然凝邈，讴歌载驰，是用翘首，楚人固执，燔丹穴以求君，周民乐归，越岐山而事主，汉王不即位，无以贵功臣，光武止萧王，岂谓绍宗庙，陛下英威茂略，雄图武筹，指撝则丹浦不战，顾眄则阪泉自荡，地维绝而重纽，天柱倾而更植，纵陛下拂衣而游广成，登弇山而去东土，群臣安得仰诉，万物何所归仁，况郊祀配天，罍筐礼旷，斋宫清庙，匏竹不陈，岂可久稽众议，有旷彝典。

陈徐陵劝进梁元帝表曰：臣闻封唐有圣，还承帝尝之家，居代维贤，终纂高皇之祚，至如金行重作，源出东莞，炎运犹昌，枝分南顿，莫不因时多难，俱继神宗者也，陛下握符执钺，将在御天，玉胜珠衡，先章元后，神祇所命，非惟太室之祥，图书斯归，何止尧门之瑞，星躔东井，时破崑崙，雷震南阳，初平寻邑，宗王启霸，非劳武德之侯，清蹕无虞，何事长安之邸，正应扬龙旂以飨帝，御凤宸以承天，历数在躬，畴与为让，岂可逡巡固让，方求石户之农，高谢君临，徒引箕山之

客，未知上德之不德，唯见圣人之不仁。

北齐文宣帝

《北齐书》曰：文宣帝讳洋，字子进，受禅于後魏，在位五年。

【哀策】北齐邢子才文宣帝哀策文曰：皋路启扉，輶鼓弛殡，八校案部，六卿且引，攀蜃轭而雨泣，仰穹苍而抚心，悲风发而地骇，愁云兴而景沉，哲王垂范，有训有则，式奉话言，光敷令德，其辞曰：四象更运，九天代名，通三以王，得一为贞，是应玄德，实启苍精，风后之阵，师尚之兵，三奇六合，七变五成，授柯推轂，稟律龚行，野无完阵，邑少坚城，经营四海，劬劳百姓，芝盖夕临，羽旄晨暎，地不掩瑞，天无爱宝，既丹其雀。又朱其草，莫黑已素，莫赤自皓，百兽斯蹈，五灵载扰，甘露瀼瀼，青龙矫矫，武功已畅，文教未穷，方偃烽候，销戟藏弓，齐光日月，比祚华嵩，而氛祲日下，星闇虚中，奄捐朝市，长弃华戎，道宣末命，义阐馀风，六纆已散，九旗方卷，见容卫之虚归，知平生之日远，同乘云而永逝，异骑龙之更反，清笳奏兮野风急，金鼓震兮日光晚，千官悲而雨注，万国哀而露泫，万事同尽，百虑俱收，剑舄永去，衣冠自游，音仪已谢，神教空留，知英声与至德，当无绝兮千秋。

【议】北齐邢子才文宣帝谥议曰：伏惟圣德光远，神猷弘

大，初自登庸，民誉所集，把尺持刀，成务斯在，百揆载清，四门唯穆，及天眷既属，人谋所归，鸟兽迁情，士女革面，敬顺天人，拱揖群后，处无上之尊，居域中之大，礼盛乐修，时和岁稔，海内有截，天下泰然，犹忧劳亿兆，经营四国，同虞舜之巡省，若轩辕之靡宁，威武纷纭，神功四畅，怨西以东，化南自北，临瀚海以浴兵，登天山而继马，左萦右拂，夷歌成章，方朝百神於太华，受万国於稽岭，升中增封，高拱垂衣，而天丧黎庶，奄捐四海，考妣之慕，实被含生，称天作诰，抑唯恒数，故以名追实，尽物未臻其美，屈道从制，一日可以成名。

陈武帝

《陈书》曰：武帝讳霸先，字兴国，吴兴长城人，受禅於梁，在位三年。

【哀策】陈沈蚡武帝哀策文曰：望三灵而標目，躋九地而崩心，哭仍几之将撤，恸祖鬯之虚斟，黄屋褻而白日掩，紫极沴而浮云阴，其辞曰：悠悠妣水，郁郁姚墟，惟帝之系，在唐作虞，正卿之後，握此灵符，雕云布族，祥星结枢，负兹天镜，来拾遗珠，爰初发迹，斩蛇鞠旅，大定番禺，载戢海渚，承衅而运，席卷中流，王室如毁，乃合诸侯，负鈇誓众，释位同谋，俱登涿鹿，实断蚩尤，道济一匡，功归四履，爰总百官，训于天子，僥来有运，事非获已，翠龟负字，赤雀衔书，讴歌適夏，礼乐迁虞，负宸正位，升坛受图，二仪协序，五纬同符，门歌麟趾，室咏驹虞，奉常定日，太卜蠲时，升中备物，方告雍熙，天甘玉露，地秀金芝，休祲未答，灵贶徒欺，吏求穆卜，诏绝良医，羲躔失御，天街褫躔，夏采升荣，宫车晏出，洞闥移凶，充庭罢吉，闭窅窅之穷灯，去昭昭之游日，归大暮之不暘，降幽宫而长毕，巫咸筮吉，容成戒期，文卫如在，葆铎相悲，去毕陌而东顾，望桥山而路迟，臣攀龙而尚在，魂过沛而何之，侍低昂之灵熏，奉寂寂之空帷，铜爵没於脩松，平陵隐於深柏，节（世鼓）鼓之哀音，燎燿火於通夕，薤露落而暮田寒，玄霜凝而垄草白，铭功德於旗常，被徽音於

鍾石，回天儀於清廟，祔祖考而來格，播茂實與英聲，郁氛氲於宗祏。

【表】陳沈綽為百官勸進陳武帝表曰：臣聞春榮秋落，四時所以迭代，金行水流，五德所以互序，昔陶唐告終，有虞氏作，漢魏禪讓，晉宋以之登庸，天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賞，能利天下者，受天下之利，陛下造化之功，日用之德，褰裳去之，物誰仰訴，頃五星夜聚，八風通吹，豐露呈甘，卿雲舒族，白狼遠至，素雉朝飛，天意顯然，靈貺可睹。

陈文帝

《陈书》曰：文帝讳蒨，字子华，嗣位七年。

【哀策】陈徐陵文帝哀策文曰：容车晓驾，幄殿晨张，旌帷具列，綈翻成行，擗屋轂於丹陛，攀龙帷於紫庭，趋过穷於屏闥，拜恟感於明灵，东京飞其瑞露，北陆霁其祥星，乃诏云台之史，稽采咸池之曲，叶大雅於鸣金，同藏书於群玉，其辞曰：若水传帝，薰风御民，重光所集，世载于陈，赫矣高祖，悠哉上旻，蝉联宝胄，晖焕郊禋，我皇诞圣，膺此家庆，道王衢樽，神凝悬镜，洛书天表，河纪灵命，纳揆驰芳，宾门流咏，稽阴克伐，震野勤王，毫道增构，鹵风会昌，言瞻少昊，实杖高阳，驾彼轸轳，清宫未央，欢覃兆庶，德泊遐荒，穆齐高寝，上膳长乐，肃肃承颜，哀哀廌酌，悼园恭俭，章陵谦约，大宝崇名，无闻改作，纂武升历，遗爱寔繁，三湘九派，弥气云昏，力折天柱，才倾地门，甘泉夜照，细柳朝屯。谷魅山鬼，横流塞源，赫赫英暮，赳赳雄断，遍行天讨，无遗神算，郁扫江淮，长驱巴汉，九夷百越，雷随风涣，北顿昆耶，西戡伊軫，荷负皇极，劬劳庶机，勤民听政，旰食宵衣，服贵綈皂，风移闥闥，唐山罢奏，濮水韬徽，访采狂狷，搜易文仄，微，世感中孚，民维大畜，外户无闭，高垣奚筑，降情儒雅，凝怀庠塾，御庑为欢，临雍弥肃，礼兼三代，乐备九成，天资武德，地照文明，墨履斯在，幪巾自清，连珠合璧，曜爽流

精，兽舞时豫，禽歌颂平，帝载维远，王灵维大，候雨占风，荒中海外，憬彼鞮译，咸承冠带，是曰君临，斯为交泰，白环已赆，玄珪克祲，东河伫揖，北狄思征，钺斧将或，璵璠未鸣，星淫去楚，日沴悲荆，亿兆何亶，穹旻遽倾，大禹胼胝，重华腍腊，仰惟劳务，同斯违忤，发梦无徵，昭祈奚益，听茂陵之锺鼓，抱乔阳之剑舄，讎仿佛於宸仪，终缠绵於号擗，三占以吉，四海同奔，列赙天宇，崩号帝阍，千门启於闾阖，万乘警於灵輶，槐风悲於辇道，松雨思於郊原，銮旂动而虚蹕，宿卫静而空尊，毕陌平夷，流山蟠固，纪无迁市，唐有通树，经白社之脩涂，回青门之广路，思沛邑以东临，怀周京以西顾，机神不测，性道难称，充穷靡寄，孺慕奚冯，惟封云之与禅肃，玉牒之与金绳，扬英声而永久，共日月而俱升。

陈宣帝

《陈书》曰：宣帝讳顼，字绍世，在位十四年。

【哀策】随江总陈宣帝哀策文曰：望蜃綈而攀標，拜龙鼗而恻绝，变五统而凄凉，回三辰而惨切，感川岳而地维倾，号穹苍而天柱折，千秋茂德，万世鸿名，爰诏掌礼，式序英声，其辞曰：妣水枢宿，姚墟大虹，讴歌承历，揖让受终，重规帝绪，踵武王风，名山纪变，清庙传功，我后丕承，思弘祖业，莅政恭己，临朝凝默，灿烂九功，葳蕤七德，宪章昭著，威灵允塞，爰兹发迹，天步艰难，连华滕卫，比誉应韩，羽仪戚右，轩冕朝端，祈膺当璧，繇显大横，延喜授玉，告善飞旌，神器有奉，性道无名，诗颂唐年，乐舞姬日，仁声汪濊，武义洋溢，理讼总街，凝情衢室，巡望如礼，幽祇咸祚，疆垂叛换，关徼虔刘，治兵丹浦，获丑青丘，屠钓且拔，管库方搜，如龙驾鼓，献雉焚裘，天必呈祥，地宁爰宝，神禽奇兽，嘉穀灵草，屈軼抽阶，飞黄伏皂，绮云舒庆，珠星照老，广敷丘素，弘启胶庠，书林吐馥，文囿含锵，南洽侯卫，北畅遐荒，殷罗自解，周囿无伤，金英掩色，玉床弗豫，天驷摧镳，王良失御，铸鼎奚益，缀衣何处，漫漫幽夜，冥冥上仙，长违拜日，天意祈年，宁神卜兆，晏驾回天，铜麟感泣，银海埋田，出德阳之广殿，动繁笳之哀嘒，渡洛水之浮桥，望偃师之近县，背紫陌而未远，隐黄山而不见，铎启挽而依依，马嘶风而

恋恋，平原欲晦，落照将垂，凤盖飘而水暗，鸾辂耸而山危，曳蛇旗之舒卷，间翠野之参差，鸟哀哀而惊曙，松瑟瑟而吟枝，异故乡之丝竹，非旧宅之 员簾，扫秋叶而无尽，荐春樱而原知，北邙已谢，西陵何有，远宿苍梧，便乖仁寿，声合韶濩，道宣户牖，共瀛海而恒流，并嵩华而莫朽。

卷十五·后妃部

[注] 后妃

后妃

《白虎通》曰：天子之配谓之后，后者何也，明海内之小君也。

《礼记》曰：古者天子立后，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妇道，故天下内和而家理，妇顺不脩，阴事不得，谪见於天，月为之食，月食，则后素服而修六宫之职，荡天下之阴事。

又曰：舜葬苍梧，盖三妃未之从也，舜纳三妃，生九子，娥皇无子，女英生商均，益（礼记檀弓疏作癸）比生二女，宵明，烛光，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故唯纳三妃焉。

《周官》曰：仲春，诏后师〔注〕周礼内宰作帅，下同。内外命妇，始蚕于北郊，以为祭服，上春，诏王后帅六宫之人，生种而献之於王。

《毛诗》曰：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

又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於女功之事，躬俭节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师傅，则可以归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

又，卷耳，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诋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於忧勤者也。

又，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无疾妒之心焉，木下曲曰樛，木枝下垂。故葛藟得而蔓之，谕后，妃能下逮众妾，使得其序，众妾上附事之也。

又，螽斯，后妃子孙众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也，凡物有阴阳欲者，无不妒忌，唯螽斯不妒，各得大（明本作天，诗郑笺作受。）气而生子。

又曰：兔置，后妃之化也，关雎之化行，则莫不好德，贤人众多也。

又曰：采芣苢，后妃之美也，天下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

《尚书》曰：釐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嫔，嫁也。

尚书大传，古者后夫人将侍，君前，息烛，至于房中，释朝服，袭燕服，然後入御于君，鸡鸣，太师奏鸡鸣于陛，夫人鸣佩玉于房中，告去也，然后应门击柝，告辟也。

《史记》曰：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助焉。故易基乾坤，诗首关雎，书叙釐降，春秋讥不亲迎，夫妻之际，人道之大伦。

《汉书》曰：汉兴，因秦之称号帝母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正适称皇后，妾称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之号，至武帝，制婕妤娥容华充容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仪之号，凡十四等。

又曰：黄帝妃方雷氏，生玄器，为青阳，妃累祖，生昌意，妃彤鱼氏，生夷鼓，妃嫫母，生苍林。

应劭《汉官仪》曰：皇后称椒房，取其实蔓延盈升，以椒涂室，取温暖，除恶气也，犹天子朱泥殿上曰丹墀。

《汉旧仪》曰：皇后婕妤乘辇，馀皆以茵，四人輿以行，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皇后春桑，皆衣青，手采桑，以纁三盆茧，示群臣妾从，春桑生而皇后亲桑，於苑中蚕室，养蚕千箔以上，群臣妾从桑还，献茧於馆。

又曰：皇帝赐后黄金万斤。

又曰：皇后食三十县，曰汤沐邑。

五经要义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群妾，以礼御于君所，女史书其环以进退之，生子月辰，则以金环退之，当御者，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左手阳也，以当就男，故著左手，右手阴也，御而复故。

《世本》曰：帝尝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元妃有邠氏之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曰简狄，生契，次妃陈鄆氏庆都，生帝尧，次妃嫫母氏，生帝桀。

《论语》：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有妇人焉，九人而已，妇人文母也，[注]五字当是注文。

《列女传》曰：黄帝妃嫫母，於四妃之班居下，貌甚丑而最贤，心每自退。

又曰：启母涂山之女者，夏禹之妃，涂山女也，曰女娇，禹取四日而去治水，启既生，呱呱而泣，禹三过其门，不入子之，涂山独明教训，启化其德，卒致令名，禹为天子，启嗣而立，能继禹之道。

又曰：汤妃有莘之女也，德高而名，[注]後汉书一百一十崔琦传注引作明。训正後宫，嫔御有序，伊尹为之媵臣，佐汤致王。

又曰：太姜者，太王之妃，有台氏之女也，贤而有色，生太伯仲雍季历，化导三子，皆成贤德，太王有事，必谘谋焉，诗曰：爰及姜女，聿来胥宇，此之谓也。

又曰：太任者，王季之妃，摯任之女也，端一诚庄，唯德之行，及其有身也，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口不出放言，洩于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圣，太任教以一，而知其百，卒为周宗，君子谓太任为能胎教。

又曰：太姒者，文王之妃，莘姒之女也，号曰文母，亦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劳，以进妇道，文王治外，文母治内，生十子，太姒教诲十子，自少及长，常以正道押持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

《帝王世纪》曰：武王妃太公之女，曰邑姜，修教于内，生太子诵。

琐语曰：周宣王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脱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宣王曰：妾之淫心见矣，至使君王失礼而晏起，以见君王之乐色而忘德也，乱之兴，从婢子起，敢请罪，王曰：寡人不德，寔自生过，非夫人之罪也，遂复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兴之名。

《续汉书》曰：明德皇后马氏，伏波将军马援之女也，后年七岁，幹治家事，敕制僮御，出入计校，一以贯之，年十三，以选入太子宫，接待同列而承至尊，先人後己，发於至诚，由是见宠，是时後宫未有任育者，常言继嗣当以时立，荐

达左右，惟恐不及，身衣大帛，御者秃裙不缘，诸王亲家朝请望，见后裙极粗疏，以为绮，就视乃笑，后曰：此缁染色好，故用之耳，老人知者，无不叹息，性不喜出入游观。又不好音乐，上时幸苑囿离宫，以故希从，诵易经，习诗论春秋，略记大义，后志在克己辅上，不以私家干朝庭，兄为虎贲中郎将，两弟黄门郎，讫永平世不迁。

【诗】晋成公绥诗曰：天地不独立，造化由阴阳，乾坤垂覆载，日月耀重光，治国先家道，立教起闺房，二妃济有虞，三母隆周王，涂山兴大禹，有莘佐成汤，齐晋霸诸侯，皆赖姬与姜，关雎思贤妃，此言安可忘。

又曰：殷汤令妃，有莘之女，仁教内修，度义以处，清谧後宫，九嫔有序，伊尹为媵臣，遂作元辅。

【颂】贤明颂曰：於铄姜后，光配周宣，非义不动，非礼不言，晏起早朝，永巷告愆，王用勤政，万国以虔。

又晋刘柔妻王氏姜嫄颂曰：英英姜嫄，寔德之纯，肇承灵瑞，武敏是遵，诞育歧嶷，毗赞皇纶，播殖之训，万叶攸循。

又启母涂山颂曰：涂山静居，玄朗悟机，大禹至公，过门不归，明此道训，孩胤是绥，仁哲以成，永系天晖。

魏韦诞皇后亲蚕颂曰：于时明庶扇物，鸟帑昏正，躬耕帝藉，迈德班令，嘉柔桑之肇敷，思郊庙之至敬，命皇后以亲蚕，俾躬桑于外垆，考时日於巫咸，诏太卜以献祲，御坤德之

大辂，翳翠葆以扬旌，尔乃皇英参乘，涂山奉舆，总姜任於後陈，载樊卫於贰车，千乘隐其雷动，万骑粲以星敷，启前路於三官，命蚩尤而清衢，游青虬於左角，步素螭於右隅，登崇坛而正位，覬休气於朝阳，步雕辇而下降。手柔条於公桑，嫔妾肃以莅事，职蚕植而承筐，供副袞之六服，昭孝敬於蒸尝，盛华礼於中宇，神化驰於八方，乃延群妾，宴赐于前，降至贵以逮下，布恺悌之渥恩，礼仪备序，巾车回轅，班中黄之禁财，散束帛之戈戈，神泽霈以雨施，洪惠播於无原，同硕庆於生民，发三灵之永欢，苞繁祐於万国，卷福釐以言旋，美休祚於亿载，岂百世之曾玄。

晋左九嫔武帝纳皇后颂曰：峨峨华山，峻极太清，巨灵导流，河渚是经，惟渚之神，惟岳之灵，锺于扬族，载育盛明，我后穆穆，应期挺生，含聪体喆，歧嶷夙成，如兰之茂，如玉之莹，越在幼冲，休有令名，飞声八极，翕习紫庭，超任邈姒，比德皇英，京室是嘉，备礼致聘，令月吉辰，百僚奉迎，登位太微，明德日盛，群黎欣戴，函夏同庆，翼翼圣皇，睿哲孔纯，愍兹狂戾，阐惠播仁，蠲衅涤秽，与时惟新，霈然洪赦，恩诏遐震，后之践祚，图圉虚陈，万国齐欢，六合同欣，坤神抃舞，天人载悦，兴瑞降祥，表精日月，和气烟煴，三光朗烈，既获嘉时，寻播甘雪，玄云掩霭，灵液霏霏，既储既积，待阳而晞，长享丰年，福禄永绥。

【赞】曹植姜嫄简狄赞曰：誉卜四妃，子皆为王，帝摯早崩，尧承天纲，玄鸟大迹，殷周美祥，稷契既生，功显虞唐。

又禹妻赞曰：禹娶涂山，土功是急，闻启之生，过门不

入，女娇达义，明勋是执，成长圣嗣，天禄以袭。

晋傅玄班婕妤画赞曰：斌斌婕妤，履正修文，进辞同辇，以礼匡君，纳侍显德，说对解纷，退身避害，志邈浮云。

又明德马皇后赞曰：明德马后，执贞履素，光崇六行，动遵礼度，作后作母，帝谘厥谋，国赖内训，家应显祚。

晋左九嫔虞舜二妃赞曰：妙矣二妃，体灵应符，奉嫔于妣，光有此虞，沅湘示教，灵德永敷。

又周宣王姜后赞曰：昭昭宣王，克复前制，亹亹姜后，乃激乃厉，执心至公，以恢明世。

又纳杨后赞曰：清和协极，二仪降灵，启兹杨族，仁哲诞生，徽音内发，有馥其声，玄符表运，作合圣明，文定厥祥，考卜惟贞，良辰纳币，三光朗清，元公执摯，嘉礼告成，卿士庶僚，烂其充庭，赫赫华宗，弈世载荣，谦光其尊，在满戒盈，受兹介福，垂祚亿龄。

晋庾阐二妃像赞曰：二妃玄达，含灵体妙，协德坤元，配虞齐耀，明两既丽，重光作照，有邈其微，神风遐劭。

【箴】後汉皇甫规女师箴曰：观象制教，肇经乾坤，家有王义，室有严君，各有定位，阴阳是分，昔在轩辕，陶化正刑，刑于壶闼，以临百官，煌煌后妃，玄统是闲，穆穆夫人，爰采洁蘩，师礼莫违，而神冈时怨，关雎首化，万国承流，实

有淑女，允作好逑，唐媛兴妣，文武盛周，德音不回，弘济大繇，咨尔庶妃，銮路斯迈，战战兢兢，厉省鞶带，渐进不形，变起无外，行难著而易丧，事易失而难退，动若顺流，应如发机，奉上惟敬，抚下唯慈，怨岂在明，患生不思。

後汉傅幹皇后箴曰：煌煌四星，著天垂曜，赫赫后妃，是则是效，舜纳二女，对扬茂教，正位于内，顽嚚辍恭，辛乱妲己，共则情悦，牝鸡乱晨，殷祀用绝，孝成宽柔，纵弛纪纲，王擅朝权，赵专椒房，巨猾是缘，窃弄神器，故祸不出所憎，常出所爱，是以在昔明后，日新其化，匪唯训外，亦训于内，晋张华女史箴曰：茫茫造化，两仪始分，散气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羲，肇经天人，爰始夫妇，以及君臣，家道以正，而王猷有伦，妇德尚柔，含章贞一，婉婉淑慎，正位居室，樊姬感庄，不食鲜禽，卫女矫桓，耳忌和音，志厉义高，而二主易心，玄熊攀檻，冯媛趋进，夫岂无畏，知死不吝，班女有辞，割欢同辇，夫岂无怀，防微虑远，人咸知饰其容，莫知饰其性，性之不饰，或愆礼正，出其言善，千里应之，苟违斯义，同衾以疑，懽不可以渎，宠不可以专，专实生慢，爱极则迁，致盈必损，理有固然。

晋裴頠女史箴曰：膏不厌鲜，水不厌清，玉不厌洁，兰不厌馨，尔形信直，影亦不曲，尔声信清，响亦不浊，绿衣虽多，无贵於色，邪径虽利，无尚於直，春华虽美，期於秋实，冰璧虽泽，期於见日，浴者振衣，沐者弹冠，人知正服，莫知行端，服美动目，行美动神，天道祐顺，常与吉人。

【诔】汉杨雄皇后诔曰：沙麓之灵，太阴之精，天生圣

姿，豫有祥祲，作合于汉，配元生成，孝顺皇姑，圣敬齐庄，内则纯备，後烈丕光，肇初配元，天命是将，志在黎元，是劳是勤，寅宾出日，东祚阳谷，鸣鸠拂羽，胜降桑木，蚕于茧馆，躬执筐曲，帅道群妾，咸修蚕族，分茧理丝，女工是敕，遐迩蒙祉，中外提福，自京逮海，靡不仰德，去此昭昭，就彼冥冥，忽兮不见，超兮西征，既作下宫，不复故庭。

後汉崔瑗奏贵人诔曰：若夫贵人，天地之所留神，造化之所殷勤，华光曜乎日月，才志出乎浮云，然犹退让，未尝专宠，乐庆云之普覆，悼时雨之不广，忧国念主，不敢怠遑，呜呼哀哉，惟以永伤，重曰：积善之家福庆长，修身以寿道之常，圣人之言义不虚，修身获报效莫疏，令问不忘身犹存，贵人虽没遗德尊，著于金石垂後昆。

曹植卞太后诔曰：率土喷薄，三光改度，陵颓谷踊，五行互错，皇室萧条，羽檄四布，百姓歔歔，婴儿号慕，若丧考妣，天下缟素，圣者知命，殉道宝名，义之攸在，亦弃厥生，敢扬后德，表之旒旌，光垂冈极，以慰我情，乃作诔曰：我皇之生，坤灵是辅，作合于魏，亦光圣武，笃生帝文，绍虞之绪，龙飞紫宸，奄有九土，详惟圣善，岐嶷秀出，德配姜嫄，不忝先哲，玄览万机，兼才备艺，汎纳容众，含垢藏疾，仰奉诸姑，降接俦列，阴处阳观，潜明内察，及践大位，母养万国，温温其仁，不替明德，悼彼边氓，未遑宴息，恒劳庶事，兢兢翼翼，亲桑蚕馆，为天下式，樊姬霸楚，书载其庸，武王有乱，孔叹其功，我后齐圣克畅丹聪，不出房闼，心照万邦，年逾耳顺，乾乾匪倦，珠玉不玩，躬御綈练，日昃忘饥，临乐勿宴去奢即俭，旷世作显，慎终如始，蹈和履贞，恭事神祇，

昭奉百灵，跼天蹐地，祇畏神明，敬微慎独，执礼幽冥，虔肃宗庙，蠲荐三牲，降福无疆，祝云其诚，宜享斯祐，蒙祉自天，何图凶咎，不勉斯年，尝祷尽礼，有笃无痊，岂命有终，神食其言，遗孤在疚，承讳东藩，擗踊郊畛，洒泪中原，追号皇妣，弃我何迁，昔垂顾复，今何不然，空宫寥廓，栋宇无烟，巡省阶涂，仿佛棨轩，仰瞻帷幄，俯察几筵，物不毁故，而人不存，痛莫酷斯，彼苍者天，遂臻魏都，游魂旧邑，大隧开涂，灵将斯戢，叹息雾兴，挥泪雨集，徘徊輶枢，号咷弗及，神光既幽，伫立以泣。

晋张华章怀皇后诔曰：自天陶灵，必有徵祥，诞在初载，亦曜神光，显应天祿，聿嫔圣皇，受气自然，寔听清和，内含茂质，外发英华，身处宸极，敬恭惟夙，窈窕淑媚，柔顺婉穆，宣慈内政，流化太微，六宫变雅，清我壶闈，经纶庶属，积思万机，既臻缉熙，玄泽流衍，将翼我后，登封降禅，氛祲告妖，沉结弥留，奄忽升遐，弃世高游，圣上哀怀，感切悼心，率土缟素，遏密八音，眇眇游灵，将焉所之，容光幽迈，岂有反期，杳杳新宫，下绝三泉，茫茫陵域，合体中原，委弃晖章，即安太清。

晋左九嫔元皇后杨氏诔曰：昔有莘適殷，姜妣归周，宣德中闺，徽音永流，樊卫二姬，匡齐翼楚，马邓两妃，亦毗汉主，峨峨元后，光嫔晋宇，伉俪圣皇，比踪往古，遭命不永，北〔注〕明本作背。阳即阴，六宫号咷，四海动心，嗟余鄙妾，衔恩特深，追慕三良，甘心自沉，何用存思，不忘德音，何用纪述，记辞翰林，乃作诔曰：惟岳降神，显兹祯祥，笃生英媛，休有烈光，和畅春日，操厉秋霜，率由四教，容德匪

荒，行周六亲，徽音显扬，皇英佐舜，涂山翼禹，明明我后，与世同矩，云胡不造，丁兹祸殃，寢疾弥留，寤寐不康，祈祷无应，尝药无良，有始有终，天地之经，自非三光，谁能不零，存播令德，没图丹青，温温元后，寔宣慈焉，抚育群生，恩惠滋焉，悬名日月，垂万春焉。

宋谢庄孝武帝宣贵妃诔曰：律谷罢煊，龙乡辍晓，照车去魏，联城辞赵，皇帝痛掖殿之既阍，悼泉涂之已空，巡步檐而临蕙路，集重阳而望椒风，国轸丧淑之伤，家凝霁妣之怨，敢撰德於旂旒，庶图芳於鍾万，其辞曰：玄丘烟煴，瑶台降芬，高唐泄雨，巫山郁云，诞发兰仪，光启玉度，望月方娥，瞻星比婺，敏德素里，栖景震轩，处丽絺绤，出懋蘋蘩，脩诗贲道，称图昭言，翼训姚幄，赞轨尧门，展如之华，寔邦之绥，敬勤显阳，肃恭崇宪，奉荣惟约，承兹以逊，逮下延和，临朝违怨，祚灵集祉，庆蔼迎祥，皇胤璿式，帝女金相，联附齐颖，接萼均芳，以蕃以牧，烛代晖梁，视朔书气，观台告稷，璫衡藏容，翬翟毁衽，掩采瑶光，收华紫禁，移气朔兮变罗纨，白霜凝兮岁将阑，庭树惊兮中睢〔注〕《文选》五十七作帷。响，金棋暖兮玉座寒，仰昊天之神报，怨凯风之徒攀，经建春而右转，循阊阖而径度，旌委郁於飞飞，龙逶迟於步步，锵楚挽於槐风，唱边箫於松雾，涉姑射而环回，望乐池而顾慕，晨辔解凤，晓盖俄今，〔注〕《文选》作金。山庭寝白，隧露抽阴，重扃闭兮灯以黯，中泉寂兮此夜深，销神躬於壤末，散灵魄於天浸。

【哀策】晋潘岳景献皇后哀策文曰：於穆先后，俪皇协运，世宗之胤，德博化先，用俭礼峻，任姒隆周，后亦母晋，

终温且惠，其仪淑慎，既慎其仪，克明礼教，抚翼齐蕃，训成弘操，其慈有威，不舒不暴，乃家乃邦，是则是效，嗟余艰屯，仍遭不造，靡恃惟妣，景命弗保，心之云痛，痛贯穹昊，袭龟筮之良辰，启幽房之潜遂，整武驾之隆牡，结龙辂之缟駟，望旂常而崩摧，披輶辀以增欷，口呜咽以失声，目横进以洒泪，邈雨绝於宫闱，长无覲於仿佛。

晋张华元皇后哀策文曰：天地配享，化成两仪，王假有道，义在伉俪，姜嫄佐誉，二妃兴妣，仰观古籍，凯亦同规，今胡不然，景命夙亏，我膺历运，临统万方，正位于内，寔在嫔嬙，天作之合，骏发其祥，河岳降灵，启祚华阳，弈世丰衍，朱紱斯皇，来翼家邦，宪度是常，缉熙阴教，德声显扬，如何不吊，背世陨丧，瑶齐无住，长去蒸尝，追怀永悼，率土摧伤，陵兆既宅，将迁幽都，宵陈夙驾，元妃其徂，宫闱遏密，阶庭永虚，设祖属紼，告驾启途，法服翬褕，寄象容车，金辂晦藹，帷裳不舒，千乘动轸，六驥踟蹰，铭旌树表，罍柳云敷，祁祁同轨，岌岌蒸徒，孰云不怀，哀感万夫，宁神虞旃，安体玄庐。

宋颜延之元皇后哀策文曰：龙輶纚紵，容翟结驂，皇涂昭旷，神路幽严，皇帝亲临祖饯，躬瞻宵载，饰遗仪於组旒，纶祖音乎珎佩，悲黼黻之移御，痛翬褕之重晦，降輦客位，彻奠殡阶，乃命史臣，累德述怀，其辞曰：伦昭伉俪，有总有凭，圆精初铄，方祗始凝，昭哉世族，祥发庆膺，秘仪景霄，圆光玉绳，昌晖在阴，柔明将进，率礼蹈和，称诗纳顺，爰自待年，金声夙振，亦既有行，素章增绚，象服是加，言观维则，俾我王风，始基嫔德，蕙问川流，芳猷允塞，方江泳汉，再谣

南国，伊昔不造，鸿化中微，用集宝命，仰陟天机，释位公宫，登曜紫闱，钦若皇姑，允迪前徽，孝达宁亲，敬行宗祀，进思才淑，傍宗图史，降音在咏，动容成纪，坤则顺成，皇轩润飭，下节震腾，上清眺侧，有来斯雍，无思不极，象物方臻，视祲告沴，太和既融，攸华委世，兰殿长阴，椒涂弛卫，戒凉在律，杪秋即岁，霜夜流唱，晓月升魄，八神警引，五辂迁迹，噉々储嗣，哀哀列辟，洒零玉墀，雨洒丹液，[注]《文选》五十八作掖。抚存悼亡，感今怀昔，南背国门，北首山园，遥酸紫盖，眇泣素轩，灭采清都，夷体寿原，邑野沦藹，戎夏悲欢，[注]《文选》作謹。来方可述，往驾弗援。

齐谢朓敬皇后哀策文曰：翠帟舒阜，玄堂启扉，俎彻三献，筵卷六衣，怀屋卫而延首，想鹭輅而抚心，痛椒涂之先廓，哀长信之莫临，身隔两起，时无三辰，旋诏左言，光敷圣善，其辞曰：帝唐远胄，御龙遥绪，在秦作刘，在汉开楚，肇惟淑圣，克柔克令，清汉表灵，曾沙膺庆，爰定厥祥，徽音允穆，光华沼沚，荣曜中谷，敬始絺绌，教先穉穉，睿问川流，神襟兰郁，先德韬光，君道方披，辅佐求贤，在謁无陂，顾史弘式，陈诗展义，厚下曰仁，藏往伊智，十乱斯俟，四教冈式，思媚诸姑，貽我嫔则，化自公宫，远被南国，轩曜怀光，素舒仁德，闵予不祐，慈训早违，方年冲藐，怀袖靡依，家臻宝业，身嗣昌晖，寿宫寂远，清庙虚归，帝迁明命，民神胥悦，乾景外临，阴仪内缺，空悲故剑，徒嗟金穴，冯相告祲，宸驾长往，貽厥远图，末命是奖，怀丰沛之绸缪，背神京之弘敞，陋苍梧之不从，遵鲋隅以同坏，陈象设於园寝，映輿鍔於松楸，望承明而不入，度清洛而南游，继池綈於通轨，接龙帷於造舟，回塘寂其已慕，东川澹而不流，藉闕宫之远烈，闻纁纁

女之遐庆，始协德於蘋蘩，终配祗而表命，慕方缠於赐衣，悲日隆於抚镜，思寒泉之冈极，托彤管於遗咏。

梁任昉王贵嫔哀策文曰：游衣戒节，輶车命服，永去椒华，长辞嘉福，笄絨遗组，筵委尘鞠，将命启期，寔惟嘉数，珮空响其何节，姆下当〔注〕疑当作堂。其谁傅，殡宫既毁，祖馈斯撤，爰命史臣，宣美来裔，坤载既厚，内德云助，轩五有弘，姬十斯豫，诞咨邦淑，选自良家，爰登六列，象服委蛇，青絢丹纁，辰衣素纱，肃雍妇职，金曰俞往，赞景望舒，方娠明两，心前轨庆，轩中增朗，与栝不愆，肫魄无爽，式陪莹观，有事蚕宫，降輿访道，基我王风，宣礼撤豆，缉乐房中，居贵能降，在盈思冲，仁者必寿，彼苍者穹，如何不淑，万化齐终，荐车告途，殯窆既辨，黼翟璫以陆离，帷光纷其舒卷，出桂宫而北徂，经未央以西转，池紉顾而徐前，服马嘶而不践，霜霏微而初被，野空笼而始彫，促虞泉於薤露，抚悲翁於短箫，母以子贵，义弘前哲，申前〔注〕明本作襄，疑当作衰。齐削以从疑，革麻纁之轻杀，达副君之天至，赋白华之无缺，庶清庙之微微，非寿原之永翳。

【谥策】宋谢庄殷贵妃谥策文曰：维年月日，皇帝曰咨故淑仪殷氏，惟尔合徽挺懋，爰光素里，友琴流苒，实华紫掖，奉轩景以柔明发迹，处椒风以婉变升〔注〕原作外，据冯校本改。名，幽闲之范，日蔼层闈，繁祉之庆，方隆蕃世，而当春掩藻，中波灭源，朕用震悼，伤于厥心，松区已剪，泉冥将遂，宜旌德第行，式衍声芳，魂而有灵，尚兹宠渥，呜呼哀哉。

【诏】梁沈约梁武帝立内职诏曰：刑于垂训，周文所以表德，壶闼失序，汉氏所以丧邦，并被诸方策，式昭戒劝，魏晋以来，虽云简薄，而内职名号，参差不同，在宋太始，位置繁缛，遂设九品，且拟外朝，填委椒掖，徵费无已，自此相仍，踵以成旧，昭阳九华，千门万户，朕受命自天，始基七百，思所以立房自迓，贻厥方来，前代职品，所宜因革，外可详议，务令该允。

陈徐陵陈文帝登祚尊皇太后诏曰：朕以虚薄，才非弘济，窃守蕃维，常惧盈满，岂图苍昊不吊，国步艰难，皇嗣元良，藐在崑渭，二臣奉迎，川涂靡从，六传还朝，淹留未日，令国图无主，家业事隆，上奉父母之严规，下逼群公之庭诤，遂以庸质，升纂帝基，对扬大化，弥增号惧，今宜式遵旧则，奉上皇后尊号为皇太后，御慈训宫，一依前典，若中流静晏，皇嗣归来，辄当解绂於箕山之阳，归老於琅琊之国，复子明辟，还承宝图，若问与夷，无媿园寝。

【章】梁江淹为建平皇〔注〕本集作王。庆王后正位章曰：伏承以嘉月惠时，膺曜宸正，翬珩昭品，綸组在饰，休遍函夏，誉殷灵昧，伏惟岳曜静德，式怀谦顺，升降图传，左右诗史，凤镜茂资，早摘芳训，衍教紫庭，丽轨华屋，声激绮组，风偃家邦。

梁沈约为六宫拜章曰：蓬闼菲质，嘉淑无算，越自幽衡，登軀宸汉，奉日月之华，侍巾屣之末，何以厕鸳鸾之盛序，奉属车之清尘，随江总为陈六宫谢章曰：恭膺礼命，愧集丹縷之颜，拜奉曲私，愁萦翠羽之色，曾宫夜火，伯媛匪惊，楚谢奔

涛，贞姜何惧，岂期日月腾影，风云写润，遂复位崇九御，声高六列，象服增华，丹戟耀采，何以弼佐王风，克柔阴化，兢惶并集，追想流符之诗，荷据相并，遂失鸣环之节。

【表】魏傅瑕请立贵嫔为皇后表曰：有虞始德，观化妣汭，夏后创业，启祚涂山，咸以淑哲，垂文曲颂，伏惟贵嫔，诞秀令族，稟真高胄，应昭明之量，兼圣善之行，金玺未授，而玉瑞先显，表赞天休，昭隆后祚，贞侔先典，告逾往训，而犹潜光，未即皇统，进违二仪烟煴之德，退阍悬象兼曜之仪，群僚百辟，所以竦伫陛下钦若天秩，祇赞帝祉，夙崇盛礼，俾君万国，则六合承风，天下幸甚。

魏陈王曹植上卞太后诔表曰：大行皇太后，资坤元之性，体载物之仁，齐美姜嫄，等德任姒，佐政内朝，惠加四海，草木荷恩，含气受润，庶鍾元吉，永膺万祚，何图一旦，早弃明朝，背绝臣庶，悲痛靡告，臣闻铭以述德，诔尚及哀，是以冒越谅闇之礼，作诔一篇，知不足赞杨明贵，以展臣蓼莪之思，忧荒情散，不足观采。

晋左九嫔上元皇后诔表曰：伏惟圣善宣慈，仁洽六宫，含弘光大，德润四海，妾闻之前志，卑不诔尊，少不诔长，杨雄臣也，而诔汉后，班固子也，而诔其父，皆以述杨景行，显之竹帛，岂所谓三代不同礼，随时而作者乎。

後魏温子昇魏帝纳皇后群臣上礼文曰：臣闻轩辕乃神，西陵以之作合，夏后至圣，涂山於是来嫔，伏惟陛下，龙飞缵历，大明理运，长秋既建，阴教有主，景命无穷，灵基长世，

普天之下，莫不欣跃。

随江总为陈六宫谢表曰：鹤箫晨启，雀钗晓暎，恭承盛典，肃荷徽章，步动云桂，香飘雾縠，媿缠艳粉，无情拂镜，愁萦巧黛，息意临窗，妾闻汉水赠珠，人闻绝世，洛川拾翠，仙处无双，或有风流行雨，窈窕初日，声高一笑，价起两环，乃可桂殿迎春，兰房侍宠，借班姬之扇，未掩惊羞，假蔡琰之文，宁披悚戴。

【论】宋范晔皇后纪论曰：周礼，后正位宫闱，同体天王，夫人坐论妇礼，九嫔掌教四德，世妇知丧祭宾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寝，顺宫分务，[注]原讹雾，据冯校本改。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记功书过，居有保阿之训，动有环珮之响，进贤才以辅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宣述阴化，脩成内则，秦并天下，多自骄大，官备七国，爵列八品，汉兴因循，而妇制莫釐，高祖帷箔不修，孝文衽席无辨，而选纳尚简，饰玩少华，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费，至乃掖庭三千，增级十四，及光武中兴，斫彫为朴，六宫称号，唯后贵人，贵人金印紫绶。又置美人宫人采女三等，明帝事遵先旨，宫教颇修，登建嫔后，必先令德，内无出阃之言，权无私溺之授，可谓矫其弊矣，孝章以下，渐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灾蠹，自古虽主幼时艰，王家多衅，委成冢宰，未有专任妇人，断割重器，唯秦苻太后，始摄政事，故穰侯权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国，汉仍其谬，知患莫改，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任重道愆，利深祸速，身犯雾露於云台之上，家婴纆累於圜墙之下，堙灭连踵，倾辀继路，而赴蹈不息，

焦烂为期，终乃凌夷大运，沦亡神宝，诗书所叹，略同一揆。

【行状】梁江淹宋建平王太妃周氏行状曰：窃闻侯服之誉，非黄冠所敷，玉食之门，宁皂衣所述，谅畏哀虚美於君后，披空名於鼎贵，然昔有汉臣谏行，晋史书德者，亦云实而已焉，太妃诞巽离之正和，函云露之中气，凝采髻岁，贲章笄年，若乃彤管女图之学，纂组绮縞之工，升降虔谦之仪，柔静嘉顺之节，莫不中道若性，不严而成，故誉满帷闼，声播轩殿。

卷十六·储宫部

[注] 储宫 太子妃附 公主

储宫

《周易》曰：黄离元吉，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尚书 [注] 《太平御览》一百四十六作尚书大传，下同。
曰：惟四月，太子发上祭于毕，下至於盟津之上，乃告司马司徒司空。

又曰：太子发升于舟，中流，白鱼入于舟，王跪取出，俟以燎，群公咸曰：休哉。

《尚书大传》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

四方诸侯来朝迎於郊者，问其所不知也。

尚书《洪范五行传》曰：心之大星，天皇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庶子也。

《礼记》曰：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凡入学以齿。

又曰：文王之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鸡初鸣而衣服，至於寝门外，问内竖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竖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则内竖以告文王，文王色忧，行不能正履，王季复膳，然後亦复初，食上必在视寒暖之节。

又曰：国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

又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齿於学之谓，其一知父子之礼，其二知君臣之义，其三知长幼之节，故学之父子焉君臣焉长幼焉，一人元良，万国以贞，世子之谓也。

《左传》曰：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之礼举之，接以太牢，士负之，士妻食之，公与文姜宗妇命之。

《白虎通》曰：天子之太子诸侯之世子皆就於外者，尊师重先王之道也，故曲礼曰：礼闻来学，不闻往教也。

《贾谊书》曰：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发，嗜鲍鱼，公不与，曰：鲍鱼不登俎，岂有非礼而可养太子哉。

《春秋外传》曰：灵王二十二年，穀洛龙斗，将毁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晋谏曰：晋闻古之长民者，不隳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竭泽，灵王不从。

又曰：师旷见太子晋曰：吾闻太子之语，高於太山，原闻一言，太子曰：吾闻太师之来，喜而又惧，汝知人年长短吉凶也，师旷曰：君色赤，君声清，火色不寿，太子曰：然，却後三年，吾上宾于帝，汝慎无言，殃将及汝，太子时年十五，後三年而卒。

《史记》曰：厉王出奔彘，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国人闻，乃围之，召公以其子以代太子，太子得脱，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十四年，厉王死，太子静长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为宣王也。

又曰：上欲废太子，立赵王如意，大臣谏争，未得坚决，张良为画计曰：顾上不能致者，商山四人，今能无爱金玉，使太子卑辞厚礼，迎此四人，则一助也，於是四人至，侍太子入宴，年皆八十馀，眉鬓皓白，衣冠甚伟，上怪问之，四人各以名对，帝大惊曰：吾求公数岁，常避逃我，今何从吾儿游，四人去，上目送之，指示戚夫人曰：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可动矣。

《汉书》曰：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内太子宫，太子幸

爱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时，王夫人梦日入其怀，以告，太子曰：此贵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是为武帝。

又曰：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母曰许皇后，宣帝微时，生民间，年二岁，宣帝即位，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

又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宫，生甲观画堂，为世嫡皇孙，宣帝爱之，字曰太孙，常置左右，年三岁而宣帝崩，元帝即位，帝为太子，壮好经书，宽博谨慎，初居桂宫，上尝急召，太子出龙楼门，不敢绝驰道，西至真城门，得绝乃度，还入作室门，上迟之，问其故，以状对，上大悦，乃著令太子得绝驰道。

《东观汉记》曰：建武时，天下垦田不实，诏下州郡检其事，帝见陈留牒上有书曰：颖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由趣，吏不服，抵言於长安街得之，帝怒，时明帝年十二，在幄後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河南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帝令诘问，乃首服，如显宗言。

《魏略》曰：太祖不时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时高元吕者，善相人，乃呼问之，对曰：其贵不可言，因问寿几何，元吕曰：甚寿，至四十，当有小苦，过是无忧，後无几而立为太子。

《魏志》曰：明帝，文帝太子，生而爱之，常令在左右，数岁而有歧嶷之姿，武帝异之曰：我基於尔三世矣，每朝宴会同，与近臣并列帷幄，好学多识，特留意法理。

《吴志》曰：孙登，权长子也，立为太子，选置师傅，诤简秀士，以为宾友，诸葛恪为左辅，张休为右弼，顾谭为辅正，陈表为翼正，为四友於东宫，号为多士，登镇武昌，或时猎，当由径道，常避远良田，不践苗稼，至所憩止。又择空闲之地，不欲烦民。

王隐《晋书》曰：初，武帝未为世子，文帝问裴秀，人有相否，秀曰：中抚军立，发至地，手过于膝，人望既茂，天表如此，非人臣之相。

又曰：愍怀太子名遹，少聪惠，帝爱之，六七岁时，帝夜望火，太子牵上衣裾，使入闇中，上问其故，太子对曰：暮夜仓卒，宜备非常，不当亲近火光，令人照见。

《世说》曰：晋明帝数岁，在元帝处坐，时有人从长安来，帝谓曰：尔言长安日远，明帝曰：只闻人从长安来，不闻从日边来，日固宜远，帝大嗟赏，明日，群僚并集，帝更问，乃答云，日近，帝失色，乃谓曰：何以昨语异，答曰：出门见日，不见长安，众莫不嗟叹。

【诗】梁刘孝威重光诗曰：重光，储后宣制义也，赫赫重光，明明二圣，帝作储述，礼和乐正，中衢置樽，高堂悬镜，其酌不穷，其明逾盛，德音孔昭，民胥攸咏，明明二圣，赫赫

重光，风神洒落，容止汪洋，瞻彼谈扇，载抑载扬，何斯天辩，如珪如璋，颜闵函席，游夏升堂，以卿以士，惟公惟王，思媚储后，顾哉乐康，芄芄黍苗，阴雨膏之，诩诩纓冕，储王道之，道之以礼，齐之以仁，理则探圣，言则穷神，训于四国，覃于万民。

又奉和简文帝太子诗曰：太子天下本，元良万国贞，周朝推上嗣，汉世惭重明，前星涵瑞采，洊雷扬远声，三善传乐正，百行纪司飞，九流遍已辩，七经咸所精，博闻强子政，高才凌长卿，礼尊逾屈己，德盛益卑情，仙气贻锤相，儒道推桓荣，延贤博望苑，视膳长安城，园绮随金辂，浮丘侍玉笙，智囊前殿笏，端士後垂纓，九仙良所重，四海更东倾，班输同举乘，甲观齐蓬行，[注]《初学记》十作瀛。

【赋】魏卞兰赞述太子赋曰：超古人之遐迹，崇先圣之弘基，耽八素之秘奥，遵二仪於大猷，正往昔之常弊，定当世之旧仪，禀休和之上性，应五百之运期。著典宪之高论，作叙懽之丽诗，越文章之常检，扬不学之妙辞，蹈布衣之所难，阐善道而广之，道无深而不测，术无细而不敷，论古贤以叹息，睹懿德以欢娱，历精思於训籍，忽日移而忘劬，虽明略而无上，犹博纳以自扶，宾故老以劝俗，讽六经以荣儒，嘉通人之达节，笑俗士之守株，匿天盛之严厉，扬恺悌之和舒，惟凡百之咏德，感恩惠之有馀，信清风之休著，非臣下之敢虚，乃作颂曰：明明太子，既叡且聪，博闻强记，圣思无双，猗之左右，如虎如龙，八俊在侧，旁无谗凶，富不忘施，尊而益恭，研精书籍，留思异同，建计立议，廓然发蒙，天下延颈，歌颂德音，闻之於古，见之於今，深不可测，高不可寻，创法万载，

垂此休风。

【箴】晋温峤侍臣箴曰：勿谓其微，覆篑成高，勿谓其细，巨由纤毫，故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话言如丝，而万里来享，无以处极，而利在永贞，是以太子之在东宫，均土抗礼，以卑厥情，入学齐齿，言称先生，不以贤自臧，不以贵为荣，思有虞之蒸蒸，尊周文之翼翼，晨昏靡违，夙兴晏息，师傅是瞻，正人在侧，屏彼佞谀，纳此亮直，故师傅敬德义，臣思尽忠，或稽古训导，惟道之不融，或造膝诡辞，惧咎之蕴崇，惴惴兢兢，思二雅之遗风，鉴乎九三，天禄永终，近臣司规，敢告常从。

周王褒皇太子箴曰：臣闻教化爰始，咏歌不足，政俗既移，风雅斯变，伏惟皇明御，功均造物，改文为质，斫雕成素，皇太子洊雷居震，明两作离，春夏干戈，秋冬羽籥，叔誉惭五称之对，师旷降四马之恩，窃以太史官箴，虞书所诫，永树芳烈，丞相所以垂文，深睹安危，太傅以之陈训，敢自斯义，献箴云尔，天生蒸民，司牧斯树，咸熙庶绩，式昭王度，惠民垂统，元良继体，丽止离晖，惟机天启，令问令望，闻诗闻礼，从曰抚军，守曰监国，秋坊通梦，春宫养德，桓荣献书，荀攸观则，元子为士，齿卿命秩，朝服寝门，回车作室，正阳君位，乔枝父道，臣子所崇，忠孝为宝，勿谓居尊，祸福无门，勿谓亲贤，王道无偏，无为虑始，无为事先，损之又损，而全之亦全，无往不复，无平不陂，美疹甘言，鲜不为累，则哲惟难，知人未易，居室为善，分阴无弃，亡保其存，危安其位，神听不惑，天妖斯忌，文昌著於前星，拒鬯由於守器，庶僚司箴，敢告閤寺。

隋戴逵皇太子箴曰：无谓父子无间，江充掘蛊，无谓兄弟无携，倡优起舞。

【诔】晋陆机愍怀太子诔曰：明明皇子，成命既骏，保义皇家，载生淑胤，茂德克广，仁姿朗俊，当克无疆，光绍有晋，如何不吊，暴离咎艰，曾是遘愍，匪降自天，肇倾运祚，遂丧华年，呜呼哀哉，沉云既祛，日月增晖，灵宠可赠，冤魂难追，旧物东反，灵枢西归，伤我惠后，寂焉翳灭，衔哀骏奔，凶服就列，追慕徽尘，兴言断绝，敢诔遗风，庶存芳烈，其辞曰：巍巍皇基，弈弈紫微，有命既集，天禄永绥，笃生太子，纂德承茂，平绍大烈，时惟洪胄，奇颖发翹，清藻在秀，诞自幼蒙，逮事武皇，展矣太子，播此琼芳，允矣圣祖，无言不臧，婉奕乘舆，名裕德昌，龙集庚戌，日月改度，赫赫明明，我皇登祚，厥登伊何，皇统是荷，华绂重采，翠盖垂葩，鸾旗阿那，玉衡吐和，聿来在宫，体亮而诚，肃雍皇极，思媚紫庭，亦既涉学，遵师盛道，何年之妙，而察之早，说言必复，乖义则考，惟天有命，太子膺之，惟皇有庆，太子承之，当究遐年，登兹胡耇，缉熙有晋，克构帝宇，如何晨牝，秽我朝听，仰索皇家，惟尘明圣，惓惓太子，终温且敬，衔辞即罪，掩泪祇命，显加放流，潜肆鸩毒，痛矣太子，乃离斯酷，谓天盖高，诉哀靡告，鞠躬引分，顾景摧剥，呜呼哀哉，凡民之丧，有戚有姻，太子之歿，傍无昵亲，踟躅严宫，绝命禁闥，幽枢偏寄，孤魂曷归，呜呼太子，生冤歿悲，疋夫有怨，尚或殒霜，矧乃太子，万邦攸望，普天扼腕，率土怀伤，精感六沴，咎徵紫房，爰兹元辅，启我令图，王赫斯怒，天诛靡逋，攬抢叱扫，元凶服辜，仁诏引咎，哀策东徂，光复宠祚，

绍建藐孤，於时晖服，粲焉毕陈，庭旅旧物，堂有故臣，孰云太子，不见其人，呜呼哀哉，既济洛川，灵旆左回，三军凄裂，都邑如隤，慨矣寤叹，念我愍怀。

【哀策】齐王融皇太子哀策文曰：绣幕启涂，铜池从殡，葆铎既行，枚紼且引，皇帝痛染，盛之阙奉，哀比鬯之有亡，悯含嗟乎崇正，顾掩歎於承光，式睠元良，永怀人宝，俾兹史策，载馀风道，其辞曰：居辰北极，在日重离，诞惟妙善，克自生知，资神为契，合圣如规，地维缺位，月纪褰期，哀缠晦朔，燧改岁时，亶粥不溢，姜桂无滋，俯终心礼，昌我帝基，思皇下武，纘戎上德，将叶人神，永贻家国，用稽嗣典，实弘储则，庸器改物，徽号崇名，往辞绿盖，来驭朱纓，旂旗旖旎，鸾麝声明，守器宣华，访安永福，上漏驂轩，初晨戒服，庆色伊满，饗仪载肃，至诚莫感，遐福空辞，氛程月志，褻动年司，素娥犯列，青云失滋，中楹軫梦，当户陈诗，楚药毁方，秦医反辙，高议虚演，奇文徒说，远宾上灵，长违昭世，痛结宸慈，哀震华棣，呜呼哀哉，轩惟高寂，庭帐深阴，鹤关昼掩，鳧灯夜沉，仍裘未改，容饌如临，暖徽仪而可慕，標嗣子之纯心，呜呼哀哉，韦弁告期，麻衣请日，辯域展图，杨龟献吉，文物充阶，具僚在位，总葭挽之哀凄，视风烟之骚瑟，呜呼哀哉，饰麾輅而南指，转旌羽而北徂，车结軫於雕轂，马缓节於金苏，寄灵心於万象，增恋恋於国都，呜呼哀哉，光徙靡而欲沉，山荒凉而遂晚，城阙缅而何期，平原忽而超远，情有望而弗追，顾如疑於将反，呜呼哀哉。

梁王筠昭明太子哀策文曰：蜃轂峨峨，龙骖踟步，羽翻前驱，云旗北傚，皇帝哀继明之寢曜，痛嗣德之徂芳，御武帐而

凄恻，临甲观而增伤，式稽令典，载扬鸿烈，诏撰德於旌旂，求傳徽於舞綴，其辞曰：式载明两，实惟少阳，仪天比峻，俪景腾光，睿哲膺期，旦暮斯在，识洞机深，量苞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宰，宽绰居心，温恭成性，脩襟孝友，率由严敬，咸有种德，惠和齐圣，括囊流略，包举艺文，遍该缙素，殫极丘坟，腾褰充积，儒墨区分，瞻河阐训，望鲁杨芬，云物告徵，褻沴褰象，星霾恒曜，山颓朽壤，威仪上宾，德音长往，具僚无荫，谘丞安仰，呜呼哀哉，首夏司开，麦秋纪节，容卫徒警，菁华萎绝，书幌空张，谈筵罢设，虚饌饌，孤灯翳翳，呜呼哀哉，简辰请日，筮合龟贞，幽埏夙启，玄宫献成，武校齐列，文物增明，昔游漳水，宾从无声，今归郊郭，徒御相惊，呜呼哀哉，背绛阙以远徂，轡青门而徐转，顾驰道而讎前，望国都而不践，凌脩坂之威夷，溯平原之悠缅，骥蹠足以酸嘶，挽凄锵而流沚，呜呼哀哉，混哀音於萧籁，变愁容於天日，虽夏木之森阴，反寒林之萧瑟，既将反而复疑，如有求而遂失，谓天地其无心，遽永潜於容质，呜呼哀哉。

【诏】梁武帝立皇太子诏曰：非至公无以王天下，非博爱无以临四海，所以尧禅舜让，惟德是与，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格于上下，光被四表，今岱宗牢落，天步艰难，淳风犹郁，黎民未乂，自非克明克哲，允文允武，岂能荷神器之重，嗣龙图之尊，晋安王纲，德行内敏，威惠外宣，群后归美，率土宅心，可立纲为皇太子，庶百年胜残，方流馀庆，毕世後仁，永固洪业。

梁沈约立太子诏曰：朕属当期运，系迹前王，思所以长世流祚，垂之万叶，百辟咸以元良之寄，有国莫先，自昔哲后，

降及近代，莫不立储树 顷，[注]《初学记》十作嫡。守器承祧，乃旁挹群议，远惟七百，建兹蒙稚，仰副宗祧，承华肇开，崇基克永，无疆之庆，非独在余，思霑渥泽，被之遐迩，可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王侯以下，量锡币帛。

後魏温子昇魏庄帝生皇太子赦诏曰：有国三善，事属元良，本枝百世，义鍾继体，朕应天纂命，握图受策，景祚唯新，十年以永，今月吉辰，皇子诞育，彩云映日，神光照殿，方开博望，将起龙楼，远近同欢，人神共悦，便可大赦天下。

【教】魏文帝答卞兰教曰：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故作者不虚其辞，受者必当其实，兰此岂吾实哉，昔吾丘寿王，一陈宝鼎，何武等徒以歌颂，犹受金帛之赐，兰事虽不谅，义足寿也，今赐牛一头。

【表】吴张俨请立太子师傅表曰：昔贾谊为汉文帝陈周成王为太子，以周公为傅，召公为太保，吕望为太师。又立三少，皆上大夫，使与太子居处，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明礼义以导习之，故能光熙文武，兴隆周室，伏惟陛下，命世应期，顺乾作主，皇太子以天然之姿，为国上嗣，朝廷以四海未定，国家多事，师傅之官，阙而未备，臣愚以为高祖初基，天下造创，引张良叔孙通，出为师保，入与朝政，宜博采周汉，依旧仪，用将相名官，辅弼太子，於是以熙赞洪业，增晖日月，实为光大也。

魏卞兰赞述太子表曰：伏惟太子，研精典籍，留思篇章，览照幽微，才不世出，稟聪睿之绝性，体明达之殊风，慈孝发

於自然，仁恕洽於无外，是以武夫怀息，文士归德，窃见所作典论，及诸赋颂，逸句烂然，沈思泉涌，华藻云浮，听之忘味，正使圣人复存，犹称善不暇，所不能间也，昔舜以蒸蒸显其德，周旦不骄成其名，岂因南面之尊以发假，称鼎足之盛以取誉哉，夫至尊至贵，能令人畏，不能令人誉，故桀不能变龙逢之心，纣不能易三仁之意，怀近服远，非德无施，今太子博纳多容，海淳岳峙，学无常师，唯德所在，思无所思，唯德所亲，观士察人，毫毛无失，望色则知其情，览始则达其终，遏伪辩於未言，绝谗巧於未形，其所以包罗殊类，鉴观成败，德生於性，明出自然，太子所行，晏然休著，皆群下所常吟咏，诚不复须臣赞扬懿美，褒称盛行，然後令夜光之璧，显於金匱，隋侯之珠，彰於韞椟者也，今相鍾繇，大理王朗，海内英儒，国家柱臣，博物多识，通洽君子，年耆德茂，所更多矣，若游海者难与论水，睹前世者不可为言，然咸归太子巍巍之美，叙述清风，言之有味，听者欣欣，忘日之夕，流景耀於无穷，布芳阴於四远，譬若麟龙发足，群兽追踪，鸾凤举翼，众鸟随风，小臣区区，嘉乐无已，窃怡绵绵之属，忘愚戆之言，谨触冒上赋一篇，以摅狂狷之思。

宋谢庄庆皇太子元服上至尊表曰：伏惟皇太子殿下，明两承乾，元良作贰，抗法迂身，英华自远，乐以脩中，礼以治外，三善克懋，德成教尊，今日昭辰，显加元服，对灵祇之望，侑上庠之欢，率天罄世，莫不载跃。

又皇太子元服上皇太后表曰：离景承宸，枢光陪极，毓问东华，飞英上序，乐正歌风，司成颂德，清明神镜，温文在躬，练日简辰，显备元服，懋三王之教，燭少阳之重。

梁简文帝谢为皇太子表曰：伏见诏书，以臣为皇太子，有命自天，实惊物听，鸿名盛典，爰萃庸薄，势举千钧，方兹未重，高抟九万，比此非遥，臣本凡蔽，宾实无取，特以毓庆云霄，凭晖璿极，鸣玉内侍，指麾外蕃，犹惧不任，尚疑废职，况复监抚守从，道著前经，恭敬温文，义彰昔记，震维礼绝，离景事尊，养德北宫，赞业东序，魏平非拟，汉庄靡继，臣牧拙樊汉，始获言归，遂以下才，属当上嗣，事异定陶之举，有类胶东之册，将何以著三善之德，延四皓之游，屈叔誉之辞，卞〔注〕卞上明本空一字，有脱文。兰之颂。

又拜皇太子临轩竟谢表曰：臣闻团晖丽天，洊雷居震，必资令德，寔建贤明，臣本空薄，器业无取，已惭好儒之志，且乏丰下之姿，叨逢慈奖，事出希世，方将问安寝门，视膳天幄，察陈奏之，〔注〕之下明本空一字，有脱文。示严警之书，出龙楼而祇召，息车驰道，侍銮舆而巡幸，说经孔庭，足践闾阖，风云之势斯近，飞陵倒景，神仙之举超然，何以允副元良，和兹守器，逢师旷之褒，值史丹之述。

又上昭明太子集别传等表曰：若夫正少阳之位，主承祧之则，口实为美，唯称启诵，自兹厥後，罕或闻焉，昭明太子，禀仁圣之姿，纵生知之量，孝敬兼极，温恭在躬，明月西流，幼有文章之敏，羽籥东序，长备元良之德，非假二疏，宁劳四皓，虎贲恋其经学，智囊惭其调护，岂止博望延宾，寿春能赋，问疑枣据，书戒凭陵而已哉，玉折何追，星颓靡续，地尊虢嗣，外阳之术无徵，位比周储，缙山之驾不反，臣以不肖，妄作明离，出入铜龙，瞻仰故实，思所以揄扬盛轨，宣记德音，谨撰昭明太子别传文集，请备之延阁，藏诸广内，未彰茂

实，式表洪徽。

梁任昉为皇太子求一日一入朝表曰：臣闻内竖告安，姬昌怡色，鸣鸡戒旦，周发冠履，或以凉燠之候，晨昏异宜，膳羞之和，鼎饪殊节，一辰三朝，称情犹简，终日承颜，在理斯愜，且长寿之对，抚循无已，驰道未穷，顾怀不辍，岂直下动天至，固亦上结慈衷，自顷半旬乃朝，遂为通制，事逾信次，义乖晨省，一日万机，不敢三坐御省，每旦改宿，特乞一至寝门。

梁沈约为皇太子谢初表曰：臣实蒙稚，温文以闕，不闲三善之训，未习四学之议，唯问安内竖，因心自发，而亲膳寝门，未任再至，乃降皇慈，夙膺盛典，贰体宸极，守器宗祧，顾循幼志，如临冰壑。

梁萧子范求撰昭明太子集表曰：臣闻姬旦云亡，播礼乐於百代，宣尼既歿，传雅颂於千祀，夏启之风，载传乐野，周晋之迹，止在洛滨，入侍四公，西京见美，长寿一察，东汉流名，魏击之悟篋衣，事关战国，孙登之爱田苗，义属偏霸，各称小善，靡擅雕虫，子桓虽诗赋可嘉，规范顿闕，貽讥良史，取消前载，备而为论，金舆允归，自少阳潜位，震方灭采，神仪长往，铜龙毁构，音颜缅邈，舟壑迁移，若乃缘情体物，繁弦缛锦，纵横艳思，笼盖辞林，积练累素，盈车满笈，金石有销，斯文方远，既异陈王之躬撰。又非当阳之自集，臣蝉翼轻身，未从尘露，而班输严驾，永辍骍骖，恋主怀兹，伏深涕慕，冒乞铨次遗藻，勒成卷轴。

梁陆倕为豫章王庆太子出宫表曰：臣闻周固本枝，寔资明两，汉启盘石，必系元良，所以阐弘祚鼎，光崇守器，伏惟皇太子，道契生知，照均天纵，不藉审谕之功，无待温文之辅，而冬书秋记，夙表睿资，春诵夏弦，幼彰神度，虽复直门守令，长寿察微，魏赞多容，汉称宽博，不足以连辉茂则，正景令图，甲观惟新，桂宫告始，朱班徙次，翠盖移阴，华裔式瞻，人祇蹈舞。

周王褒为百僚请立皇太子表曰：臣闻游雷居震，春方应守器之礼，明两作离，少阳纂重晖之业，是以三善昭德，载祀之祚克隆，一人元良，贞国之基永固，至於轩辕得姓，高阳才子，上嗣仁贤，前星虚位，鲁国公臣赞，亲居元子，属当储贰，具僚仰则，列辟式瞻，臣等参议，请立为皇太子，事隆监抚，教资审谕，问安寝门，视膳天幄。

周庾信庆传位於皇太子表曰：昔者降居若水，登庸有优劣之殊，来朝栢阳，继体有君臣之异，不得与夫天之两日，一日之再中，并曜联辉，重明之双照，同年而语矣，欲令百工相和，先闻揖让之风，天下无为，早识吾君之子，皇帝藐然姑射，正当乘云驭龙，问道崆峒，岂复先秋木落。

太子妃

《汉书》曰：汉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为太子时，太后为太子取以为妃。

又曰：武帝陈皇后，长公主嫖女也，初武帝得立为太子，公主有力焉，故欲以女纳太子。

又曰：武[注]《太平御览》一百四十九作孝。成许皇后，平恩侯嘉女也，元帝选配太子，上令中常侍黄门亲近者侍送，还白帝，称太子欣悦，元帝喜，谓左右曰：酌酒贺我，左右皆称万岁。

《汉武故事》曰：初，武帝为太子时，长公主欲以女配帝，时帝尚小，长公主指女问帝曰：得阿娇好不，帝曰：若得阿娇，以金屋贮之，主大喜，乃以配帝，是曰陈皇后，阿娇，后字也。

王隐《晋书》曰：武帝欲为太子取妃，久而不决，上欲娶卫瓘女，杨后欲娶贾充女，上曰：卫公女有五可，贾公女有五不可，卫家种贤而多子，端正而长白，贾家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杨后既纳宝物，固欲娶贾氏，因乃纳之。

又曰：愍怀太子妃，王衍女也，刘曜等入洛，尽将诸后妃去，妃独拔刀向贼曰：我司徒公女，皇太子妃，死则已，终不为贼妇，贼害之。

晋孝武起居注曰：上临轩，设悬而不乐，遣兼司空谢琰，纳太子妃王氏，赐文武布绢，百官诣上东门上礼。

甲辰仪曰：皇太子妃公主夫人，逢持节使者高车使者，住车相揖。

《东宫旧事》曰：皇太子妃，给织成袞带，白玉佩，四望车，羽葆，前後部鼓吹各一部。

又曰：太子纳妃，有七采杯文绮被，长命杯，文绮袴。

【哀策】宋谢庄皇太子妃哀策文曰：楹凝桂酒，庭肃龙輶，风吹国路，云起郊门，皇帝伤总繖之掩采，悼副袆之灭华，行光既晏，长河又斜，顾而言曰：璇瑶有毁，郁烈无湮，翦素裁简，授之史臣，其辞曰：霍岫<虚号>天，灞流凝汉，祥发桐珪，庆昭金箠，毓景帝出，飞芳戚闲，秘仪施谷，升音集灌，月晷几望，娣袂维良，释帟春宫，承筐少阳，五叶衍藻，四训抽光，葳蕤蕙振，婉变琼相，清徽就远，侵沴方搏，临华罢翠，当晬收兰，祔复殿生响，长庑结寒，节移虚馈，气变容衣，中庭草，阶上萤飞，伤荣里第，痛溢朝闾，霜侵烛昧，风密帷凄，惊葭夕转，龙骖夜嘶，筵既诀兮奠既撤，背青阙兮去神闺，旌掩郁而还泛，盖逶迟而顾低。素紵<金盃>维，华鞶解驭，山遂恒阴，松阿不曙，离天渥兮就销沉，委白日兮即

冥暮，菊有秀兮蘅有芬，德方远兮声弥树。

齐王俭皇太子妃哀策文曰：肇惟初识，芳猷夙就，翩翩礼园，徘徊乐囿，视秋齐明，方春等茂，伊宋之季，天衢荐阻，咨我储贰，缔缉江浒，卫女事齐，樊姬赞楚，美著嫔嗣，徽音踵武，数盈则反，否极斯昌，肃膺灵命，经纬三光，往仪衡馆，来式椒堂，紉组咸事，象服有章，八演仰则，六幽望景，悠悠草昧，如何不永，方中委曜，先秋落颖，世有遗尘，庭无馀影，呜呼哀哉，遵三兆之嘉日，迨九筮之灵期，澄金波而映銮旆，命飞廉而拂琼輜，扬清笳於汉表，动嘶挽於云基。

公

公羊传曰：天子嫁女于诸侯，必使诸侯同姓者主之。

《史记》曰：李斯长男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诸公子，由告归咸阳，斯置酒于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庭车骑以千数。

《汉书》曰：周勃下廷尉，吏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乃书牒背示之曰：以公主为证，公主，孝文女也，勃子胜尚之，故狱吏教引为证。

又曰：宣平侯张敖，尚惠帝姊鲁元公主，有女，惠帝既立，吕太后欲为重亲，以公主女配帝。

又曰：孝武卫皇后，字子夫，为平阳主讴者，武帝即位数年，无子，过平阳主，既饮，讴者进，帝独说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轩中，得幸，还坐甚忻，赐平阳主金千斤，子夫上车，主拊其背曰：行矣，强饭勉之，即贵，原无相忘也。

又曰：乌孙以马千疋娉汉女，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乌孙昆莫以为右夫人，公主至其国，自治宫室，岁时

再过，昆莫年老，言语不通，公主悲愁，自为作歌，天子闻而怜之。

范曄《後汉书》曰：制，皇女皆封县公主，仪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号长公主，仪服同蕃王，诸王皆封乡亭侯，公主仪服同乡亭侯。

又曰：光武姊湖阳公主，新寡，帝与共论朝臣，微观其意，公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图之，後宋弘被引见，帝令公主坐屏风後，因谓弘曰：谚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顾谓主曰：事不谐矣。

又曰：董宣为洛阳令，湖阳公主苍头，白日杀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骖乘，宣於夏门亭候之，乃驻车叩马，以刀画地大言数主之失，叱奴下车，因格煞之，主即还宫诉帝，帝大怒，召宣，欲箠煞，宣叩头曰：原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煞良民，将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须箠，请得自杀，即以头击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门持之，使宣叩头谢主，宣不从，帝强使顿之，宣两手据地，终不肯俯，主曰：文叔为白衣时，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门，今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大笑曰：天子不与白衣同。

又曰：窦融长子穆，尚内黄公主，子勋，尚东海王强女比
[注] 後汉书五十三窦融传作泚，王氏集解云，当作比。阳公主。又子固，亦尚世祖女沮阳公主，窦氏一公两侯三公主，亲

戚功臣中莫与为比。

又曰：馆陶公主为子求郎，明帝不许，而赐钱千万，谓群臣曰：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则民受其殃，是以难之矣。

魏末传曰：何晏妇金乡公主，即晏同母妹，公主贤明，谓其母沛王太妃曰：晏为恶日甚，将不保身，母笑曰：汝得无妒晏耶，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岁，宣王遣人录之，晏妇藏其子王宫中，向使者搏颊，乞所活之，使者具以白宣王，宣王亦闻晏妇有先见之言，心常嘉之，且为沛王故，特原不煞。

《晋中兴书》曰：临海公主，惠帝弟四女，羊皇后所生，初封清河公主，未出適，值永嘉乱，□[注]《太平御览》一百五十二作传。卖长城民钱温，温以送女，女遇主甚酷，主自告吴兴太守周札[注]按晋书三十一贾后传，此事在建兴中，据晋书五十八周札传，札时正为吴兴内史，札当是札字之讹。以闻，於是杀温及女，適谯国曹统。

臧荣绪《晋书》曰：贾后二女，宣华女彦，封宣华弘农郡公主，女彦年八岁，聪明岐嶷，便能书学，讽诵诗论，病困，贾后欲议封女以长公主，彦语后曰：我尚小，未及成人，礼不用公主，及薨，谥哀献皇女，以长公主礼葬送。

《列仙传》曰：朱仲，会稽贩珠人也，高后时，献三寸珠，鲁元公主私以七百金，从仲求珠，仲献珠四寸，事具宝部。

【碑】魏温子昇常山公主碑曰：启泰微之层构，辟闾阖之重扉，据天下以为家，苞率土而光宅，然则昆山西跼，爰有夜光，汉水东流，是生明月，公主稟灵宸极，资和天地，芬芳有性，温润成质，自然秘远，若上元之隔绛河，直置清高，类姮娥之依桂树，令淑之至，比光明於宵烛，幽间之盛，匹穠华於桃李，託体宫闈，而执心撝顺，婉然左辟，率礼如宾，举华烛以宵征，动鸣佩而晨去，致肃雍於车乘，成好合於琴瑟，立行洁於清冰，抗志高於黄鹄，停轮表信，阖门示礼，终能成其子姓，貽厥孙谋，而锺漏相催，日夜不息，川有急流，风无静树，奄辞身世，从宓妃於伊洛，遽捐馆舍，追帝子於潇湘，铭曰：龙辔莫援，日车遂往，奄离形神，忽归丘壤，祖歌薤露，出奏巫山，永厝中野，终掩穷泉，萧瑟神道，荒凉墓田，松楸徒列，琬琰空传。

【墓志】宋谢庄豫章长公主墓志铭曰：稟中枢之照，体星轩之华，肃恭在国，掖庭钦其风，恪勤衡馆，庶族仰其德，神叶灵条，爰自帝尧，文信启鲁，肇京于楚，宵烛载照，娥英是从，婉婉絺绤，优柔肃雍，蘅蕙有宝，金碧不居，泉庭一夜，里馆长芜。

齐王融永嘉长公主墓志铭曰：作仪阿媛，取俪汉妃，相金漏质，穠李惭晖，肃穆妇容，静恭女德，顾史求箴，披图问则，庆善郁夷，与仁冥默，宵燧亡明，晓挽已声，松门严阔，泉帐寒清，悠哉白日，郁彼佳城。

齐谢朓临海公主墓志铭曰：长发有祥，瑶台乃构，玄鸟归飞，北音斯奏，聿来徐土，祜符爰授，帝体灵柯，穠华以秀，

饰馆东鲁，言归景族，有教公宫，无系车服，既肃簪珥，亦崇汤沐，率礼衡门，降情云屋，彼月斯望，在钓维缙，瞻须配景，望烛齐神，霏华昆岫，灭采上春，慈缠云陛，悲动外姻，郁彼崇芒，睠然城辇，輶翟按辔，龙旒徐转。

又新安长公主墓志铭曰：氛氲长发，时惟睿文，诞兹明淑，玉振兰芬，誉宣女师，德侔高行，肃穆嫔风，优游闾正，抚事成箴，临图作镜，如何冥默，方春委盛。

【诔】魏陈王曹植平原懿公主诔曰：俯振地纪，仰错天文，悲风激兴，霜飏雪雰，凋兰发蕙，良幹以泯，於惟懿主，瑛瑶其质，协策应期，含英秀出，岐嶷之姿，寔朗贵，[注]《初学记》十作寔朗寔一，此有脱讹。生在十旬，察人识物，仪同圣表，声协音律，骧眉识往，俯瞳知来，求颜必笑，和音则孩，阿保接手，侍御充傍，常在襁抱，不停第床，专爱一宫，取玩圣皇，何图奄忽，罹天之殃，魂神迁移，精爽翱翔，号之不应，听之莫聆，帝用于嗟，呜呼[注]《初学记》十作咽。失声，呜呼哀哉，怜尔早歿，不逮阴光，改封大郡，惟帝旧疆，建土开家，邑移蕃王，缙珮惟鲜，朱紱斯煌，国号既崇，哀尔孤独，配尔名子，华宗贵族，爵以列侯，银艾优渥，成礼于宫，灵輶交轂，生虽异室，歿同山岳，爰构玄宫，玉石交连。朱房皓壁，髡曜电鲜，饰终备卫，法生象存，长埏缙脩，神闺掩扉，二枢并降，双魂孰依，人谁不歿，怜尔尚微，阿保激摧，圣上伤悲，城阙之诗，以日喻岁，况我爱子，神光长灭，扃关一阖，曷其复晷。

晋潘岳南阳长公主诔曰：昔唐女嫔嬀，书叙釐降之美，周

姬適齐，诗咏肃雍之歌，汉之新野，以节义垂号千载，伊晋之献主，以聪明叡智，考终定谥，兹可谓母仪纯备，迈踪古烈者已，惜乎不永，背世湮沉，爰託素旌，式章徽音，主之诞育，既慕洪胄，德之休明，亦固天授，思心婉变，淑质纯茂，母仪不忒，内则靡疚，肇自弱笄，有馥其芬，言告言归，作合于荀，在贵思降，处逸能勤，上虔诸姑，傍接支嫔，内谐闺闼，外和族姻，终温且惠，淑慎其身，积善馀庆，启兹名胤，厉以惠肃，诲以柔顺，主实体化，不言而信，二子遵式，匪严而峻，於穆献后，奕代熙盛，重作大司，黎牧火正，国之仁姑，家之慈母，天道辅贤，宜享遐寿，如何短命，曾不华首，寝疾弗兴，繁荣摧朽，呜呼哀哉，容车戒路，祖奠在庭，駉驹踳踳，服马悲鸣，皇輿亲临，望旗失声，列辟咸起，洒泪霑纓，呜呼哀哉，既次墓门，降柩升輶，灵衣从风，素幕生尘，明燎守夜，竦紼俟晨，嗷々遗嗣，玃玃孤臣，号无废音，涕不辍中。又皇女诔曰：厥初在鞠，玉质华繁，玄发儵曜，蛾眉连娟，清颜横流，明眸朗鲜，迎时夙智，望岁能言，亦既免怀，提携紫庭，聪惠机警，授色应声，亹亹其进，好曰之经，辞合容止，闲于幼龄，猗猗春兰，柔条含芳，落英彫矣，从风飘飏，妙妙弱媛，窈窕淑良，孰是人斯，而离斯殃，灵殡既祖，次此暴庐，披览遗物，徘徊旧居，手泽未改，领臑如初，孤魂遐逝，存亡永殊，呜呼哀哉。

晋左九嫔万年公主诔曰：昔满〔注〕疑当作蒲。衣早智，周晋夙成，咸以岐嶷，名存典经，猗欤公主，在幼克哲，方德比齿，有邈先烈，何德之盛，而年或阨，何华之繁，而实不结，雨坠风逝，形影长灭，赫赫京室，河洛所经，阴精发曜，降兹淑灵，笃生公主，诞膺休祲，秀生紫微，日晖月明，既睇

艳姿，徽音孔昭，盼倩其媚，婉曼其娇，宠玩轩陛，如琼如瑶，虽则弱齿，双德兼苞，五福所集，闻之先民，积善鍾庆，祐德辅仁，宜终淑美，光晖日新，云何降戾，景命不振，晬晬荣曜，英蕤始芳，何辜于天，猥遇降霜，猘猘稚魂，飘飘遐翔，於戏何辜，痛兹不福，生而何晚，歿而何速，酷矣皇灵，谬哉司禄，呜呼哀哉，日月载驰，白露凝结，自主薨徂，奄离时节，吉凶乖邈，存亡异制，将迁幽都，潜神永翳，呜呼公主，魂岂是绥，岌岌灵輶，骏驷駉駉，挽僮齐唱，悲音激摧，士女歔歔，高风增哀，一日不见，采萧作歌，况我公主，形灭体讹，精灵迁逝，幽此中阿，言思言念，涕泪滂沱，呜呼哀哉。

【表】宋江敦当尚世祖女表让婚〔注〕据宋书四十一，孝武王皇后传，乃刘骏使人为敦作。曰：伏承诏旨，当以临海公主降嫔，荣出望表，恩加典外，顾审轸蔽，跪处忧遑，臣寒门悴族，人凡质陋，閭閻有对，本隔天姻，年近将冠，皆已有室，荆钗布裙，足得成礼，自晋氏以来，配尚王姬者，虽累经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气，桓温敛迹，王偃无仲都之质，而裸雪於北阶，何瑀阙龙工之姿，而见投於深井，谢庄殆自同於矇瞍，殷仲几不免於强锄，制勒甚於仆隶，防闲过於婢妾，行来出入，人理之常，当待宾客，朋从之义，而令扫辙息驾，无窥门之期，废筵抽席，绝接对之理，非惟交友离异，仍乃兄弟疏阔，姆姊争媚，相劝以急，尼媪竞说，相谄以严，其间又有应答问讯，止〔注〕宋书作卜。巫师母，乃至残馀饮食，诘辨与谁，衣被故弊，必责显〔注〕宋书作头。领，或进不获前，或入不听出，不入则嫌於欲疏，求出则疑於有别意，召必以三更为期，遣必以日出为限，夕不见晚魄，朝不识曙

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昼拱袂而被〔注〕宋书作披。卷，一生之内，与此乖矣。又声影表闻，则少婢奔进，裾袂向席，而丑老藁来，左右整刷，以疑宠见嫌，宾客未冠，以小〔注〕宋书作少，容致斥，如臣门介，〔注〕宋书作分。代荷殊荣，足定家声，便预提拂，青宫美官，或由才升，一切婚戚，咸成恩侵，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款，非唯上陈一己，规全身原，寔乃广申诸门，受惠之切，若恩诏难降，扱请不申，便当刑肤翦发，投山窜海。